

幻梦之书

H.P.洛夫克拉夫特 著

翻译：竹子／玖羽／Bozar／ccryo／yolu

前言

幻梦境(Dreamlands)系列作品是 H.P.洛夫克拉夫特作品中一个特殊而又十分重要的部分。和洛夫克拉夫特赖以成名的克苏鲁神话作品不同，幻梦境作品并不恐怖，大多是一些如梦似幻的空想故事或散文，很多作品直接源于他的梦。这一系列作品展现了洛夫克拉夫特心灵的另一个侧面——一个梦想家乃至空想家，并且是他心灵中最精致、美好、愉悦的部分。可以说，不理解幻梦境，就不会理解洛夫克拉夫特。

与此同时，幻梦境也是一个庞大的世界设定。洛夫克拉夫特不仅仅把他的梦想化成文字，他还使这些故事在背景上各自相通，最后更是撰写了人生中最长的作品之一《秘境卡达斯梦寻记》，将所有的背景固定下来。包括该作在内，这一系列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写以自娱的非商业小说，发表在同人志上，《秘境卡达斯梦寻记》甚至从未发表。这也是我们编撰这部《幻梦之书》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译文没有商业价值，不可能付诸印刷。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纯粹以梦境之地为背景的短篇，写于洛夫克拉夫特的青年时代。第二部分是梦为主题的作品。第三部分，就是《秘境卡达斯梦寻记》了。

在所有译文中，竹子贡献了压倒性数量的文字，特别是《秘境卡达斯梦寻记》的翻译，实在是耗力甚大、居功至伟；细碎的短篇作品大多是我翻译的，只是查缺补漏而已。此外，Bozar、ccryo、yolu 三人各贡献了一篇翻译。整本书都由我负责排版和校对，设计粗陋，文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海涵。

玖羽

2012年2月

PART 1

幻界

北极星

Polaris

作于 1918 年 5 月，发表于《The Philosopher》1920 年 12 月号

翻译：玖羽

朝房间的北窗仰望，就能看见北极星放出神秘的光芒。在地狱般的漫漫长夜中，北极星一直在那里闪烁。这年秋天，北风一边哭泣一边诅咒，沼泽中的红叶树在犄角般的亏月下低语，在短暂的黎明时分，我会坐在窗边观望那颗星星。时间流逝，闪耀的仙后座从高天降下，而在那些被雾气包裹、随夜风摇荡的沼泽中的树木背后，北斗七星正在缓慢地爬升。黎明前，大角星会在低矮山丘上的墓地上空闪耀红色的光彩，而后发座则会在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天空里散发奇异的毫光。但凶狠而邪恶的北极星依然在黑暗的穹窿上睥睨着下界，它令人生厌地眨着，就好像一只疯狂的眼睛，似乎要传给我一些奇怪的信息。然而，除了它过去曾经告诉我的信息之外，北极星什么也没有唤起。有时云朵会遮蔽天空，只有这时我才能够入睡。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剧烈的极光之夜，那一夜，骇人的、恶魔般的光辉照亮了整片沼泽。当那些光被云朵挡住后，我就睡着了。

我第一次看见那座城市的时候，一轮犄角般的亏月正高挂在它的上方。那座城市位于怪异的高原之上，被两座怪异的山峰所挟，寂静无声，仿佛是在安眠。它的城墙、高塔、立柱、圆顶乃至铺石皆是由惨白色的大理石所建，大理石街道两旁树着大理石的列柱，柱顶站着相貌威严、颊生美髯的人物雕像。城里的空气温暖而无风，抬头望去，就在离天顶不到十度的地方，北极星依然煌煌地闪耀，仿佛正在守候。我久久地望着那座城市，但黎明始终没有到来；当红色的毕宿五——低低在天上地闪烁，可却从不落下——在地平线上爬行了大约四分之一的距离时，从宅邸里发出了光，从街道上也传出了动静。人们穿着古怪的袍子，但他们的身影很快就变得高贵而亲切。他们从屋里走到街上，在那犄角般的亏月之下谈论着智慧，我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尽管他们的语言和我所知的任何一种语言都完全不同。而当赤红的毕宿五爬过地平线的一半之后，黑暗和寂静就再次笼罩了全城。

醒来之后，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城市的风景已经刻进了我的记忆，同时也有别的记忆从心中生出，虽然那时我还不知它究竟为何。此后，每当云朵遮蔽天空，使我能够睡着的时候，我常常看见那座城市，那座城市的上空有时高挂着犄角般的亏月，有时则笼罩着太阳那灼热的黄光——这太阳总是在地平线附近打转，永不落下。而在清朗的无云之夜，北极星会用从未有过的眼神睥睨着一切。

渐渐地，我开始思考自己在那座位于怪异的高原之上、被怪异的山峰所挟的城市中的立场。起初我只是观察，满足于作为一个没有肉体的存在眺望城市；但现在我开始渴望明确自己和城市的关系，渴望跻身于每天都在公共广场上交谈的严肃的人群之中，向他们讲述我的想法。我对自己说：“这不是梦。一种是住在这城市里的人生，另一种是住着用石头和砖块建起的房屋——这房屋位于不祥的沼泽和修在低矮山丘上的墓地南方，北极星每晚都会从北窗外窥探——的人生，我怎么能证明后者比前者更接近真实呢？”

一天晚上，当我聆听着雕像林立的宏大广场中的演讲时，感觉到了变化；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肉体。在奥拉索尔(Olathoe)城——这座位于萨尔基斯(Sarkis)高原之上、被诺峒(Noton)峰和卡迪弗尼克(Kadiphonek)峰所挟的城市的街道上，我不再是一个陌生人。现在，我的朋友阿罗斯(Alos)正在演说，他的雄辩使我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因为这是一篇真诚的、爱国者的演说。那一夜，传来了戴科斯(Daikos)沦陷、因纽特族(Inutos)进击的消息；因纽特族是一群矮胖的黄皮肤恶鬼，他们五年前从未知的西方出现，残破了我们的王国，最终包围了我们的城市。假如位于山麓的筑垒地域也被攻陷，除非每个市民都能以一当十，否则就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他们侵入高原。那些矮胖的生物精通战争的艺术，不知顾忌荣耀，而正是荣耀保护了我们这些高大、灰眼睛的洛玛尔(Lomar)人，使我们不被残忍地征服。

我的好友阿罗斯是高原上全军的总帅，我国最后的希望就担在他的双肩。此时他正讲到我们面临的灾祸，并呼吁奥拉索尔的人民——洛玛尔人中最勇敢的一支——铭记祖先的传统：当不断推进的大冰川迫使我们的祖先离开佐波纳(Zobna)、往南方迁移时（就算我们的子孙终会同样被迫逃离洛玛尔之地也好），他们勇猛地扫清了挡在前进路上，长臂、多毛、善食人的诺弗?刻(Gnoph-keh)一族。阿罗斯没有把我编入作战部队，因为我身体虚弱，在紧张而劳苦时还会陷入莫名的昏厥。不过，就算焚膏继晷地埋头于对《纳克特抄本》(Pnakotic Manuscripts)和佐波纳父祖们的智慧的研究，我的眼睛也是奥拉索尔第一好的。因此，我的朋友为了让我有所作为，就把无比重要的职责赏给了我——他命我登上塔普宁(Thapnen)的观望塔，去当全军的眼睛。如果因纽特族穿过诺峒峰背后的隘口、对守城部队发起奇袭的话，我就要点起烽火，向等待着的士兵们发出警告，把城市从迫在眉睫的危难中拯救出来。

我孤身一人登上了塔，因为所有身强力壮的人都去守卫山脚下的隘道了。我好几天都没睡过一觉，兴奋和疲劳使我头痛而晕眩；但我决心坚持下去，因为我深爱着我的祖国洛玛尔，深爱着奥拉索尔——这座被诺峒和卡迪弗尼克两峰环抱的大理石之都。

可是，当我走进塔顶的房间，却望见犄角般的亏月正放出鲜红的、不祥的光芒。这摇荡

的光芒穿透了沉淀在遥远的巴诺夫(Banof)山谷中的雾气，而苍白的北极星却在天花板的缺口处闪烁着，它的脉动就像拥有生命，它的凝视就像恶鬼或魔王的眼睛。北极星的魂魄向我低语着邪恶的言辞，富有节奏地重复着可恶的约定，引诱我进入叛国的安眠：

“睡吧，观星人，直到天球
经过两万六千年的岁月，
运转一周，那时我将再度
回到现在燃烧着的场所。
其后，沿着天空的轴线，
将会有其它的星辰升起，
那些抚慰和祝福的星辰
将会在甜蜜忘却中升起。
当我运转的周期结束之后，
往昔才会去纷扰你的门扉。”

我徒劳地抵抗着睡魔，企图把这些不可思议的词语和我从《纳克特抄本》中学到的关于天空的传说联系起来。我的头昏昏沉沉地低到胸前，当再次抬头时已是身在梦中。我朝窗外仰望——在那些恐怖地摇曳在梦境沼泽中的树木上空，北极星正对我咧嘴微笑。尽管如此，我依然身在梦中。

我被耻辱和绝望攫住，只能疯狂地哀嚎。我乞求周围的梦境生物们，在因纽特族偷偷通过诺峒峰背后的隘口、发动奇袭，攻陷城塞之前，把我从梦中唤醒；可这些生物都是恶魔，它们嘲笑我，说我根本没在做梦。我说，当我睡着的时候，那些黄皮肤的敌人也许正在慢慢地爬近我，然而这些生物竟只是对我加以嘲笑。我又说，我的任务失败了，我把大理石之都奥拉索尔出卖给了敌人，我背叛了我的好友阿罗斯总帅，但梦中的影子却只是愚弄我，它们骗我说，洛玛尔之地只在我夜晚的梦幻中存在，而在那北极星高挂天穹、赤红的毕宿五爬行在地平线上的地方，除了千万年的冷雪冰封，并无一物、除了一种被寒冷摧残的矮胖黄肤种族，并无一人——那个种族的名称，叫什么“爱斯基摩”。

罪恶感折磨着我，我癫狂地想要拯救那座危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增长的城市。我被困在这怪异的梦境中，在梦里，我住着用石头和砖块建起的房屋，这房屋位于不祥的沼泽和修在低矮山丘上的墓地南方。我努力摆脱梦境，可一切奋斗都归于虚空。凶狠而邪恶的北极星依然在黑暗的穹窿上睥睨着下界，它令人生厌地眨着，就好像一只疯狂的眼睛，似乎要传给我一些奇怪的信息。然而，除了它过去曾经告诉我的信息之外，北极星什么也没有唤起。

白船

The White Ship

作于 1919 年 11 月，发表于《The United Amateur》1919 年 11 月号

翻译：ccryo

我叫巴希尔·埃尔顿(Basil Elton)，我家从祖父起就世代担任北角灯塔的守灯人。灰色的灯塔远离海岸线，只有在潮水很低时，才能看到海面下泥泞的礁石。灯塔已经建立了一个世纪，在我爷爷的年代，这里时常可以看到从世界各处驶来的壮观的帆船队，到我的父亲时就不常见到这种景象了。如今的我几乎见不到航经此处的船只，这有时使我感到非同寻常的孤独，似乎我就是我们星球上的最后一人。

古老的白色大商船列队从遥远的东海岸驶来，还残留着温暖的阳光、来自奇异的花园和愉快的寺庙的甜美香气。年老的船长经常来拜访我的爷爷，告诉他各种各样的奇闻轶事，后来我爷爷又把同样的东西告诉了我父亲。最后，在悠长的、东风呼啸的秋夜，我的父亲把他所听到的告诉了我。当我还年轻、充满梦想的时候，我也从别人给我的书里读到了更多更多。

但是，比起长者传承的知识和书本蕴藏的知识，来自海洋的秘藏传说要更加美妙。海洋的颜色是蓝、绿、灰、白、黑；海洋的动作是平静、起伏、狂暴；海洋从未沉默，终其所日我都在注视和倾听着它，熟知着它。起先它只是告诉我发生在平静的海滩和港口附近的无趣之事，随着时间过去，它与我更加亲近，告诉了我另外的事物，那是更加奇异的、发生在遥远的时间和空间里的传奇。有时，在黄昏，水平线上的灰色烟雾会让出缝隙，允许我瞥见通向前方的道路；有时，在夜晚，深处的海水变得清澈并发出磷光，允许我瞥见通向下方的道路。我瞥见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海洋比一切都要古老，满载着时间的记忆和梦想。

当满月高悬于夜空正中时，白色的船将从南方驶来，从南方轻柔安静地越过海洋驶来。不管海面是狂暴还是宁静，不管海风是友好还是敌对，白色的船总是轻柔安静地滑行而来，孤悬的风帆和古怪的长长排桨有节奏地摆动。有一天晚上，我注视着甲板上的一个人，他穿着长袍，留着长长的胡子，看起来在召唤我走向遥远的未知海岸。后来有无数次，我在满月下又见到了他，而他没有再一次召唤我。

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响应了召唤，沿着水面上的月光桥走向白船。召唤我的男子开口欢迎我的到来，语调柔软而似曾相识，桨手们久久地哼唱着甜美的歌曲，在满月的金色月光照耀下，将船驶向神秘的南方。

黎明时分，天空呈现出玫瑰色，光辉灿烂。我看见了远处光明美丽的绿色海岸，那是我所不知的遥远大陆。从海边修筑起了气派的新鲜翠绿的梯田，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白色屋顶和奇异神庙的立柱，当我们更加接近海岸时，大胡子男人告诉我，这片土地，扎尔(Zar)，居住着人类所产生和忘却的所有梦想和美丽的思想。当我重新望向梯田时，我目睹了他所说的事实。我看到了许多我曾经超越地平线的薄雾和海洋深处的磷光所看到的事情，还看到了太多我从未见过的灿烂幻想。年轻的诗人们在世界能够理解他们所看到的和所梦想的事物之前死去，而那些事物现在就呈现在我面前。但是我们并没有踏上扎尔的土地，因为我们被告知，踏上这片土地的人将永远不能返回故乡。

白船静静地远离扎尔的梯田和神庙，我们在远方地平线上看到了一个大城的尖塔。大胡子男人告诉我：“这是塔纳利昂(Thalarion)，千秘之城。人们徒劳地探究、揣摩的奥秘居住于此”。距离变得更近，我再次看向塔纳利昂，它远比我以前见过和梦想过的任何城市都要宏伟。寺庙的尖顶刺穿了天空，没人能看到顶部。灰色的冷酷高墙远远地伸展向地平线的另一端，人们只能看到一点点怪诞、不祥的，然而却拥有丰富的装饰和诱人的雕塑的屋顶。

我渴望进入这个讨厌却又迷人的城市，因而哀求大胡子男人在巨大的石雕门阿卡利尔(Akariel)边的石制码头上停靠。但他礼貌地拒绝了我的愿望，说：“过去有很多人进入了千秘之城塔纳利昂，但是没有人能够返回。在那里行走的仅仅是恶魔和疯狂，而不再是人类。街道上堆积着目睹了城市的统治者——精魂拉提(Lathi)的人们的白骨”。于是白船沿着塔纳利昂的城墙继续前进，有好几天的时间，我们的船都跟着一只向南飞的鸟航行，它光滑的羽毛就像是成为它的背景的天空。

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令人感觉愉悦的海岸，岸边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还能看到内陆的可爱灌木沐浴在正午太阳的光辉下。从远处我们看不见的凉亭里，传来了歌声和诗词的谐和断片。微弱地夹杂着的笑声是如此令人向往，以至于我迫切地要求大胡子男人保持沉默。但当我们靠近开放着百合的岸边时，突然有一阵风越过花朵盛开的草地和繁茂的树林吹来，带来了让我恐惧发抖的气味。风变得越来越强，空气里充满了被瘟疫折磨的城镇和未经掩埋的尸体发出的致命的骨灰味。我们疯狂地操船驶离这该死的海岸，这时大胡子男人终于开口说道：“这里是修拉(Xura)，无法实现的喜悦之地”。

于是白船再次跟着南飞的天堂之鸟航行，穿越了被祝福的温暖海域。船被温馨、芳香的微风围绕着，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们一直航行，当满月升起时，我们会聆听桨手们唱起的温柔歌谣，这歌谣就像我离开故乡那晚的歌声一样。终于，在一个满月之夜，我们投锚于

索纳尼尔(Sona-Nyl)的港口。港口被两座从海面伸出，在港口上方交会成拱状的水晶之岬守护，这里是空想之地，我们经由金色的月光之桥走向绿色的岸边。

在索纳尼尔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没有痛苦也没有死亡，我在这里居住了几千万年。森林和草场碧绿一片，鲜花明亮芬芳，溪流宁静律动，泉水清澈凉爽。索纳尼尔的庙宇、城堡和城市庄严华丽，土地无边无涯，在任何美景的远方都会有更加动人的美景。看上去非常幸福的人们在美丽的乡村和城市间走动，他们都被赐予了无伤的恩宠和无垢的幸福。在无尽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这里居住，幸福地漫步在花园之中，从令人愉快的灌木丛中窥视古怪有趣的尖塔，漫步在被纤细花丛隔开的白色步道上。我绅士般地爬上山顶，在那里可以看到令我惊喜的迷人全景、依靠在青翠河谷边上的城镇尖塔，还有在无限之远的地平线上闪耀金光的巨大都市建筑的圆顶，还能看到月光下的闪光之海、水晶之岬、平静的港湾和停靠着的白船。

在某个太古的塔普(Tharp)之年代，我看见了满月下那来自天界的鸟的召唤之影，第一次感到了不安的蛛丝马迹。我告诉大胡子男人，我憧憬着离开此地，前往卡瑟里亚(Cathuria)。那里还从来没有被人见到过，但是世人都相信，只要越过西方的玄武岩巨柱，就能看到那里。

那是希望之地，在那里来自其它地方的完美的理想都被照耀着，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但是大胡子男人告诉我，“要小心，人们所传说的卡瑟里亚处在危险的海洋，在索纳尼尔没有痛苦和死亡，但是没有人能告诉你，西方的玄武岩巨柱后存在着什么”。尽管如此，在下一个满月，我还是登上白船，与不情愿的大胡子男人一起离开了幸福之海港，航向未知之海。

天堂鸟在前方导引，带我们航向西方的玄武岩立柱，但满月下的桨手没有再唱起甜软的歌。我常在脑海中勾画卡瑟里亚的未知大地，那里遍立着堂皇的森林和宫殿。我期盼着等待我的新乐趣，“卡瑟里亚”，我自语，“是神之居所，是无尽的黄金之城，它的森林遍是芦荟和檀香，甚至是芳香的卡莫林(Camorin)”。鸟儿们在树丛中唱着美妙的歌，愉快地飞翔。

在卡瑟里亚那翠绿花朵盛开的山上，有用粉红色大理石建立的神庙，遍布着伟大的雕刻和绘画。庭院里有冷冽的银泉，带着从石窟发源的纳格(Narg)河的气味，呜呜地奏着美丽的音乐。卡瑟里亚的城市被黄金城墙围绕，街道也铺满了黄金。城市的庭院中种植着奇异的兰花，湖泊的湖床是散发着芳香的珊瑚和琥珀。夜晚的街道和庭院被用三种颜色的龟甲装饰的欢乐的灯笼照亮，空中回响着歌手和琵琶奏者的乐章。在城市里，所有的建筑都是宫殿，每座宫殿都建在由纳格河引水建成的运河边上，房屋都是由大理石和斑岩所建，房顶是闪闪发光的黄金，反射着阳光，增加着城市的辉煌，就像被祝福的神明从遥远的山顶看到的景象。

这些宫殿中最美丽的一座属于多里布(Dorieb)王，他被称为神，或者半神。多里布的宫殿高大宏伟，墙上竖立着很多大理石塔楼，在宽广的大厅中聚集着大量的人，悬挂着历史悠久的奖杯。屋顶是由纯金制成，用红宝石和蓝宝石树起了高大的立柱，陈列着的神和英雄的雕像让人仿佛正在眺望现实中的奥林帕斯山。宫殿的地板是用玻璃制成，其下流动着被巧妙照亮的纳格河水。只存在于卡瑟里亚的华丽的鱼群在水中欢快地游动。我告诉自己，卡瑟里亚是这样的地方。但是大胡子男人一次又一次地劝我回到索纳尼尔的欢乐海岸，索纳尼尔是已知的现实之地，但是卡瑟里亚从未被人见到过。

我们继续追着鸟儿航行，第三十一天，我们看到了西方的玄武岩立柱，它们笼罩在浓雾之中，没人能看到后方，也看不到顶点，有些石柱直触天际。大胡子男人再次恳求我回头，但是过于激动的我没有注意到他。我想像从玄武岩柱后方传来的歌手和琵琶奏者的乐章远超索纳尼尔最甜美的旋律，听起来像是在赞美曾居住在空想之地的我能渡过满月之海来到这里。

白船从玄武岩之柱之间的浓雾驶过，向着旋律的方向航行。当音乐停止，薄雾散去，我们看到的不是卡瑟里亚，而是无法抵御的狂暴之海，无法抵抗的我们的船被冲向了未知的方向，很快我们的耳朵里传来了遥远的瀑布发出的轰鸣，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远方地平线上恐怖的巨大瀑布扬起的飞沫，在那里全世界海水都将坠入无底的虚无深渊。

这时大胡子男人掉下了眼泪，对我说：“我们已经拒绝了美丽的索纳尼尔，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它了。神远远比人类伟大，他们才是征服者”。在巨大的冲击来临之前我闭上了双眼，最后看到的景象，是激流上空飞行的天界之鸟嘲笑般地拍动着它的蓝色双翼。

冲击之后是一片黑暗，我听到了人类和非人之物发出的尖叫声。暴风从东方呼啸而来，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我蹲伏在隆起的潮湿石板上，然后我听到了另外一声撞击，我睁开我的眼睛，看到我自己身处在灯塔平台之上，几千万年前我正是从这里出航。在黑暗的下方隐隐约约看到一艘巨大的船只轮廓撞毁在危险的岩石上。在注视那些残骸的同时，我发现，自从我爷爷开始守灯以来，灯塔第一次熄灭了。

在那一夜剩下的时间里，我登上灯塔，看到墙上的日历仍停留在我离开的那一天。黎明来临时我走下灯塔，去石礁那边寻找船只的残骸，但我只找到一只奇怪的天空色调的鸟尸和一片粉碎的帆桅，帆布纯白的颜色就像峰顶的积雪。

从那以后海洋再也没有告诉我任何更多的秘密，满月仍旧一次又一次地升起，高悬夜空，照亮大地，但白船再也没有从南方开来。

绿色草原

The Green Meadow

与威尼弗雷德·弗吉尼亚·杰克逊(Winifred V. Jackson)共作

作于 1918 或 19 年，发表于《The Vagrant》1927 年春季号

翻译：玖羽

由伊丽莎白·涅维尔·伯克利(Elizabeth Neville Berkeley)与小刘易斯·西奥博尔德(Lewis Theobald, Jun.)¹共同翻译

导言：

这篇非凡的故事、或称印象的记录，系在极为异常的状况下发现，因此有必要在此详加介绍。在 1913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三晚间 8:30 左右，美利坚合众国缅因州的滨海小村波托旺克特(Potowonket)的居民的宁静生活被炫目的闪光和隆隆的轰音打破，靠近岸边的人目击到巨大的火球落入离岸不远的海中，激起巨大的水柱。星期天，由约翰·利奇蒙德(John Richmond)、皮特·B·卡尔(Peter B. Carr)、西蒙·坎费尔德(Simon Canfield)所乘渔船的拖网网住了一块金属质的岩石，三人将其拖拽上岸。该岩石重 360 磅，按坎费尔德的说法，看上去就像炉渣。大多数居民都赞同这块岩石就是四天前从天而降的火球的说法，当地科学家利奇蒙德·M·琼斯(Richmond M. Jones)博士认为它不是石质陨石。为了送给波士顿的专家分析，琼斯博士切削了几块标本，结果发现在半金属质的岩块中藏着一本不可思议的小册子，册子上记载着本篇故事。这本册子至今仍在博士手中。

就形态来说，发现的册子与普通的笔记本极其类似，幅为 5×3 英寸，包含三十张内页。但其材质却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特性，封面系由地质学家至今未知的黑色石质物质制成，任何机械手段都无法将之破坏、任何试剂都无法与之反应。内页的材质亦与之相同，但颜色比封面浅得多，几乎没有厚度，可以轻易地团起来。没有一个观察者能搞清这本册子是怎么装订起来的，内页和封面紧紧地粘在一起，不可分离，无论多大的力量都无法将内页撕毁。内页上所写的文字是**最纯粹的古典希腊语**，好几名古文学家都断言其文字是通用于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手写体。文本没有提及特定的年代，从笔触来看，似乎是用石笔写在石板上的。根据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钱伯斯(Chambers)的分析，有几页，特别是故事末尾的几页，在没来得及被任何人读到之前就已模糊、消失，不可挽回地损失掉了。册子现存的部分由古文学家卢瑟福(Rutherford)翻译成现代希腊语，交到了译者手中。

¹ 伊丽莎白·涅维尔·伯克利是杰克逊的化名。刘易斯·西奥博尔德是 1734 年版莎士比亚全集的编纂者。

麻省理工学院的迈菲尔德(Mayfield)教授检查了怪异岩石的标本后,宣布它的确是一块陨石,海德堡大学的冯·温特费尔德(von Winterfeldt)教授反对他的观点(教授已于1918年以敌侨罪名被拘押)。哥伦比亚大学的布莱德利(Bradley)教授的意见则比较中立,他认为该岩石大量含有某种未知成分,现在还不能确切分类。

这本不可思议的小册子的存在、性质及内容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难题,这些问题就连解释都无从下手。我们只能从现有文本出发,尽可能地用现代语言逐译如下,希望读者能自己做出诠释,将这近年来最大的科学谜团之一加以解决。

——E.N.B.、——L.T., Jun.

(故事)

身处这狭小所在的,只有我独自一人。在我的一侧,在轻摇的绿草之外,是澄碧的大海;汹涌海浪激起的水雾使我陶醉,水雾太过浓密,甚至使我产生了海天合二为一的奇妙错觉,就好像天空也是同样的澄碧一片。在我的另一侧是森林,它仿佛和大海一样古老,无尽地向内陆延伸。林中阴森幽暗,因为所有的树木都大到了怪异的程度,其数量也是难以置信地多。巨大的树干上混着可怕的绿色,那绿色和我所站的小块绿茵的颜色完全相同。等草地稍微漂远一点之后,我看到这异样的森林占满了水际,盖住了海岸线,把这块狭小的草地整个包围起来。有些树甚至长到了海里,就好像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森林的扩张一般。

我没有看到任何生物,也没看见除我以外的生物存在的痕迹。大海、天空和森林整个包围了我,它们无远弗届地延展着,直到超乎我想像之外的领域。本应存在的、风吹过树林和波浪拍打的声音,也完全没有听到。

站在这寂静的绿茵之上,我突然开始颤抖。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就连自己的名字和地位也已忘记。但我能感觉到,如果了解了潜伏在周围的事物的话,我肯定会发疯。我想起,在遥远而悠久的另外的人生中,我学到了什么、梦到了什么、想像了什么、渴望了什么。我记得,当仰望天星时,我为了自己自由的灵魂不能越过那肉体无法进入的辽阔深渊,而整晚整晚地诅咒着神灵。我忆起了古老的亵渎之举,还有我在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纸草中读到的可怖之事。但想起这些的时候,更加深远的恐惧就使我瑟瑟发抖了,因为我明白,自己现在是孤身一人——这种孤独让我恐怖。尽管我很孤单,但我依然希望自己不会理解、也不会遇到那巨大而模糊的、像种感觉一样的冲动。我能感到,在摇曳的绿色树枝发

出的声音中，充满了恶意、仇恨，以及狂乱的胜利的欢喜。半藏在树木那鳞状的绿色树干中的，是可怖的、无法想像的东西，有时我觉得它们正在和树木进行着令我毛骨悚然的对话。那可怖的东西无法用眼睛看到，但却不能在意识里隐藏。而对我最具压迫的，还是那种险恶的异样感。在我周围的是树、草、海、天——虽然我能叫出它们的名字，但它们和我的关系，与我朦胧地记起的另外的人生中的树、草、海、天和我的关系完全不同，我不知道到底哪里不一样，只是感觉到各种异状，并在恐怖中颤抖不已。

其后，在以前只能看到雾气笼罩的海面的地方，我发现了绿色草原。在太阳照耀之下，辽阔的蔚蓝大海闪着粼粼的波光，它把我和绿色草原分隔开来，但很奇怪地，我却觉得草原和我非常接近。此前我经常偷偷看向在我右手边的可怕森林，现在我却更喜欢把视线投向这绿色的草原。

在我看到这怪异草原的同时，我第一次感到脚下的地面开始摇晃。首先传来的，是一种脉搏似的鼓动，它就好像是出自恶魔的建议、出自有意识的行为；然后，我所站的一部分草地离开海岸，在海上漂浮，随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的流动，缓慢前进着。我被这出乎意料的现象震惊了，一动不动地立在当场，直到我和茂生森林的陆地之间拉开一条宽阔的水路。终于，我在一片茫然中坐下，再次望向日光下波光粼粼的大海和绿色草原。

在我背后，那些可能隐藏在树木之间的东西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威胁。我知道自己不需再看它们了，在我习惯眼前景色的同时，我也逐渐变得不像过去那样依靠五官了。我也知道那深绿一片的森林恨我，不过它现在已经不能再危害我，因为我所站的小块绿茵已经远远地漂离了岸边。

可一难刚去，又来一难。载着我的浮岛正在不断缩小，死亡已经在迫近了。尽管明白地知道这一点，我却觉得死亡对我来说并不是终结。我再次看向绿色草原：和我经受着的不可思议的恐怖正好相反，它给了我一种奇妙的安全感。

之后，我听见从无可计量的远方传来了水流倾注的声音。这声音不是我所知的那种细小瀑布的声音，它听起来就和我在遥远的西徐亚(Scythia)之地听过的、地中海的海水注入无底深渊的声音一样。这个逐渐缩小的浮岛正朝那声音的方向漂流而去，我对此感到心满意足。

在遥远的后方，发生了世上最诡异、最可怕的事情。当我回头望去，不禁浑身发抖。那遮蔽了天空的异样的、黑色的雾霭，就像回应摇曳的绿色树枝的挑战一样，覆盖了森林。而后浓雾从海中升起，使我难以看到天空，更望不到岸边。太阳——和我所知的完全不同的太

阳——照耀着我和我周围的海面，而一阵狂乱的暴风席卷了我所离开的陆地，就仿佛那掩盖着地狱般的森林的意志被大海与天空的意志粉碎了一样。浓雾消散之后，映入眼帘的只有蔚蓝的天空和大海，陆地和森林已经完全不见了。

这时，一阵歌声把我的注意力从绿色草原上引开。前面说过，我在这里没看到任何人类存在的痕迹，可现在我却清楚地听到了单调的咏唱，我无法分辨它的源头和性质。我还没有理解歌词含义，这咏唱就在我心里引发了一连串奇异的联想。我想起我曾从埃及的书籍中翻译出一些文字，这些文字抄自在古老的梅罗伊(Meroe)²找到的纸草，其内容不知为什么，就是令人不安。我把那些文字在脑中过了一遍——光是想起它就使我恐惧——，它记载了当地球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存在于世界上的生命形态，以及万分古老的东西。那些东西能思考、能行动，也活着，可无论诸神还是人类都不会把它们看作活物。那真是一本怪异的书。

当我听到那歌声时，逐渐意识到了这种在潜意识中使我困惑的状况。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在绿色草原上看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视野所及之处，尽是铺展开来的一模一样的绿色，这就是我见到的全部了。我发现海流此时已经把我所在的小岛带到离绿色草原很近的地方，我想我也许能够知晓那草原和歌手的事情。我的好奇心使我按捺不住想要见到歌手的心情，尽管这心情里还混杂着不安。

载着我的浮岛越来越小，可我却并不在意，因为我感到自己不会随着现在似乎归我所有的肉体（或看似肉体的东西）一起死亡。我的一切，包括生死，皆属虚幻，我已经超越了必有一死的命运、超越了拥有肉体的生物的范围，变成了谁都无法阻挡的自由的存在——这印象在我看来已近乎确定无疑。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只是觉得根本不在熟悉的地球上。现在我的感觉已不再是萦绕于心的恐怖，正在展开无尽航程的冒险家的心情在我胸中扩散开来。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了被我抛在身后的土地和人们，我可能再也不会归还，但我想找到一个有朝一日能让他们知道这次历险的方法。

现在我已经非常靠近绿色草原了，歌声也变得清晰而分明。虽然我通晓多种语言，但却无法理解歌词的内容。这歌声我很熟悉，我隐约感觉到它离我非常遥远，然而，除了这种朦胧的感受和令我畏惧的记忆，我什么也无法想起。这声音最令人惊叹的性质——无可言喻的性质——，就是它充满恐惧，同时又充满诱惑。我已经能够从无所不在的青草中辨别出一些东西——那些东西隐藏在覆满鲜绿苔藓的岩石和灌木之后，非常巨大，但看不清形状，似乎只是在灌木中用某种奇怪的方式移动或震动着。我渴望看到歌手，但歌声只是变得无比高亢。那些看不清形状的东西也和着歌声，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

² 梅罗伊是埃塞俄比亚的古都。

我的海岛漂得更近了，远方瀑布的声音越来越大。我清楚地看见了咏唱的**来源**，在恐怖的一瞬间之中，我记住了一切。关于那东西，我不能说，也不敢说，那里显示的令人惊悚的事实解答了我的困惑。如果我把它写下来的话，恐怕连读者也会陷入疯狂吧，因为我现在几乎就要疯狂了……我明白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这正是那些过去曾经是人的东西身上发生的变化！而我也明白了，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逃脱未来那无尽的循环……我大概将永远生存下去，永远保有意识，就算我的灵魂大声哭喊，向死亡与遗忘之神乞求恩惠也……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切：在斯特提罗斯(Stethelos)的土地上，在那震耳欲聋的洪流对岸，有着无限老迈的年轻之人……绿色草原……我将从无限辽远的恐怖深渊彼方，把这信息送来……

• (以下字迹无法辨识。)

降临在萨尔纳斯的灾殃

The Doom That Came to Sarnath

作于 1919 年 12 月 3 日，发表于《The Scot》1920 年 6 月号

翻译：玖羽

在米纳尔(Mnar)地方有一个静谧的大湖，既没有河流流入这个湖，从湖里也没有河流流出。一万年前的，曾有一个名叫萨尔纳斯(Sarnath)的强大城邦座落在湖畔，可它如今已完全不见踪影。

据说，在世界还处于年轻时代的上古往昔，当萨尔纳斯人来到米纳尔之地时，发现湖畔座落着另外一个城邦。在这个名叫伊伯(Ib)的灰色石砌城邦中，生活着与大湖同样古老、见之令人生厌的生物。这些生物的长相怪异而丑陋，仿佛是鸿蒙初开时那个被粗鲁地塑造而成的世界中的造物。这些生物留在卡达瑟隆(Kadatheron)的粘土圆筒上的样子，是和湖水及湖上雾气一样的通体绿色；它们眼球外鼓、嘴唇突出而无法合拢、长着形状奇特的耳朵、不能发声。粘土圆筒上的记录说，在某一个夜里，雾气会包裹月亮、包裹它们自身，乃至它们这个座落在静谧大湖岸边的城邦。这也许只是传说，但它们确实崇拜一尊用海绿色石头雕就的偶像，这尊偶像模仿伟大的水蜥蜴波库鲁格(Bokrug)的样子雕刻而成，当凸月之时，它们会在偶像面前跳着可怕的舞蹈。而在伊拉尼克(Ilarnek)的古代纸草文书中还记载着，有一天它们发现了火，从那以后就在诸多的仪式上点燃了火焰。不过，现存关于这些生物的记载非常稀少，因为它们是生活在远古的种族，那时人类还很年轻，对远古的事情只是一知半解而已。

悠久的岁月流逝，人类终于来到了米纳尔。最先到达的是头发黝黑的牧人，他们带着毛茸茸的羊群，沿着蜿蜒的艾(Ai)河，建立了刹拉(Thraa)、伊拉尼克、卡达瑟隆等城邦。而更有一些强大的部落排除万难，推进到湖畔，在能掘出贵金属的地方建立了萨尔纳斯。

那些没有定居之地的游牧民族在离灰城伊伯不远的地方放下了萨尔纳斯的础石。见到住在伊伯的生物后，他们啧啧称奇。然而，当他们想到自己并不希望看到这些丑恶的生物在黄昏下漫步于人类的世界中时，他们的惊叹中就掺杂进了憎恶。他们也不喜欢那些座落在伊伯的灰色巨石上的形状怪异的雕像，没有人能说出这些雕像为什么能够度过如此之多的岁月，远在人类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些雕像仿佛是从相隔遥远的诸多土地上分别搬运而来，这些土地有些存在于清醒的世界里，有些则存在于幻梦的世界中。

萨尔纳斯人望着住在伊伯的生物愈久，他们的憎恶也就愈深。他们得知这些生物十分孱弱，它们柔软的果冻状身躯无法抵挡石块、枪矛和箭矢的伤害。于是，某一天，年轻的战士们组建了一支由投石兵、长枪兵和弓箭兵构成的军队，向伊伯发动进攻，将它的居民屠戮净尽。没有人愿意碰触它们，大家就用长枪把它们的尸体按到了湖底。他们同样不喜欢那些座落着雕像的灰色巨石，所以把它们一并投入湖中；无论在米纳尔还是在邻近的土地上都找不到这样的石头，人们想到把这些巨石从远方运到此地所要花费的庞大劳力，都不禁惊讶莫名。

就这样，远古城邦伊伯的所有痕迹都被彻底抹去，仅有那尊仿照水蜥蜴波库鲁格雕刻而成的海绿色石像幸存下来。年轻的战士把这尊石像视作他们征服古代诸神与住在伊伯的生物们的象征，同时也把它视作萨尔纳斯城统治米纳尔全境的标志。然而，就在把石像奉入神殿的那个夜里，一定发生了某种恐怖的事情。诡异的光辉照耀湖面，当人们早上去看的时候，发现石像已经消失，只有大祭司塔兰·伊什(Taran-Ish)的尸身横倒在当场。他仿佛是被什么不可名状的恐惧惊吓而死；而在弥留之际，塔兰·伊什还用颤抖的手在橄榄石祭坛上匆匆写下了灭亡的记号。

继塔兰·伊什之后，萨尔纳斯换过很多任大祭司，但他们都没能找到那尊海绿色的石像。几个世纪过去，萨尔纳斯享尽荣华，还记得塔兰·伊什在橄榄石祭坛上写过什么的人，只有祭司和老太婆罢了。在萨尔纳斯和伊拉尼克之间开辟了商道，萨尔纳斯人利用那些从地底掘出的贵金属，换来了其它金属、罕见的布料、宝石、书籍、工具，以及住在蜿蜒的艾河沿岸或更远之处的人们所知的一切奢侈品。就这样，萨尔纳斯的力量、学识和美丽与日俱增，它派遣军队，征服了附近的城邦；最后，萨尔纳斯那坐在宝座上的王终于成了全米纳尔及其周边土地的统治者。

壮观的萨尔纳斯是世界的奇迹、人类的荣耀。它的城墙是用从沙漠里切割、打磨出来的大理石建成，高三百腕尺、厚七十五腕尺，马车可以在上面通行。城墙全长五百斯塔迪亚，只在向湖的那一面开有缺口，那里用绿色的石头建起了防波堤，专门用来挡住一年一度的涨水——奇怪的是，波浪只会在每年庆祝伊伯灭亡的宴会那天才会涨高。在萨尔纳斯城里，有五十条街道连接着湖岸和供商旅出入的城门，又另有五十条街道与之交叉。所有道路都铺以缟玛瑙，但让马、骆驼和大象通行的道路则用花岗岩铺装。萨尔纳斯的城门数量和通往湖岸的街道数量相等，所有城门都由青铜铸就，门两旁还置有用如今已经无人知晓的石头雕刻而成的狮子和大象。萨尔纳斯的住房全部用琉璃瓦和玉髓筑起，每间宅邸都拥有被墙围起的庭院和如水晶般澄净的池子。他们在建造时使用了奇特的技术，在其它城邦看不到这样的建筑；从刹拉、伊拉尼克、卡达瑟隆来的旅行者总是为那扣在房上的光辉灿烂的穹顶惊叹莫名。

可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萨尔纳斯的宫殿和神殿，以及由古代的佐卡尔(Zokkar)王建起的花园。宫殿为数甚多，其中最小的也比刹拉、伊拉尼克、卡达瑟隆的最大的宫殿还大。宫殿的天顶极高，有时甚至会让里面的人觉得自己身处天宇之下；点着多特尔(Dother)产的油的油灯把宫中照得灯火辉煌，这些油灯照亮了描绘诸王和军队的宏伟壁画，观看者只有被震撼得目瞪口呆的份。宫殿由无数立柱支撑，立柱的材料皆是带颜色的大理石，有着绝美的雕工和设计。大多数宫殿的地板上都铺着用精挑细选的绿柱石、天青石、缠丝玛瑙、石榴石镶嵌的马赛克，走在上面，就像走在珍奇无比的花坛里一样。宫殿中还有巧妙配置的喷泉，喷泉的水管被精心隐藏起来，可以喷出香水。但是，让以上这些都相形见绌的，还是那统治全米纳尔及其周边土地的王的宫殿。在闪耀的地板和高高的台阶之上，有一对黄金狮子蹲坐在宝座两旁，那宝座竟是由一支完整的象牙雕琢而成，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知道如此巨大的象牙是从哪里来的。在这座宫殿里也有许多艺术展廊和许多圆形斗兽场，狮子、人和大象会在斗兽场里搏斗，供王取乐。有时，粗大的水管还会把湖水导入斗兽场，在这里上演令人血脉贲张的海战，或是人类与恐怖的水生怪物的搏斗。

萨尔纳斯城中高耸入云的奇观，是如塔一般矗立的十七座神殿。这些神殿由别处无有的闪亮多彩石头筑起，最高的神殿高达一千腕尺，里面住着威仪不亚于国王的大祭司。神殿的一层是像宫殿那样广阔的壮丽大厅，人们会聚集在这里，崇拜萨尔纳斯的三柱主神：佐·卡拉尔(Zo-Kalar)、塔玛什(Tamash)、洛本(Lobon)，这香火鼎盛的圣所几可与君主的宝座匹敌。佐·卡拉尔、塔玛什和洛本的神像不同于他神，被雕得栩栩如生，仿佛这几位美髯的优雅神祇正亲自坐在象牙宝座上一般。在神殿那无尽的锆英石台阶尽头设有展望室，大祭司白天在此俯瞰城市、平原和湖泊，夜晚则在此眺望隐藏着神秘的月亮、象征着重大意义的恒星和行星，以及月亮和星辰映在湖中的倒影。在展望室中会执行表达对水蜥蜴波库鲁格的憎恶的万分古老、万分神秘的仪式，被塔兰·伊什写下灭亡记号的橄榄石祭坛也放在这个房间里。

同样美不胜收的，是由古时的佐卡尔王所建的花园。这座花园位于萨尔纳斯城中央，面积广阔、高墙环绕。花园上覆盖着巨大的琉璃圆顶，晴天可接受日月星辰的照耀，阴雨天则在圆顶内吊挂模仿日月星辰光辉的东西。夏天，熟练挥舞的扇子送来清凉的微风，冬天，隐藏在各处的炉火温暖着空气，使花园四季如春。从闪亮的卵石上流过的小溪分开碧绿的草地和万紫千红的花圃，溪流上架着数不清的桥梁。许多小溪的尽头就是瀑布，还有许多小溪汇入盛开着百合的池塘。在小溪和池塘中有天鹅在划水，它们会应和其它珍禽的歌唱而鸣叫。绿色的堤坝被修成齐整的阶台，树荫下到处都是饰以蔓藤和香花的凉亭，凉亭中安置着用大理石或斑岩雕成的椅子和长凳。在花园里，小小的庙宇和神殿也随处可见，游人可以在此休息，或者向小神们献上祈祷。

每年萨尔纳斯都会用盛大的宴会庆祝灭亡伊伯的纪念日，在宴会上，葡萄酒、歌舞及一切令人尽欢之物都从不或缺。为了向那些歼灭了怪异远古生物的勇士们的灵魂表示伟大的敬意，舞者和鲁特琴的奏者会戴上从佐卡尔花园中采来的玫瑰做成的花冠，尽情地嘲弄那些残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怪异生物及它们的诸神；同时，萨尔纳斯的王也会俯瞰大湖，诅咒那些散落在湖底的骨骸。刚开始的时候，大祭司们并不喜欢这宴会，因为在他们之中依然流传着关于那海绿色的偶像消失之事，以及塔兰·伊什死于恐怖、写下警告之事的奇怪传说。他们还说，从高塔上往下望去，可以看到湖水里闪烁着光辉。可是，在无病无灾地度过许多岁月之后，祭司们也笑着、诅咒着，混进了纵欲狂欢的酒席之中。事实上，在神殿的展望室里，不断执行表达对水蜥蜴波库鲁格的憎恶的万分古老、万分神秘的仪式的，不正是他们自己吗？就这样，萨尔纳斯——这世界的奇迹、人类的荣耀，在财富和欢愉中度过了千年的岁月。

庆祝伊伯灭亡一千周年的饗宴奢华得超乎所有人的想像。全米纳尔从十年前就开始谈论这场宴会，当宴会之日终于临近之际，从刹拉、伊拉尼克、卡达瑟隆，从米纳尔全境及其周边的所有城市中，人们骑着马、骆驼和大象摩肩接踵地来到萨尔纳斯。举行宴会的那一晚，大理石城墙下架满了显贵的行宫和旅者的帐篷，设席尽欢之人的歌声响彻湖畔。在宴会大厅里，萨尔纳斯王纳尔基斯·亥(Nargis-Hei)斜倚在座上，被赴宴的贵族和忙碌的奴隶簇拥着，醉倒在从被征服的纳斯(Pnath)的酒窖中取出的陈酿之前。华宴上罗列了无数的奇珍美馐——从中海(Middle Ocean)的纳利耶尔(Nariel)群岛送来的孔雀、从遥远的伊姆普兰(Implan)丘陵运来的小山羊、生活在布纳齐克(Bnazic)沙漠的骆驼的脚筋、产于塞达瑟里亚(Cydathrian)森林的坚果和香料，就连被米塔尔(Mtal)的波浪洗过的珍珠也被溶进刹拉产的醋里供人饮用。筵席上使用的调料无法计量，这些调料都是出自米纳尔最好的厨师之手，就连最挑剔的食客也无话可说。不过，一切美食的魁首，还是一条从湖里打来的大鱼；那鱼大得出奇，用一个镶着红宝石和金刚石的大金盘盛着，被摆到席间。

就在王和贵族们在宫殿里尽情饗餐、开始品尝用大金盘盛着的鱼肉时，其他人也在城市各处开始吃喝。在大神殿的高塔上，祭司们有他们自己的酒席，在城墙外的行宫中，从附近城邦来的显贵们也醺醺欲醉。此时，大祭司奈·卡(Gnai-Kah)首先看到，凸月在湖面上投下了阴影，不祥的绿色浓雾从湖中涌出，笼罩了被命运攫住的萨尔纳斯的高塔和穹顶，直达月边。其后，高塔上和城墙外的人们看见湖水闪烁着诡异的光辉，那靠近岸边、高高耸立的灰岩阿库利昂(Akurion)几乎已被完全淹没。恐惧默默地、然而却是迅速地增长着，从伊拉尼克和远方的洛科尔(Rokol)来的显贵立即逃出行宫和帐篷，朝艾河跑去，虽然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离开萨尔纳斯的原因。

将近午夜的时候，萨尔纳斯的青铜城门被一齐冲开，疯狂的人群争先恐后地跑出，在平原上聚了黑压压的一片——所有来萨尔纳斯赴宴的显贵和旅人全被吓得逃了出来。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被难忍的恐怖和由此所致的疯狂扭曲，乱无章法地、飞快地念叨着可怕的话语，让听的人很难判断城里发生的事情。这些因恐惧而目光狂乱的人尖叫着告诉别人，他们在王宫的宴会大厅里看到了什么：从窗户里窥见的那些东西，不复再有纳尔基斯·亥、贵族或是奴隶的形貌，它们的身躯呈现出难以形容的绿色，眼球外鼓、嘴唇突出而无法合拢、长着形状奇特的耳朵，还跳着可怕的舞蹈。那些东西正用前脚抓着那个镶有红宝石和金刚石的大金盘，盘里燃烧着陌生的火焰。显贵和旅人们纷纷骑上马、骆驼和大象，逃离灾殃临头的都市萨尔纳斯，当他们回头远望雾气升腾的大湖时，发现灰岩阿库利昂已经完全没进了水中。

通过那些从萨尔纳斯逃出的人们的讲述，米纳尔全境及其周边的地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很多商队都曾前往那被诅咒的城市，企图寻找留在那里的贵金属，但什么都没找到。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旅行者的足迹一直都延伸到那里，但这些有胆量探访萨尔纳斯的人，也只不过是来自遥远的法罗纳(Falona)、勇气和探险精神俱备的年轻人而已。这些敢于冒险的年轻人金发碧眼，和米纳尔人的长相完全不同，为了瞧一瞧萨尔纳斯，他们的确走到了湖边，但只看到静谧的大湖和高耸在岸边的灰岩阿库利昂，萨尔纳斯——那世界的奇迹、人类的荣耀，却已经再也看不见了。过去曾经矗立着三百腕尺高的城墙和更高的高塔的地方，现在只是铺展开来的沼泽，过去曾经住着五千万人民的地方，现在只是不祥的绿色水蜥蜴到处爬行的场所。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贵金属矿脉——萨尔纳斯已经迎来了最后的灭亡。

可是，人们却找到了一尊半埋在草丛里的奇特的绿色石像，这尊石像覆满海草，仿照伟大的水蜥蜴波库鲁格雕刻而成。它被安置在伊拉尼克的大神殿里，其后，每逢凸月之时，整个米纳尔都会向它顶礼膜拜。

乌撒的猫

The Cats of Ulthar

作于 1920 年 6 月 15 日，发表于《The Tryout》1920 年 11 月号

翻译：Bozar

据说在史凯(Skai)河对岸的乌撒(Ulthar)，禁止任何人杀猫。当我凝视着它卧在壁炉前发出呼噜声的样子时，就对此深信不疑了。因为猫是神秘的，它与那些人类无法看见的不可思议之物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是上古的埃吉普托斯(Aegyptus)的灵魂，见证过梅罗伊(Meroe)和阿斐(Ophir)等失落都市的传说。它是丛林之主的近亲，是古老而邪恶的非洲秘密的继承者。斯芬克斯是它的表亲，它们使用同样的语言；但它比斯芬克斯更为古老，还记得连斯芬克斯都已忘却的历史。

远在乌撒的镇民禁止杀猫之前，当地住着一个老佃农和他的妻子，他们以捕杀邻居们的猫为乐。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因为讨厌猫在晚上的叫声，也许是因为猫会在天色昏暗时悄无声息地穿过院子和庭园。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这对老夫妇都乐于捕杀每一只接近他们窝棚的猫。就黑暗中传出的些许声音听来，镇民们根本想像不出他们杀猫的手段；但镇民们从未找老头和他的妻子质问过，这不仅是因为平时在那两张枯瘦的脸上露出的表情，也是因为他们窄小的窝棚藏在废弃的院落中，藏在一棵橡树树荫下最黑暗的深处。事实上，猫的主人们对这两个古怪的老家伙恨之愈深，也就惧之愈甚。他们不敢痛斥两人是残暴的凶手，只能小心照看他们心爱的宠物或捕鼠能手，让它们远离黑暗树荫深处的窝棚。当一些猫因为不可避免的疏忽而走丢，而在日落后又听到了那些声音时，丢猫的主人只能无力地哀叹，或是强迫自己感谢命运，因为这样失踪的毕竟不是他的某个孩子。乌撒的居民都很淳朴，他们不知道这里的猫是何时出现的。

一天，一个由奇装异服之人组成的商队从南方来到了乌撒狭窄而破旧的街道上。他们身着黑色外衣，和其他那些每年两次经过村庄的路人完全不同。在市场上，他们用银子当货币，从商人那里购买色彩鲜艳的小珠子。没人知道这些人来自何处，但他们的信仰看起来很奇特：他们货车的边缘绘着猫首人身、鹰首人身、羊首人身、狮首人身的奇怪图案。商队的首领戴着一件有双角的头饰，两个角中间还有一个奇怪的小圆盘。

在这独特的商队中有一个没有父母的小男孩，他只有一只心爱的小黑猫。瘟疫夺去了他的双亲，却留给他这个毛茸茸的小东西来缓解他的悲伤。当人年幼时， he 可以从一只小黑猫的憨态中获得极大的喜悦。所以，当这个小男孩——那些黑衣人叫他美尼斯(Menes)——坐

在一辆装饰奇异的货车的踏板上和他那活泼好动的小猫玩耍时，他的欢笑远多于泪水。

在那些人到达乌撒后的第三个早晨，美尼斯的小猫不见了。当他在市场上抽噎时，几个村民告诉了他那个老头和他妻子的事情，还有晚上听到的声音。听到这些以后，他从抽泣陷入沉思，最后开始祷告。他对着太阳伸展双臂，用村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语言祈祷——虽然村民们实际上并没有努力去理解孩子的话语，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天空和云朵的怪异形状吸引了。当小男孩喃喃地说出他的祈求时，起先形状诡谲的云在头顶变成了阴暗、模糊却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一种头有两角、角中间夹着一个圆盘的混种生物。自然界充满了这些让想像力相形见绌的幻象。

那天晚上商队离开了乌撒，从此杳无音信。人们疑惑地发现合村上下找不到一只猫。无论大猫、小猫、黑猫、灰猫、花猫、黄猫还是白猫都从家家户户的壁炉前消失了。镇长老克拉农(Kranon)称那些黑衣人为报复有人杀死了美尼斯的小猫而带走了所有的猫，他还诅咒了商队和那个小男孩。但身材削瘦的公证人尼斯(Nith)声称老佃农和他的老婆更值得怀疑，因为他们对猫的憎恶不仅臭名昭著，而且愈发肆无忌惮。可当客栈老板的儿子小阿塔尔(Atal)发誓说他曾隐约看见乌撒所有的猫都在那个被诅咒的庭院的树下，绕着那个窝棚围成一圈缓慢而严肃地踱步时——它们两两并排，似乎是在进行某种未曾听说过的动物的仪式——，依然没有人敢向那对夫妇抱怨。村民们不知道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的话语有多少可信度，虽然他们害怕那对邪恶的夫妇已经迷惑了所有的猫并将它们杀死，他们仍然打算等那个老佃农离开他黑暗而又令人反感的院子时才去谴责他的所作所为。

整个乌撒在徒然的愤怒中入睡。当人们在黎明时醒来——等等，所有的猫都回到它熟悉的壁炉前了！无论大猫、小猫、黑猫、灰猫、花猫、黄猫还是白猫都在。猫看上去毛色光鲜，胖胖的，还发出低沉的呼噜声。镇民们谈论着此事，却没有得出什么结论。老克拉农再次坚称是那些黑衣人带走了猫，因为从来没有猫能从那个老头和他妻子的窝棚里活着回来。但所有人都就一件事达成了共识，那就是：猫拒绝进食或喝牛奶的行为十分异常。在整整两天里，这些毛色光亮的、懒洋洋的乌撒猫都拒绝进食，只是在火炉前或太阳下打盹。

一星期后村民们才注意到，在黄昏时分，从树下那个窝棚的窗户里没有灯光照出。随后身材削瘦的尼斯想起，自从猫消失的那个晚上开始，就再也没人见过老头或他的妻子。又过了一个星期，村长决定克服他的恐惧，把调查小屋反常的寂静当成自己分内的事去做——在此之前他谨慎地带上了铁匠商(Shang)和石匠苏尔(Thul)作证人。他们砸开摇摇欲坠的门后，只发现在泥地上躺着两副仔细剔净的人类骨架、在阴暗的角落里爬着几只外形奇特的甲虫。

后来，乌撒的镇民就此事讨论了很久。验尸官札斯(Zath)和削瘦的公证人尼斯争论不休，克拉农、商和苏尔也被问了很多问题。即使是阿塔尔，那个客栈老板的儿子，也被仔细询问，还得到了一块糖当回报。他们谈论着老佃农和他的妻子、商队的黑衣人、美尼斯和他的小黑猫、美尼斯的祈祷及那时天空的变化、猫在商队离开那晚的行为，还有后来在那个藏在废弃院子的树荫下的窝棚里的发现。

最后，镇民们通过了那条被哈提格(Hatheg)的商人讲述、被尼尔(Nir)的旅行者谈论的法律：在乌撒，禁止任何人杀猫。

塞勒菲斯

Cēlēphais

作于 1920 年 11 月，发表于《The Rainbow》1922 年 5 月号

翻译：玖羽

在梦中，库拉尼斯(Kuranes)看到了座落在山谷中的城市、看到了彼方的海岸、看到了能将大海一览无余的积雪的峰顶，还看到了涂着华丽的色彩、扬帆出港、航向遥远的海天相接之处的桨帆船。在梦中，他得到了库拉尼斯这个名字，醒来之后，别人自会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他。他在梦中取了新的名字，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所有家人都已去世、孤身一人生活在数百万冷漠的伦敦群众中的他来说，能和他说出话、唤起他的记忆的人并不会很多。他已经失去了财产和土地，也不在乎世人对他所行之事的看法——他只是喜欢做梦、然后把梦写下来。无论他把写下来的梦给谁看，换来的都是嘲笑，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只为自己而写，最后就什么都不写了。他脱离世间越远，看到的梦就越美妙，这样的梦就算想写下来也是徒劳的。库拉尼斯不是一个有现代精神的人，他的想法也完全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其他的作家一直想从“人生”身上剥除“神话”这件绣花长袍，让丑恶的躯体——让那肮脏的“真实”裸露在人们面前，但库拉尼斯所追求的，却只是“美”。在事实和经验中，找不到美的存在——明白这一点之后，他就开始在空想和幻想中寻求。于是他发现了，“美”就存在于他伸手可及的地方，就存在于朦胧的记忆中，就存在于幼时听到的故事、做出的梦里。

很少有人知道，在我们小时候所见的幻象、所闻的故事中，究竟包含着多少惊奇。因为，当我们在童年时代听到故事、做了梦之后，我们只能在头脑中形成半实半虚的印象，而当我们长大成人、试图回忆那些印象时，我们已被“人生”这剂毒药搞得迟钝而乏味了。尽管如此，我们之中有些人依然能在夜晚看到奇异的幻影——看到充满诱惑的山丘或花园、看到在阳光之下歌唱的喷泉、看到能俯视低吟的大海的金色悬崖、看到向沉睡的青铜或岩石之城延伸出去的平原、看到如虚似幻的英雄们骑着穿有华丽马衣的白驹前进在树影深邃的林间——但我们却知道，我们会在这种时候扭头离去，在自己变得聪明、同时也变得不幸之前，离开那些通往奇妙世界的象牙门扉。

童年时代的库拉尼斯非常突然地发现了他的“旧大陆”。他在自己出生的宅邸里做了那个梦——那是一幢爬满常春藤的石建大宅，他之前的十三代先祖都生活在这里，库拉尼斯自己也希望在这里结束人生。在一个洒满月光的芬芳夏夜，库拉尼斯偷偷从家里跑出，穿过花园、走下台阶、经过耸立在庭院里的大橡树，踏上那条长长的、白色的道路，走向村庄。村庄看起来非常老旧，到处都是虫蛀的痕迹，就像开始残缺的月亮；库拉尼斯想知道，在村里

小屋的尖顶之下隐藏的究竟是沉睡，还是死亡。街道上的草长得有长矛那么高，路两旁所有屋子的窗户玻璃就像是被打碎了似地，朦胧一片。库拉尼斯没有在此逗留，他就像被召唤一样径直走向自己的目标。他不敢违背这召唤，因为他怕这召唤可能像自己清醒时感到的冲动和渴望那样，只是一种幻象，无法将他导向任何地方。然后，他走过村庄，走上那条通往悬崖的小路，从悬崖上能看见海峡。他终于走到了大地的尽头——在那里，无论村庄还是世界，忽然全都掉进了无声的、无尽的虚无。前方只有绝壁和深渊，渊面空虚黑暗，就连破碎的月亮和隐约的群星也无法将它照亮。在信念的驱使下，库拉尼斯越过绝壁、跳进深渊，他感到自己正在飘浮着下落、下落、下落；在深渊里存在着黑暗、无形、尚未被做出的梦，也存在着微微闪亮的球体，那想必是已经被做出的梦的一部分。除此以外，更存在着一种有翼的、不停嗤笑的东西，它们看起来仿佛正在嘲笑全世界一切做梦的人。接着，在他前方的黑暗中好像出现了一个裂口，通过裂口，他远远地看到了下面那座座落在山谷中的光辉灿烂的城市、看到了辽阔的大海和天空，也看到了头戴雪冠的高山巍峨地屹立在岸边。

库拉尼斯刚瞥了一眼那座城市就醒了。但他知道，自己刚才瞥见的，乃是座落在位于塔纳利亚(Tanarian)丘陵之后的欧斯·纳尔盖(Ooth-Nargai)山谷中的城市，塞勒菲斯(Celephais)。在那个早已远去的夏日午后，从奶娘那里逃开、望着飘在村子附近悬崖上的云朵、终于在温暖的海风中睡去的他的灵魂，已在宛如永恒的一个小时里拜访了那座城市。当大人们找到他，把他叫醒并带回家的时候，他抱怨道，自己刚乘上金色的桨帆船，正要向那位于海天相接之处的诱惑之地扬帆远航。如今，他正和当初被叫醒时一样愤愤不平——经过四十年疲惫不堪的岁月，他终于又找到了他那座瑰丽绝伦的城市。

但在三天后的夜里，库拉尼斯又去了塞勒菲斯。和以前一样，他首先来到那个不知是睡着还是死去的村庄，然后无声地在深渊里飘落。此时裂口再次出现，他便看见了城市里闪耀的光塔、看见了优雅的桨帆船在碧波中投锚、也看见了阿阑(Aran)山上的银杏树在海风中摇荡。可这次库拉尼斯不再只是看看而已，他就像肋生双翼一样向葱荣的山丘上慢慢落去，最终轻轻地站到了草地上。——他确实回到了欧斯·纳尔盖山谷、回到了辉煌的塞勒菲斯。

库拉尼斯走下铺满清香的草丛和鲜艳的花朵的山丘，走过那座架在泛着泡沫的纳拉克萨(Naraxa)河上的小木桥——很久以前他曾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桥上。走出沙沙作响的森林之后，他就到了通往城市大门的巨大石桥之前。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 and 过去丝毫无差，大理石的城墙没有一点变色，立在城墙上的雅致的青铜雕像也没有失去半点光泽。当库拉尼斯看到城墙上的哨兵也像以前那样年轻时，便知道他无须为自己熟知的事物可能消失而颤抖。他穿过青铜的城门、进入城市，走在铺着缟玛瑙的路面上，商人和骆驼驭手们向他打着招呼，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过这座城市；在用绿松石建成的纳斯·霍尔塔斯(Nath-Horthath)的神殿

里也是一样，那些头戴芝兰花冠的祭司告诉他，在欧斯·纳尔盖没有时间的概念，这里的人可以永葆青春。然后，库拉尼斯通过树着立柱的街道，走到面朝大海的城墙，那里聚集着贸易商、水手以及从海天相接之处来的古怪的人。他久久地伫立在那里，忘情地望着那座灿烂夺目的港口，港中的波涛闪烁在未知太阳的光辉之下，从遥远的国度越过大海而来的桨帆船轻快地破浪而行。他同样忘情地望着在岸边巍然矗立的阿阑山，它低处的山坡上有绿树摇曳，而那高耸入云的峰顶却覆盖着皑皑白雪。

在库拉尼斯心中，乘桨帆船出海、去探访那些产生过许多奇妙传说的遥远国度的愿望愈发高涨，于是他再次去寻找那名很久以前曾允诺过让他乘船的船长。这个叫阿提布(Athib)的船长还像以前那样坐在香料箱上，仿佛不知道自己度过了多少岁月一般。就这样，两人划着小船，转搭到停泊在港里的一艘桨帆船上，向桨手发出命令，起锚航向波浪直通天空的塞雷纳利亚(Cerenerian)海。他们在大海的浪花上航行数天后，抵达了海天相接处的水平线；在这里，桨帆船没有停下，而是轻轻地浮起，直飞向飘浮着绵软的玫瑰色云朵的天空。远在翱翔高天的桨帆船的龙骨下方，被仿佛永不黯淡、永不消逝的阳光照耀着，大地无远弗届地铺展开来。库拉尼斯能够看到，地上到处都是陌生的国度和河流、到处都是美丽无匹的城市。终于，阿提布告诉他，旅程即将结束，天上马上就要吹起西风，把桨帆船送到缥缈的天岸、送入那座用粉红色大理石筑就的云城塞拉尼安(Serannian)的港口。然而，就在塞拉尼安最高的石雕塔楼刚刚映入眼帘之际，从空中某处突然传来了声音，接着库拉尼斯就在伦敦的一个阁楼里醒了过来。

自那之后，库拉尼斯花了好几个月，枉费心机地寻找瑰丽的塞勒菲斯、寻找能够在天上飞翔的桨帆船。梦把他带到了许多绚丽多彩、闻所未闻的场所，可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他，怎样才能找到位于塔纳利亚丘陵之后的欧斯·纳尔盖。有一夜，他飞过漆黑的山脉，看见许多相隔遥远的营火，还有一种毛毡毡的异样生物的大群，领头的生物正在摇着铃铛。其后，他就进入了这个丘陵密布的国度中的最遥远、最荒凉、最人迹罕至的地方，在这里发现了一道沿着山脊和山谷的走向蜿蜒曲折、其自身古老得可怕的石砌墙壁或长堤，它极其庞大，很难想像是出自人类之手，无论往哪边看都望不到头。当灰色的黎明降临之时，库拉尼斯已经越过这道墙壁，踏上一片有着许多古雅的庭园和樱树的土地，而当太阳升起之后，他更是看到了红白两色的美丽花朵、碧绿的树叶和草坪、洁白的小路、如钻石般闪耀的小溪、蔚蓝的池塘、饰以雕刻的桥梁，以及有着红色尖顶的宝塔。看到如斯美景，库拉尼斯沉浸在至纯的喜悦之中，甚至暂时忘记了塞勒菲斯的事情。但他很快又想起自己的目的，为了向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打听去塞勒菲斯的路，他沿着洁白的小路走向有红色尖顶的宝塔，可一路上碰到的只有小鸟、蜜蜂和蝴蝶。在另一夜，库拉尼斯走上一条没有尽头的、潮湿的螺旋石阶，来到高塔上的一扇窗户之前，从窗户里可以俯瞰被满月照耀的广阔平原、以及平原上的河流。沉

默的城市从河岸的堤坝边向陆地扩展开来，他觉得自己过去就曾知晓这座城市的特征、或称布局。库拉尼斯想，如果顺着这螺旋石阶一直走上去，会不会直接到达欧斯·纳尔盖；此时，恐怖的极光从地平线彼方的遥远之地激荡而起，照亮了早已在久远的年代中化作废墟的城市，照亮了芦苇丛生的淤塞河流，也照亮了覆盖在这片土地上的死亡。自从凯纳拉托利斯(Kynaratholis)王从被征服之地归国、招致诸神的复仇以来，死亡已经在这里沉淀很久了。

就像这样，在寻找非凡的塞勒菲斯、寻找能把他带向空中的塞拉尼安的桨帆船的历程中，库拉尼斯目睹了许多奇妙的事物。曾有那么一次，他在冰冷不毛的冷原(plateau of Leng)上见到了一位独自住在史前的岩石修道院中的大祭司，那位大祭司的脸上戴着黄色的丝制面具，其样貌难以形容——库拉尼斯好不容易才从他手里逃脱。在这段时间中，他越来越无法忍耐那打断了夜晚的白昼的凄凉，为了把睡眠的时间多延长一会，他开始吸毒。大麻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可以把他送到没有实体存在的空间，在那里，光辉的气体正在研究“存在”的秘密。有一种紫罗兰色的气体告诉他，这个空间处在“无限”之外；这气体从未听说过“行星”或“生物”这类东西，它好像只把库拉尼斯视为一个从拥有物质、能量和万有引力的“无限”的世界来的“他者”。现在的库拉尼斯无比渴望回到光塔林立的塞勒菲斯，为此他加大药量，终于用尽钱财，没法继续购买毒品。最后，在一个夏日，他离开阁楼，无意识地漫步在街上，不知什么时候就过了桥，走到房子越来越少的地方。于是，库拉尼斯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他遇到了一队骑士，为了把他永远地带到塞勒菲斯，他们特意从彼方前来造访。

这些英俊的骑士骑在五花马上，身穿闪亮的铠甲，铠甲外还披挂着饰有奇怪纹章的金丝战袍。他们为数极多，看在库拉尼斯眼里，简直就是一整支军队；但骑士们的领袖却告诉他，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因为他在梦中创造了欧斯·纳尔盖的缘故，他将被永远奉为该地的主神。骑士们给了库拉尼斯一匹马，让他走在整个队列的最前头，接着，这一行人就威风堂堂地穿过萨里郡(Surrey)的丘陵，朝库拉尼斯和他的先祖们出生的地方前进。说起来很不可思议，不过骑士们仿佛是在逆着时流而行：当他们在黄昏下通过村镇的时候，经常能看见只有乔叟(Chaucer)或更早之前的人才能看到的房屋、聚落，有时还能看见别的骑士带着寥寥无几的随从骑马经过。随着天色变得越来越暗，队伍前进的速度也不断加快，最后快得令人惊异，竟像是在飞翔。在黎明前的昏暗中，队伍到达了库拉尼斯梦里那座不知是睡着还是死去的村庄，这里也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可现在这座村庄是活的，早起的村民听到骑士们的坐骑从街上疾驰而过的蹄声，便彬彬有礼地目送他们转向那条通往梦之深渊的小路。库拉尼斯以前只在夜里进过深渊，他想看看白天的深渊是什么样子，于是，当队伍接近断崖边缘的时候，他就急切地凝神观瞧。正当他们驱马登上通往悬崖的坡道时，从东方某处闪现出金色的光辉，给一切景象的边缘都镶上一圈耀眼的光芒。深渊现在变成了一团充满玫瑰色和天蓝色的混沌的光彩，不可见的歌者正在狂喜中尽情欢唱。在歌声中，库拉尼斯和随

同的骑士们一起，越过断崖的边缘，在灿烂的云朵和辉映的银光里优雅地飘落。他们几无尽地飘了下去，胯下的马儿就好像在金沙上飞奔那样，不停地踢踏着以太；终于，光耀的雾霭逐渐散开，展露出更加辉煌的空间——在那里，库拉尼斯看到了瑰丽绝伦的塞勒菲斯、看到了彼方的海岸、看到了能将大海一览无余的积雪的峰顶、看到了涂着华丽的色彩、扬帆出港、航向遥远的海天相接之地的桨帆船。

从此，库拉尼斯就统治了欧斯·纳尔盖及其周边所有的梦之国度，他在塞勒菲斯和云城塞拉尼安交替处理政务，直至今日。在他的统治下，一切都美满而幸福——不过，在印斯茅斯(Innsmouth)的断崖之下，海峡里的波浪却嘲弄着一具流浪汉的尸体，黎明时分，他从半荒废的村庄里踉跄地走出，掉落悬崖；波浪嘲弄着他的尸体，把它推上爬满常春藤的特雷弗塔(Trevor Towers)附近的石滩。特雷弗塔已经被一位开啤酒厂的富豪买了下来，这肥胖而又无礼的富豪正在享受买下绝嗣贵族家的地产的乐趣。

来自遗忘 Ex Oblivione

作于 1920 或 21 年，发表于《The United Amateur》1921 年 3 月号

翻译：玖羽

最后的时日迫近了。就像拷问者让小小的水滴不停滴在受害者身体上的一点那样，生活中各种丑恶的琐事把我逼得快要疯狂。因此，我热爱睡眠中那光辉的避难所，在梦里，我能找到自己一直在人生中空虚地寻找的些许美丽，漫步在古老的庭园和充满魅惑的森林之中。

有一次，微风香柔，我听到南方的呼唤，在未知的群星下开始了倦怠的、无尽的航海。

有一次，细雨飘降，我棹着一条孤舟，在不见阳光的地底顺流而行，最后到达了一个异世界。在那里，有着紫色的薄暮、虹彩的凉亭，以及不谢的玫瑰。

更有一次，我走过黄金的山谷，树林和废墟在山谷中投下阴影。在山谷尽头是一面高耸的垒壁，枯萎的藤蔓为它穿上绿衣。垒壁之上，镶嵌着一扇小小的青铜门扉。

我花很多时间走过山谷，又在神秘的微明中久久伫立。在那里，巨树扭曲成荒诞的形状，在树与树之间，是延伸开来的灰色地面，地上散布着盖满青苔、属于被埋没的神殿的石头。不知何时，我的梦幻(fancies)已抵达终点，站到了覆满藤蔓的垒壁、站到了青铜小门之前。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清醒世界里那阴惨的、一成不变的时日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我想，鸦片带来的安宁应该可以使我常常漫步在这山谷和阴影婆娑的树林之中，而后又想，怎样才能让这里成为我永恒的居所，使我再也不必爬回无聊而又灰暗的浊世？我盯着高耸垒壁上的那扇小门，感到门后有着铺展开来的梦幻国度，人一旦踏入，就再也不会归还。

此后，每晚一入睡，我就努力寻找那枚能打开覆满枯藤的垒壁上的门扉的钥匙，这钥匙被极为巧妙地藏了起来。我告诉自己，存在于垒壁之外的国度不仅更为恒久，还会更加可爱、更加绚烂多彩。

就在这样的夜晚，我在梦之都扎卡利昂(Zakarion)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纸草。在这张纸草上写下文字的梦境贤者们过去曾经生活在这个城市，他们因为太过智慧而无法在清醒的世界里生活。纸草记载了很多幻梦世界的事情，它也提到了黄金的山谷、神殿旁神圣的树林，

以及镶有青铜小门的高耸垒壁。我一看到这段文字，就立即明白它能解决折磨着我的困扰，于是我把这张泛黄的纸草读了很久很久。

关于那扇不可能通过的门扉之后的东西，有些梦境贤者用华丽的文笔记载了各种奇景，也有些人记下了自己看到的恐怖和幻灭。我不知该采信哪种说法，所以越来越渴望进入那片未知的土地，亲自看个明白。怀疑和秘密是最具蛊惑性的事情，无论会遇到怎样的恐怖，在平庸的生活带给我的苦闷面前都不算什么了。所以，当我学会能打开门锁的秘药的制法后，就决定在下次清醒的时候服用它。

昨夜，我吞下药，飘入金色的山谷和阴影婆娑的树林。当我到达那古旧的垒壁之前时，看见青铜小门稍稍打开了一点，从门对面射来的炽烈的光，古怪地将扭曲巨树和埋没神殿的顶端照亮。我轻快地向前飘去，心中满怀着对那进去了就不能再归还的国度中的荣耀的期待。

可当门扉大开，药与梦的魔力把我推进门中的时候，我知道所有的美景和荣耀都已终结；在我眼前展开的国度里，没有陆地也没有海洋，只有白色、虚无、无人，同时又无边无涯的空间。因此，我感受到的愉悦比曾经期望过的任何愉悦都强，对现在的我来说，人生只宛如短暂而孤寂的一个小时，我摆脱了这恶魔般的人生，再次融入了故乡的无限、融入了水晶般的遗忘。

伊拉农的探求

The Quest of Iranon

作于 1921 年 2 月 28 日，发表于《The Galleon》1935 年 7、8 月合刊

翻译：玖羽

那个流浪到花岗岩之都提洛斯(Teloth)的年轻人戴着藤蔓编成的头冠，金发上闪耀着没药的光辉，他的那身紫袍在越过矗立在古老石桥前的锡德拉克(Sidrak)山脉时，被荆棘划破了口子。这些住在方形屋子里的提洛斯市民阴沉而严苛，他们皱着眉头问这个年轻人，他叫什么名、来自何方；于是，年轻人这样回答：

“我叫伊拉农(Iranon)，来自艾拉(Aira)。我对那座遥远的城市只有朦胧的记忆，为了再次见到它，我不断探求。我是个歌者，我在远方的城市学到了歌；我的职责是从童年的回忆中制造出美、我的财富是些微的记忆和梦。我只希望能在月影婆娑、西风将睡莲的花蕾摇动的时候，歌唱在庭园之中。”

提洛斯的市民们听到这些话，开始交头接耳。在这座花岗岩之都中，没有笑声和歌曲存在，这些严苛的市民只是有时望望春日里的卡尔提亚(Karthian)丘陵，想想旅人们口中那存在于遥远的欧奈(Oonai)的鲁特琴，仅此而已。他们正这么想的时候，那个陌生人宣布，他要在米林(Mlin)塔前的广场上演唱。市民们不喜欢他那身撕得破破烂烂的袍子的颜色，也不喜欢他涂在头发上的没药、戴在头顶的藤叶，以及荡漾在他悦耳声音里的青春。日落之时，伊拉农开始歌唱，他唱的是一个老人在祈祷，唱的是一个盲人见到了歌手头顶的光环；可是，听了他的歌后，提洛斯的很多市民只有打哈欠的念头，有人嘲笑他，有人直接去睡觉。因为伊拉农没有告诉他们任何有用的事情，他只是在唱他的记忆、他的梦，还有他的希望。

“我还记得那黄昏、那月亮，那美妙的歌唱。当时我在窗边的摇篮里入眠，从窗户外面射进了金色的光芒，以大理石砌就的屋宇的影子在房间里摇荡。我还记得，把地板照亮的月光是四方形的，不同于其它光芒，当妈妈给我唱歌的时候，在月光中舞蹈着各种各样的幻像。我同样还记得，夏天的朝阳照亮了多彩的丘陵，森林唱出南风，把甜美的花香带到我的身旁。”

“啊，大理石与绿柱石之都艾拉，它是多么美丽！我是多么热爱那片温暖而芳香的森林，它横跨在澄净的尼特拉(Nithra)河上；我是多么热爱那条流经青翠山谷的柯拉(Kra)溪，瀑布在那条溪流上欢唱！在森林和山谷中，孩子们互相给对方编着花环，黄昏时分，蜿蜒的尼特拉河像闪光的带子那样，倒映着城市的灯火和星光——我望着它，渐渐地在山中的亚斯

(yath)树下睡去，看到不可思议的梦在眼前流淌。”

“城里耸立着用带花纹的和带颜色的大理石建成的宫殿，那些宫殿有黄金的圆顶和涂彩的墙壁，在碧绿的庭园里还有天蓝色的水池和水晶般的喷泉。我常在庭园里玩耍、在水池里徒步、躺在树荫下的白色花丛中进入梦乡。日落时，我会走上长长的山道、登上视野开阔的城堡，眺望城市的景象——那就是包裹着金色光辉的壮丽城市，大理石与绿柱石之都，艾拉。”

“我离开艾拉已经太久了。被流放的时候，我还很小；但我的父亲是那里的王，因此，命运注定我会再度回到艾拉。为了寻找它，我走遍了七块土地，总有一天，我会统治它的森林和庭园、统治它的街道和宫殿。总有一天，听我唱歌的人将懂得我的歌，他们不会发笑，也不会转身不听。我就是伊拉农，艾拉的王子伊拉农。”

那一晚，提洛斯的市民让这个陌生人睡在马厩里。第二天早晨，执政官来见他，告诉他必须去补鞋匠阿托克(Athok)的店里当学徒。

“可是，我是唱歌的歌手伊拉农”，伊拉农回答。“我没有要当补鞋匠的打算。”

“所有在提洛斯居住的人都必须埋头苦干”，执政官道，“这是法律规定的。”于是，伊拉农对他说：

“您是为了什么而辛勤劳碌呢？劳碌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幸福吗？如果只是为了劳碌而劳碌，那幸福何时才会找到您呢？即便是为了生存而劳碌也好，可人生不是由美和歌制成的吗？如果在你们这些人中没有歌手，那劳动的果实又在哪里呢？如果没有歌声陪伴，只是一味地劳碌，那岂不就像走上了没有目的、疲惫不堪的旅程吗？您不觉得，连死亡都比这样要好吗？”但执政官根本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只是阴沉着脸，向这位陌生人斥责道：

“你真是个奇怪的年轻人，我不喜欢你的面容和声音。提洛斯的诸神告诉我们，只有埋头苦干才是正确的行为；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对神灵的亵渎。我们的神灵许诺说，在死亡的彼方有一座光明的天堂，我们能在那里得到永恒的安歇。在那寒冷的、如水晶一般的所在，没有任何思考去烦扰头脑，也没有任何美去使眼睛疲劳。现在你要么去补鞋匠阿托克那里，要么在日落前离开本城。在本城居住的所有人都必须工作，唱歌这种行为简直愚蠢透顶。”

于是伊拉农便走出马厩，穿过阴暗的方形花岗岩房屋之间的狭窄小巷，想在春天的空气里寻找一点绿色。可提洛斯完全由石头建成，合城上下没有一片绿；市民们的脸上充斥着严

苛的神情，唯有在缓慢流淌的祖罗(Zuro)河岸边，一个男孩蹲在石头堤坝上，用悲哀的眼神注视着河面——他在看被溶化的雪水从丘陵那边带过来的出芽绿枝。男孩对伊拉农说道：

“您就是执政官说的那个寻找美丽土地和遥远都市的人吧？我叫罗姆诺德(Romnod)，就生长在提洛斯，可我还没长大到能适应这座花岗岩城市里的生活。我日夜都盼望去那遥远的土地、去那有着美妙歌声的温暖森林；在越过卡尔提亚丘陵之后，有一座叫欧奈的城市，它是鲁特琴与舞蹈之都，大家全都压低声音谈论着它，觉得它既可爱又可怕。我本来就想等自己长得够大之后，去寻找通向那里的道路，如果您也希望有人听您的歌的话，咱们就一起走吧。让我们离开提洛斯，一起在春日的丘陵上旅行吧。您可以教给我旅行的方法，而我呢，当星辰一颗接一颗出现在夜空之中、给做梦的人们带去梦的时候，我就会聆听您的歌唱。再说，那座鲁特琴与舞蹈之都欧奈，说不定正是您寻找的艾拉呢。您已经很久没得到艾拉的消息了，它也可能是改了另外一个名字吧。让我们一起去欧奈吧，发色金黄的伊拉农啊。欧奈的人民一定会了解我们的渴望，像迎接兄弟那样迎接我们。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会笑话我们，或者向我们皱眉的啊。”而伊拉农这样回答他：

“好啊，我的小小弟弟。在这座石砌的都市中，倘若有人想要得到美的话，就必须到山脉彼方去寻找。我不会把你的渴望抛在这条缓水慢流的祖罗河之畔，但你不要以为，你一跨过卡尔提亚丘陵、旅行个一天、或者一年、甚或五年，就能获得你说的那种快乐、懂得你说的那种方法。我在像你这么小的时候，曾住在寒冷的克萨利(Xari)河流过的纳尔托斯(Narthos)山谷，那里没有一个人会听我讲述自己的梦。当时我告诉自己，等我长大了，可以到建在南方丘陵中的希纳拉(Sinara)去，在市场上把我的歌唱给那些微笑着的单峰驼背人听。可是，等我真的去了希纳拉，却发现那些单峰驼背人尽是些下流的醉鬼，他们的歌和我的歌完全不是一回事。于是我就搭一艘驳船沿克萨利河而下，到了拥有缟玛瑙城墙的伽连(Jaren)。伽连的士兵们嘲笑我，把我赶走，从此我就在许多城市中辗转流浪。我曾经见过大瀑布下的斯特提罗斯(Stethelos)，也目睹了曾有一个叫萨尔纳斯(Sarnath)的城邦座落在那里的沼泽。然后我顺着蜿蜒的艾(Ai)河，途经刹拉(Thraa)、伊拉尼克(Illarnekk)、卡达瑟隆(Kadatheron)，来到位于洛玛尔(Lomar)之地的奥拉索尔(Olathoe)，在那里住了很久。虽然我有时会得到一些听众，但他们的人数毕竟很少，因此我知道了，会欢迎我的，只有我父亲曾经君临过的大理石与绿柱石之都，艾拉。所以，让我们去寻找艾拉吧；虽然去探访一下位于卡尔提亚丘陵彼方、得到鲁特琴祝福的欧奈也是很好，但我不认为它能与艾拉相比。艾拉的美只能想像，艾拉的欢喜无法述说。但那些骑骆驼的家伙却用斜眼看着欧奈，压低声音谈论着它。”

日落之时，伊拉农和小小的罗姆诺德一起离开提洛斯，在翠绿的丘陵和凉爽的森林里流浪了很久。因为道路早就荒废，他们一直都未能接近那座鲁特琴与舞蹈之都欧奈。不过，每

逢群星闪现在薄暮的天空之中，伊拉农都会歌唱艾拉和它的美丽，而罗姆诺德也会认真地聆听，他俩都非常幸福；两人吃饱了水果和红莓，他们谁都没有计算时间，但一定已有很多岁月流逝而过。小小的罗姆诺德已经不能再称为小，他尖细的声音逐渐变得粗犷低沉。和伊拉农戴在满头金发上的东西一样，他也从森林里采来藤蔓和芬芳的树脂，把它们饰在自己的头发上。最后，伊拉农在缓慢流淌的祖罗河岸边见到的那个盯着出芽绿枝看的小男孩，看起来竟比伊拉农还要年长了。

在一个满月之夜，这两位旅人登上高山，看见了欧奈的万家灯火。农民告诉他们，欧奈离这里不远；可伊拉农已经明白，这里不是自己的故乡艾拉。欧奈的灯火亮得刺眼，和艾拉根本不一样。艾拉的灯火是柔和的、如魔法般的光芒，就像伊拉农的母亲摇着摇篮、唱着歌哄他入睡时，他所看见的照到窗边地板上的月光那样。但欧奈毕竟也是鲁特琴与舞蹈之都，当伊拉农和罗姆诺德走下险峻的山峰时，他们觉得这里肯定有能在歌和梦中发现快乐的人。于是他们进了城，发现寻欢作乐的人群戴着玫瑰花冠挨家挨户串来串去，还从窗户或阳台探出身来。他们听完伊拉农唱的歌后，拍手喝彩，纷纷把花朵向他投去。有那么一会，伊拉农相信，虽然这里的美丽不及艾拉的百分之一，但他总算找到了和自己所想所感完全相同的人。

但当黎明降临时，伊拉农却惊讶而失望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欧奈的圆顶是灰色的，不会在阳光下发出金色的光辉，看起来非常凄凉。欧奈的市民耽于肉欲、面色苍白，醉倒在葡萄酒里，和艾拉那光耀的人民完全两样。可是，因为人们向伊拉农扔花、赞赏他的歌的缘故，他还是和罗姆诺德一起留在了这里。罗姆诺德倾心于这座城市的欢乐，他把玫瑰和桃金娘花戴到了自己黝黑的头发上。夜里，伊拉农经常向那些摆酒尽欢之人演唱，他总像以前那样戴着从山上采来的藤蔓，想念着艾拉的大理石街道和澄净的尼特拉河。在君主那画满壁画、以镜子作地板的大厅里，他站在水晶台上歌唱；听歌的人渐渐觉得，地板上映出的不再是喝得满脸通红、不停投着玫瑰的赴宴者们的样子，而是古老、美丽，半是来自记忆的图景。于是，欧奈的王就剥去伊拉农那褴褛的紫袍，给他换上用缎子和金线织成的华服、赐给他翡翠的戒指和彩色的象牙手镯，并让他住进涂金挂绸的房间、睡上用香木雕成的床，床上还覆以天盖和绣着花朵的丝绸床罩。就这样，伊拉农在鲁特琴与舞蹈之都欧奈住了下来。

伊拉农不知在欧奈住了多久。有一天，欧奈的王从利拉尼亚(Liranian)沙漠请来了能猛烈回旋的舞者、从东方的德利宁(Drinen)请来了皮肤浅黑的长笛手，从那以后，那些纵酒狂欢之徒投向伊拉农的玫瑰就不像他们投向舞者和长笛手的那么多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来自花岗岩之都提洛斯的小男孩罗姆诺德喝了太多的葡萄酒，品性变得粗俗恶劣，他做的梦越来越少，在伊拉农的歌中找到的喜悦也越来越少。伊拉农十分悲哀，但他没有停止歌唱，只是在夜里继续述说自己梦见的大理石与绿柱石之都艾拉。终于在一个晚上，面色通红、身躯肥

胖的罗姆诺德裹着用罂粟装饰的丝绸，躺在宴会的躺椅上，重重地喘息，挣扎着死去了。他断气的时候，肤色白皙、身材苗条的伊拉农正在远离他的角落里为自己歌唱。其后，伊拉农在罗姆诺德的墓前流下眼泪，把他曾经爱过的出芽绿枝撒在墓上，脱去丝绸的美裳、摘掉俗丽的首饰，穿上来时所穿的褴褛紫袍，又用采自山里的新鲜藤蔓编成头冠，给自己戴上，就这样把鲁特琴与舞蹈之都欧奈抛在脑后。

伊拉农在夕阳下流浪，他依然在寻找故乡、寻找能理解、珍爱他的歌和梦的人。他走遍了位于塞达瑟里亚(Cydathria)的城市、以及位于布纳齐克(Bnazic)沙漠彼方的城市，但快乐的孩子们却只是嘲笑他那古老的歌谣和褴褛的紫袍；然而，伊拉农还是那样年轻。他在黄金色的头发上戴着藤冠，尽情地歌唱着艾拉、歌唱着过去的喜悦和未来的希望。

一夜，他来到一个肮脏而破旧的小屋，有个年老的牧羊人住在这里。这个既驼背又邋遢的牧羊人在沼泽边的岩石山坡上养着一群瘦羊；就像对着许多人说话一样，伊拉农向他问道：

“请问您能告诉我吗，在哪里能找到那座城市，平稳澄净的尼特拉河在那里流淌，柯拉溪上的瀑布在那里欢唱。那里山谷青翠，丘陵上丛生着亚斯树——那就是大理石与绿柱石之都，艾拉？”牧羊人听见他的问话，用十分怪异的眼神久久地盯着伊拉农，盯着这位陌生人的脸、盯着他黄金色的头发，还有他戴在头上的藤蔓，仿佛在追忆遥远往昔的事情。但牧羊人已经很老了；终于，他摇了摇头，答道：

“哦，这位陌生人，我的确听过你说的艾拉，还有其它那些名字。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小时候有一个玩伴，是个以乞讨为生的小男孩，他总是会做奇怪的梦、会编关于月亮、花朵和西风的长长的故事。我们经常嘲笑他，因为我们明明知道他的出身，他还老说自己是国王的儿子。他长得像你一样标致，但脑袋里净是愚蠢而古怪的想法。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为了寻找能快乐地听他唱歌、讲梦的人，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时他还经常给我们讲那些不存在的土地、不存在的事情呢！艾拉就是他经常讲的。他总说什么艾拉呀，尼特拉河呀，还有柯拉溪上的瀑布呀；他还说自己以前是住在那里的王子，可我们都知道，他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大理石之城艾拉，也没有人会在那不可思议的歌谣中找到快乐。除了在梦里，这一切全都不存在——除了在我的儿时玩伴伊拉农的梦里呀。”

暮色渐浓，星辰一颗接一颗出现，月亮把它的光投到沼泽上。在晃动的摇篮里睡去的那一晚，他所看到的景色也和现在一样。这个慢慢步进致命泥沼的龙钟老人身穿褴褛的紫袍、头顶枯萎的藤叶，他在梦中所见的美丽城市的黄金圆顶，仿佛正在前方浮现。那一晚，旧世界(elder world)中的一切青春和美都死去了。

蕃神 The Other Gods

作于 1921 年 8 月 14 日，发表于《The Fantasy Fan》1933 年 11 月号

翻译：玖羽

大地上的诸神(gods of earth)住在地上最高的山顶，它们禁止人类见到自己的样子、谈论自己的行踪。起初，诸神住在比较低矮的山上，但随着平原上的人类登上被岩石和积雪覆盖的山坡，它们也被赶到越来越高的地方，最后，它们的居所只剩下一座山峰。诸神在离开曾经居住过的山巅时，会抹去自己留下的一切痕迹，据说，只有一个例外：它们在一座名叫恩格拉尼克(Ngranek)的高山的岩石上刻下了自己的面容。

但是，诸神如今已经去了冰冷荒野中未知的卡达斯(Kadath)，没有人类能够踏足那里。已经没有更高的山峰能让诸神逃避不断前来的人类了，所以，它们愈发严厉，甚至禁止人类去往卡达斯，而万一有人去了那里，他就不可能回去了。人类最好对位于冰冷荒野中的卡达斯毫不知情，因为，如果人类知道了它的存在，就一定会不智地将它寻求。

有时，大地上的诸神会为思乡之情所困，在寂静的夜晚重访自己曾经住过的山峰，轻轻啜泣，在它们记忆中的山坡上试着像往昔那样游戏。人们能感觉到神祇从白雪皑皑的苏莱(Thurai)山上洒下的泪水，虽然他们只是把它看作雨滴；他们也能听到神祇的叹息，这叹息会夹在雷利昂(Lerion)山的晓风中传来。诸神经常乘着云船到处旅行，聪明的佃农会告诉别人这样的传说——神灵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宽大仁慈了，所以不要在多云的夜晚靠近某些山峰。

过去曾有一位老人住在座落于史凯(Skai)河对岸的乌撒(Ulthar)，他渴望目睹大地上的诸神。这位老人潜心钻研过《玄君七章秘经》(Seven Cryptical Books of Hsan)，那本存在于遥远、苦寒的洛玛尔(Lomar)之地的《纳克特抄本》(Pnakotic Manuscripts)也被他烂熟于胸。别人称他为贤者巴尔塞(Barzai)，镇民们至今还可以讲述，他是怎么在那个不可思议的月蚀之夜登上山顶的。

巴尔塞知晓很多关于诸神的事情，他能向别人宣告它们的来去、猜测出许多它们的秘密，以至于他自己也被视为半神。正是由于他明智的劝告，乌撒的镇民才制订了那条令人惊叹的法律——禁止任何人杀猫，也正是他第一次告诉年轻的祭司阿塔尔(Atal)，黑猫们在仲夏节之夜到底去了哪里。巴尔塞读尽了关于地上诸神的传说，亲眼看看神祇颜容的愿望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他相信自己学到的伟大的神知秘识可以保护他不受诸神的愤怒伤害，因此当他得

知神祇们会在月蚀之夜出现时，就决心在那一夜登上崔嵬的哈提格·科拉(Hat heg-Kla)山。

哈提格·科拉山正如其名，位于哈提格(Hat heg)远方的岩漠之中，就像一座沉默神殿里的岩石雕像一样矗立着。环绕峰顶的雾气总是充满悲伤，这雾正是诸神的回忆，昔日住在哈提格·科拉的时候，诸神是很爱这个地方的。地上诸神常会乘云船到访哈提格·科拉，使山头堆满苍白的云雾，而诸神就在明亮的月光下像过去那样舞蹈。哈提格的镇民们说，无论什么时候登上哈提格·科拉都是不好的，如果在山顶沐浴着月光、笼罩着苍白的雾霭时登山，就更是会送命；然而，从附近的乌撒来到这里的巴尔塞却对此置若罔闻，他身边的弟子——年轻的祭司阿塔尔是客栈老板的儿子，所以有时还是会感到害怕，不过巴尔塞的父亲是一位住在古老城堡里的方伯，他的血统使他不会相信这些迷信，他只是嘲笑这些担惊受怕的佃农。

巴尔塞和阿塔尔不顾镇民的恳求，离开哈提格，走进岩石的荒野，晚上还在篝火旁谈论地上诸神的事情。他们走了很久，终于远远望见了顶着悲哀雾霭的哈提格·科拉山；第十三天，他们走到哈提格·科拉的脚下，这里荒凉不毛，阿塔尔的恐惧开始溢于言表。可年高而博学的巴尔塞却无所惧怕，他大胆地走在前面，率先登上山坡——自从那古旧的《纳克特抄本》用可怕的话语记载的参苏(Sansu)的时代以来，还没有人登上过这座山峰。

山路上堆满石头，裂缝、断崖和落石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危险。越往上爬，天气就越冷，周围的积雪也越多，巴尔塞和阿塔尔不知滑倒了多少次，他们还必须用杖和斧开辟出向上的道路。终于，空气变得稀薄起来，天空也改变了颜色，两人开始感到呼吸困难，但还是努力登攀。他们为眼前奇特的景色而惊讶，更为自己的想像——当月光黯淡、山顶被苍白的雾气笼罩时，究竟会发生什么——而颤栗。在三天中，他们一直忙于向世界屋脊攀登、攀登、攀登；而后，他们开始野营，等待云朵把月亮覆盖的那个时候。

他们等了四天，一直没看见云彩，冷冷的月光照亮的，只有被悲伤的雾气环绕的沉寂山巅。第五个晚上是一个满月之夜，巴尔塞发现从北方遥远之处飘来了厚厚的云团，于是他便和阿塔尔一起彻夜望着这些云团接近。那是一团团浓密而威严的云朵，它们缓慢地、从容不迫地向前推进着；云团围住这两人所在的山峰，挡住了月光和峰顶。在漫长的一个小时里，两人只能呆呆地仰面遥望，直到雾气开始卷起漩涡，直到云朵的帐幕越来越重、越来越活泼。熟知关于地上诸神的知识的巴尔塞凝神谛听着某些声音，而阿塔尔却为雾气的寒冷、为夜晚的畏怖，乃至为种种的一切而恐惧。很快，巴尔塞就开始向更高处攀登。他急切地向阿塔尔招着手，阿塔尔过了很长时间才反应过来。

浓雾使攀登非常困难，阿塔尔很快就落在了后面，他只能在被云朵遮掩的月光下隐约看

见巴尔塞在山坡上攀行的灰色剪影。巴尔塞已经超过他很多了，尽管年事已高，他爬起山来却似乎比阿塔尔还要容易，他并不惧怕已经变得极为险峻的地形，这地形只有强壮而大胆的人才能越过；他也从不为那些宽宽的黑色裂口而停脚，这些裂口连阿塔尔也只能勉强跳过。就这样，两个人一边打滑，一边跌撞着爬上狂乱地耸立的岩石和深渊，有时，他们不得不在那凄凉的冰峰和缄默的花岗岩面前，为它们的广漠和令人恐怖的沉寂而敬畏不已。

突然，巴尔塞从阿塔尔的视线里消失了。他已经登上了前方突起的峭壁，那峭壁是如此可怕，甚至让人觉得，没有得到地上诸神启示的人断无可能登上这样的悬崖。阿塔尔被他远远地落在下面，还在想自己该怎么爬到那里——正在此时，他发现，一道奇妙的光线正在逐渐增强，仿佛无云的山顶和被月光照亮的诸神的集会场已经近在咫尺了。当他向突出的峭壁和明亮的夜空继续攀爬的时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没过多久，巴尔塞狂喜的欢呼就透过高处的浓雾，从他的视野之外遥遥传来：

“我听见诸神的声音了！我听见地上诸神在哈提格·科拉的山顶歌唱的声音了！地上诸神的声音被我这先知巴尔塞知晓了！雾气渐薄，月光照耀，诸神在它们年轻时曾经爱过的哈提格·科拉山上狂野地舞蹈！我巴尔塞用智慧凌驾了地上诸神，用意志使它们的咒语和障壁归于无效，现在，我巴尔塞看见了诸神——那骄傲的、神秘的、拒绝人类目睹自己的诸神！”

不管巴尔塞听见了什么，阿塔尔都没有听见。但他还是尽量靠近突出的峭壁，想找一块立足之地；这时，他又听见了巴尔塞的喊叫，这回的喊声更高、更强：

“雾已经非常薄了，月亮把影子投在山坡上，地上诸神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狂野，因为它们害怕比它们还强大的贤者巴尔塞的到访……月光开始闪烁，大地上的诸神背对月光舞蹈；诸神在月光中又跳又叫的样子，被我清楚地看到……月光暗了下来，诸神开始恐慌……”

在巴尔塞大叫的同时，阿塔尔感觉到空气发生了一种玄妙的变化，就好像是大地上的法则在更加深远的法则面前屈服了一样；虽然岩壁还是那样陡峭，但向上的攀登开始变得容易起来——简直容易得可怕。他不觉得有任何障碍存在，自己几乎是在凸起的岩石上朝峭壁滑去。月光奇怪地愈发黯淡，阿塔尔在雾里不断攀登，此时贤者巴尔塞的叫声又在黑暗中响起：

“月光暗了，诸神在夜晚舞蹈。天空中存在着恐怖，月亮正被侵蚀，被没有一本人类的书籍或地上诸神的书籍曾预言过的东西侵蚀……在哈提格·科拉一定有着未知的魔力，瑟瑟发抖的诸神的悲鸣变成了笑声，我所站的包覆冰层的坡道正朝着黑暗的天空无尽地上升……嘿，嘿！终于，在这微暗的光芒中，我终于看到了大地上的诸神！”

现在，阿塔尔已经是在陡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岩壁上头昏眼花地向上滑了。他听到可憎的嘲笑从黑暗里传来，在嘲笑中还夹杂着一个人的哀号。除了在混沌的恶梦中梦见的地狱火河佛勒革同(Phlegethon)之外，没有人听到过这种声音。那哀号仿佛是把饱受折磨的一生的恐怖和痛苦，全部集中到骇人听闻的一个瞬间：

“**蕃神(The other gods)！是蕃神啊！**这些外界地狱(outer hells)的诸神在保护着弱小的地上诸神啊！……转过头去！……回去！……不要看！……不能看啊！……这正是无限深渊(infinite abysses)的复仇……那被诅咒的、可恶的深坑……慈悲的地上诸神啊，**我正在掉到天空里啊！**”

阿塔尔紧闭双眼，捂住耳朵向下跳去，企图抵抗从未知的高空传来、想把他也拉上去的那股力量。就在这时，哈提格·科拉山上响起了恐怖的雷鸣，轰鸣的雷声惊醒了平原上善良的佃农，也惊醒了哈提格、尼尔(Nir)和乌撒的那些老实的镇民。他们能望见笼罩的云雾，也能看到那没有任何书籍预言过的月蚀；当月亮再次露出脸庞的时候，阿塔尔已经平安地躺在了积雪的山坡上，无论是大地上的诸神还是蕃神，他都没有看见。

在那本古旧的《纳克特抄本》上记载着，当整个世界都还年轻的时候，参苏曾经登上哈提格·科拉山，除了沉默不语的冰块和岩石之外，他没看见任何东西。可是，当乌撒、尼尔和哈提格的镇民强压恐惧、在白天登上那座闹鬼的山峰，去寻找贤者巴尔塞时，他们却在山顶裸露的岩石上发现了一个宽约五十腕尺的巨大刻印，这刻印就像是被硕大的凿子刻在岩石上一样。在古老到学者们难以解读的《纳克特抄本》里，有许多可怕的地方都出现了相似的印记：那就是人们在山顶看到的東西。

贤者巴尔塞的行踪最后还是没有找到，也没有人能说服依然当着神圣祭司的阿塔尔为他灵魂的安息祈祷。从这以后，乌撒、尼尔和哈提格的镇民开始害怕月蚀，并且会在苍白的雾气掩盖山巅的夜晚祷告。在哈提格·科拉的雾霭之上，地上诸神仍然会时不时地像过去那样舞蹈。它们知道自己已经安全了，它们也喜欢乘着云船、顺着老路，从未知的卡达斯来这里游玩，就像在大地还是簇新簇新、这些山峰还是人类无法攀达的时候那样玩耍。

PART 2

梦景

记忆

Memory

作于 1919 年，发表于《The United Co-operative》1919 年 6 月号

翻译：玖羽

在尼斯(Nis)的山峡中，被诅咒的亏月洒下惨淡的光辉，它绵软的双角顶过大箭毒树那致死的毒叶，划出光亮的细线。在峡谷深处、月光照不到的地方，从未被目睹过的东西在蠢动；两侧的山坡上葳蕤着杂草，恶毒的藤蔓与匍匐植物爬行在宫殿废墟的础石之间，轻柔地缠上倾颓的立柱和怪异的独石，拉拽起那些由早已被遗忘的手铺下的大理石地板。破败的庭园里，小猿猴在参天大树间跳来跳去，而在地下深处的藏宝库中出没的，只有扭动的毒蛇和无名的鳞族而已。

庞大的石堆在湿漉漉的绿苔下沉睡，那曾经坚固的石墙如今已变成了这样。它的建造者们曾把全部人生都奉献给它，它至今仍高尚地履行着职责：一只灰色的蟾蜍在下面安了家。

撒恩(Than)河从峡谷底部流淌而过，粘稠的河水中丛生着水藻。它从隐秘的泉眼中流出，又往地下的洞穴流入。所以，峡谷的精灵既不知它的水为何是红的，也不知它究竟流向何处。

出没于月光中的神怪向峡谷的精灵搭话：“我已经很老了，忘记了很多事情。是谁垒起了这些石头？告诉我他们的行止、他们的容貌，以及他们的名号。”精灵回答：“我乃是‘记忆’的精灵，我精通那些过往的知识，但我也已太老，我不了解那些生物，就像我不了解撒恩河的水一样。我已忘却他们的行止，因为那只是如白驹转瞬过隙；我对他们的容貌稍有印象，他们颇似那些在树梢间跳跃的小猿。不过，他们的名号我倒是清楚地记得，因为那名号恰好和这条河的名字押韵。那些存在于往昔的生物名叫‘人’。”

于是，神怪飞回了光辉惨淡的月亮，而精灵则专心致志地望着一只在破败庭园里的参天大树上栖息的小猿猴。

阿撒托斯

Azathoth

作于 1922 年 6 月，未完成

翻译：玖羽

漫长的岁月从世界上流逝而过，人们的心中失去了惊奇的能力。在灰色的都市里，丑恶而令人反感的高塔直刺天空，在它们的阴影中，没有人会梦见太阳、春天和鲜花盛开的草原。知识从大地上剥除了“美”，诗人 只懂用模糊的双眼往自己的内心窥探、将扭曲的幻像歌唱。当这些事情真的降临、当童真的希望永远丧失的时候，有一个人抛弃人生，踏上寻求之旅。他寻找的，正是世界的梦想逃去之所。

这个人的姓名和住所都是属于清醒世界的俗物，微不足道、鲜为人知。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住在一个被不毛的黄昏永远笼罩的城市，那个城市被高高的壁垒围起。他日复一日地在阴影和混乱中劳苦，晚上回到住处、打开窗户之后，所面对的也不是原野或森林，而只是一个被所有窗口愚钝而绝望地凝视的昏暗庭园。他从窗户里只能看见垒壁和别的窗口，唯有把身体大大地探出窗外，才有可能望到在夜空中运行的微小星辰。一成不变的垒壁和窗口足可把一个经常做梦、读书的人迅速逼疯，因此这房客便夜复一夜地将身体探出窗外，望向高天，只为瞥见一眼那存在于清醒世界和灰色都市彼方的断片。他年复一年地仰望，甚至给那些缓慢运行的星辰取了名字，即使星辰遗憾地滑出视野，他依然在想像中将它们紧紧跟随。就这样，常人无法察觉的诸多秘密幻景终于能被他看见。一夜，巨大的鸿沟上架起了桥梁，萦绕着幻梦的天空越来越近，沉进那孤独的观星者的窗户、化入他周遭的空气，使他与难以置信的惊奇融为一体。

于是在他的屋内，飘浮着黄金尘埃的紫罗兰色暗夜奔涌而入，尘埃与火焰的漩涡从终极的虚空里喷出，又沉淀在来自世界彼方的芳香之中。催人入眠的大海涌了上来，在人的眼睛从未目睹过的阳光的照耀下，游弋在深不见底的漩涡中的奇异海豚和海女仙现出身形。寂静的无限在入梦者身边缠卷而上，不需触碰从孤寂的窗口里僵硬地探出的身体，便将他轻轻卷起。在不可用人类的历法计量的许多天后，来自遥远领域的浪潮温柔地将他运进梦境——那正是他渴望的梦境、是人类已然失却的梦境。过了无数个周期，潮水只是体贴地让他留在绿色太阳照耀的岸边安眠，那岸边有盛开的莲花的芬芳、有红色的水生植物装点。

翻越睡梦之墙

Beyond The Wall of Sleep

作于 1919 年，发表于《Pine Cones》1919 年 10 月号

翻译：竹子

我时常想，大多数人是否会刻意停顿下来，去回想那些偶然出现在梦境里的重要意蕴，或者回想那个它们所依附的隐晦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夜间梦境的绝大部分或许同样也只不过是些依照清醒时的经历而产生的奇妙虚影——可弗洛伊德也曾用他的童年象征主义学说反对这种论调——不论如何，仍有某些东西不在此列。它们的脱俗而又飘渺的特质无法用普通寻常的观点进行解释，而它们所带来的、让人隐约觉得兴奋与不安的影响也可能会让人短暂瞥见一片属于精神的领域，这片领域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现实生活，却被一道几乎无法翻越的屏障隔离在现实生活之外。也许当人们失去了尘世间的意识之后，便会旅居在另一个与我们所知的生命形式完全不同的无形生命之中，而我们醒后却只会留下些许最为细微、模糊的记忆——就我自身的经验而言，我无从质疑这种想法。我们也许会从这些模糊而破碎的记忆里推论出许多东西，却无从证实。我们也许能猜测在梦境生活里，物质、活力，那些人类所认知到的东西，并不是必须是恒定不变的；而时空也并不像我们清醒时所理解的那样存在着。有些时候，我相信，这种更缺少实在感的生活要比我们的现实生活更加真实，而我们就在这颗水陆相间的小星球上所度过的空虚生活则是次要的，或者仅仅只是一种视觉现象而已。

1900 年 1 月冬天的一个下午，当那个人被带到州立精神病院时，我刚从充满了此类思绪的年少幻想中清醒了过来。当时我正在医院里担任实习医师的职位，而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情从那时起便一直困扰着我。根据记录，这个人名叫乔·斯莱特(Joe Slater)，或者斯拉德(Slaader)。他的模样属于那种典型的卡茨基尔(Catskill)山区居民的外貌；属于那些早期殖民地农夫家庭流传下来的众多子孙中的一员，这些古怪而又令人反感的居民在那些少有旅行来往的偏远山区与世隔绝地生活了几乎三个世纪之久，因而衰落到了某种野蛮而退化的地步，远不如那些当年幸运地定居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同胞兄弟们那么文明先进。这批古怪的居民简直就是南方人口中的“白垃圾”(white trash)¹的真实写照。在他们之中没有什么法律与道德可言；而他们普遍的精神状态可能也要比生活在其他地区的美国本土居民糟糕得多。

当我第一次看见乔·斯莱特的时候，他的确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危险倾向。可是他在抵达精神病院时身边还站着四名警惕地监视着他的州警，同时他也被描述成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虽然有着高过中等身材的个头与稍显健壮的骨架，但他那双湿润的小眼睛却流露着黯淡而又

¹ 美国（尤其在南部和中西部）称呼下层白人的绰号。

困倦的忧郁；他无心打理也从未刮过的发黄胡须则显得稀稀拉拉；而那片厚厚的下唇也一同无精打采地垂着——所有这一切都让他那张可笑的面孔看起来无害而愚蠢。他的年龄不详，因为像他这样的人既没有家庭记录也没有固定的家庭成员；但从他前方的秃顶与牙齿脱落的情况来看，首席外科医生认定他的年纪应该在四十岁上下。

我们从医疗记录与法庭文书上得知了所有能收集到的有关这个男人的信息：这个人是个流浪汉、猎人，设陷阱捕捉野兽营生。在他那些原始朋友的眼里，他一直表现得很奇怪。他总是习惯晚上超过正常作息时间之后才入睡。而当他从梦中醒来的时，他时常会用一种近乎诡异的方式谈论起一些未知而又陌生的东西——那种举动极为怪异，甚至会让那些没有想像力的平民大众也感到畏惧与恐慌。不过，这并不是说他组织语言的方式完全非同寻常，因为他只会说那些在他所生活的环境中使用的低贱方言；但他叙述时所用的语调与讲述的内容却如此神秘而疯狂，以至于没人能够不带任何畏惧地聆听他的讲述。而在这个时候，他自己往往也会与他的听众一样感到恐惧与困惑。然后，他会在清醒过来的一个小时后忘记他说过的所有事情，或者至少是完全忘记了那些导致他说出这些事情的东​​西；重新回到像其他那些山地居民那样迟钝且些许友好和蔼的寻常状态。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在黎明时分的反常行为似乎也跟着逐渐变得频繁与暴力起来；直到后来，在他被扭送至精神病院的一个月前，这一行为演变成了一场令人震惊的悲剧，并最终导致他被当局逮捕拘留。事发的前一天下午，他狂饮过威士忌后沉沉睡去，但等到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他极为突然地清醒了过来，并发出了极其恐怖且不同寻常的嚎叫声。这叫声使得邻近的几个人纷纷赶到了他所居住的小屋边——那是一间杂乱肮脏的地方，他与一个和他自己一样污秽不堪的家庭一同居住在里面。接着，他冲进了雪里，高高地挥动着手臂，开始连续地向空中跳去；同时高呼他决心要前往某个“屋顶、墙面、地板上都有光芒，且响着响亮奇怪音乐的大屋子”。两个中等身材的人试图制止他，但他用狂乱的力量与愤怒抵抗着，尖叫着说出了他的意愿，迫切想要找到并杀死某个“大笑、摇动并发亮的东西”。终于，在突然一拳暂时击倒一个试图制止他的人之后，他陷入了一种恶魔般的嗜血狂喜之中，残忍地叫着，他要“跳向空中，烧掉所有阻止他的东西。”

此刻，他的家人与其他邻居纷纷恐慌地逃走了，当他们鼓起勇气折返回来时，斯莱特已经走了，只留下一团肉酱般无法辨认的东西——一个小时前，那还是个活生生的人。没有哪个山地居民敢去追他，而且似乎他们也乐于看到他冻死在外面；但过了几天后，他们在一个早晨听见他在一条遥远的山谷里发出的尖叫声，于是他们意识到他不知怎么地设法活了下来，接着这群人便决定无论如何也必须要将他从这里驱除出去。这些山地居民组织了一支武装好的搜寻队。随后不久，一位难得在当地颇受欢迎的州警偶然发现这支搜寻队，在询问过他们

之后，这位警官加入了搜寻者的队伍，并将他们的性质（不论之前是什么）变成了由治安官组织的治安维持队。

在搜寻队出发后的第三天，他们在一棵大树的空心树干里找到了不省人事的斯莱特。他被带到了最近的监狱，当他恢复意识之后，来自奥尔巴尼的精神病医生立即为他做了检查。他向这些精神病医生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他说，他有一天下午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喝了很多酒，然后便睡了过去；然后他再醒来时便发现自己满手是血地站在自己小屋前的雪地里。他邻居皮特·斯莱特残缺不全的尸体就在他的脚边。由于恐惧，他茫然地跑进了树林里，试图逃避那个看起来肯定是他犯下的命案。除此之外，他似乎一无所知，即使质询者们做出专业的问讯也没能带出更多的事情来。

那天晚上，斯莱特安静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除了某些表情的改变外，并没有流露出特别奇怪的特征。但看守病人的巴纳德医生觉得自己在那双蓝色的眼睛里看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光采，那气弱无力的嘴唇几乎无法察觉地抿紧了，仿佛他已做下了某个理性明智的决定。但当他们开始询问问题时，斯莱特再度沉入山区居民常有的那种空白而茫然的状态，只能反复地说他前一天所说过的话。

第三天的早晨，那个人的精神疾病第一次发作了。在睡梦中显示出一些不安之后，他突然陷入了狂暴的状态，力大无穷，甚至需要四个人才能将他捆在约束衣中。精神病医生们纷纷仔细地聆听着他所说的话，因为他家人与邻居口中那些富有启发性但大多数时候都相互冲突、语无伦次的故事大大地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斯莱特最多胡言乱语了十五分钟，滔滔不绝地用他那边远地区的方言讲述某些光组成的绿色大厦，空间的大海，奇怪的音乐以及阴暗的山脉与河谷。但他大多数时候都停留在讲述某些燃烧着的神秘存在上——说那些东西摇晃着放声大笑嘲弄着他。这些巨大而模糊的存在似乎对他造成了可怕的坏影响，甚至杀死它从而成功复仇已成为了他最首要的目的。他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要飞过虚空的深渊，烧掉一切堵在他路上的东西。他这么说着，直到最后，他的叙述戛然而止。他眼中疯狂光芒逐渐熄灭了，他呆木而奇怪地看着那些问询者，并开口询问他为什么被绑着。巴纳德博士解开他身上的皮马甲，并成功地说服斯莱特——为了自己着想——先披上它，并且直到晚上之前都没有再把马甲要回来。接着，那个人开口承认，他的确会有时候说一些奇怪的事情，但他完全不知道为何会如此。

在一两个星期内，他的精神疾病又发作了多次，但医生们并没有从中了解到更多的东西。最后，他们开始思索斯莱特梦境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既无法书写又不能阅读，而且也从未听说过任何传奇或神话故事，所以他那绚烂华丽的想象力便显得难以解释了。由于此人

只能依靠他自己所使用的那种简单方式来进行疯癫而又令人遗憾的表述, 所以这种想象力不太可能来自于任何已知的神话或传奇故事。他既不能理解也无法解释那些自己在胡言乱语时所提到的事情; 他声称自己经历过那些事情, 但实际上, 他不可能从任何寻常或与他相关的叙述里了解到这些东西。精神病医生们很快便一致认定那些异常的梦境就是这种麻烦的根源; 这些栩栩如生的梦境能够在短时间内完全支配这个低贱平民清醒时的思想。后来, 按照正式的程序, 斯莱特因谋杀罪开庭受审, 然后又因他精神错乱这一理由被宣告无罪, 并被押往我供职担任卑微职员的这所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我已经说过, 我是个经常思索梦境生活的人, 从这一点上, 你们或许能想像, 当我完全确认了他的病情属实后, 会多么渴望研究这个新来的病人。他似乎也从我身上感觉到了某些友善与亲切, 这无疑与我那无法掩饰的兴趣以及询问他时温和礼貌的态度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精神病发作——而我屏息聆听他所讲述的混乱而又壮阔的图景——时能认出我来; 不过当他安静下来时, 他依然知道我是谁。这个时候他会坐在他房间里那扇带铁栏的窗户边, 用稻草与柳条编着篮子, 可能还会为他再也无法享受的山区自由生活而消沉憔悴。他的家人从未要求来见他; 也许他们按照落后的山地居民一直遵循的方式, 找到另一个新的临时首领。

渐渐地, 我开始对乔·斯莱特所构想的疯狂奇妙幻想感到难以抗拒的好奇。这个人在语言与智力水平均低下得可怜; 但他那鲜亮而宏大的幻想——虽然只是一些野蛮、片段的梦话——却肯定只有一颗出众的, 或者甚至非同寻常的, 大脑才能构想出来。我经常自己问自己, 一个生活在卡茨基尔的野蛮人如何能够依靠他那迟钝的想象力在脑海里营造出这些幻想? 为何这些幻想的内容都暗中显示出一个天才才能创造出的智慧火花? 一个生活在边远山区的蠢人如何能产生像这样宏大的念头? 斯莱特如何能在狂乱的胡言乱语中咆哮出那些有着无上光辉与无比巨大空间的灿烂国度? 我越来越相信这个在我面前畏缩的可怜人身上可能发生了某些不仅混乱而且我无法理解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肯定也远远超出了那些比我更有经验但却更缺乏想象力医学与科学同僚的理解能力。

然而, 我却无法从这个人身上海抽取到任何信息。我的整个研究结论就是: 斯莱特游荡在某种半有形的梦境生活中, 或是漂浮着穿过灿烂而巨大的河谷、草甸、花园、城市以及充满光芒的宫殿——对人类来说这个世界不仅旷阔无边而且完全陌生未知; 在那个世界里他并不是一个农民或野蛮人, 而是一个举足轻重而且有着多彩生活的生物。他能够在那个世界里骄傲地昂首阔步, 仅仅只有某个致命的敌人才能阻挡他的去路。这个敌人似乎是一个可以看见、但却虚无缥缈没有实体的东西, 它不以人形出现——因为斯莱特从未称他为人, 只说他是“东西”。这个东西曾对斯莱特做过某些非常可怕但却说不清楚的坏事, 以至于这个疯子(如果他真的疯了的话)一直渴望着复仇。

斯莱特曾间接提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从他的描述来看，我猜那个发光的东西与他平起平坐、不分上下；而且在他的梦境里，他自己也与他的敌人一样是个发光的东西。他曾频繁地提到自己会飞越无垠的空间，并烧掉一切阻挡在他前进路线上的东西——这种说法也为我的猜测提供了佐证。然而，他在表达这些概念时使用的却是完全不适合描述它们的乡野土话。这种情况让我不禁觉得，如果梦境世界真的存在的话，在那个世界里，口头语言将不会是用来传达思想的媒介。那个梦境里的灵魂是不是就居住在这个卑微的身体中，正绝望地挣扎着，用愚笨凡人的笨嘴拙舌讲述它无法描述的事情呢？我是不是正面对着那些能够解释这个谜团的智慧思绪呢——只要我能够发现并解读它们的话？我没有向那些年长的医师说起这些，因为中年人总是多疑的，他们愤世嫉俗、拒绝接受新的想法。况且，精神病院的院长在不久前还曾用他那如同父亲对待孩子般的方式提醒我过度操劳了，提醒我的大脑需要休息。

长久以来，我一直都相信人类思维的基础仍是由原子或分子运动构成的，而且能够像是光、热以及电力那样转化为电磁波或辐射能量。这种想法过去曾让我反复思考人类是否能够进行心灵感应；或者通过合适的设备进行精神交流。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曾准备过一系列用来传输与接收的装置——这些装置有些像是在无线电发明之前的古早时期、用于无线电报的笨重设备。我曾与一个同伴测试过这些东西，但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不久之后，它们便与其他一些古怪玩意和科研成果一同打包收藏了起来，以待将来可能会用到。

而现在，由于窥探乔·斯莱特梦境生活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我再次找出那些设备，并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让它们重新工作起来。当它们再度运转起来后，我没有错过任何测试它们的机会。斯莱特每一次爆发，我便会将发送机安置在他的前额上，然后将接收器安装在我自己的额头上，持续地进行微调寻找各种假象中的脑波波长。但是，即便这种传输过程真的成功实现了，我也完全不知道那些思想会在我的大脑里唤起怎样的一些思维的回应。不过，我十分肯定地相信，我能够察觉并解读它们。因此，我继续进行我的实验，但却没有告诉任何人它们的实际目的为何。

那件事发生在1901年2月21日。时隔多年当我再度回忆起这件事情，我意识到它看起来是那么的不真切。然而，虽然芬顿医生将这一切都归罪于我那活跃的想象力，可有时候我仍会怀疑这种结论是否真正地是正确的。我记得他怀着极为和蔼与耐心的态度听完了我的叙述，可在那之后，他却给我开了一份精神药物，并为我安排了一次为期半年的假期——让我在随后的那个星期便启程离开精神病院。

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晚上，我陷入了疯狂的焦躁与慌乱之中。因为尽管乔·斯莱特一直都

接受着极好的护理,但他却毫无疑问地在慢慢死去。也许那是他怀念的山区自由生活在作怪,或者也许他脑中的混乱已经变得太过激烈,以至于他那些迟钝身体已经跟不上了;但不论如何,这具衰弱躯体里的生命火焰已渐渐熄灭。他昏昏欲睡地迎来了自己生命终结的时刻,当夜幕降临时,他陷入了忧虑的睡眠之中。

当他入睡的时候,我没有像平常那样用皮带给他捆上约束衣,因为我意识到眼前这个人已经非常虚弱了,即便在他去世之前,再一次精神失常地清醒过来,他也不可能做出任何危险的举动。但是,我仍将他的头与自己的头连接在了我那台宇宙“收音机”的两端,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试图能在余下的这段短暂时光里收到来自梦世界的第一条、也是最后一条信息。有一名护工与我一同待在房间里,他只是个平庸的普通人,完全不知道那台设备的作用,也没有询问我的想法。随着时间逐渐流逝,我看见他的头笨拙地垂了下来,陷入了睡眠之中,但我没有去打搅他。那个健康但却垂垂将死的野蛮人有节奏地呼吸着,仿佛催眠曲一般,让我在不久之后肯定也跟着陷入了小憩。

接着,一段奇异的抒情曲调将我唤醒了。四面八方都回荡着和弦、颤动与和谐的心醉神迷,与此同时,在我那令人陶醉的视野中爆发出一番充满了终极美妙画卷的宏大场景。我似乎漂浮在空中,而我的四周无数由鲜活火焰组成的高墙、立柱与横梁正光辉灿烂地燃烧着。它们一直延伸向上,直到那笼罩在无限高处、壮丽得难以言喻的穹顶边。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场景混杂在那幅富丽堂皇的雄伟景象中,更确切地说,它们如同万花筒般旋转着不时取代这幅壮丽的景象。在那之中,我瞥见了旷阔的平原与优美的河谷,高大的山脉与诱人心动的岩穴。所有这一切都覆盖着我那双愉悦的眼睛所能想象出的每一种使得风景更加可爱动人的元素,可却又不仅仅如此,它们完全由某种散发着光辉、虚无缥缈而又柔顺可塑的东西组成的,既像是意识构建的想象又像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当我凝视着这一切时,我察觉到自己的大脑控制着这些诱惑迷人的变化;因为每一幅出现在我面前的景象全是我那变化着的念头所最希望看到的景象。在这极乐的国度里,我并没有像是一个陌生人一样踌躇,因为每一幅景象,每一个声音对我来说都是熟悉的;就如同它们在无数个万古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样,它们同样也将会一直永存下去。

这时,那由我兄弟散发的灿烂光晕靠了上来,与我展开了对话。我们用灵魂交谈,无声但却完美地交换着思想。这是一个迈向凯旋胜利的时刻,因为我的同伴终于即将逃脱那段可耻的周期性奴役;他永远地逃脱了被奴役的命运,并且准备跟着那个可憎的压迫者,哪怕抵达以太虚空中最为遥远的地方,紧接着它会造就一场燃烧着的宇宙复仇,撼动群星。我们如此漂浮了一小会时间,接着我留意到我们周围的物体开始出现了轻微的模糊与黯淡,仿佛某些力量正在将我召回地球——那个我最不希望去的地方。那个靠近我的东西似乎也感觉到了

同样的变化，因为，它逐渐将谈话引向结尾，自己也准备着退出这个场景，并开始以一种比其他物体略慢的速度逐渐从我的视线中消散开来。我们又交换一些思想，我从中得知了那个发光的东西与我一样，都会被召回并继续忍受奴役——但对于我那由光芒组成的兄弟，这将是最后一次了。行星上那具令人感到遗憾的外壳已几乎被耗尽了，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的同伴将能自由地沿着银河追向那个压迫者，经过位于这边的群星，奔向无限的疆域。

接着一阵清晰明确的惊骇突然将我与那充满光芒并且正在逐渐消退的场景隔离了开来。当我看到躺椅上那个垂垂将死的人还在踉跄地活动着的时候，我面带愧色地清醒了过来，坐直了身子。乔·斯莱特确实醒了，但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清醒过来了。当我更加仔细地看过去时，我看见他那灰黄色的面颊泛着一种从未表现过的色彩。他的双唇也是如此，看起来不同寻常地紧紧抿着，仿佛被一个比斯莱特更加强大的人格所控制着。他的整张脸开始变得紧张，虽然闭着双眼，可他的头却无休止地摆动着。

我没有叫醒睡着的护工，但却重新摆正了额头那个连接着心灵感应“收音机”、被稍微拨弄乱了的头套，试图抓住任何梦游者可能传达出的任何信息。接着，在同一瞬间，他的头迅速地望向我的方向，并且狠狠地瞪大了眼睛。这幅景象让我头脑一片空白，只能死死地继续盯着。那个曾是乔·斯莱特——那个生活在卡茨基尔山区的野蛮人——的人用那双明亮而且不断鼓胀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那眼睛的蓝色似乎也微微地变深了一些。在他凝视的目光中既没有狂热躁动的情绪，也看不出衰落退化的迹象，我毫不怀疑地确信我所见到的那张脸之后有活跃着一个极有条理的心智。

在这种目光的交错中，我察觉到有一种稳定存在的外部力量正在影响着我的大脑。我闭上了眼睛，试图更加专注地集中思绪，接着作为这种积极努力的奖赏，我长久以来寻找的精神讯息终于传抵了我的脑海。每一个传递的念头都飞快地在我的脑海里被塑造成型，但却并没有使用到任何实际的语言，只不过对我来说，那些存在于概念和表达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我似乎是通过普通的英语对话而了解到这些讯息的一般。

“乔·斯莱特已经死了，”一位来自睡梦之墙另一侧的代理人用它那足以使灵魂呆若木鸡的声音说。我睁大的眼睛看到那个奇怪的恐怖之物在痛苦地咳嗽，可那双蓝色的眼睛仍然平静地凝视着，他的面容也依然显得聪慧而富有活力。“他死掉更好，因为他不适合承载宇宙实体活跃时的心智。他这具令人不快的躯体无法协调虚无的宇宙生活与实在的行星生活的转换。他更像是动物，而非人；然而，由于他的不足，你发现了我，但宇宙与行星上的灵魂的确不应会面。在四十二个你们所谓的地球年里，他一直是我痛苦的根源，每日囚禁着我。”

“当你在无梦的睡眠中获得自由时，你会变成与我一样的东西。我是你充满光的兄弟，与你一同漂浮在光辉灿烂的山谷里。我不能向你这个清醒时的尘世化身谈起有关真正的你的事情，那是不被允许的，但我们都是广阔空间里的流浪者，漫长岁月中的旅行家。明年，我可能会定居在你称之为古老过去的埃及，或是距今三千年之后、名叫赞禅(Tsan Chan)的残酷帝国。你与我曾一同漂流在那些围绕红色大角星旋转的众多世界之中，也曾居住在那些骄傲地爬行在木卫四上的昆虫哲人体内。俗世对生命与它所能达到的范围了解得太少了！的确，为了它的安宁，它不该了解得太多！。

“我不能说起有关压迫者的事情。在地球上的你们已在不经意间感觉到了位于遥远世界里的它——虽然你们对那一切毫不知情，但你们却为那座闪烁的灯塔命名为大陵五，恶魔星。我为了找到并战胜压迫者而徒劳地努力了无穷的岁月，一直被躯体这种累赘拖累妨碍。今晚我将带着公正与燃烧着灾变与复仇，如同复仇女神一般降临。在天空中，靠近恶魔星的地方寻找我的身影吧！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乔·斯莱特的身体已经冰冷僵硬了，这具尸体的大脑已经不能如我所愿地活动了。你是我在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朋友——唯一一个能从这具躺在长椅上的可憎躯壳中察觉到我，并进而寻觅我的灵魂。我们会再次见面的——也许在猎户座之剑²的绚丽迷雾中，也许是距今亿万年的另一具躯体中，那时太阳系应该已经被一扫而空了。”

这时交互的思绪突然中断了，梦游者——或者说那个死人——灰白色的双眼如死鱼一般浑浊起来。我有些跨过去，走到躺椅边碰了碰他的腰，却发现他已经冰凉了。他厚厚的嘴唇也半张着，露出野蛮人乔·斯莱特那令人厌恶的腐臭牙齿。我打了个寒颤，拉过毯子盖住了他那张令人害怕的脸，然后叫醒了护工。接着我离开了那间病房，安静地走到了我自己的单间。一种无法解释渴望催促着我立刻入睡——而睡眠中那些梦境的内容则是不应当记住的。

至于故事的高潮？怎样一些简单清楚的科学故事才能自夸说能达到这样的修辞效果？我仅仅写下了某些对我来说应该是事实的东西，让你们自己随意解释它们。我之前已经承认，我的上级，老医生芬顿认为我叙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他发誓说我只是因为精神紧张而崩溃了，并且迫切地需要一段长长的全薪假期——事实上他的确十分慷慨地为我安排了这样一段休假。他以他的职业名誉向我保证，乔·斯莱特只是一个低劣的偏执狂患者，他那些离奇的想法肯定来自于天然传承下来的民间故事——即使在那些最为衰落的社群里，这些故事也一直在流传着。这就是他对我说的话——然而我依旧无法忘记那晚当斯莱特死后，我在天空中看到的景象。为了避免你们认为我是个存有偏见的目击者，我必须在这段声明的最后加入

² Orion's Sword，即猎户座大星云。

另一个人写下的话，这也许会提供你们所期望的故事高潮。在这里我将逐字逐句地引用著名天文学权威盖瑞特·P·瑟维斯(Garrett P. Serviss)关于英仙座新星(Nova Persei)的描述：

“1901年2月22日，爱丁堡的安德森博士发现了一颗令人惊异的新恒星。这颗星距离大陵变星不远。在这个位置上之前没有任何可见的恒星。在二十四小时内，这颗新星变得极为明亮，甚至亮过五车二³。在一个星期内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黯淡，之后的几个月中它很难继续用肉眼辨别。”⁴

³ 御夫座中的一颗双星。

⁴ 这是一颗真实存在的超新星，于1901年出现并在同年被Felipe Rivera Parra最早发现，在爆发时，该新星的亮度一度达到0.2等，之后逐渐黯淡到12至13等星。

伏行的混沌

The Crawling Chaos

作于 1920 或 21 年，发表于《The United Co-operative》1921 年 4 月号

翻译：竹子

关于鸦片带来的愉悦与苦痛，前人早已有许多记载。德·昆西(De Quincey)¹感受到的狂喜与恐惧、波德莱尔(Baudelaire)²曾抵达过的人造天堂³都以艺术的形式得到了诠释，并被保留下来，进而变得不朽。而世人也因此对这些被灵感眷顾的梦想家所进入的世界以及这些隐晦世界所展现出的美妙、恐怖与神秘有了充分的了解。可是，尽管已有了如此之多的叙述，却仍没有人敢透露那些展现给心灵的幻像所蕴含的真正本质，也没有人敢暗示那些前所未闻的道路通向哪里——虽然分享药物的人总会无法抗拒地顺着这些华丽而又充满异域风情的道路走下去。德·昆西曾因此被带到了亚洲——这片土地上拥挤着朦胧的幽影，它那可畏的古老让人印象深刻，甚至“他们的民族与姓氏所拥有的大把年纪已完全掩盖了单独个体所表现出的年轻感觉。”⁴但是，有些地方却要比他不胆涉足的区域更加遥远。那些走得太远的人很少能返回现实；即使他们能折返回来，也会从此变得缄默寡言或疯癫错乱。我也服用过鸦片，仅只一次——那时候正值瘟疫横行，医生们会试图用这种东西来缓解那些他们无法治愈的极度痛苦。那次我服用了过量的鸦片——因为治疗我的医师那会而正被担惊受怕和日夜操劳搞得精疲力尽，而这次事故让我旅行到了非常遥远的地方。不过我最后还是返回现实，并且成功地活了下来。但自那之后的夜晚便充斥着稀奇古怪的记忆，而我再也不允许任何医生对我使用任何鸦片类的药物。

用药的时候，难以忍受的疼痛与冲击正折磨着我的大脑。因此我根本没有考虑往后的事情。当时的我只是一心想着要摆脱痛苦与折磨，被治愈也好，不省人事也好，哪怕就此死去也是个不错的结果。由于那时我已有些神智昏乱了，所以很难确定转变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我觉得体内的药物早在那些冲击变得不再疼痛之前便开始生效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服用了过量的药物；所以我的反应可能也和正常用药者所表现出来的完全不同。当时一种类似坠落的感觉占据着我脑海，但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感觉却古怪地却没有任何方向，也不受重力控制。同时附带着的还有一种身边拥挤着不计其数无形事物的感觉——那是一群群拥有着无穷无尽、各式各样性质的事物，却又或多或少地与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时，似乎并不是

¹ 19 世纪英国散文家、文学批评家。

² 19 世纪法国现代派诗人。

³ 来自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Les paradis artificiels)，书中描写了鸦片、大麻给吸食者的种种幻觉。

⁴ 出自德·昆西的《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文中解释：“对我来说，即使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也像是复活了的上古遗民。”

我在坠落，而像是宇宙或岁月坠落着经过了我的身边。突然之间，我的疼痛消失了，我开始觉得自己感受到的冲击更像是来自某些外部的力量，而非我身体内部的反应。然后，坠落也跟着停止了，我获得了一段短暂的休息时间，却依旧觉得心神不宁。当进一步仔细倾听时，我幻想那些冲击就像浩瀚而又神秘莫测的海洋——这片海洋在一场声势浩大的风暴中掀起了不祥的巍峨巨浪，疯狂地撕扯着某些孤立无援的滨岸。于是，我睁开了眼睛。

短时间内，我身边围绕的事物似乎颇为模糊混乱，就像是投影仪在无可救药地失焦后映射出的图像。但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正一个人待在某间古怪而又漂亮的屋子里。光线从许多扇窗户中透进来，点亮了这个地方。但我对这座房间的确切用途一无所知，因为我的思绪依旧没有稳定下来。不过，我注意到许多颜色变幻莫测的毯子与帷帐，还有一些样式精巧的桌椅、坐垫与沙发床；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一些略带异域风情却又并非完全怪异模式的雅致花瓶与装饰。我注意到了这些东西，但它们却并没有在我的思绪中占据太长的时间。一种茫然的、对于未知的恐惧缓慢却又坚定而冷酷地爬进了我的意识，并且逐渐压倒了其他的感受。由于完全没办法分析这种恐惧的源头，所以它反而显得更加强烈起来，而且似乎还与一种悄然接近的威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威胁不是死亡，而是某种前所未闻而又难以言说的东西，甚至要比死亡更加骇人与可憎。

不久，我意识到那些让我战栗的冲击即是这种恐惧的直观象征，而且它们还在反复刺激着我的恐惧——它们不断激起的回荡在我那精疲力竭的大脑中令人发疯地悸动着——让这种恐惧变得越来越强烈。冲击的源头似乎自我所处建筑下方的某个地方，而且让我在脑海里联想起了最为令人战栗胆寒的情景。我觉得某些可怖的场景或事物正潜伏在四周挂着绸缎的高墙之后，皱缩着躲避我从那些令人困惑地开在四周墙上的拱形方格窗户中望出去的视线。当察觉到这些窗户上都装着百叶窗后，我立刻关上了所有的窗户，并且在关闭窗户的时候竭力避免去查看外面的情况。然后，我从一张小桌子上拿起了火石与钢条，点燃了装饰有阿拉伯式蔓藤花纹的壁挂烛台上的蜡烛。关闭的百叶窗与逐渐亮起的人造光源为我增添了几分安全感，也让紧张不安的神经稍稍平稳镇定了下来，但我却无法将那种单调的冲击赶出脑海。而当我变得更加镇定时，那种声音却变得既恐怖而又令人着迷起来。这让我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渴望——尽管我仍抖得厉害，却开始渴望找出它们的源头。于是，我走向了靠近冲击源头的一侧，拉开了一道门帘。门帘后是一条挂满了布帘的狭窄走道——走道的尽头有一扇经过精心雕刻的大门与一张巨大的凸窗。接着，我被不可抗拒地拉向了那扇窗户，但心中那些不甚明了的忧惧似乎在以同样的决心阻碍着我的前进。当靠近窗户的时候，我能看到水流在远处混乱地翻腾回旋。而当我最终抵达窗户前，探出头去扫视四周的时候，环绕在周围的辽阔景色以一种毁灭性的力量涌入了我的脑海。

我看见了一片生平从未见过的景色——除非身陷在高烧诱发的谵妄里，或是坠入了鸦片创造的地狱中，否则绝不会有活人曾见过这种景色。我身处的这座建筑坐落在一块窄小的陆岬上——或者说，此时此刻那儿只有一块窄小的陆岬——而我之前曾看到的湍急涡流则在建筑下方足足三百英尺远的地方。房子的两侧是被新近冲刷出的红土危崖，而在我的前方，令人毛骨悚然的波涛依旧在令人生畏地翻滚着，用让人骇然的单调与从容侵蚀着一块块土地。足足五十英尺高的险恶碎浪在一英里开外的地方时起时伏，而那些有着怪诞轮廓的可怖黑云如同不洁的秃鹫一般逗留、徘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那些波浪是暗紫色的，几近漆黑，如同粗鲁而贪婪的大手一般大把攫取着堤岸上的柔软红土。这我不禁觉得这片让人憎恶的海洋，在狂怒天空的唆使下，为了摧毁灭绝一切坚实的陆地而发起了一场浩大的战争。

当最终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并且意识到这幅反常奇观所带来的问题时，我发现自己正面对着实际而又严峻的危险。就在我凝视窗外的这一段时间里，堤岸的边缘已向后退了许多英尺，不需多久这座房子便会因为堤岸被掏空而垮塌进波浪猛烈冲击着的可怕深渊里。于是，我匆忙地赶到了建筑的另一边，找到一扇门，立刻跑出去，然后用原本挂在门内侧的古怪钥匙将它牢牢地锁了起来。接着，我看到了身旁这个奇怪世界里的更多景色，并注意到了那充满敌意的海洋与苍穹中有着一道奇怪的分界线。这座突出的陆岬两侧的海洋与天空有着截然不同的境况。倘若面对着内陆为参考，我的左侧是一片温和起伏着的海洋，巨大的绿色波浪在明亮的阳光下平和地翻腾着。那太阳的位置与模样让我觉得有些不寒而栗，但我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即便现在也说不出。而在我的右侧，同样也是一片海洋，但它却是蓝色的，平静祥和，只是微微泛起一些波澜。这片蓝色海洋上的天空更加阴沉，被波浪冲刷出的低矮也更接近白色而非红色。

接着，我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内陆，希望寻找更多新奇的情景；因为那里的植被与我过去见过、读过的完全不同。这里显然位于热带，或是亚热带——极热的空气让我做出了这样的推断。我偶尔觉得自己找到一些古怪地类似故乡植物群落的特征，并幻想着那些我们熟知的植被与灌木在气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后也会跟着变成这副样子，但那无所不在的巨型棕榈树却让我感到了全然的陌生。我刚离开的那座房屋非常小——几乎不比一座乡村农舍大多少——但它却显然是用大理石修建起来的。这座房屋的建筑风格既怪异又复杂，古典地融合了东西方的建筑风格。它的转角是科林斯式的立柱，但它红色的砖瓦却有些像是中国的宝塔。从通向东方的门前延伸出了一条用白沙铺设的奇怪小径，大约四英尺宽，两侧耸立着挺拔的棕榈与不知名的开花灌木矮树。小径一直延伸向了陆岬那有着蓝色海洋与发白堤岸的一侧。我当时迫切地想要沿着这条小路逃离那座建筑，就好像某些澎湃海洋里涌出的险恶精魂正在追逐我一样。起先，那条小路是减缓的山坡，然后我爬上了一个平缓的小丘顶端。当站在山顶向后回望时，我看到了那片被自己抛在身后的风景：整块陆岬、农舍、黑色的水域、

一边是绿色另一边却是蓝色的海洋,以及那潜伏在一切之下、没有名字、也不可名状的诅咒。我之后再没有见过那幅情景,却总觉得惊奇……在望过这最后一眼后,我大步向前,继续眺望着内陆的风景。

我之前曾提到过,这条沿着右侧滨岸的小径一直通向内陆。我沿着小路走向左边,然后看到了一座恢宏而壮丽的山谷。这片山谷有足有数千英亩宽广,上面覆盖着一片随风摇曳、比我个头还要高大的热带长草。而在几近视野尽头的地方有着一株巨大的棕榈树——那棵树让我极为着迷,仿佛正在召唤我一般。这个时候,我已逃离了那座危机四伏的半岛,眼前的惊奇打消了大部分内心的恐惧。但当我停顿下来,疲惫地坐在小路上,无所事事地用手挖掘温暖的白金色沙子时,一种全新的、更加尖锐的危机感围了上来。某些躲在沙沙长草里的恐怖似乎为那些澎湃险恶海洋里的恐怖增添了新的力量,于是我猛地站起来,断断续续地高声大叫起来。“老虎?老虎?有老虎?野兽?野兽?有我害怕的野兽?”我的思绪回到了一个过去曾读过的、有关老虎的古典故事上。我努力想要回忆起故事的作者,但却遇到了些困难。接着,在恐惧中,我记起那是卢迪亚德·吉普林(Rudyard Kipling)⁵写的故事;也想起我将他当成一个古代作家也不是件怪诞可笑的事情。我突然希望能看看包含这个故事的书卷,甚至几乎准备调头回到即将倒塌的农舍里找一找这本书,但我的理智的头脑与棕榈树的呼唤却阻止了这种下意识的行动。

如果不是一心痴迷反方向上的那棵巨大棕榈树,我不知自己是否能抵抗那种返回农舍的召唤。但此时此刻,棕榈树散发的吸引力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对那些没过头顶的长草,以及藏在草里的蛇还有些恐惧,但我依旧离开了小路,手脚并用地爬上了谷地的山坡。为了自己的生命与理性,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长久地抵抗一切来自海洋与陆地的威胁。但当那种由神秘长草摇晃着发出、足以将人逼疯的沙沙声,并混杂上远方碎浪那依稀可闻的愤怒冲撞时,我偶尔会害怕自己将败下阵来。我可以频繁地停顿下来,用双手堵住耳朵寻求暂时的安宁,但却永远无法干脆地关上这种令人憎恨的声音。对我来说,这条路似乎走了很多年。直到最后,我终于拖着身子来到了那棵诱我向前的棕榈树前,安静地躺在了它那可供庇护的树荫下。

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将我推向了狂喜与恐怖的极端反面;时至今日,我回忆起这些事情时仍会感到不寒而栗,更不敢去寻求任何解释。我刚爬进棕榈树那悬垂树叶的荫蔽中,便看见一个美得我从未见过的年轻孩童便从棕榈树的枝桠上落了下来。虽然衣裳褴褛、满面灰尘,这个人却有着一张法乌恩(Faun)⁶或是半神的样貌,而且似乎在树木浓密的阴影中发出一丝光辉。它微笑着伸出了自己的手,但在我起身开口说话之前,却听到上方传来了旋律

⁵ 英国小说家、诗人。

⁶ 罗马神话中的森林小神,常与希腊神话中的潘(Pan)或萨提尔(Satyr)混同。

美妙的歌声，那些高高低低的音符混合了庄严与空灵的和谐。此刻的太阳早已经沉入地平线之下，在黄昏的微光中，我看见那孩子的头上环绕着一个温润明亮的光环。接着，它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告诉我：“这便是终点。他们自星辰而来，穿过迟暮，降临于此。此刻，一切皆将终结。而我们将移居艾雷努利安之溪(Arinurian streams)彼岸的福地提洛耶(Teloe)。”当那个孩童说话时，我看到柔和的光辉从棕榈树的叶子间漏下来，接着一对男女出现在了 my 眼前。我知道他们正是自己之前听到的悦耳歌手们之中的主唱。这对男女一定是神与女神，因为他们有着不属于凡俗的美貌。他们牵起了我的手，说：“来，孩子，你已听过那些声音，而现在一切安好。提洛耶就在银河与艾雷努利安之溪的彼岸，那里矗立着琥珀与玉髓的城市。那里的多面穹顶闪耀着奇异美丽星辰的倒影，那里的象牙拱桥下流淌着流动的黄金。载着欢乐、畅游在黄金河上的游船将航向有着七个太阳的瑟费利安(Cytharion)。在提洛耶与瑟费利安的土地上只有年轻、美貌与欢愉，除了欢笑、歌声与鲁特琴的演奏外再听不到别的声响。只有诸神才能居住在提洛耶的金色河流中，但汝将与他们共居于此。”

当我倾听着这些话语、并为之陶醉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了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那株不久前还遮罩着我疲倦身躯的棕榈树此刻已落到了我左侧下方的远处。我自己无疑正漂浮在大气中；陪同在我身边的不仅有那个奇怪的孩童与那一对散发光芒的男女，而且有越来越多似乎散发着微光的少男少女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们头顶藤冠、发丝飘扬、面容愉悦而欢乐。我们一同缓缓地向上飘去，就好像乘着一缕芬芳的柔风一般——而这微风并不是从大地上吹来，它更像是从那金色的星云间吹来的。那个孩童在我耳边低语着告诉我，我必须总是向上看着光芒组成的道路，永远不要向后回望我刚离开的星球。接着，少男少女们伴着鲁特琴的歌声吟颂起甜美的韵诗来。我觉得自己被包围超越了生平想像极限的平和与幸福之中。就在这时，一个声音闯了上来，扭转了我的命运，撕碎了我的灵魂。深渊从那片让人毛骨悚然的海洋所激荡起的可憎澎湃巨浪下方发出了一阵悸动，这震动闯过了歌手与鲁特琴师合作的迷醉乐曲冲了上来，却仿佛嘲弄一般与那些音乐可憎地和谐一致。于是，当那些黑色的碎浪将它们的讯息传达进我耳朵里的时候，我忘记了那个孩童的警告，扭头向下看去，希望能看一看那个我自以为早已彻底摆脱了的末日景象。

向下穿过虚空，我看见那片应当被诅咒的土地正在旋转着，永远旋转着。愤怒而狂暴的海洋啃咬着不见人烟的荒凉海岸，翻着白沫冲撞向废弃城市里摇摇欲坠的破败尖塔。在苍白的月亮下，隐隐闪现着我永远都无法描述清楚的景象。那情景让我永生难忘：故土上那些原本人口稠密的平原与乡村早已衰落破败，只剩下如同死尸一般的泥土荒原与废墟丛林；先祖们竖起的雄伟神殿淹没在泛着白沫的海洋中，只留下一个个巨大的漩涡。一片由毒草与瘴气组成的沼泽在北极附近蒸腾着水汽，在那些从令人战栗的深渊中卷曲涌出、不断攀升的波浪前滋滋作响。接着一阵裂开的爆炸声划破黑夜，然后一道冒出滚滚浓烟的裂缝横穿过了无数

荒漠。这条位于中央裂缝变得越来越宽，而黑色的海洋依然翻着白沫，撕咬着堤岸，从四面八方一点点地吞噬着荒野。

很快，除了荒漠之外，再没有别的土地了，而愤怒的海洋依旧在不停地撕咬。突然之间，我觉得就连那片汹涌澎湃的海洋似乎也在害怕，害怕那些存在于大地深处、比水中邪神更加强大的黑暗神祇，但即便如此，它也无法回身向后退去。而荒漠早已承受了太多可怖巨浪的侵袭，再也无力帮它停下脚步。于是，海洋吞噬了最后一块陆地，灌进了冒着滚滚浓烟的深渊，因此也放弃了它所征服的一切。就这样，它从不久前还泛滥着洪水的地面上淌走了，暴露出死亡与破败，从那古老得无法追忆的海床上令人憎恶地涓涓流走了，暴露出从时间尚且年轻、诸神还未诞生的岁月里留下来的黑暗秘密。那些人们记忆中的尖塔如同杂草般再度从波涛中挺立而出。月亮投下如同苍白百合一样的光芒笼罩在死去的伦敦上，而星尘则让矗立在自己潮湿坟墓中的巴黎显得神圣无比。然后，那些无人记得的尖塔与独石也如同杂草一般从波涛中挺立而出，它们便是那些曾耸立在无人知晓的土地上的恐怖尖塔与可怕独石。

所有的冲击业已停歇，只有神秘的咆哮与流水的滋滋声还在翻滚着落入裂缝之中。裂缝中的浓烟逐渐变成了蒸汽。这些蒸汽越来越浓，越来越密，几乎掩盖住了整个世界。它灼烤着我的面孔与双手，而当我转过头去，想看看蒸汽给我的同伴带来怎样的影响时，却发现他们全都消失了。接着，突然之间这一切终结了，直到我在一张康复病床上苏醒过来为止，我对其间的事情一无所知。当蒸汽云雾从阴间的深渊里不断地涌出来，逐渐将整个地表从我的眼前完全遮掩住之后，整个苍穹突然爆发出了出一阵疯狂回响的痛苦尖叫，动摇着瑟瑟发抖的虚空。然后，在狂乱谵妄的电光火石之间，一切都已经发生了；那是一场火、烟与巨响创造的浩劫，刺眼盲目、震耳欲聋，甚至将试图向外逃进虚空的苍白月球也一起彻底毁灭了。

当浓烟散去，再度望向地球的时候，我只在一片冰冷星云的衬托下看见垂死的太阳与黯淡悲恸的行星还在寻找它们的姐妹。

奈亚拉托提普

Ngarlathotep

1920年12月，发表于《The United Amateur》1920年11月号

翻译：玖羽

奈亚拉托提普……伏行的混沌……我在最后……我将述说，倾听虚空……

我记不清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但那肯定是几个月之前的事。当时所有人都紧张得可怕，无论政治还是社会都在遭遇剧变，再加上许多骇人听闻的现实危险，这些都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其中，有的危险仿佛威胁着一切，有的危险仿佛只能来自最为恐怖的恶梦中的幻想。我记得每个人的脸上都苍白着、充满了担忧，他们轻声念叨着警告和预言，但却没有一个人胆敢公开重复，或者承认自己曾听到这些话。这片土地上弥漫着令人震惊的罪恶，身处从群星之间的深渊里吹来的寒风中，人们只能躲在阴暗、偏僻的角落，瑟瑟发抖。季节的规律似乎也已被恶魔的力量改变——即使是秋天也依然暑热异常；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世界，不，这个宇宙可能已经脱离了已知诸神、已知力量的控制，如今支配着宇宙的，是未知的诸神、未知的力量。

就在这个时候，奈亚拉托提普从埃及来到这里。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但他一定有着古代埃及人的血统，那形貌看起来就像一位法老。所有的埃及农民见到他都会跪拜，但没人能说出其中的理由。他说，自己乃是从二十七个世纪的黑暗中重生，而且他所听到的信息并非来自这星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奈亚拉托提普走遍了文明的国度，这位黝黑、纤瘦、不祥的奈亚拉托提普无论到哪里，都要购买许多玻璃或金属制的奇妙器具，并把它们组合成更加奇妙的东西。他发表了许多科学方面的长篇阔论——其中包括电学和心理学——，每次演说都把观众震惊得哑口无言。很快，他就为自己赢得了煊赫的高名。人们一边颤抖着，一边建议旁人亲眼看看奈亚拉托提普；然而，凡是奈亚拉托提普所到之处都会失去安宁。在深更半夜里，常常响起被恶梦魇到的尖叫，以至于尖叫前所未有地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现在，智者们甚至考虑禁止人们在午夜睡眠，指望通过这种手段，在苍白色的、可怜的月光投到绿色河水——那流过桥下、流过在病态的天空下倾颓的尖塔的绿色河水——之中的时候，能够将那响彻整个城市的绝叫降低一些音量。

我还记得奈亚拉托提普来到我们这座巨大、古老、充斥着无数犯罪的恐怖之城时的事情。我的朋友告诉我关于他的事，同时还告诉我，他所揭示的信息有着强烈的魅力和诱惑。这激起了我的热情，我饥渴地想从他那里学到无比深奥的神知秘识。朋友说，奈亚拉托提普所揭

示出来的东西甚至远远凌驾于我最狂热的空想之上，在黑暗房间里，屏幕上投射出来的是除奈亚拉托提普之外无人胆敢承认的预言，他擦出的火花能吸引所有人的视线，即使他们从来没有被吸引过视线；此外，我还听到一种流传甚广的传言说，认识奈亚拉托提普的人能够看到旁人看不到的景象。

那是一个闷热的秋夜。在叫人透不过气的房间里，我越过躁动不安的群众、越过无数级台阶，望着奈亚拉托提普。而在屏幕映出的阴影上，我看到了废墟中仿佛被遮盖住的形体，在累累的残垣之后，是许多黄色的、邪恶的面孔。我还看到了世界抵抗黑暗的样子；那世界围绕一个黯淡、冰冷的太阳苦苦挣扎，它旋转着、翻搅着，竭力抵抗来自无限宇宙的毁灭之波。这时，火花在观众的头顶以惊人之势闪烁，使头发悚立起来，投下怪异的、用语言难以形容——但可以说，似乎是蹲坐在人们头顶上——的阴影。因为我比别人都要来得冷静和有科学头脑，所以我使用颤抖的声音咕哝着指摘道：“这是骗术”、“是静电反应”。奈亚拉托提普于是就撵走所有观众，把我们赶下高得目眩的台阶，赶到湿热、无人的街道上。为了安慰自己，我尖叫着：“我不害怕，我决不能害怕”，还喊了其它一些话。我们大家发誓，这座城市依然丝毫不变地存在着，甚至还比以前更具活力，而当路灯的光开始暗下去时，我们就一遍遍地诅咒电力公司，还互相嘲笑对方那古怪的表情。

可以肯定，我们从那绿色的月亮中感觉到了什么。我们开始在月光的指引下前进，在无意中慢慢地组成了一支奇妙的队伍。我们行进的样子，就好像知道目的地一样——尽管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目的地在什么地方。突然，我们发现路面上的石块变得松动，在石块的缝隙里长着草丛。我们看到了过去曾经跑过电车的缺失而锈蚀的铁轨，还有一辆只剩空窗的电车孤单、残破地横倒在一边。当我们向地平线上远望的时候，发现已经看不到河岸边的第三座塔，只有第二座塔那塔尖的剪影在夜幕中破碎不堪。接下来，我们分成数列纵队，每一列似乎都要朝不同的方向前行；其中一列消失在左边狭窄的小巷里，只留下一阵可怕的呻吟回荡在耳畔。另一列走进了杂草丛生的地铁入口，他们一边走下去，一边疯狂地嚎叫、哄笑。至于我所在的队伍，则像被吸走似地往郊外远去。前进在一望无际的旷野里，我感到一阵与这酷热的秋天完全不符的恶寒。不仅如此，当我们大步走进这黑暗的原野之后，发现自己已经被邪恶的、反射着地狱般月光的积雪包围，那没有足迹、怪异莫名的积雪被吹往一个方向的风分为两部，造出两道闪耀的雪墙，而中间则是黑暗的深渊。我们觉得远方似乎立着极细的列柱，于是就像梦游似地缓缓走进深渊。我徘徊在队伍后方，对那被月光染绿的雪堆上的黑色裂口惧怕不已。我想我听见了我的同伴消失时那令人不安的哀号的回响，但我自己也已经不剩多少力气。就好像有人在远方向我招手一样，我在巨大的雪堆上半滑半走地行进，一边颤抖一边恐惧，就这样被吸进无法想像的、不可见的漩涡。

我想要尖叫，想要沉默地陷入谵妄，但我却只能述说那些神祇的事情。风像一个恶心而灵敏的影子那样回旋，既是手又不是手的东西在翻弄着它。在这充斥着腐烂造物的恐怖暗夜中，在已经死亡、长满名为城市的溃疡的诸世界的尸体上，回旋的风把人搅得头晕目眩。这冥府之风吹过苍白的群星，让它们颤抖着黯淡下来。越过世界与世界之间，隐约浮现出了如巨怪一般的幽影，那些若隐若现的影子是不净的神殿的立柱——这立柱座落于构成宇宙基盘的无名岩石之上，高高地矗立，超越光与暗的领域，直达于难以仰止的太虚；就在这座隐藏在宇宙之中的、令人作呕的墓地里，从超越时间、超越想像的黑暗房间中传来了疯狂敲打巨鼓的声响，以及长笛细微、单调、褻渎的音色。应和这可憎的敲击和吹奏，那些庞大而黑暗的终极之神——那些盲目、喑哑、痴愚的蕃神们——正缓慢地、笨拙地、荒谬地跳着舞蹈。而它们的魂魄，就是奈亚拉托提普。

休普诺斯

Hypnos

作于 1922 年 3 月，发表于《The National Amateur》1923 年 5 月号

翻译：玖羽

致 S.L.

“睡眠是深夜中不祥的冒险，人们每天都大胆无畏地上床睡觉，这只能是出于对危险的无知，否则，对我们来说，这份勇气就真的无法理解了。”

——波德莱尔(Baudelaire)¹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慈悲的诸神，那就请让我永远停留在睡眠的峡谷之间，既摆脱意志的力量，也摆脱由人类那狡猾的头脑制出的药物的有效时限吧。死亡是慈悲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能从那里回归，但是那些从最深处的夜之洞窟回来的人会得到知识，因此变得枯槁，他们将再也无法安眠。我实在是个白痴，因为我被毫无意义的狂热驱使，一头扎进人类决不应理解的神秘，而我那不知该称为患者还是该称为神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引导着我，先我而行，终于孤身进入恐怖之中：这恐怖也许正是我自己的恐怖。

还记得，我是在一个火车站里遇到他的，当时他正被粗俗而好奇的群氓包围，失去意识，不断抽搐，裹着极少几件黑衣的躯体奇怪地硬直着。我想他应该快四十岁了，虽然苍白的脸庞上已经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但那张椭圆形的脸依然可称端丽，他那浓密而鬈曲的头发，以及曾经漆黑一片的胡须，现在都混进了白色。他的额头洁白如潘特里科斯(Pentelicus)山²的大理石，前额的高耸和宽阔都宛如神祇的雕像。激起我身为雕刻家的热情的事实是，他简直就是一尊由古希腊人雕刻、从神殿废墟中挖出的法乌恩(Faun)³像，以某种方式被带到我们这令人窒息的生活里，在严酷的时代中饱受寒冷和压迫。当他那双凹陷的、巨大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睁开时，我立即明白，这双眼睛一定能看到超越正常知觉和现实的国度中的荣耀和恐怖——那是在梦境的幻想中一直无果地探求的国度。我也明白，他一定能成为我——这个从未拥有过朋友的人——唯一的朋友。我一边摆脱人群，一边请他到家里来，教授给我无可计测的神秘，他无言地同意了。在这之后，我发现他的声音简直就是音乐——属于低沉的维奥尔(viol)⁴和水晶般的天球的音乐。我们经常在夜晚长谈，而在白天，我雕了许多

¹ 19 世纪法国现代派诗人。引文出自格言集《火箭》(Fusées)，第 9 节。

² 在雅典附近，盛产大理石。

³ 罗马神话中的森林小神，常与希腊神话中的潘(Pan)或萨提尔(Satyr)混同。

⁴ 一种中世纪弦乐器，现代提琴的前身。

胸像和象牙雕像，这是为了把他的各种表情永远保存下来。

我们俩的研究和活人能够想像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可能在这里描述。我们追寻的东西与广大而骇人的宇宙相关——在这种宇宙里，只有模糊的实体和意识存在，这些东西所在的地方比物质、时间、空间更加深邃，我们怀疑它们只会存在于某种梦境之中——这是特别罕见的、超越了梦境的梦境，普通人决不会做这种梦，即便是想像力非常丰富的人，终其一生也只会做一两次。我们清醒时了解的世界正是从这种宇宙中诞生，正如肥皂泡从小丑手中的吸管里吹出一样，只有当小丑心血来潮地吹出肥皂泡时，人们才会讥讽几句，除此以外，他们和这种宇宙没有任何联系。有识之士倒是能猜出一点这种宇宙的事情，但他们大多都选择了无视。当贤哲试图解释梦的时候，神会嘲笑他们。当拥有东方人眼睛的那个人⁵宣称所有时间和空间都互相联系时，人们会嘲笑他。可即使是拥有东方人眼睛的那个人也仅止步于推测，我希望得到比推测更多的结果，便和我的朋友共同努力，最后取得了部分成功。然后，我们把自己关在古意苍然的肯特郡(Kent)的一座老庄园邸宅的房间里，做了各种尝试，嗑了各种新式毒品，见到了或者恐怖、或者禁忌的梦。

接下来，在长达数日的时间里，我被各种折磨煎熬，这些痛苦的折磨我甚至难以描述。至于那些在渎神的探险中学习、目睹的东西，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讲说，就连表达一些象征或暗示也不可能。因为我们的探险自始至终只限于感觉的范畴，这些感觉与任何正常人类的神经系统能够接受的印象都毫不相干。虽然是感觉，但在其内部却有着难以置信的时间和空间的要素，它们位于感觉的最深处，绝无明确的存在可言。根据我们的体验，如果非要用人类的语言描述我们的普遍状态，就是**突破或飞翔**；在启示的所有阶段，我们精神的某一部分都会大胆地逃离一切现实存在，在骇人、黑暗、蕴含恐怖的深渊的空虚中疾驰，偶尔冲破一种清楚可认的、典型的障壁，这种障壁就像浓密而令人不悦的云朵或蒸汽一般。在这种脱却肉体的黑暗飞翔中，我有时独行，有时和朋友在一起，当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朋友经常飞在我前方很远之处。虽然没有肉体，但我却能理解他在那里，并对他的模样留下图像化的印象：这时的他总是被不可思议的光笼罩，发出金色的光辉，拥有诡异的美感。他的面容年轻得反常、他的眼睛像是在燃烧、他的额头宛如奥林匹斯的诸神、他的头发和长髯会拉出阴影。

我们没有记录经过的时间，因为对我们来说，时间无非是微不足道的幻影。我终于觉得一件事十分反常，那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变老。我们谈论的内容真可说是罪孽深重，时常包含着恐怖的野心——就算是神或恶魔，恐怕也不敢奢望那样的发现和征服，而这些计划都是我们在窃窃私语中制订的。我只是谈到它们就浑身颤抖，而且也不敢清晰描述。只有一次，我的朋友把他不敢说出口的愿望写在了纸上，我把那张纸烧掉，瑟瑟发抖地望向窗外闪烁的

⁵ 爱因斯坦。

星空。我提示一下——我只能提示一下——，他企图获得我们能够观测到的宇宙、甚至是更广阔领域的支配权，地球和群星都能被他随心所欲地操纵，一切活物的命运都将掌握在他的手中。我可以肯定——我发誓——，我没有那么极端的野心。我朋友所说、所写的任何与我说的这些相反的事情，都是错误的。要想获得这样的成就，就必须独自一人在不可言说的领域中进行不可言说的战争；没有人禁得起这样的压力。

有一夜，从未知空间发出的风旋转着，不由分说地把我们带进那超越一切思考和实体的无尽虚空。我们感觉到的东西几乎能使人发狂，但却丰富万分，得到无穷感知的我们欢欣雀跃，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当时的一部分记忆，就算是能记起来的部分，也无法解释给别人听。我们疾速突破一道又一道浓密的障壁，我想我们已经到达了比我们所知的最远之处还要遥远的国度。当突入这片全新的、令人敬畏的以太大洋时，我朋友见到了一张记忆中的年轻面容，它漂浮在遥远的前方，放出光芒。他陷入危险的狂喜；这时那面容突然模糊起来，迅速消失，我几乎立即发现，有一道无法突破的障壁挡在了面前。这道障壁和其它的基本相同，但更为浓密；尽管处于非物质的领域，不过，硬要说的话，它类似于粘粘糊糊、又冷又湿的团块。

虽然引导着我的朋友顺利越过，但我似乎没能突破那道障壁。我刚想再努力一次，靠药物带来的梦就终结了，我在邸宅的房间里醒了过来。这时我才看到，我的朋友横躺在对面的角落里，还没有恢复意识，苍白的身体一动不动，正在做梦。月亮把金绿色的光投到他身上，他那张仿佛是大理石所雕的面容憔悴得近乎怪异，可却有一种狂野的美。过了一会，那躯体颤动起来，慈悲的上天啊，但愿我别再听到，也别再看到这样的事情——我的朋友突然发出狂叫，在短短一瞬间之中，他那沉淀着惊恐的黑眼睛竟映出了怎样的地狱，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只能说，我立即昏了过去，但我的朋友却恢复了意识，为了摆脱恐怖和孤独，他摇晃着我，直到把我弄醒。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主动去梦之洞窟探险。我这位越过障壁的朋友戒慎恐惧地警告我，绝对不要再踏入那些国度。他不敢告诉我他看见了什么，但他明智地建议，必须尽可能地减少睡眠，即使依靠药物也在所不惜。在失去意识、被难以名状的恐惧吞没之后，我发现这建议完全正确。每当落入短暂但不可避免的睡眠，我都觉得自己变老了，而我朋友变老的速度更是快得令我愕然，他现在皱纹满面、白发苍苍，看起来十分丑陋。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已完全改变，在此之前，就我所知，我的朋友是个遗世独立的隐者——他从未对我说过他的本名和出身——，可现在他却非常害怕孤独。他害怕一个人在夜里独处，就连几个人在他身边也无济于事。唯有狂欢和庸俗的喧闹才能为他带来安宁，但凡是年轻人或小伙子的集会，我们几乎没有不去的。我们的容貌与年龄似乎很容易遭到嘲笑，我极其愤怒，但我朋友觉得这至少比孤单一人要好。他特别害怕在星光闪烁的时候独自出屋，倘若非得出屋不可，他就会偷偷

摸摸地窥视天空，好像要在天上寻找什么可怕的东西。他不会总窥视一个地方——因季节而异，春夜看向东北天空的低处，夏季移到接近天顶的地方，秋季是西北，冬季是东方，在凌晨的时候更形害怕，不过在冬至之夜，他倒完全不会感到恐怖。仅仅用了两年，我就知道他在怕什么了，因为他总是窥视一个特定的位置，还会随时间推移变换方向：他所窥视的地方，恰是北冕座(Corona Borealis)闪耀光辉之所。

我们俩如今身处伦敦的斗室，寸步不离，每天都在探索非现实世界的神秘，但从不加以谈论。我们拼命嗑药，竟日神经紧绷，因此变得衰老而虚弱；我朋友的头发越来越稀，胡须也已雪白一片。我们从漫长的睡眠中解放的时候已是惊人地少，面对阴影，我们能做到一次最多只屈服一两个小时——这阴影目前已变成最可怕的威胁。时光流逝，雾霾和阴雨的一月来临，我们的钱所剩无几，很难买到药物，我早就把雕像和象牙胸像全部卖光，也没钱再买新的材料；就算有材料，我也没有雕刻的精力了。我们痛苦非常。在一个夜晚，我朋友呼吸沉重地昏睡过去，我怎么也没法把他叫醒。当时的景象至今仍鲜明地刻印在脑海——听着雨打屋檐的声音，我们两人身处寒冷而阴暗的阁楼。挂钟滴滴答答地走着，我觉得自己似乎也听到了我们放在梳妆台上的手表的滴答声，正在这么想的时候，从远处的屋邸那边传来百叶窗吱嘎作响的声音，雾和空间包裹了城市的一切噪声。而最糟糕的，还是我那躺在躺椅上的朋友的呼吸：他的呼吸十分沉重、平稳而凶险，我的朋友正在难以想像的、遥远得可怕的禁忌之世界里彷徨，这规则的呼吸仿佛正在一刻一刻地计量着他那超乎寻常的恐怖和苦闷。

守望时的紧张是难忍的，我的大脑开始不受控制地信马由缰，塞满了各种印象和联想。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时钟敲响的声音，我们的钟根本不能报时，所以肯定不是我们的钟发出的。我病态的想像力把这当成无聊彷徨的出发点，时钟——时间——空间——无限——，当我的想像重新回到现在的这个地方时，我觉得，在屋檐、雾、雨、大气层的彼端，我朋友所惧怕的北冕座已从东北方冉冉升起，虽然肉眼看不见，但那些排成半圆形的星辰现在一定在无限的以太深渊中煌煌闪耀。同时，尽管我的耳朵热狂而敏感——药物强化了听力，使耳边一片嘈杂——，可我还是清晰地听到了新的声音。那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低沉而不祥的声音，久久不散。它听起来像在低吟、在吵闹、在嘲笑、在呼唤——发出声音的方向，正是东北方。

可是，令我的躯体麻痹、在我的灵魂上烙下永不能抹除的恐怖烙印的，并不是那遥远的低吟；令我发出惨叫、全身疯狂地痉挛，致使其他房客和警察破门而入的，也不是那传来的声音。这不是因为我听见了，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在漆黑一片、房门紧锁、连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暗室里，竟有一道恐怖的金红色光束从黑洞洞的东北角射来。这光束驱走一切黑暗，直射到我那正昏睡着、一动不动的朋友头上。正当我的朋友越过障壁、投身于在最深

隐藏着恶梦的禁忌之洞窟时，一张既光辉又奇异的、记忆中的年轻面容被可怕地复制过来，我知道，这面容就存在于梦里，而这梦和深不可测的空间及被解除了枷锁的时间相关。

同时，我目睹到我朋友的脑袋开始抬起，那双凹陷的、炯炯有神的黑眼睛在恐怖中睁开，带着阴影的薄嘴唇也大张开来，仿佛他要发出的哀嚎极其可怕，以至于根本叫不出口。在黑暗中，我看不到他的身体，只能见到那张返老还童、发散光芒的脸——那脸既苍白又年轻，它所带来的至高、猛烈、粉碎大脑的恐怖，比天地间任何东西曾带给我的恐怖都强得多。遥远的声音逐渐接近，但它却不是任何一种言语。我顺着那张记忆中的面容的疯狂视线，沿着那道光束看去，发现光束和低吟来自同一个地方。那一瞬间，我也看见了我朋友疯狂的双眼所看见的东西，顿时在癫痫中陷入痉挛，狂叫着跌倒在地；把其他房客和警察引来的，正是这狂叫。不管怎么努力，我也没法说出我究竟看见了什么，以及那张僵硬的脸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肯定看见了很多，但我永远不会告诉别人。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护自己——从不知餍足地嘲笑着的沉眠之主休普诺斯(Hypnos)那里、从夜空、从知识和哲学带来的疯狂野心那里保护自己。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既是因为奇诡而可怕的事件剥夺了我的理性，也是因为一切都已归于遗忘，如果没有疯狂，那这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人们说，虽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但我从未有过什么朋友，我这悲惨的人生只是被艺术、哲学和疯狂充满而已。那一夜，即便别的房客和警察不停安慰我、即便医生给我投放镇静剂，也没有人能够理解，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样的恶梦。他们没有对我那受尽折磨的朋友表现出半点怜悯，但他们在躺椅上发现了某个东西，因此就把让我作呕的称赞加到我头上。如今我在绝望中抛弃所有名声，连续几个小时地枯坐，我头顶变秃、胡子变灰、皮肤干皱、中风、整个人变成药罐子、全身衰弱不堪，只是一味地朝他们发现的东西崇拜、祈祷。

他们不承认我卖掉了最后一尊雕像。被那道光照过之后，变得冰冷、石化、无声的东西，让他们非常着迷。那正是我朋友——我那落入疯狂和破灭的朋友——现在的样子；这大理石雕像犹如神祇一般的头部仿佛只可能出自古希腊人之手，它的青春超越了时间，颊上生着美髯、唇边带着微笑、额头宛如奥林匹斯之神、头发浓密而髻曲。他们说，这雕像肯定是我根据萦绕于心的面容雕刻而成，那是我自己二十五岁时的面容。可在大理石的台座上，却只有一个用阿提卡字母刻成的名字——“ΥΠΝΟΣ”（休普诺斯）。

雾中怪屋

The Strange High House in the Mist

作于 1926 年 11 月 9 日，发表于《诡丽幻谭》1931 年 10 月号

翻译：yolu

清晨，海中升起的薄雾爬上了金斯波特(Kingsport)远方的悬崖。洁白轻柔的雾气从深渊升起，满载着来自阴冷牧场和海怪洞穴的梦境，直至它的兄弟云朵所在之处。随后，无声的夏雨落在诗人们陡峭的房顶，云朵将这些梦境在雨中洒入人们的生活，他们将无法摆脱关于怪异的古老秘密，及夜晚在群星间流传的奇事的流言。当传说在半鱼人的洞穴中沉淀，海藻城市中的海螺吹奏起习自旧日之神(the Elder Ones)的狂野曲调时，漫天的薄雾将带着传说升上天空，而站在岩石上看海的人只能看到一片神秘的乳白，好像悬崖的尽头就是世界的尽头，浮标上庄严的钟声在仙境般的天空中缓缓飘荡。

在古老的金斯波特北方，奇特的悬崖高耸入云，次第升高，极北的那座竟如灰色的冻云悬于天际。它形单影只，毫无生气，孤独地伸入无垠的空间之中。在这里，海岸变得陡峭，伟大的密斯卡托尼克(Miskatonic)河穿越阿卡姆(Arkham)的平原奔流入海，带来了林地中的传说和新英格兰山丘的古老记忆。当其它地方的渔民仰望北极星时，金斯波特的渔民却仰视这座悬崖，并根据它遮挡或露出大熊座、仙后座和天龙座的情况计算夜晚的时间。好像同这些星座一样，这座悬崖也是苍穹中的一员，而且当雾气将太阳或星辰掩盖时，它也同样会被掩盖。有几座悬崖受到渔民的喜爱，他们将像古怪人像的那座称为“海神老爹”，将有结实阶梯的那座称为“堤道”，但他们害怕这座悬崖，因为它离天空太近了。葡萄牙水手们在航行中第一次看到它，上了年纪的美国佬认为攀登它比死亡更可怕——假如有人能爬上去的话。可崖顶上却有一座老房子，到了晚上，人们可以看到从它狭小的玻璃窗里透出亮光。

那间老房子一直就在那儿，传说住在里面的那个人与从深海升起的晨雾交谈，当悬崖的尽头成为世界的尽头，浮标上庄严的钟声在仙境般的天空中缓缓飘荡时，他或许能够在海中看到奇异的东西。渔民们能将这与谣言分辨开来，因为没有人访问过这座禁忌之崖，当地人也不愿意用望远镜看它。夏天的度假者们曾用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过它，但所见只有铺着圆石的灰色古老尖型屋顶，几乎与灰色地基相接的屋檐，和檐下小窗傍晚时露出的黄色微光。度假者们不相信几百年来住在这座老屋里的是同一个人，但无法向任一个真正的金斯波特人证明他们的看法。甚至住在水街的老茅屋里、与瓶中的钟摆交谈，用几百年前的西班牙金币买东西，在院子里摆放石头偶像的怪老头也只能说，当他的祖父还是个孩子时，老屋就是这个样子了。那时一定是多年之前，当时马萨诸塞湾还是英王陛下的领土，州长可能是布里奇

(Belcher)、雪莱(Shirley)、伯纳尔(Pownall)或伯纳德(Bernard)中的一个。

某个夏天，一位名叫托马斯·奥尔尼(Thomas Olney)的哲学家来到了金斯波特，他在纳拉干湾的一所学院教授沉闷无聊的课程。他带来了肥胖的妻子和吵闹的孩子，他的眼中因长年看到同样的事物，思考循规蹈矩的想法而露出疲惫的神色。他站在“海神老爹”的王冠上望着迷雾，试图从“堤道”的巨大石阶上走入它们白色的神秘世界。每天早上，他都会躺在崖顶，俯视隐秘苍穹之外的世界尽头，聆听幽灵般的钟声和或许是海鸥发出的狂野鸣叫。当迷雾散去，大海在汽船的蒸汽中显得明显时，他会叹着气回到镇里。他喜欢走山间狭窄的小道，端详东倒西歪的山形墙和有着奇怪柱子的大门，无数代健壮的渔民曾在这里居住。他甚至与不喜欢陌生人的怪老头交谈，并受邀走进他可怕的老屋，屋中低矮的天花板和虫蛀的镶板常在深夜听到令人不安的自言自语。

奥尔尼自然地注意到了北边被迷雾包围，高耸入云的不祥悬崖，以及其上那座无人问津的灰色小屋。它孤悬于金斯波特的上方，关于它的神话一直在镇上弯曲的小巷中流传。怪老头喘息着说，他的父亲曾讲述过一个传说，闪电会从崖顶的小屋射入天空，将夜空照亮；奥纳(Orne)奶奶住在船街一所布满地衣和常春藤的复折屋顶公寓里，她用粗哑的嗓音道出了一些她的祖母从别处听来的故事：有某些东西会拍着翅膀从东边的迷雾中飞出，进入小屋仅有的一扇窄门里——这扇门靠近悬崖临海的那边，只有海船上的人才能看到这景象。

终于，在对新奇事物的热情驱动下，奥尔尼做出了一个无论镇民的恐惧还是度假者常见的懒散都无法阻挠的可怕决定。尽管接受过保守的教育，抑或正因为如此——因为乏味的生活会产生对未知事物的渴望——，他立誓要登上北方那座禁忌的山崖，造访那天空中的怪异灰色老屋。他心中较理性的那部分试图竭力说服他：那个地方住的是内陆人，他们是从密斯卡托尼克河入海口那边平缓的山脊上爬上去的。他们大概在阿卡姆做生意，不知道当地人不喜欢他们的住所，而且或许无法从金斯波特那边的山崖爬下来。奥尔尼沿着较矮的悬崖来到了这座无礼地与星辰平起平坐的巨崖下，随即十分肯定人类是无法从它突出的南坡上下的。它的北坡和东坡足有数千英尺高，与水面呈直角。因此，只剩下内陆朝着阿卡姆方向的西面可以攀登了。

八月的一个早晨，奥尔尼早早出发去寻找登上那不可到达巅峰的路径。他先沿着舒适的道路往西北方走，经过了霍普(Hooper)家的池塘和老旧的砖制炸药库。这里的牧场斜下方就是米卡斯塔尼克河，在几英里的河流和草地外，可以看到阿卡姆白色的佐治亚风格教堂尖顶。他在这儿发现了一条通往阿卡姆的林中小路，但完全没有他期望的通往海边的道路。密斯卡托尼克河入海口高高的河岸上布满森林和野地，毫无人类活动的迹象；甚至连一面石墙

和迷路的奶牛都没有，只有茂盛的野草，高大的树木，凌乱的荆棘——或许最早的印第安人曾见过它们。随着他缓慢的向东攀登，离下方的河口越来越远，离海洋越来越近，他发现路越来越难走了，并开始怀疑住在那令人厌恶之地的居民怎样来到外部世界，他们是否经常去阿卡姆的市场。

接着，树木变得稀疏了，他看到自己正下方很远的地方是山丘和金斯波特古老的屋顶及塔尖，他仅能认出公理会旁的古老坟场，谣言说下面有可怕的洞穴。他的前方是稀疏的草地和低矮的蓝莓丛，远处就是裸露的岩石和那令人生畏的小屋的屋顶。山脊开始变得狭窄，奥尔尼孤单地站在高空中，感到一阵目眩，他的南边是俯瞰金斯波特的可怕悬崖，北边与河口垂直，几乎有一英里高。突然，一处十尺深的巨大裂缝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不得不靠双手爬到裂缝倾斜的底部，然后冒着危险从对面石壁上的一条天然形成的小道爬上去。那座怪异小屋里的居民就是这样在海天之间旅行的！

当他爬出裂缝时，晨雾开始聚集了。但他能够清晰地看到那座高耸，不洁的小屋就在前方。它的墙壁灰的像岩石，屋顶突兀地立在乳白色的海雾中。他发觉小屋朝向陆地的那面没有门，只有两面狭小的格子窗，装着肮脏的，流行于十七世纪的牛眼窗。他被云雾与混沌包围着，在下方只能看到无垠的白色空间。天幕下只有他与这间怪异，令人不安的房子；奥尔尼悄悄地走近房子的前方，发现墙壁是与悬崖的边缘齐平的，如此一来，只有从空中才能走进那扇窄门，他感到一股恐惧，这是不能完全归咎于此处的高度的。房子严重虫蛀的屋顶竟然没有倒塌，由破砖组成的烟囱依然屹立，实在十分怪异。

雾气越来越浓了，奥尔尼蹑手蹑脚地围着北边，西边和南边的窗子转了一圈，试着打开它们，却发现它们都被锁住了。他为此感到一种模糊的喜悦，因为看的越多，他就越不想进入这所房子。突然，他听到门锁的咯咯响声和门闩打开的声响，接着是一阵咯吱声，好像一扇重门缓慢，小心地打开了。声音是从他看不到的向海一边传来的，那里一扇位于波涛之上几千尺的窄门向着迷雾中的虚空开启了。

接着屋中响起了沉稳的脚步声，奥尔尼听到开窗的声音，先是北边的，接着是西边的，然后就该是南边的窗子了，而他就站在南边的矮檐下；他一想到自己站在这座令人厌恶的房子与无尽的虚空之间就感到非常不舒服。当较近的窗扉传来一阵摸索声时，他又悄悄地转到了西边，身子紧靠在一面已打开的窗旁。显然主人已经回家了；但他不是从陆路回来的，可以想像也不是坐气球或飞艇回来的。脚步声又响起了，于是他侧着身绕到了北边；但他还没来得及找到藏身之处，一个柔和的声音就响起了，奥尔尼明白自己必须面对屋子的主人了。

一张长着黑胡子的宽大脸庞从西窗探了出来，那人的眼睛闪着磷光，带着从未听闻的景象留下的印痕，但他的声音却十分柔和，而且有种古老的感觉。因此当一只棕色的大手伸出来时，奥尔尼没有畏缩，在主人的帮助下翻过了窗台，进入了有着黑色橡木壁板和雕花的都铎式家具的低矮房间中。那个人身着样式古老的服饰，曾在无数无法归类的神话传奇和航海者的梦境中出现。奥尔尼记不起多少他讲述的奇事，甚至记不起他是谁；但说他奇异又和蔼，充满了无法理解的时空的魔力。小房间似乎是绿色的，带着微微的水光，奥尔尼看到东边的窗子没有打开，模糊的玻璃外就是多雾的天空，像是旧瓶子的瓶底一般。

那位长胡子的主人似乎还年轻，但他的目光像是浸没在古老的秘密中；从那些与他相联系的关于古老事物的传说看来，村民们说的是对的，在平原上还没有村庄能看到他孤独的蜗居时，他已经在与海雾和云朵交流了。一天快过去了，奥尔尼仍在听他讲述关于古老的时代和遥远的地方的传言，得知亚特兰蒂斯的国王如何与从海底裂缝中蠕动而出的渎神之物战斗；以及迷路的航船如何在午夜瞥见有着圆柱，杂草丛生的波塞冬神殿，船只看到它就知道自己迷路了。泰坦的时代被重新忆起，但主人在谈到众神乃至旧日之神诞生前最初昏暗的混乱纪元，以及诸神来到史凯(Skai)河远方，乌撒(Ulthar)附近那多石的沙漠中，在哈提格·科拉(Hatheg-Kla)山顶起舞的时刻时，变得有些胆怯。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那扇古老的橡木门外就是白色云朵的深渊。奥尔尼惊慌地坐起，但那个长胡子的人示意他不要动，然后蹑着脚走到门边，从一个很小的窥孔向外看。他看到了什么不喜欢的东西，因为他把手指按在嘴唇上，蹑着脚把所有的窗户关上并锁掉，然后才回到他的客人身旁，这个来访者在离开前好奇地走来走去，奥尔尼看到一个怪异的黑色轮廓连续在每个昏暗的小窗外徘徊了一会儿；他很高兴主人没有应门。因为在那深渊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寻梦者必须小心不要惊起或遇见什么不该遇见的东西。

接着阴影开始增多，先是桌下那些鬼祟的小块阴影，接着是装有镶板的黑暗角落里较明显的那些。那个长胡子的人做出难解的祈祷姿势，并点亮了奇怪的青铜烛台上的所有蜡烛。他经常看门的方向，仿佛在期盼某个人的到来。终于，一阵敲门声回应了他，这声音一定遵循某种古老而又秘密的规律。因为这次他没有从窥孔向外看，而是打开了橡木门闩，将沉重的木门向星空和迷雾敞开。

紧接着，一阵令人费解的和声传来，地球上沉睡的大能者的梦境与记忆飘入了房间。金色的火焰摆弄着如杂草般的发绺，使奥尔尼在向眼前的东西致敬时感到眩晕。那儿有持三叉戟的海神尼普顿，嬉闹的半鱼人和奇异的海中仙女，一只巨大的锯齿贝壳放在海豚们的背上，贝壳中便是绚丽而又可怕的伟大深渊之主，至高者诺登斯(Nodens)。半鱼人的海螺壳发出

可怕的响声，海中仙女敲击起潜伏在黑暗海底洞穴中的未知生物的古怪贝壳，发出奇怪的回音。白发苍苍的诺登斯向前伸出一只干瘪的手，帮助奥尔尼和他的主人进入贝壳之中，接着海螺壳和锣鼓发出一阵狂野又可怕的噪音。然后这一奇妙的队伍盘旋着飞入了无尽的天空，噪音随之隐没于雷鸣的回声里。

金斯波特的人们整夜都在望着那座偶尔在风暴与迷雾中露出的高崖，午夜时，小窗里的微光消失了，他们开始小声地议论起灾难与死亡。奥尔尼的孩子和胖妻子向浸友会稳重正统的上帝祈祷，希望要是雨到早上还不停的话，这位旅行者能借到伞和胶鞋。清晨，太阳在烟雨缭绕中于海面升起，浮标上的庄严钟声在白色天空中缓缓敲响。到了中午，精灵般的号角声从海上传来，奥尔尼赤着脚从悬崖上回到了古老的金斯波特，他身上是干的，眼中透出去过很遥远地方的神色。他记不起在那位无名隐者的小屋里梦到了什么，也说不出是怎么从那座无人踏足过的悬崖上爬下来的。他连怪老头告诉他的那些事情都记不住了，老人在白胡子下面咕哝着发誓说，这个从悬崖上下来的人已经不完全是爬上去的那个了，在灰色的悬崖之下，或是不祥白雾之中的某处，游荡着托马斯·奥尔尼失去的灵魂。

从那以后，在哲学家疲倦又乏味的岁月里，他工作、吃饭、睡觉，作为一名市民，他的行为得体，无可指责。他不再向往远方山丘的魔力，也不会再为像深海中珊瑚一样的秘密而叹息。千篇一律的生活不再使他感到悲哀，循规蹈矩的想法终结了他的想像。他的妻子更胖了，孩子们长大了，变得懂事也能帮忙了，奥尔尼本人在任何需要的场合，都会带着骄傲露出恰当的微笑。他的眼中再也没有不知疲倦的光亮了，只有在深夜旧梦萦绕之时，他才会听到庄严的钟声或遥远的精灵号角。他再也没去过金斯波特，因为他的家人不喜欢那些滑稽的老房子，并抱怨说那里的排水太糟糕了。他们现在住在布里斯托尔高地(Bristol Highlands)，拥有一座漂亮的小屋，那里没有悬崖，邻居也都是过着现代生活的城市人。

但是在金斯波特，奇异的传说四处流传，甚至怪老头都承认了一件是他的祖父没有讲过。现在，当北方的狂风吹过那座高高的老房子时，这金斯波特海民一直恐惧的事物终于打破了不祥的寂静。老人们说那里传来了悦耳的音乐，还有越来越大的笑声，笑声中流露出的欢娱不似人间所有；他们还说那些小窗在晚间透出的光比从前更亮了，极光更频繁地出现在小屋上空，黑色的小屋和悬崖在北方狂野的蓝色闪光映照下显得异常奇诡。清晨的迷雾也变得越来越浓了，水手们不能十分肯定来自大海的压抑的响声是浮标的声音。

最糟糕的，还是古老的恐惧在金斯波特年轻人心中日渐消退，他们越来越容易在夜间听到北风中遥远的微弱响声。他们发誓说那间崖顶的小屋传来如此悦耳的声音和笑声，其中一定没有可以伤人或给人带来痛苦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海雾给极北方闹鬼的峰顶带来了怎样的

传说，但渴望获得在浓云密布时出现在那扇门外的奇景的蛛丝马迹。族长们唯恐某一天他们也会一个个去寻找登上那不可接近的峰巅的路径，并得知那埋藏在已成为岩石，天空及金斯波特古老恐惧一部分的屋顶下的无数世纪的秘密。他们知道这些冒险的年轻人一定会回来的，但害怕他们眼里光芒会熄灭，心中意志会消失。他们不希望那从迷雾及迷雾的梦境在海天之间未知又可怕的歇脚之处传来的，越来越狂野和响亮的笑声使古老的金斯波特变得毫无生气。

他们不希望年轻人的灵魂离开老金斯波特舒适的壁炉和有着复斜屋顶的小酒馆，也不希望悬崖上的笑声和歌声越来越响。因为尽管这声音已带来了新的海雾和光亮，他们说还会有更多的迷雾和光亮出现，或许直到老神(the olden gods)们——人们只敢在低语中提到他们，以防被公理会的教长听到——从冰冷荒野中未知的卡达斯(Kadath)升起，在那邪恶又合适的悬崖上定居，与平静、朴素的渔民及幽静的山丘和谷地为邻。他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朴素的人们不欢迎任何非人间的东西；除此之外，怪老头还常常回忆起奥尔尼提到的令孤独的隐者恐惧的敲门声，以及从半透明的奇怪牛眼窗中看到的那个好奇的黑色形体。

但这些事情或许只有旧日之神才能决定；清晨的迷雾依旧沿着令人目眩的高峰和高高的老房子升起，那间灰色，矮屋檐的房子周围什么都看不到，但在夜晚会出现鬼祟的光亮，北风讲述着怪异的狂欢。洁白轻柔的雾气从深渊升起，直至它的兄弟云朵所在之处，满载着来自阴冷牧场和海怪洞穴的梦境。当传说在半鱼人的洞穴中沉淀，海藻城市中的海螺吹奏起习自旧日之神的狂野曲调时，漫天的雾气将带着传说升上天空，金斯波特不安地坐落于那可怕的岩石哨兵之下，在海中看到只能一片神秘的乳白，好像悬崖的尽头就是世界的尽头，浮标上庄严的钟声在仙境般的天空中缓缓飘荡。

银钥匙

The Silver Key

作于 1926 年，发表于《诡丽幻谭》1929 年 1 月号

翻译：竹子

在三十岁那年，兰道夫·卡特(Randolph Carter)遗失了他穿越梦境之门的钥匙。在这之前，作为对平淡无奇的生活的补偿，他每晚都漫步在奇怪、古老、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城市里，游荡在位于以太之海彼岸、可爱而又不可思议的花园中。但是年龄的增长让他变得木讷——他能感到这种惬意的自由一直在悄悄溜走，直到最后，他被完全关在了门外，再也不能驾着他的桨帆船航行在俄刻阿诺斯(Oukranos)河上，穿过索兰(Thran)那镀金的尖塔森林了，他也无法驱策自己的大象商队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肯德(Kled)那弥漫着芳香的丛林里，看着装饰着象牙色柱子、早已被人遗忘的宫殿可爱地长眠在月光之中了。

他曾读过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也与许许多多的人谈论过这些事情。好心的哲人们让他多留心关注这些事物之间的逻辑联系，分析是哪些过程塑造、雕琢出了他的那些念头与幻想。如此一来，奇妙便消逝了，而他也渐渐忘记一切生活不过只是存在于脑海里的一系列图像的集合——就这些图像来说，那些来自于真实事物的情境与那些源自内在梦境里的图景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同样也没有道理认为其中的一些会比另一些来得更有价值。可是，常识再三向他灌输一种对于那些可触知的、实际存在的事物的盲目崇拜，甚至使得他暗暗地为沉溺在这些幻想里感到羞耻。而那些聪明人也告诫过他，说他脑里那些天真的妄想全是虚妄而又孩子气的，甚至有些荒诞和愚蠢——因为即便这个盲目痴愚的宇宙正漫无目的、却又坚定无情地运行在它那由虚无衍生出万事万物，然后又由万事万物再度回到虚无的轨道上，即便它既不知道也不会注意到在那无尽的黑暗虚无中会偶尔闪现出一丝由希望或因心智存在放射出的微妙光芒，在他们眼里，艺术家仍必须坚持幻想的一切都应该充满了目的与意义。

他们将他束缚在这些事物上，然后开始解释那些东西的运作方式，直到这世界上不再剩下任何神秘可言。他开始抱怨，并且渴望逃回那些朦胧模糊的世界里——只有在那里，才有奇妙的魔法能将他脑海里所有那些生动鲜明的琐屑片段与他思想所建立的那些让他珍视的事物联系整合成一幅幅令人窒息地期待、同时又愉悦得令人无法遏制的美妙图景。可每当此时，那些聪明人就会将他的注意力转向那些新发现的科学奇观，嘱咐他去寻找那些位于原子混沌里的奇迹、或是那些隐藏在天空世界里的秘密。而当他无法从这些已知的、可测量的法则中发现任何乐趣时，他们却说他缺乏想像力，而且表现得极不成熟——仅仅因为他更喜欢那些存在于梦境里的虚影，而非这些关于我们的自然世界的奇想。

所以，卡特努力试着去做那些其他人都会去做的事情，并且假装那些普通的事务与俗世的情感要比那些由珍稀精妙的灵魂所产生的狂想来得更加重要。不过当他们告诉他一只待宰的猪或一个患有胃病的农夫所感受到的肉体上的疼痛要比那个他所依稀记得的、出现在自己梦境里的纳拉斯(Narath)城以及它那数百座雕饰大门与玉髓穹顶展现的无双美丽来得更加重要时，他并没有表示出任何异议。在他们的指导下，他甚至逐渐艰难地培养出了一种怜悯之情和奇特的悲剧意识。

虽然如此，他仍偶尔会忍不住会去想人类的渴望是多么的肤浅、浮躁而又毫无意义，而相较于那些我们自称拥有的狂妄理想来说，我们的真正的动力又是何等的空虚。每每这时，他就会将这一切诉诸于一个文雅的微笑——就是那种他们教他用来对付那些夸张而又矫造的梦境的笑容。因为在他看来我们世界里的日常生活和那些梦境完全一样，一样地荒诞与造作，而且完全不值得去敬重。因为它们不仅缺乏美，而且它们还愚蠢地不愿承认自己毫无动机和目的。就这样，他成了一个幽默作家，因为虽然在这个宇宙里既没有任何目的，又缺少任何一致或矛盾的真正标准，可他还没有发现连幽默本身也是空虚的。

在他刚被束缚住的那些天，凭借着对于他祖先那幼稚的信赖，他转而试图喜欢上那些文雅温和的教会信仰，因为这些伸展开去的神秘大道曾许诺他能逃避那俗世的生活。但只有当他接近这一切时，他才留意到那些空洞的妄想和美丽、那些陈腐乏味的平庸、那些看似智慧的庄重以及那些所谓的坚实真理——他看到这些令人发笑的主张让人厌烦地支配着它的大多数传道者的言行，他感到这里面满是笨拙和不雅——虽然它原本应该充满活力——那就好比是一个原始物种面对未知时恣意生长的恐惧和猜疑。而当卡特看到那些故作严肃的人们努力试图将那些古老的神话——那些每字每句都与他们那狂妄自大的科学相驳斥的神话赶出这俗世的真实时，他感到了厌烦。这种不合时宜的严肃抹杀掉了他仅存的最后一丝信赖。因为这些让他们感到满足的古老信条只不过是给了他们那宇宙奇想的真实外貌提供一些洪亮的仪式和情绪上的出口而已。

但当他开始学习那些已经抛掉这些古老神话的人们时，他意识到这些人甚至比那些紧抱神话不放的愚民更加丑恶。他们不知道美的本质在于和谐；也不知道在一个漫无目的宇宙里，生命是否美好本身没有任何标准可言——它只能与梦境以及早已消逝的情感协调一致，以及盲目地塑造那位于混沌之外属于我们的小星球而已。他们看不到善良与邪恶、美丽与丑陋只不过是不同观念结出的只具修饰意义的果实而已——这些词句唯一的价值在于它们联系着那些引发我们祖先思考和感受的事物，甚至对于每个族群每种文化来说，在这些问题的琐碎细节上也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相反，他们要么完全否定这一切，要么将这一切看成是

那些与生俱来的、模糊本能——那种他们与农夫、与野兽一同享有的生物本能。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在痛苦、丑恶和矛盾中继续令人厌恶地拖延下去，同时还能让自己满怀一种荒谬的自豪，认为自己逃离了某些不洁的事物，可事实上这些事物绝不会比那些仍掌控着他们的东西更加不洁。他们用那对错误神明们的恐惧与盲目虔诚换来了那些放纵和无人管束的混乱。

卡特对于这些现代的自由大多浅尝辄止；因为它们的肮脏与廉价让一个仅仅只热爱美的灵魂感到嫌恶。然而他的理由却为那些浅薄脆弱的道理所抵触，因为它们的拥护者一直都依靠着这些肤浅的道理以及一份从那些被他们抛弃的偶像那里所剥离出的神圣意义来粉饰他们自身的动物冲动。他看见他们中的大部分，和那些他们所鄙弃的神职者一样，无法摆脱同一个错觉——他们同样认为生活，除开那些人们所梦到东西之外，是暗含着某种意义的，同样，他们也无法放下那些不属于美的、有关伦理与责任的幼稚概念，甚至当这个世界借由所有他们得到的科学发现向世人尖叫着它既没有意识也客观地不具备任何道德情感时，他们仍拘泥于这些观念之中。通过执迷和扭曲那些有关公正、有关自由、有关和谐统一等等先入为主的错误信仰，他们抛弃了那些过去的传说与学识，抛弃了那些过去的信仰与道途，却从未停下来反思那些学识与道途正是他们当下思想与判断的唯一缔造者，也正是他们在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宇宙、一个没有任何固定目的或是任何稳定而又可供参考的观点的世界中的唯一标准与指导。失去了这些人为的规定，他们的生活逐渐开始缺乏方向与生动的乐趣，直到最后他们只能努力让自己沉溺在对于那些忙乱与所谓的价值、那些喧嚣和兴奋、以及那些野蛮的炫耀和动物感官的倦怠中。当这些东西变得乏味、变得令人失望或是经历过某些情绪剧变后变得令人作呕时，他们转而开始冷嘲热讽、制造苦难、挑剔社会秩序的毛病。他们从未能认识到自己那毫无人性的本性就如同他们先祖的神明一样易变，一样充满矛盾。他们也从未能意识到“福祸相倚”的真谛。永恒的美仅仅只存在于梦境之中，可当这个世界在它真实的盲崇中抛弃了童年和天真所蕴含的秘密时，也一同抛弃了这最后一丝安慰。

在这空虚与纷乱的混沌中，卡特努力试着如同一个有着敏锐思想和优秀血统的人那样生活着。随着他的梦境在年岁的嘲弄中逐渐黯淡褪色，他开始无法再相信任何事情，但对于和谐的爱使得他依旧保持着与自己血统和地位相称的风度。他木然地走过满是行人的城市，发出一声声叹息，因为没有什么图景看起来是完全真实的；因为那金黄阳光洒在高高屋顶上的每道闪光，那投向夜幕里华灯初上的雕栏广场的每一瞥都仅仅只能让他再度回忆起那些曾经有过的梦境，仅仅只能让他思念那片他再也不知道如何去寻回的奇幻之地。旅行就像是个笑话，甚至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几乎未能波及到他，虽然在一开始他还是加入了法国外籍兵团。有那么一会儿，他找到了朋友，但很快又对他们那粗燥的情感，以及他们那千篇一律而又世俗的梦境感到腻烦。当他所有的亲戚开始疏远他，不再联系时，他甚至感到一丝模糊的欣慰，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他的精神生活。只有他的祖父和叔父克里斯托弗能够理解这

一切，但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

后来他重新拾起自己在梦境刚开始让他失望的时候放弃所的写作事业。可仍没有感到丝毫的满足或成就，因为俗世的感觉占据着他的思想，让他无法像昔日一样想像那些美好的事物。反讽的幽默拖垮了他在微光中竖起的每一座宣礼塔，对于那些未必存在的事物的恐惧枯萎了他仙境花园里每一朵精巧娇贵而又令人惊叹的花朵。俗世间那伪装出怜悯之情的习俗让他的个性里充满了无用的伤感，而关于某个重要真相的神话、以及大量的俗世活动和情感均使他那瑰丽的奇想贬低成了一些蕴意浅薄的寓言与廉价的社会反讽。可他的新小说却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因为他已经知道世人是何等地空虚，已经知道如何去取悦这群空虚的民众。那全都是些文笔非常优美的小说，在这些小说里，他文雅地嘲弄了自己曾经简单描绘过的梦境；但他看到人们的世故已将他们生活的乐趣消磨殆尽。最后，他烧掉了自己的作品，不再写作。

在这之后，他开始精心构造自己的幻想，并开始涉猎那些反常而又奇异怪诞的观念，将它们当作每日平凡俗事的一剂解药。然而，它们中的大多数很快显示出自身内涵的贫乏和荒芜，他看到那些流行的神秘主义教条就如同当下的科学一样干瘪与守旧，然而却没有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作出哪怕一丁点尝试。这些虚假、臃肿蠢笨、混惑不清的东西绝对不会是梦，也不会为他提供一条途径从俗世生命逃向另一个比他们更高级心智。所以卡特买来各式各样更加古怪的书籍，并继续探访那些掌握着更艰深、更恐怖的奇妙学识的人。他钻研过这些几乎无人涉足过的、有关意识的奥秘；学习过这些蕴含在生命、传说以及那无法追忆的亘古里所包含的秘密——在这之后，这些东西就一直困扰着他。他决定活得更杰出一些，于是重新布置了自己在波士顿的家以适应自己变换的情绪。他为每个房间都漆上合适的色彩，布置好恰当的书籍与物件，甚至为自己每种感官准备好了舒适的环境。

曾有一次，他听说了一个住在南方的人的故事。人们纷纷回避这个人，并对他倍感恐惧，只因为他从某些非常古老的典籍上读到过一些亵渎神明的事情，而且通过走私从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带回了一些泥板。随后他拜访了这个南方人，与他一同研究和生活长达七年之久。直到某天午夜，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古老墓地里，恐怖突然袭来，结果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后来，他折回了阿卡姆(Arkham)——这个位于新英格兰地区、他祖先曾生活过的闹鬼小镇。在这里，他体验到了那种在一片漆黑中，置身于那些灰白的柳树与摇摇欲坠的复折屋顶之间时所感受到的莫名恐惧。这种体验让他将一位有着疯癫思想的祖先所留下的日记中的某几页永远地粘封上了。但这些恐怖的经历也只能将它带到真实的边缘，而且也不是那些他在年轻时见到的真正的梦境之乡；所以在他五十岁那年，他开始对这样一个太过忙碌而无暇顾及美、太过精明而无暇顾及梦的世界里是否真的还有任何的安宁和心满意足感到绝望。

意识到那些真实事物的虚妄与空洞之后，卡特把日子都花在了隐居生活上，渴望能重新拼凑起那些年轻时充满了梦境的记忆。他开始觉得继续这么费心活下去是件很傻的事情，于是从一个南美洲的熟人那里弄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液体，好让自己毫无痛苦地遗忘这一切。然而，懒惰以及习俗的教育让他一再拖延这一举动。于是他优柔寡断地徘徊在那些对过去时光的怀念里。他从墙上取下那些奇怪的帘帐，将房子整修成他年轻时候的那个样子——装上紫色的窗格玻璃，换成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具，等等，一切。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又开始为自己当初的徘徊犹豫感到高兴了。年轻时残余下的记忆以及他与整个世界的割裂似乎使得生活本身和那些凡俗的世故变得非常遥远起来，非常地不真切；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有那么一点点不可思议而又长年期待的东西又偷偷地潜回到了他夜间的睡梦中。多少年来这些睡梦和那些世人所知道的、最平凡无奇的梦一样，只有对那些日常事务扭曲后的滑稽倒影，但现在它们开始摇曳闪烁着某些种更加怪异、更加疯狂的东西，某种迫近的、而且略微有些可怖的东西。这些东西正正异常清晰地以他幼时记忆的形式重新出现在睡梦里。这使得他开始重新思考一些他早已遗忘但却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常常从睡梦中醒来，叫喊着自己母亲与祖父的名字，可他们都已经进入坟墓四分之一世纪了。

而后，在某个晚上，他的祖父向他提到了钥匙。那位头发灰白的老学者，如同他在世时一般栩栩如生，始终在认真地谈论着他们的家谱，以及那些细腻敏感的人们所梦见的奇异梦境。他谈到了那位有着火红双眼的十字军先祖——他从俘虏他的撒拉逊人那里学到了许多疯狂的秘密；以及兰道夫·卡特爵士一世——他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学习过某些奇妙的魔法。他也谈到了埃德蒙·卡特——他在塞勒姆(Salem)猎巫运动中逃脱了被吊死的命运，并且把一柄自他祖先传下来的银钥匙放进了一个古董盒子里。在卡特醒来前，这位文雅的访客告诉了他应该到哪里去找到那个有着古怪盖子、却没有把手的盒子——这个古老的、被精雕细琢过的橡木盒子已经存在有两个世纪了。

接着，在那个满布灰尘与阴影的大阁楼里，他找到那个盒子——它已经被遗忘在一个大箱子里的一个抽屉底端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是大约边长一英尺大小的方块。那上面那哥特式雕刻是如此的恐怖，甚至让他都一点儿也不惊讶为何自从埃德蒙·卡特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胆敢打开这个盒子。当卡特晃动这个盒子时，他没有听到任何声响，但却神秘地飘散出一股早已被他遗忘了的香味。显然，关于它里面装着一柄钥匙的说法一直都是一个模糊的传说，甚至兰道夫·卡特的父亲都不知道存在着这样一个盒子。它被生锈的铁条整个地包裹着，而且似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打开那个棘手的锁。但是卡特隐约知道自己将会在它里面找到某把钥匙，某把能打开那失落的梦境之门的钥匙，但是他的祖父却没有告诉他应该在哪里使用它，或者如何去使用它。

最后，一个老仆人用蛮力打开了那满是雕纹的盖子。当他这么做的时候，那几张雕刻在发黑的木头上、不怀好意地凝视着他的可怕脸孔，以及那种他说不出源头的熟悉感让他颤抖不已。在那个盒子中，有一卷褪色的羊皮纸里。而包裹在那羊皮纸里的是一柄巨大的、已经失去光泽的银钥匙。这柄钥匙上覆盖着密码一般的阿拉伯蔓藤花纹；但却没有任何的清晰可读的解释或说明。羊皮纸很大，上面用古时的芦杆写着某种未知的象形文字。卡特认出那些字符属于一种他以前在某份纸莎草卷轴上读到过的古怪文字。那时那份卷轴还属于那个可怕的、最后于某个午夜消失在一个无名坟茔中的南方学者。卡特还记得每当那个男人读到那份卷轴时，他总是止不住地颤抖。而现在轮到他了。

但是他仍将那柄钥匙清洗干净，并把它放回到那个散发着芳香的古橡木盒子里，整夜伴在自己身旁。他的梦境也随之变得栩栩如生起来，但是却没有向他展现出任何他以往梦见到的那些奇怪的城市或不可思议的花园。这些梦境全都包含着同一种明确的性质，一种不可能被误解的目的。它们在召唤他回溯那些往昔的时光，并且混杂着他所有先祖的意志将他拉向某个隐匿的、古老源头。这时，他知道他必须深入过去，将自己与那些古老的事物融合在一起。日复一日，他思考着那些位于北上的群山里的事物，在那里有着闹鬼的阿卡姆、还有奔涌着的密斯卡托尼克(Miskatonic)河以及他那偏僻的乡下家产。

等到火红的秋天，卡特终于开始沿着记忆里那条古老的小道驱车而行。他穿过一行行起伏的群山和被石墙分割的草甸，驶过偏僻的深谷与陡坡上的林地，路过那弯曲的小路与让人舒适的农场，沿着乡野里那木质或石砌的小桥来回横越过密斯卡托尼克河上那水晶般的波涛。在某个转角，他看见过一片由巨大的榆树组成的密林——他知道在一个半世纪前，曾有一位自己的祖先神秘地在这里消失了。风在那片树林意味深长地飒飒作响，这让他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然后，他还看见了老女巫古蒂·福勒(Goody Fowler)那破败的农场——而今它那不再邪恶的窗户和巨大的屋顶几乎要斜到北边地面上的了。当穿过这里时，卡特有意加快了汽车的速度，一直到他需要驾车爬上那座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先祖所出生的高山时才渐渐将速度放慢下来。在那高山上，有座古老的白色房子仍然屹立着，越过公路骄傲地俯视着下方那可爱得令人屏息的图景。在这幅图景里不仅有那多石的山坡与青翠的溪谷，而且还有那地平线上金斯波特城里那遥远的尖塔，以及最遥远的背景里那隐约浮现的、满载梦境的古老海洋。

接着在那更陡峭的山坡上是那座卡特已经四十多年未曾见过的老卡特的房子。当他抵达山脚时，下午已经过去大半。等到他驶上弯曲的半山小路时，他停了下来向那被西沉落日洒出的美妙金色魔法所笼罩着的绵延乡野投下一瞥。此时此刻，最近出现在他梦境里的奇妙与期盼仿佛都具现在了这块宁静而又超凡脱俗的风景里。天鹅绒般的无人草地绵延在倒塌的断

壁残垣之间，如波涛般起伏着，美丽的森林勾勒出远方那暗紫色群山轮廓；而生长着鬼魅密林的山谷渐渐下沉深入到那阴湿的深谷里。而深谷里的涓涓细流则轻吟着，汨汨作响地淌过那些肿胀、扭曲的根茎。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想到了宇宙中其他行星之间那未知的寂寞与孤单。

某些东西令他觉得汽车这种东西不应该属于那个他所寻找的神秘王国，于是他在森林的边缘离开了自己的汽车，将那柄巨大的钥匙放进自己外套的口袋里，徒步走向山上。此刻森林已经完全吞没了他，不过他知道那座房子还在更高的地方，在一座除了北面周围都没有树木的小丘上。他想像着它现在会是怎样一副模样，毕竟自从三十年前，他那古怪的叔父克里斯多夫死后，就一直因为他的疏忽而闲置着无人照料。在他小时候，他一直不愿长时间地留在那儿，并且曾在果园外的树林里找到过许多怪诞的奇异事物。

黑暗在他身旁越积越厚，因为黑夜已经近了。有一次，森森树木在他的右侧留出了一道狭长的缝隙，好让他向那方圆数里格的昏暗草地做最后的告别，也好让他瞥一眼那位于金斯波特中央山上的老公理会教堂的尖顶——落日最后的余辉将那白色的尖塔染成奇特的粉红色，让那小圆窗上的玻璃闪烁起夕阳的火焰。然后，当他继续踏入那更深的暗影时，他突然惊觉，意识到那一瞥肯定完全来自于他幼年时的记忆，因为那座白色的老教堂在很久以前就被推到了，好为新的公理教会医院腾出地方。那时他饶有兴致地读完了整条消息，因为报纸提到在那座岩石山丘下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洞穴或通道。

当他还在迷惑时，一个尖细的声音响了起来。这让他不由得为这个相隔如此多年，依然熟悉如故的声音再次感到震惊。那是老贝利加·科里的声音！卡特还记得这个人曾是他叔父克里斯多夫一家的佣人。但即使在很久以前，他在孩提时代到访这里时，老贝利加已经很老了。那现在他一定年过百岁了。可卡特却找不到那尖细声音的主人。虽然他没法分辨那声音所说的词句，然而那种口吻仍然在他心头萦绕不去而且也绝不会弄错。想想看，“老贝米利”应该还活着！

伦迪少爷！伦迪少爷！你在哪里？你要把你婶婶玛莎活活吓死吗？难道她没告诉你下午的时候应该待在房子附近吗？没有告诉你晚上要回家吗？伦迪！伦……迪！……你这跑进树林里的家伙是我见过的最调皮的小孩，大半晚上坐在上面那个蛇窝附近的树林里！……喂！伦……迪！”

兰道夫·卡特在粘稠的黑暗里停了下来，用手晃过自己的眼睛。事情有些奇怪。他正身处某个他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并且与那他本应该存在的地方越来越远。而且他意识到自己现在毫无疑问地迟到了。他没有注意金斯波特(Kingsport)城里尖塔大钟上的时间，虽然他

能轻而易举地利用袖珍望远镜办到这一点；但他已知道自己这次迟到实在有些怪异而且前所未有的晚。他甚至都不确定他带着自己的小望远镜。卡特将手伸进了自己上衣口袋里找了找，却发现它不在那儿。取而代之的是一把他在某个地方从一个盒子里找到的一把巨大的银钥匙。克里斯叔叔曾告诉过他一些古怪的事情，一些关于一个装着一把钥匙、没人打开过的盒子的事情，但是玛莎婶婶突然唐突地打断了这个故事，说这些东西不该说给一个已经满脑子都是离奇幻想的小孩听。他努力回忆自己是在哪里找到了这把钥匙，但有些事情却令他颇为混乱。他猜它应该在波士顿的家中的阁楼里，而且他还依稀记得自己用半周的薪水收买了帕克斯，让他帮忙打开盒子并且对整件事保持沉默；但当他回想起这些事情时，帕克斯的脸似乎变得非常怪异起来，那就好像多年的皱纹突然一下子全都积压在了那个活泼的小伦敦佬脸上了。

“伦……迪！伦……迪！嗨！嗨！伦迪！”

一盏飘忽的提灯忽然出现在漆黑的转弯处，然后老贝利加猛地收住了声音，迷惑地看着眼前这位旅者的模样。

“该死的，小子，原来你在这里！难道你一句也没有听到吗，难道还不能答应一句吗？我已经这么喊了半个小时了，你一定老早就听见了！你不知道你玛莎婶婶自你晚上出去后就一直慌慌张张的么？等在这儿，等我告诉你克里夫叔叔再说！你要这知道在这个时候，这片树林可不是个闲逛的好地方！你要知道有些东西在外面，就像我祖父告诉我的那样。过来，伦迪先生，不然汉娜不会再为你准备晚饭了！”

于是兰道夫·卡特跟着他走上了那条小路。迷离的星光透过那秋天高大的树木枝桠闪烁不定。当远处转弯处出现那从小格窗户里透出的黄色光线时，卡特听到了狗叫。昴宿星团的光芒穿过空旷的小山顶不停地闪烁着，而山顶一侧一座巨大的复折老屋在西面昏暗天际的衬托下耸立在黑暗里。玛莎婶婶就站在门前。当贝利加推着他进屋时，她并没有过分地责骂他。她很了解克里斯叔叔，也同样知道卡特的血液里流淌着怎样一种天性。兰道夫没有展示他的钥匙，只是安静地吃完了自己的晚餐，仅仅在睡觉的时候才表现出一点点抗拒。他有时候能在醒着时梦到更美妙的东西，而且他希望能使用那柄钥匙。

早上的时候，兰道夫起得很早，要不是克里斯叔叔抓住他、强迫他回到早餐桌前属于自己的椅子上，他肯定又会跑进那位于高处的茂密树林里了。他不耐烦地四下打量着这个布置简陋，有着破布地毯、以及外露的横梁与角柱的房间，最后直到看见果园里那已经碰到房后窗户那大块的窗格玻璃上的树木枝桠时，兰道夫才微微地笑了笑。这些树木与群山让他感到亲近，而且也为他组成了那通向永恒王国的大门，只有那里才是真正属于他的国度。

然后，当他自由时，他感觉到自己上衣口袋里的钥匙，开始放心下来，悄悄地穿过果园跑向后面的山坡——在那边覆盖着密林的山丘再次向上延伸到甚至比这边光秃秃的小丘更高的地方。那里的森林覆盖着苔藓，显得神秘莫测。在树林昏暗的光线下，许多长满地衣的巨石歪斜地耸立在各处，仿佛是那些神圣小树林内在那浮肿、扭曲的树干之间竖立起来的德鲁伊圣石。在一段上坡路上，兰道夫跨过了一条湍急的小溪。那溪流的瀑布好像正在为那些潜伏起来的法乌恩(Faun)、伊吉潘(Aegipan)及森林女神(Dryad)们吟诵着神秘的咒语。

接着他到了森林山坡上那个古怪的洞穴，那个可怖的、让乡里人避之不及的“蛇窝”。贝利加一次又一次警告他要远离那里，但他就是不听。这洞穴很深，远比除了兰道夫以外的任何人所想像的都要深，因为这孩子曾在最深的黑暗角落发现过一道裂缝，一条通向更高处石室的裂缝——那是一个鬼魅阴森的地方，那里的花岗岩石墙上仿佛奇怪地残留着某种有意设计后留下的痕迹。在这里他如往常一样匍匐爬行，用从起居室的火柴盒里偷来的火柴照亮眼前的道路，怀着一种就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热切与渴望缓缓地爬过最后的裂隙。他完全说不出自己为何会如此自信地靠近远处的石墙，也说不出自己为何会这样本能地带着那柄巨大的银钥匙前进。但他这么做了，而当他那晚手舞足蹈地回到房子里时，他没有说出任何理由为自己的迟到而辩护，同时也完全没有在意他因为不理睬中午和晚餐的呼唤而招来的责骂。

如今，兰道夫·卡特所有的远亲都认为在他十岁那年，发生了某些事情，让他的想像力被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堂兄，芝加哥的欧内斯特·B·阿斯平沃尔(Ernest B. Aspinwall)先生整整长他十岁，仍清晰地记得1883年秋天发生在那孩子身上的转变。兰道夫看到了一系列极少有人能够瞥见的幻象，不过更奇怪的，还是他对于俗世事物的表现中流露出了某些琢磨不透的特质。总之，他似乎在偶然间获得了某种古怪的预言能力，而且开始对那些虽然当时并没有任何特殊含义、但后来却能证实他那奇异幻觉的事物产生一些异乎寻常的反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新发明、新名词、新事件一个接一个出现在历史书里，人们时不时会惊讶地回忆起卡特曾在数年、甚至十几年前无意中漫不经心地说出过某些词句——某些毫无疑问与当下那些事物相联系的字句。他自己并不理解这些词句，也不知道为什么某些事情会让他产生这种触动；但他却一直在幻想这是某些他已忘却的梦境在起作用。早在1897年，当某些旅行者提到一个名叫贝卢昂桑泰尔(Belloy-en-Santerre)的法国小镇时，他整个脸都变白了。而另一些朋友们还记得1916年，当卡特加入法国外籍兵团投身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那个镇子上差点把命送掉了。

由于卡特最近的失踪，他的亲戚说了不少这类事情。他那多年来一直忍受着他那怪异行为的老仆人帕克斯最后看见他早上带着一把他最近刚找到的钥匙，独自驾车离开了。帕克斯

曾帮助他从一个古老的盒子里拿出了那把钥匙，并且奇怪地觉得自己被那些盒子怪诞的雕刻，以及其他一些他无法名状的古怪性质所影响了。当卡特离开时，他曾说他准备去拜访他那位位于阿卡姆附近的古老祖先的故乡。

在榆树峰的半山腰那通向老卡特住宅的废墟的路上，他们找到了卡特的汽车被小心地停靠在路边；在车里面有一个由某种散发着芳香的木头制作的盒子。在那个古老的盒子上雕刻着一些奇异的花纹，吓坏了那些偶然发现它的乡下人。盒子里装着一张奇怪的羊皮纸，上面记载着一些没有任何语言学家和古文书学者能够译解或辨识的符号。雨水已经抹去了一切可能的足印，但波士顿来的调查人员在老卡特古宅那倒塌的木料之间发现了某些骚乱的痕迹。他们声称，好像某些人最近在那片废墟里摸索过什么东西。另外人们还在山坡森林里的乱石间找到了一条普通的白色手帕，不过没人能确定它是否属于那个失踪的男人。

至于兰道夫·卡特的房产在他继承人之间的分配问题还有待讨论，但我将坚决反对这一程序，因为我不相信他已经死了。时间和空间、幻觉与真实之间一直纠缠不清，只有一个梦旅者才能发现这一切。以我对卡特的了解，我想他仅仅是发现了一种方法去穿越这些混乱的迷境。他是否还会回来，我无法断言。他怀念着他遗失掉的梦境之地，渴望着自己孩童时期的旧时光。然后，他找到了一把钥匙，而我开始有点相信他能够利用它那奇异的特质了。

当遇见他时，我会问他，因为我现在还期待着与他短暂地在某个我们过去常常出没的梦境之城里会面。在乌撒(Ulthar)当地，有谣传说在史凯(Skai)河对岸，一位新王君临了伊莱克·瓦德(Ilek-Vad)的猫眼石王座；有谣传说那传说中位于玻璃悬崖顶端的尖塔之镇正俯瞰着微光之海，在微光之海里，长着胡须与鱼鳍的格罗林(Gnorri)建造了属于他们的奇异迷宫。我相信我知道如何解释这些谣言。很确定，我焦急地期盼着见到那银质的大钥匙，因为它那神秘隐喻的阿拉伯式蔓藤花纹也许正象征着这个客观而又漫无目的的宇宙中的目的与秘密。

复仇女神

Nemesis

作于 1917 年 11 月 1 日

翻译：玖羽

穿过食尸鬼守卫的沉眠之门
越过惨白月光下的夜之深渊
经历了无以胜数的诞生死灭
我的目光已能洞察万事万情
破晓前我挣扎着尖叫，在惊恐中被疯狂所擒

我与地球在晨光中共同旋转
其时天穹被火焰和蒸汽充盈
我曾目睹宇宙张开漆黑大口
黑暗的星辰漫无目的地运行
运行在恐怖未知之中，痴愚、幽黯，亦无名

我在无尽的洋面上滑翔而过
头顶密布着不祥的灰色阴云
此时分叉的闪电将云层撕开
随即回荡着歇斯底里的哀鸣
那是无形魔鬼的悲叹，它们升起在海面青零

我像只轻盈的野鹿跃入拱门
这拱门通往古意苍然的树林
那里的橡树感到有物在阔步
可没有鬼魂胆敢在此地漫行
我从那物的包围逃脱，其物睨视于枯枝混溟

我蹒跚登上坑穴纵横的山脉
那贫瘠光秃的山脉君临平原
我满掬豪饮恶臭升腾的泉水
淙淙泉水渗入沼泽以至地间
有物栖于滚沸的湖泊，我不敢再向那里转睛

我曾探寻在藤枝攀附的大殿
我曾踟躕于空无一人的堂前
那里有月亮蠕动着爬出山谷
月光照亮了饰挂在墙的物件
混杂的绣帷布满轮廓，我无胆忆起那些奇形

我从奇特的窗棂间向外看去
只见四边躺遍了衰朽的草原
只见村庄的屋顶连汇成一片
它已被周遭空地的诅咒紧钳
白石的碑群传出声音，墓碑之讯我侧耳聆听

我曾出没在岁月悠久的墓场
我曾挥动着恐惧的羽翼翱翔
那里有喷吐烟雾的黑暗蔓延
那里有阴沉雪山的峰顶隐现
沙漠的太阳昏浊黯淡，那国度之中万古无明

法老初次登基时我已然年迈
尼罗河畔有美钻的宝座安平
历经无尽时代的我已然年迈
只有我，只有我，污秽莫名
而人类依然纯洁愉快，在极北孤岛陶醉怡情

啊，我灵魂的罪是多么深重
踏上的毁灭之路是多么壮观
即使天国的怜悯也无法拯救
即使坟墓的长逝也无法安眠
拍打残酷的黑暗翼翅，它从无尽的永恒降临

穿过食尸鬼守卫的沉眠之门
越过惨白月光下的夜之深渊
经历了无以胜数的诞生死灭
我的目光已能洞察万事万情
破晓前我挣扎着尖叫，在惊恐中被疯狂所擒

PART 3

梦寻

梦寻秘境卡达斯

The Dream-Quest of Unknown Kadath

(又名: 秘境卡达斯梦寻记)

作于 1926 年秋至 1927 年 1 月 22 日, 生前未发表

翻译: 竹子

兰道夫·卡特(Randolph Carter)曾三度梦见那座瑰丽绝伦的城市, 但每次他都只能在城市高处的露台上稍作停留, 旋即便被某种力量紧紧攫住, 从梦境中拖离。一连三次, 皆是如此。他记得, 在夕阳的照耀下, 整座城市——那些高墙、那些庙宇、那些柱廊, 还有那些以花纹大理石修筑的拱桥——全都闪耀着金碧辉煌、美妙动人的光辉; 银色底座的喷泉在宽阔的广场和芬芳的花园里喷吐着泉水, 散发出棱彩的光芒; 优美雅致的树木、繁花锦簇的花坛及象牙色的雕像排列在宽阔的街道两侧, 层叠的红色屋顶与老旧的尖型山墙趴在北面的山坡上, 为下方由草绿色鹅卵石铺就的小巷提供一份遮蔽。这座城市是诸神的宠爱、是天国喇叭吹出的仪仗乐曲、是神界铜钹碰出的洪亮音符。神秘的气息笼罩着这座城市, 就仿佛阴云笼罩在一片无人造访、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山脉之上, 而当卡特屏住呼吸、满怀期待地站在砌有栏杆的矮墙前时, 各种情绪就纠缠着一同涌了上来, 其中有几乎快要褪去的记忆带来的辛酸与焦虑, 也有因失去所爱事物而感到的苦痛, 还有强烈得几乎要将人逼疯的渴望——渴望再度出现在那个令人敬畏而又非比寻常的地方。

他明白, 这座城市对他一定曾有非凡的意义, 但他却不清楚自己知道这个地方时是在哪个循环、或哪具躯体里, 也说不出当时自己究竟是醒着还是在梦中。它模糊地唤起了一些片段——一些关于遥远的、几乎已被遗忘的幼年岁月的片段——那时白昼中的一切神秘都充满奇妙与愉悦, 不论黎明还是黄昏都在预兆般地大步向前, 走在鲁特琴与歌唱交织的渴望之声中、打开仙境的大门, 迈向更多令人惊讶的奇迹。但每当他站在高处有奇怪的瓮坛与雕栏的大理石露台上, 俯瞰这座肃穆、美妙而又超凡脱俗的夕阳之城时, 他总能感觉到梦境里那些暴虐专横的诸神施加的束缚; 因为他永远无法离开那个高台, 也不能走下那条宽阔的大理石阶梯——虽然它一直无穷无尽地延伸到下方那些铺展开来, 诱人心动、充满古老魅力的街道。

当他第三次从这样的梦境里醒来时, 仍无法走下那些阶梯, 也无法横穿那片被夕阳照耀的肃穆街道。兰道夫·卡特花了许多时间向那些躲藏起来的梦境诸神祈祷——这些神明总会反复无常地徘徊在无人知晓的卡达斯(Kadath)之巅的阴云里, 而那座山峰则位于杳无人迹的冰冷荒野上。即便如此, 那些神明仍未作出任何回应, 也没有展现丝毫的怜悯与慈悲。卡特也曾试着在梦境里向他们祷告, 甚至通过美髯的纳希特(Nasht)与卡曼·扎(Kaman-Thah)进行了带有牺牲性质的祈求——这两位牧师所掌管的、矗立着火焰立柱的洞穴神庙座落在距

离通往清醒世界的大门附近不远的地方。但那些神明仍没有展现任何有价值的神迹。不过，他的祈祷似乎传到了诸神那里，并引起了反效果，因为从第一次祈祷后开始，卡特就再也不能俯瞰那座瑰丽绝伦的城市了，就仿佛他前三次从高处得到的短暂一瞥仅仅是缘于某种意外或遗漏，违背了某些诸神制定的隐秘计划或意愿。

最后卡特厌倦了继续缅怀在夕阳下闪光的街道和那些隐藏在古老瓦檐间的山地小巷。可他既睡不着，也不能将这些念头赶出脑海。于是他决定带着自己大胆的愿望前往那从未有人去过的地方，不惧结冰的荒野，穿过黑暗，前往无人知晓的卡达斯——这座被云雾遮罩的山峰环戴着常人无法想像的星辰，梦境诸神(the Great Ones)所居的那座永夜的神秘缟玛瑙城堡就座落在山峰上。

在浅睡里他向下走过了七十级台阶，来到火焰洞穴中，向美髯的牧师纳希特与卡曼·扎谈起他的计划。两位牧师摇晃着他们戴有双重冠(pshent)的头，发誓说这将是他们灵魂的死亡之旅。他们告诉卡特，梦境诸神已经表达了他们的意愿，而他们不会因为卡特坚持不懈的祈愿而感到愉快或决定退让。他们还提醒他，不仅没有人去过无人知晓的卡达斯，甚至没有人能够推测出它到底在哪里；它可能坐落在围绕我们世界的梦境之地里，也可能坐落在那些围绕北落师门或毕宿五的未知梦境里。如果它在我们的梦境之地里，那么卡特还有可能抵达那里；如果不是，那么从太初至今，只有三个完完全全属于人类的灵魂成功地穿过亵渎神明的漆黑深渊抵达其他梦境并折返了回来，而在这三个人中，有两个回来时已经彻底疯了。这种旅途中的每一处地方都充满了无法估量的危险；而且在旅途的最后，旅行者还需面对那个只有在无人胆敢于谈及的胡言乱语中才会被提到的最终危险——它存在于有序的宇宙之外，一个任何梦境都无法触碰到的地方；这股没有确定身形的毁灭力量存在于最深的混沌里，待在一切实体的中央，翻滚冒泡，亵渎着一切神明——那就是无所限制的恶魔之王阿撒托斯(Azathoth)。没有哪张嘴胆敢高声言及它的名讳。在那些超越时间之外、让人无法想像的黑暗巨室里，污秽巨鼓敲打着隐约而又令人发疯的回响，邪恶长笛吹奏出的空洞而又单调的哀嚎，而在这一切之中，它饥饿地啃咬着。那些巨大的至高神明缓慢笨拙而又荒诞不经地伴着那令人憎恶的敲打与尖啸舞蹈。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神明，盲目痴愚而又阴暗无声，而他们的魂魄与使者便是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Nyarlathep)。

这就是牧师纳希特与卡曼·扎在火焰洞穴里对卡特的警告。即便如此，卡特仍决心要找到那些居住在无人知晓的卡达斯的诸神，不管这座城市在哪里；同时他还要从他们的手里赢回与那座美妙绝伦的夕阳之城有关的一切记忆，并重新看到这座城市，甚至行走居住在这座城市里。他知道这趟旅程将会离奇而又漫长，而梦境诸神也将对他百般阻挠；但他已经在梦境之地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因此积累了许多将会有助于他的经验与设备。所以在向

两位牧师祈求过道别的祝福后，卡特机灵干练地规划好自己的旅行线路，然后勇敢地向下走过七百级台阶，来到沉眠之门(Gate of Deeper Slumber)前，准备出发穿越那片附魔森林(Enchanted Wood)。

在附魔森林里，无数低矮巨大的橡树扭曲盘绕，编织着自己向外摸索的粗壮枝干；奇异蕈类散发出的磷光昏暗地照亮了这个地方。那些隐秘而又鬼祟的祖各(Zoog)就生活在这些由纠缠扭曲的树木构成的通道里，这些小东西知道许多梦境世界里的秘密，也知道些许清醒世界里的事情——因为这片林地有两处与人类的世界接壤，不过要是说出这两处地方在哪儿肯定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祖各出没的地方总会出现某些无法解释的流言、怪事与人口失踪事件，万幸的是它们不能离开梦境世界太远。但它们的确能自由出入那些靠近梦境世界的地方，它们的棕色身影会在不被人发觉的情况下悄声一闪而过，然后带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回到它们钟爱的森林里，在自己的灶台边为这些故事陶醉几个钟头。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住在地洞里，但也有一些住在巨大树木的枝干上；虽然它们多数时候都靠蕈类为食，但也有传闻称，它们对肉食亦有些许兴趣——不管那是实实在在的血肉还是精神上的躯体——很多入梦者进了树林就再也没出来。不过卡特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早已是个老练的入梦者了，不仅学会了祖各那种用拍打来表达意义的语言，还曾与它们订过不少条约。他曾在它们的帮助下找到了塞勒菲斯(Celephais)——这座辉煌的城市位于塔纳利亚(Tanarian)丘陵之后的欧斯·纳尔盖(Ooth-Nargai)山谷中，它在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被伟大的库拉尼斯(Kuranes)王统治着，但卡特知道这位君主在现实世界中的另一个名字。这个库拉尼斯正是那三个穿越群星深渊然后又折返回来的灵魂中的一个，而且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因此疯掉的。

在昏暗的磷光中，卡特一面快速穿行在那些由巨大树干组成的复杂通道里，一面按照祖各的方式发出拍打的声响，并不时停下来聆听它们的回应。他记得有一个这种生物的村落就坐落在靠近树林中央的地方，他还记得那里有一个由许多长满苔藓的巨大石块围成的石圈——这显然说明那里过去曾生活着某些更加古老也更加可怕的居民，但它们早已被遗忘了。卡特此刻正飞快地赶往那里，那些生长在林地里的怪诞蕈类为他提供了有利的指引，但凡靠近那些古老存在曾舞蹈与献祭过的地方，这些奇异的真菌就会长得格外茂密。很快，茂密的真菌散发出的微光便汇成了一片广阔而不祥的灰绿色，沿着森林的根部弥漫铺展开来，一直蔓延到视线之外。这里便是最近的巨石圈了，卡特也知道自己离祖各的村落不远了。他重新发出了一阵拍打的声响，然后耐心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他便感觉到有许多眼睛正在注视着自己。这就是祖各了，在看到它们怪异的眼睛之后，人们往往还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分辨出它们那细小而又皮毛光滑的棕色轮廓。

它们从隐匿的地洞与蜂巢般的树干中蜂拥而出，拥挤在这片区域里，直到整片被微光点

亮的区域都充满了它们活跃的身影。某些较为野化的祖各在卡特的身边令人不悦地摩挲着，甚至还有一只还颇为讨厌地啮咬他的耳朵；但这些无法无天的精灵很快便被更加年长的祖各管束了起来。在认出来访者后，贤者议会为卡特提供了一瓢发酵后的树汁——这种树汁是祖各们从一棵与众不同的大树上提取出来的，据说过去某个月亮上的存在扔下了一颗种子，后来这颗种子便长成了这棵它们用来酿造汁液的大树。当卡特遵循仪式隆重地喝下树汁之后，一场非常怪异的谈话便开始了。可不幸的是，祖各们并不知道卡达斯之峰在哪里，也不知道冰冷荒野究竟是在人类世界的梦境之地，还是在别的世界的梦境之地。关于梦境诸神的传说各式各样；只能说人们更可能在高耸的山脉上找到他们，而不是在河谷里，因为当月亮升起、云层下沉时，他们会在这些山脉的高处缅怀往事般翩然起舞。

此时一只年纪非常大的祖各想起了一件其他祖各从未听闻的事情；它说在史凯(Skai)河对岸的乌撒(Ulthar)还保存着最后一本那古老得不可思议的《纳克特抄本》(Pnakotic Manuscripts)的副本。一群生活在某个早被世人遗忘的北方王国里的古人在清醒的时候制作了这份副本，但当多毛、善食人的诺弗·刻(Gnoph-keh)征服了遍布庙宇的奥拉索尔(Olathoe)城，屠杀了洛玛尔(Lomar)大陆上的所有英雄之后，这份副本便传到了梦境之地。那只年长的祖各告诉卡特，这些手稿讲述了许多关于诸神的事情；而且在乌撒还有人看见过诸神的神迹，甚至有一个老牧师攀登过一条巨大的山脉，试图目睹诸神在月光中起舞的情景。虽然他失败了，但他的同伴却成功了，并因而招致了无可名状的毁灭。

于是兰道夫·卡特对这些祖各表达了他的感谢，它们则友善地拍打回应，再次送给他一瓢用月亮树汁液发酵而成的美酒供他随身携带。稍后卡特便重新出发，开始继续穿越这片遍布磷光的树林，前往它的另一侧——在那里，史凯河的流水从雷利昂(Lerion)山的山坡上奔涌而下，而哈提格(Hatheg)、尼尔(Nir)与乌撒就坐落在山下的平原。卡特离开村落时，几只好奇的祖各鬼鬼祟祟地悄然跟在他的身后，因为它们想知道卡特会遇到些怎样的奇遇，并将这些故事带回给它们的族人。离开村落不久，巨大的橡树林开始变得茂密起来，于是卡特停下来敏锐地寻找树木较为稀薄的地方——那些矗立在稠密得极不自然的真菌群落中、已死或垂垂将死的大树，以及那些腐坏的沃土，还有那些橡树倒下的兄弟们所残留下来的长满苔藓的原木。他得拐一个急弯，因为在那边林地的地面上铺着一块极大的石板，那些胆敢靠近这块石板的人回来说，石板上面有一个三英尺宽的铁环。祖各们还记得那个由长满了苔藓的巨石组成的古老石圈，也记得它可能是用来做什么的，所以祖各们绝不会在那个摆着巨大圆环的石板附近多作停留；因为它们明白，并不是所有被遗忘的东西都必定已死，而它们也不希望看到那块石板在某个时候缓慢而从容不迫地升起来。

卡特选择了一条合适的道路，绕开了那个地方，同时他也听到自己身后传来了几只比他

更加胆怯的祖各受惊时所发出的拍打声。他知道它们会跟着自己，所以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些好打探的生物所表现出的怪异举动了。当卡特来到林地边缘时，他看到天边正泛起微光；而那逐渐变亮的微光让他意识到这是清晨的曙光。他能看见农舍烟囱里冒出来的烟雾正从史凯河奔流着的肥沃平原上缓缓升起，各个方向上都是一片平和的景象——树篱、耕作过的田野、以及用茅草铺盖的屋顶。他在一家农舍前的井口边暂作停留，讨了杯水，与此同时，所有的狗都在对着他身后那几只爬在草地上、毫不起眼的祖各恐吓地吠叫。在另一处人群忙碌的农舍边，他试着向农夫打听一些关于诸神的事情，以及他们是否经常在雷利昂山上舞蹈；但农夫与他的妻子仅仅只是划了个旧印，给他指出了通向尼尔与乌撒的道路。

中午时分，卡特已经走在尼尔城内一条宽阔的主路上了。他曾经来过这里一次，而且这也是他在这个方向上到过的最远距离；中午过后，他便来到了那座横跨史凯河的雄伟石桥前——一千三百年前，修建这座石桥的时候，他们曾将一个活人当作牺牲封进了这座石桥的中央桥墩中。穿过这座石桥之后，猫的身影便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他的周围（这些猫咪无一例外地对着尾随在他身后不远的祖各充满敌意地弓起了背）。这些猫咪的出现说明卡特已经距离乌撒的近郊不远了；因为那个地方存在着一条古老但却非常重要的法则：在乌撒，禁止任何人杀猫。乌撒的近郊是片让人颇感愉快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着浅绿色的农舍与被整洁的篱笆圈出来的田野；但更让人感到的愉悦的还是那座古雅的小镇本身——这里有着古老的尖形屋顶；也有许多从小楼中突出悬挂在道路上方的楼层；还有不计其数的烟囱管，以及狭窄的山地小巷——大群的猫咪游荡在这些街巷上，透过它们之间的空隙，卡特能看见那些铺设在小巷上的古老鹅卵石。那些若隐若现的祖各让乌撒的猫咪纷纷散开，藏了起来，但卡特并不在意，径直走向那座供奉着旧日之神(the Elder Ones)的庙宇——据说牧师与那些古老的记录都待在这座简单而朴素的神庙里；其间，他爬上了乌撒最高的山丘，在山丘顶上坐落着一座庄严的圆形高塔，在这座攀绕着常青藤的石头高塔里，卡特找到了大长老阿塔爾(Atal)。这位年迈的牧师曾爬上砾石荒漠中被视为禁忌的哈提格·科拉(Hat heg-Kla)峰，并活着返回。

阿塔爾坐在一张象牙色的讲台上，这张讲台被摆放在神庙顶端一个饰以彩花的圣祠里。这个老人已经足足有三百岁了，但却仍有着极其敏锐的思维与清晰的记忆。卡特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不少有关诸神的事情——他们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群尘世里的神明，只能软弱无力地统治我们的梦境之地。倘若离开了我们的梦境之地，他们便既没有居所，也没有力量。阿塔爾说，他们在心情愉悦的时候也许会留意凡人的祷告，但凡人绝不应尝试寻找他们位于冰冷荒野上的居所——那座矗立在卡达斯之巅的缟玛瑙要塞。无人知晓卡达斯的位置实在是件极为幸运的事情，因为攀登它必会招致极其悲惨的后果。和阿塔爾同行的贤者巴尔塞(Barzai)仅仅因为爬上了那座人们熟知的哈提格·科拉峰，就在尖叫中被某种力量拖进了天空。如果有人找到了卡达斯，那么等待他的后果要比发生在巴尔塞身上的悲剧糟糕得多。因为，虽然

一个睿智的凡人可能在某些时刻胜过那些俗世里的神明,但这些神明却被来自宇宙之外的另一批神明保护着,而凡人们最好还是不要讨论有关那些神明的事情。这些神明曾将他们的力量烙在了地球上的原始花岗岩中,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其中一次发生在上古时期,人们猜想,那本古老得已无法解读的《纳克特抄本》上有一张绘画正表现了这件事情;另一次则发生在哈提格·科拉峰,当贤者巴尔塞试图窥探尘世诸神在月光中舞蹈的情景时,这些神明将他拖进了天空之中。所以,阿塔尔说,除了进行机智委婉的祈祷外,人们最好还是不要理会所有这些神明。

虽然阿塔尔的劝告令人泄气,《纳克特抄本》与《玄君七章秘经》(Seven Cryptical Books of Hsan)也没有提供有利的帮助,但卡特却并没有完全绝望。起先,他向老牧师问起他在带栏杆的露台上看到的那座精妙绝伦的夕阳之城,希望能不通过诸神的帮助独自找到这座城市;但艾伦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阿塔尔说,这个地方可能存在于他独有的梦境里,而不在大多数人所熟悉的普通梦境世界中;可以想像,它也可能存在与另一个星球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那些俗世里的神明愿意协助,他们也对此无能为力。但这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卡特梦境的嘎然而止似乎非常清楚地说明梦境诸神并不希望他知道这个地方。

接着卡特耍了一个邪恶的伎俩。他拿出祖各给他的月亮酒,请坦诚接待自己的神庙主人喝了不少,结果这位老人开始不负责任地健谈起来。可怜阿塔尔毫无节制地嘟囔起那些被人们视为禁忌的事物,一点儿也没有保留;他谈到旅行者们曾报告说,在南海(the Southern Sea)奥瑞巴(Oriab)岛上的恩格拉尼克(Ngranek)山脉中看到过一座雕刻,一座凿刻在山脉坚实岩床中的巨大雕像;阿塔尔还暗示说这座雕刻可能有其原型——俗世诸神在这座山脉顶端伴着月光舞蹈时,曾将他们的容貌精巧地描绘在天空中,而某些力量将这些画像摹刻到了石头里。他还打着嗝说那座雕刻非常奇怪,所以任何人都能轻易地认出它,而且它肯定可信地表现了诸神所属的族类。

有了这些消息,寻找诸神的目标对于卡特来说就近在咫尺了。据说梦境诸神中那些较为年轻的神明经常会披上伪装迎娶人类的女子,所以那些在卡达斯坐落的冰冷荒野附近居住、生活的农夫肯定全都承载着他们的血脉。这样的话,想要找到冰冷荒野,就必须去看一看那些凿刻在恩格拉尼克山脉上的面孔,并且记下这些特征,然后只需仔细在活人间寻找那些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得越明显、越密集的地方,就离诸神越近;而铺展在这些村落之后的砾石荒野就肯定是卡达斯坐落的场所。

卡特肯定能从这些地方了解到不少有关梦境诸神的事情,而那些体内流淌着诸神血液的居民或许也能从祖先那里遗传到一些有利于寻神者的记忆。他们也许不知道自己的血统与祖

先，因为人们对于诸神的容貌众说纷纭，大相径庭，因此也无法确定谁曾有意观察过他们的容貌；事实上早在卡特寻找卡达斯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这些诸神的子嗣可能有着会被其他人误解的、古怪而又高傲的思想，也许还会吟诵某些遥远的景致与花园——这些景致和花园可能会与人们所了解到的其它地方，甚至包括梦境之地里的景色都完全不同，以至于普通人可能会把他们称为傻瓜。但正是从这样的言语中，人们也许能了解到一些关于卡达斯的古老秘密；或者搜集到一些有关那座诸神想要隐藏起来的夕阳之城的信息。而且，凡人也许还能因此抓住某个诸神所喜爱的子嗣当人质，甚至可能俘虏到某个年轻的神明——尤其是当他伪装起来与自己的新娘，某个标致的乡间处女，一同生活在凡人之间的时候。

可阿塔尔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奥瑞巴岛上的恩格拉尼克山脉，不过他建议卡特沿着石桥之下欢唱的史凯河一直走到南部海洋边去看看。乌撒的自由人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那些坐着船或驾着骡拉大篷车队、推着两轮货车的商人都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那边有一座巨大的城市，戴拉斯·琳(Dylath-Leen)。在乌撒，这座城市的名声并不算好，因为会有满载着红宝石的黑色三层多桨大帆船从说不清是哪里的海岸航向这座城市。从这些帆船里走出来与珠宝匠进行贸易的商人都是人类，或者基本上是人类，但却从来没有人见过划动这些帆船的桨手；而在乌撒，商人们若是要与这些从未知海岸航行过来，却从不展示自己桨手的黑色大船进行贸易，也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说出这些事情时，阿塔尔早已昏昏欲睡了，于是卡特温柔地把他放躺在由黑檀镶嵌成的睡椅上，并彬彬有礼地将他的长胡子摆放在胸口上。当他离开神庙准备继续前进时，卡特突然发现再没有隐约的拍打声跟在他身后了。他不由得奇怪那些祖各为何会在追求新鲜事物时变得如此松懈倦怠，然后他便注意到所有那些生活在乌撒、皮毛光滑、得意自满的猫儿都怀着非同寻常的嗜好舔着自己的下颌。接着他回忆起在与老牧师对话的时候，曾听到神庙下端传来过吱吱的声音与猫咪的打闹声；同时，他也回想起鹅卵石街道边曾有一只特别大胆放肆的年轻祖各对一只黑色小猫表现出过极为邪恶的渴望。因为他喜爱黑色小猫胜过世上的一切东西，所以他弯下腰轻轻拍了拍那些舔着自己下颌、皮毛光滑的猫儿，却没有多做哀悼，因为那些爱好寻根探底的祖各不会再为他护航了。

这时已是落日时分，于是卡特在一间建在陡峭小巷上方、能够俯瞰小镇低矮部分的旅舍里安顿了下来。当他走上自己房间的露台、俯瞰下方的景致时，他看到了由红色屋顶组成的海洋，看到了铺设着鹅卵石的小巷，还看到了更远处令人愉悦的田野。当看着这一切在倾斜的阳光中变得柔和与魔幻起来时，他敢发誓，如果不是记忆中那座更雄伟的夕阳之城不停刺激他前去探索未知的危险，那乌撒肯定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接着，暮色渐暗，以石灰粉刷的山墙由粉红色逐渐变成了充满神秘的紫色，微亮的黄色灯光开始一盏接一盏地浮现

在古老的格子窗之后。神庙高塔上传来了悦耳的钟声，入夜的第一颗星辰也开始在史凯河对岸草甸上的天空中静静地眨起了眼睛。当夜晚开始轻声低吟时，卡特也附和着轻轻点头，仿佛鲁特琴手正在金银丝装饰的露台与棋盘格局的纯朴乌撒之外的地方传唱着古老的岁月。甚至连乌撒众多猫咪发出的声音也似乎露着甜美的感觉，但它们大多都很饱足，而且闭口不言那顿奇怪的飧宴。它们中的一部分偷偷离开了乌撒，前往那些只有猫儿才知道的神秘国度——村里的人说这些国度都在月亮的暗面，而猫儿们会从高大的房屋顶端跳向那个世界。不过此时有一只黑色小猫从楼上悄悄匍匐爬过，跃上了卡特的膝盖，一面撒娇一面发出愉快的呼噜声。当卡特最后躺在小小的睡椅上，枕着用有催眠作用的芬芳香草填充的枕头沉沉睡去时，那只黑色小猫也在他脚边不远的地方蜷起了身子。

早晨，卡特加入了一支由商贩组成的车队，与他们一同前往那座名叫戴拉斯·琳的城市。车队的货物主要是乌撒出产的纺织羊毛与乌撒忙碌的农场里收获的卷心菜。一连六天，他们摇晃着叮当作响的铃铛，走在史凯河一侧平坦的马路上；有几个晚上，他们停留在一些古雅奇异的渔镇上，并在那儿的旅舍里落脚；而在其它几个晚上，他们则在繁星之下扎营，听着平静的河流上不时传来片刻船夫的歌声。田野的风光非常漂亮，卡特看到了不少青绿的篱笆与树林，还有如画的尖顶农舍和八角形的风车磨坊。

第七天，前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片烟雾般的朦胧事物，接着出现的便是戴拉斯·琳那高耸的黑塔。这座城市与那些大多由玄武岩修建起来黑塔从远处看起来有些像著名的巨人堤(the Giants' Causeway)，而那些黑塔间的街道既阴暗又无趣，毫无魅力可言。在数不清的码头附近挤满了阴沉的海员酒馆，整座城镇里挤满了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水手，其中一小部分甚至不能说是从地球上来的。卡特向城市里那些穿着古怪长袍的居民问起了奥瑞巴岛上的恩格拉尼克山脉，随后便发现他们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城市里的一些船就来自那座岛上的巴哈那(Baharna)港，其中有一艘按理说应该在一个月内抵达这里；从那座港口出发，骑上斑马，花两天时间就可抵达恩格拉尼克山脉。但是很少有人见过那些描绘诸神容貌的石头雕刻，因为它位于恩格拉尼克山脉中非常险峻的一侧，从上面俯瞰下去，只能看见险峻的峭壁与充满了险恶熔岩的山谷。过去诸神曾迁怒于居住在山脉那一侧的凡人，并将这些事情告知了那些蕃神(the Other Gods)。

在戴拉斯·琳的海员酒馆里向商人与水手们打听消息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更倾向于偷偷谈论那些黑色的多桨大帆船。根据日程安排，不出一周，就将有一艘黑色大帆船载着从某块无人知晓的海岸上带来的红宝石停在码头上，可镇子上的居民却很害怕看见它停靠在这里。那些从船上走出来与其它商旅进行贸易的人都长着宽得不同寻常的嘴，而他们缠头巾的方式也格外地难看——那些头巾会在他们的前额奇怪地隆出两个小包。这些

人所穿的鞋子也是他们所见过的，整个六王国(Six Kingdoms)中最短、最奇怪的。但最让人感觉害怕的还是那些看不见的桨手。那些三层长桨划动得太过轻快，太过有力，太过协调准确，反而让人感觉不太安心；而且，若是有一艘船在码头边停上几个星期，其间只看见船上商人往来贸易，却从未见过任何一个船员，那么这事情多少都会让人觉得有些蹊跷。对于那些在戴拉斯·琳开酒馆的业主们，以及那些食品商与屠夫们来说，事情多少有些不太公平，因为从来都没人往这些黑色大帆船上送过一丁点儿补给。那些船上的商人只取走了黄金与从河对岸的帕格(Parg)送来的矮胖黑奴。他们没有从食品商和屠夫那里买走任何东西，仅仅只带走了黄金与他们用黄金买下的来自帕格的矮胖黑奴——这就是那些模样让人颇不愉快的商人与那些看不见的桨手需要的一切。当南风从码头那边吹过来时，会把这些帆船上的气味带到港口边，这些气味完全无法用言语形容，就算是海员酒馆里最能忍耐异味的常客也只有频繁地用浓烈的塞格草(Thagweed)进行烟熏才能忍受这种气味。事实上，倘若有人能从其他地方弄到那些黑色大帆船带来的红宝石，那么戴拉斯·琳就绝不会容忍这些黑色大帆船在码头上靠岸，可是，实际上，在属于地球的梦境之地里，没人知道有哪种矿藏能开采出这样的宝石来。

戴拉斯·琳那些四海为家的人们闲聊时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东西。在此期间，卡特一直都在耐心等候着从巴哈那港开过来的航船，因为那艘船也许能把他载到奥瑞巴岛上，而那贫瘠荒芜但却雕刻着诸神面容的恩格拉尼克山脉就高高地耸立在那里。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在那些游历得很远的旅行者们出没的地方搜寻任何有用的故事——任何可能与冰冷荒野上的卡达斯，或是与那座他在夕阳之中、从露台上看到的有着大理石墙壁与银色喷泉的辉煌城市有关的故事。可他却没有打听到任何有关这些东西的事情；不过，当他提到冰冷不毛的冷原(plateau of Leng)时，曾有一个非常年长的斜眼商人，看起来很奇怪地，像是掌握着一些相关的消息。据说这个老人在与一些可怖的石头村落贸易，这些石头村落就坐落在荒芜的、覆盖着冰雪的冷原上，没有哪个正常的人类愿意造访那个地方，到了晚上，人们还能在远处看见那片高原上放出邪恶的火光。但这个老人的非凡之处还不止如此，有传闻说他还与那个难以描述的高阶祭司打过交道——这个脸上遮着黄色丝绸面具的祭司独自居住在一座万分古老的石头修道院里。这样的一个人无疑曾与许多在人们的想像中应该居住在冰冷荒野上的生物进行过小规模贸易，但卡特很快便发现向他询问毫无结果。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那艘黑色多桨大帆船安静地驶过了高大的灯塔与玄武岩修筑的防波堤，轻巧地滑进港口，带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感觉。接着，南风便为镇子送来了一股奇怪的恶臭，这在滨水区的酒馆里引起了一阵飒飒的骚动与不安。过了一会儿，那些脚掌短小、肤色深暗、长着一张大嘴的商人头戴隆起小包的头巾，鬼祟笨拙地走下了船，开始寻找那些聚集着珠宝匠的集市。卡特靠了过去，打量了一会儿，可他越看这些人，就越不喜欢

他们。接着，他看到他们驱赶着那些来自帕格的矮胖黑人走上踏板，嘟囔着坐进那艘古怪的大帆船。这让卡特不禁有些好奇，这些肥胖可怜的人将会被送到哪片陆地上去——连他们是否会被送到陆地上去都是个问题。

接着，在大帆船停泊进港后的第三个夜晚，那些令人不安的商人中的一员与卡特攀上了话。他邪恶而得意地讪笑着，向卡特暗示说他在酒馆里听说了卡特所追寻的东西。他似乎知道某些不宜公开谈论的秘密，因此即使他的声音可憎得让人无法忍受，卡特仍觉得不应轻易忽视这样一个远道而来的旅行者讲述的见闻。因此他邀请这位商人作为自己的客人到楼上上锁的小房间里坐一坐，并倒出最后一点祖各送给他的月亮酒，想撬开客人的口。那个奇怪的商人醉得厉害，可月亮酒并没有改变他脸上的讪笑。随后他掏出了一个奇怪的瓶子，里面装着他自带的酒水。卡特发现这个瓶子是由一颗中间挖空的红宝石做成的，上面还雕刻着一些难以置信、甚至无法理解的图案。那个奇怪的商人邀请他的主人同喝一杯，于是卡特非常谨慎地啜了极小的一口。虽然他仅仅抿了那么一点儿，但仍感到了天旋地转的晕眩与难以想像的燥热。这期间，客人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明显，当卡特滑进一片黑暗时，他看到的最后一眼便是那张黝黑可憎的脸上颤动着邪恶的大笑，甚至他额前桔黄色头巾上两个隆出的小包中的一个也在他癫疯般的大笑中被弄乱了。

当再度恢复意识的时候，卡特发现自己置身在一片极度可憎的恶臭中；一张帐篷样的雨篷立在船的甲板上，将他整个遮挡在下面，而南海那美妙绝伦的海岸正以一种极不自然的迅捷速度向后飞去。他并没有被锁链锁着，但却有三个面带讥讽的商人咧着嘴站在他身边。当卡特看到他们头巾下的鼓包时，几乎就和闻到从邪恶船舱里渗出来的恶臭一样昏厥过去。而后，他看到了许多辉煌的国度与城市从他身边飞驰而过：过去曾有一个来自地球的入梦者——一个住在古老的金斯波特(Kingsport)港的灯塔看守人——经常谈起这些国度与城市。在那些国度与城市中，卡特认出了扎尔(Zar)的梯台群庙，那里是忘却之梦的容身之所；他也看到了恶名昭彰的塔纳利昂(Thalarion)，认出了那些矗立其中的尖塔——一个叫拉提(Lathi)的精魂统治着这座恶魔般的千秘之都；他还认出了那些修建在修拉(Xura)，那个无法实现的喜悦之地的阴森花园，还有那对双生的水晶海岬，它们在上端交汇成一座辉煌灿烂的拱门，这座拱门守护着索纳尼尔(Sona-Nyl)——被祝福的幻想之地的港口。

这艘散发恶臭的黑船以一种远非正常的速度飞驶过那些绚丽夺目的土地。所有这些土地都在提醒他，待在甲板下的那些看不见的桨手正以一种极不寻常的快速节奏划动那些长桨。在那天结束前，卡特看到舵手一直使船正对着西面的一片玄武岩石柱航行。单纯愚笨的人们声称，在那片玄武岩柱林之后便是光辉的卡瑟里亚(Cathuria)，但那些更加睿智的入梦者则清楚地知道那片玄武岩柱林其实是许多扇大门，它们都通向一座可怖的巨大瀑布，这座出现

在地球梦境之地的海洋里的瀑布会翻滚奔腾向深不可测的虚无，倾倒过空洞的空间，流向其它的世界与星球，甚至流向有序宇宙之外的恐怖虚空。在那虚空中，恶魔之王阿撒托斯在混沌中饥饿地啃咬着，而在他的身边，那些来自世界之外、盲目痴愚、阴暗无声的神明会与他们的魂魄和使者奈亚拉托提普一起狠狠地敲打、尖啸，让人毛骨悚然地起舞。

在此期间，三个面带讥讽的商人没有对他们的意图做出任何解释，但卡特很清楚，这些人肯定与那些希望让他停止追寻卡达斯的存在们是一伙的。生活在梦境之地的人们都知道：那些来自世界之外的另一批神明有着许许多多的代理人，而这些代理人就行走在人群之中；他们有些是完全的人类，有些则与人类有些许细微的不同，但不论如何，他们都热衷于去实现那些盲目痴愚的东西所提出的一切意愿，并借此换取这些东西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魂魄与使者——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的恩惠与宠爱。所以卡特推断，那些带着鼓包头巾的商人们在听说了他正狂妄地打算寻找那些居住在卡达斯城堡里的梦境诸神后，便决定将他带走，然后献给奈亚拉托提普来换取某些无可名状的恩惠作奖赏。可卡特猜不出这些商人来自哪片土地，也不知道他们的家园是在我们所熟知的宇宙之内，还是在外面的那些怪异的空间里，他也想像不出这些商人打算在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与伏行之混沌会面，好献上自己来索取他们的奖赏。但是卡特知道，这些像是人类一样的家伙中，没有谁胆敢接近那存在于无形的中央虚空中、属于阿撒托斯的终极黑暗王座。

夕阳西下时，商人们舔着极为宽大的嘴唇，现出饥饿的神色。其中一个商人向下走进船舱，从某个隐秘而又令人作呕的小舱中拿出了一个小罐与一篮盘子。接着，他们在雨篷下相互靠紧，蹲了下来，传递熏肉，开始晚餐。但当他们递给卡特一份晚餐时，卡特发现这份晚餐的在尺寸与模样上有着某些非常吓人的特征，他的脸更加苍白了，于是就在没人看着他的时候将晚餐丢进了海里。接着他又想起了那些待在甲板之下、始终看不见身影的桨手，想起了那些能为这些桨手提供如此强壮力量的可疑补给。

当大帆船穿过西面的玄武岩柱林时，天已经黑了。终极瀑布发出的巨响仍在船前不祥地咆哮着，而瀑布激起的浪花与飞沫则一直向上攀升，甚至遮掩了天空中的星辰。甲板愈发地潮湿，瀑布边缘那汹涌澎湃的浪潮卷绕着，将船身围在当中。接着，在一阵古怪的呼啸声中，整条船向前跃了出去，一头栽向深渊。当整个世界突然转折，陡峭地向下坠去时，卡特感到了只有在梦魇里才体会得到的恐怖。整艘巨大的帆船像是彗星一般无声地射向行星空间中，而在此之前，他还从不知晓会有怎样一些无定形的漆黑之物在这片以太之海里潜伏、雀跃与挣扎；这些东西待在这片可怕的空间里，不怀好意地睨视那些可能从此经过的航海者们，对他们咧嘴嬉笑，有时甚至会用它们满是粘液的爪子触碰、感受那些激起他们好奇心的移动物体。这些东西是蕃神们那无可名状的幼体，它们与蕃神一样盲目痴愚，还拥有不同寻常的饥

饿与渴望。

但这艘无礼的大帆船并没有如卡特所恐惧的那样航向以太之海的深处，因为他很快就看到舵手在调整路线，把船头对准了月亮。这时月亮还是一轮新月，随着他们不断接近，它柔和地闪耀着，变得越来越大，同时也逐渐向船员们展现出上面那些奇异的环形山和令人有些不安的尖峰。帆船逐渐航向月亮的边缘，卡特很快便清楚地意识到它的目的地正是月亮那总是背对着地球的神秘一面；也许除了入梦者斯尼瑞斯·寇(Snireth-Ko)之外，没有哪个人类曾目睹过月亮的这一面。当帆船靠得更近些时，月亮的近貌让卡特非常不安，他不喜欢那些散落在月表各处的破败遗迹，它们的尺寸与形状都让他觉得有些恐惧。那些散落在群山上的神庙遗迹全都矗立在特定的位置上，这让它们不可能用来供奉和赞美那些理性、正常的神明；而在那些耸立在神庙里的残破立柱所遵循的对称法则中，似乎也潜伏着某些内在的、不愿引人破解的邪恶意味。至于那些昔日在这些神庙里顶礼膜拜的崇拜者究竟生得一副什么模样，卡特则坚定地拒绝再去揣测。

当帆船绕过月亮边缘，航行在那些人类从未见过的土地上时，大地上出现了一幅奇异的风景，明确地显示出那上面有生命存在的迹象。卡特看到许多低矮、宽大的圆形小屋散布在由发白的怪诞蕈类组成的田野里。他注意到这些小屋没有窗户，并且觉得它们的形状让自己想起了爱斯基摩人修建的临时小屋。接着，他瞥见了一片在迟缓呆滞的海面上扬起的油腻波浪，同时也意识到他们的航行将再次回落到水面——或者至少是某种液体上。船体冲破液体表面时，发出一阵怪异的声响，那些波浪接纳船体时表现出的那种古怪而又充满弹性的状态也让卡特颇为迷惑。接着，他们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在这片油腻的海洋上滑行，并且经过了另一艘有着类似模样的桨帆船，还与它打了个招呼。但粗略地看过去，除了这片奇怪的海洋与头上的天空外，什么也看不到。虽然此时太阳正灼热地照耀着天空，但天空仍然是黑色的，撒满了繁星。

不久之后，大帆船的前方便逐渐抬升起了一条由犬牙交错的群山构成的嶙峋海岸，与此同时，卡特也看到了一座城市，那座城市里簇集着令人不快的灰色高塔。这些高塔倾斜弯曲的外观，它们抱团聚簇的情形，以及塔上完全没有窗户的建筑方式，都令这个囚徒觉得颇为不安。他不禁为自己愚蠢地啜了一口那个带着鼓包头巾的商人拿出来的怪酒而感到苦涩和悲伤；当海岸线拉得更近些时，那座城市散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恶臭也跟着变得强烈起来。这时他看见那些犬牙交错的群山上生着大片的森林，那森林中的某些树木与地球上的附魔森林里的那棵形单影只的月亮树明显出自同一祖先。那些细小的褐色祖各们正是利用这种树的汁液，酿出了它们那奇异的美酒。

此时卡特已经能分辨清楚前方恶臭码头上移动的人物了。可他看得越是清楚，就越觉得恐惧和嫌恶，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人类，甚至一点儿也不像人。它们是一些巨大而粘滑的灰白色生物，能够自由地膨胀与收缩。它们的模样——虽然经常改变——大致类似于无眼的蟾蜍，在它们那轮廓模糊的钝吻前端生长着一丛古怪颤动着的短小粉红色触手。这些东西忙碌地蹒跚行走在码头周围，并不时用它们的前爪抓着长桨跳上或跳下已经下锚的大帆船。偶尔也能看到一个这种生物赶着一群脚步啪哒啪哒响的奴隶，那些奴隶事实上很像长着一张宽嘴的人类，和那些在戴拉斯·琳做生意的商人非常相似，只有那些没有头巾、衣物和鞋子的才看起来不那么像人。那些生物会把一些奴隶——工头们会试验性地捏一捏，挑出那些更肥胖的——从船上运卸下来，然后将他们装钉进巨大的板条箱里，工人们会将这些板条箱推进低矮的仓库，或者装上巨大而笨重的篷车。

当一辆篷车拉上挡板缓缓驶离时，卡特才看见，拉动整辆篷车的竟是一只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虽然后来他还在那个可恨的地方见过其它许多怪物，但那只拉车的生物仍让他惊讶得倒吸一口冷气。时不时地，会有一小群穿戴得像那些黝黑的商人们一样的奴隶从某艘帆船上被赶下来，跟在他们身后的则是一大群那种蟾蜍般灰色、粘滑的生物——它们有的是军官，有的是领航员，有的是桨手。卡特看到那些长得和人类几乎一样的生物都被保留下来，用于执行那些不需太多力气但更不光彩的工作，例如烹饪、拿取与搬运，以及与地球及其它星球上的人讨价还价。这些生物在地球上活动肯定非常方便，因为只要披上衣服，仔细穿戴好鞋子与头巾，他们看起来就和人类没什么两样，足够在人类的店铺里讨价还价而不需感到任何窘迫，或是作出任何奇怪的解释。除了那些瘦削羸弱或疾病缠身的奴隶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穿任何衣物，而且都被装在板条箱里，被由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拉着的笨重篷车拖离港口。卡特偶尔也看到一些别种的生物被卸下来打包装箱，其中有些非常像这些亚人，有些不那么像，还有些则压根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于是不禁好奇，是不是也有一些来自帕格的可怜矮胖黑人也会在这儿被卸下来，打包装箱，搬到那些可憎的货车上，再拉到内陆地区去。

接着大帆船在一处由海绵状岩石修筑起来的、看上去颇为油腻的码头前靠了岸，一大群像是从噩梦里跑出来的蟾蜍状生物从船舱里蹒跚走出。两只蟾蜍模样的生物抓住了卡特，并把他拖上了岸。那座城市的模样与空气中飘荡的气味都难以用语言描述，连卡特自己也只记得一些零碎的画面——例如铺设着地砖的街道、黑色的大门、由无窗的垂直高墙组成的无尽峭壁。最后他被拖进了一个低矮的大门，并被迫在沥青般的黑暗中爬上了无数级阶梯——对那些蟾蜍般的生物来说，有没有光亮似乎都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弥漫着让人难以忍受的恶臭，而当卡特被锁进一间小囚室，留下来独处时，他已经几乎没有力气再爬动和摸索整座囚室的形状与尺寸了。这是一间圆形的囚室，直径大约有二十英尺。

从这时起，时间似乎就停止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食物被推进来，但卡特根本不愿去碰。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走向何方，但他觉得自己被囚禁在这里是为了等待蕃神们那可怖的魂魄与使者的到来。终于，在不知道多少小时、或多少天之后，那扇巨大的石门再次打开了。卡特又被推挤下楼梯，带到了那座可怖城市被红光点亮的大街上。这时是月亮上的夜晚，合城上下都部署着手持火炬的奴隶。

接着看守们在一个可憎的广场上组成某种队伍，队伍中包括十个蟾蜍般的生物和二十四个亚人火炬手——两侧各十一个，前后各一个。卡特被它们安置在了队列的中间；五个蟾蜍般的生物站在他前面，五个站在他后面，在他的两侧各有一个火炬手。某些蟾蜍般的生物拿出了上面雕刻着恶心图案的象牙长笛，并吹奏出了令人作呕的声响。在邪恶可憎的笛音中，这列纵队向前走过铺着地砖的道路，进入了生长着污秽蕈类的漆黑平原，很快便开始攀登城市后方一座较为低矮和平缓的山丘。卡特敢肯定，伏行之混沌就在某面让人恐惧的山坡上或某块亵渎神明的高原上等待，他由衷地希望这种充满悬念的等待很快过去。那些不敬的长笛吹出的哀嚎让人觉得骇然，他几乎愿意献出一切来换取一点哪怕是接近正常声音的声响；但那些蟾蜍般的生物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而奴隶们也缄口不言。

这时，从闪着点点星光的黑暗里的确传来了一点儿普通正常的声音，它从更高一些的山丘上传了过来。与此同时，所有那些围绕着山丘、犬牙交错的山峰抓住了这声音，将之回响成一股喧嚣嘈杂且不断膨胀的大合唱。那是猫咪在午夜时分的叫声。直到此时，卡特才意识到村子里的老人对于那些只有猫儿才知道的神秘王国所作的低声猜测是正确的——猫儿中的年长者会在夜间悄然潜行，并从高大房屋的顶上跳进那些神秘王国里会合。它们确实跳进了月之暗面，并在这里的山坡上雀跃嬉戏，与那些古老的阴影交谈。此时，在那恶臭的队列之中，卡特听到了它们平凡、友善的嗥叫，想起了陡峭的屋顶、温暖的壁炉，想起了家中那被微光点亮的窗户。

卡特知道不少猫儿的叫声，即便在这个偏远可怖的地方，他也能发出合适的叫声。但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就在把嘴张开时，他听到猫儿们的合唱变得更大、更近。对着星光，他看到许多优雅细小的身形留下的迅捷阴影从一座小丘跳到另一座小丘上，仿佛逐渐组成了一个军团。亲族的召唤已经发出，在这污秽的队伍有时间恐惧前，一片由皮毛与致命利爪组成的、令人窒息的方阵已犹如潮水和狂风暴雨一般扑向队伍。长笛的声音戛然而止，黑夜中传来了尖叫。那些垂死的亚人奴隶大声嚎叫，而那些蟾蜍般的生物在它们恶臭的绿色脓浆致命地汨汨流出，落到生长着污秽蕈类的多孔土壤上时，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在火炬的照耀下，卡特面前出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景象。卡特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猫。黑

色的、灰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虎斑纹、杂色的；普通家猫、波斯猫、马恩岛猫、西藏猫、安哥拉猫、埃及猫；所有这些猫咪都置身在狂暴的战场上，它们的身上都环绕着一道深厚而纯洁的神圣光辉，正是这种圣洁的光辉让它们的女神在布巴斯提斯(Bubastis)的神庙里备受尊崇。它们以七倍的力量扑向那些亚人奴隶的咽喉或蟾蜍状生物那长着粉红色触须的钝吻，将它们野蛮地扑倒在生满真菌的平原上。接着由无数同伴组成的大军便会涌向它们的敌人，在神圣的战斗怒火中用狂暴的爪子与牙齿撕扯它们。卡特从被抓伤的奴隶手里抢过一把火炬，但很快便被他忠诚的守护者所组成的汹涌浪潮扑倒了。于是他躺在完全的黑暗里，听着战斗发出的铿锵声响与胜利者的嘶叫，并在援军们于他身边前冲后突、展开战斗时，感受着朋友们那柔软脚垫。

直到最后，卡特在敬畏与疲惫中阖上了眼睛，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看到了一幅非常奇异的景象。他看到地球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圆盘，比我们看到的月亮大十三倍。此时此刻，这个明亮而巨大的圆盘正从一片泛滥在月球风景上方的诡丽光线中冉冉升起，在眼前那方圆无数里格的高原旷野与犬牙交错的群山顶峰上，整齐地蹲伏着无数的猫儿，构成了一片辽阔无际的猫咪海洋。它们一圈又一圈地抵达这里，两三只离开队列的首领正舔着他的脸，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抚慰着他。而那些死去的奴隶与蟾蜍般的生物则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卡特仅仅觉得他看到在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在他与那些小战士们组成的坚实圆圈之间的空地上——有一小块骨头还残留着。

这时，卡特用那种猫儿们使用的柔和语言与几个首领开始了对话，并从中了解到他与整个猫咪族群之间的古老友谊早已声名远扬，猫咪们经常在它们聚会的地方谈论起这段友谊。不过当他从乌撒经过的时候，它们并没有立刻注意到他。那些皮毛光滑的年长猫咪还记得在它们对付了那些邪恶地盯着一只黑色小猫的饥饿祖各之后，他如何轻轻拍打、抚慰他们的。它们也记起了他是多么友善地招待了那只前去旅店看望他的小猫，他在离开的那天早晨还留给了小猫一茶碟奶油作为款待。那只小猫的祖父便是这支军队的首领，它看到那支从遥远山丘上走过来的邪恶队伍，并认出了队伍中的囚徒是一位与它那在地球上以及梦境之地里的族类起誓结交的挚友。

这时从一座远方的山峰上传来了一声呼嚎，年长的首领听到呼嚎后突然中止了谈话。发出呼嚎的是大军的一支前哨，它们驻扎在最高的山峰上，监守着地球猫咪所恐惧的仇敌——一群来自土星、非常奇怪而又巨大的猫。它们没有忘记月之暗面的魅力，并且与那些邪恶的蟾蜍生物签订条约，结成了同盟。它们对地球猫咪的敌意众所周知，所以这次碰面将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在猫将军们进行过短暂的磋商之后，猫咪们起身组成一种更加紧密的编队，保护性地围绕在卡特身边，并且准备进行一次长途跳跃，穿过星空，回到那些位于地球和地球的梦境之地中的房顶上。年长的元帅告诉卡特，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平稳、顺从地迎合猫咪们的动作，让大队皮毛柔软的跳跃者把他驮在身上。同时年长的元帅还向他说明了当支撑他的猫咪跳跃时，他该怎样跳跃；当支撑他的猫咪们着陆时，他又该怎样优雅地着陆。元帅答应，它们会把他放在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所以卡特决定回到黑色大帆船启程离开的戴拉斯·琳港，因为他想从那里起航，去奥瑞巴岛及恩格拉尼克山脉的顶峰，同时他也想警告那座城市里的人民，不要与黑色大帆船再进行任何交易——如果他们真的能机智而审慎地中止这些交易的话。接着，随着一声号令，猫咪们将它们的朋友安全地包裹在中央，然后优雅地高高跃起；而与此同时，在月球山脉上某座遥远不洁的尖峰上的黑暗洞穴里，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仍徒劳地等着卡特的到来。

猫咪们跳跃穿过星空的过程非常迅速；在同伴们的围绕下，卡特这次并未看到那些潜伏、跳跃、挣扎在深渊里的巨型黑色无定形体。事实上，在他完全反应过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便已经返回了戴拉斯·琳港，并且回到了旅舍中那间他熟悉的房间里。来自乌撒的年长领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当卡特摇晃着它的爪子时，它告诉卡特，它将会在鸡鸣时分回到自己的家里。接着，当黎明到来时，卡特走下了楼梯，并从其他人那里了解到，自从他被俘虏并带走之后，已经过了足足一个星期，不过他还要再等上两个星期，才有船从当地折返，航向奥瑞巴岛。在等候的这段时间里，他说了一切能说的，向人们揭露出那些黑色大帆船的真实面目与它们污秽的行径。城里的大多数居民都相信他的话，可他们仍对那些珠宝商带来的大块红宝石异常痴迷，所以没人敢完全担保不再与那些长着宽阔大嘴的商人们进行贸易。尽管如此，若是戴拉斯·琳将来因这种交易而最终招来任何邪恶之说的话，也不能算是卡特的过失了。

大约一星期后，卡特期盼的那艘航船终于穿过黑色的防波堤与高大的灯塔，滑进了港口。卡特很高兴地发现她是一艘漂亮且满载着正常人类的三桅帆船，有着刷过油漆的船侧与黄色的大三角帆，还有一位穿着丝绸外袍、头发灰白的船长。她的船舱里装着从奥瑞巴岛上的小树林里采来的芬芳树脂，还有用恩格拉尼克山脉上的火山岩雕刻的奇怪小塑像。他们用这些东西买下那些产自乌撒的羊毛、从哈提格来的七彩织物，还有河对岸帕格城里的黑人们雕刻好的象牙。船长与卡特达成了协议，答应载他去巴哈那港，并告诉他这趟行程要花上大约十天时间。在他等待帆船启程的这一周里，卡特与船长谈论了不少关于恩格拉尼克山脉的事情。船长告诉他，其实很少有人见过那些雕刻在山脉上的石头容貌；实际上，绝大多数旅行者都乐于从那些生活在巴哈那港的老人、火山岩收集者以及雕像艺人们那里了解这些有关石头容貌的传说，并且满足于此——等他们回到自己那遥远的家乡时，他们却会声称自己真的见过

那些山脉上的雕刻。甚至就连船长自己也不敢确定现在是否有哪个活着的人曾见过那些雕刻在石头上的容貌，因为恩格拉尼克山脉的背面非常艰险贫瘠、凶恶不祥，而且还有谣传说那些山顶的洞穴里住着夜魔(Nightgaunt)。船长不愿讲述夜魔长得究竟是什么模样，因为人们都知道，若是谁太过频繁地想起这些牲畜，它们就会极其坚持不懈地频繁侵扰那个可怜人的梦境。后来，卡特还向船长问起了有关冰冷荒野中无人知晓的卡达斯的事情，以及那座瑰丽绝伦的夕阳之城，但对于这些，这位好心的船长实在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在一个清晨，潮水转向的时候，卡特搭上三桅帆船，起航离开了戴拉斯·琳港。他看到清晨旭日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在这座阴沉的玄武岩城市那稀疏怪异的群塔之林上，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他们在绿色海岸的陪伴下，不断向东航行。他们经常能看到一些讨人喜欢的渔村，看到它们那红色的房顶与烟囱从只会出现梦境里的古老码头边陡峭地向上延伸，层层叠叠地攀附在海岸上；还有那些沙滩，那是渔民们晒网的地方。但在第三天，他们转了个急弯向南方航去。这个方向的水流要急得多，而他们很快便失去了陆地的踪影。等到第五天的时候，水手们突然紧张起来，不过船长为他们的紧张做出了解释与道歉，他告诉卡特，帆船将要经过一座沉没的城市上方。这座城市里满是生着水藻的石墙与破碎的立柱，当海水足够清澈的时候，人们甚至能看到许多移动的阴影出没在那个幽深的地方——而那些纯朴的人们是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地方的。同时，他还承认有许多船在那里失去了踪影，有人曾在非常接近的地方与他们打过招呼，但那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们。

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明亮，他们甚至能看到一条宽阔的大路正在水下铺展开去。当时的风很小，所以船航得并不快，整片大洋一片平静。从船栏边向下望去，卡特看到在几寻深的水下有一座巨大神庙的穹顶，而在神庙的前方则是一条旷阔的大道。这条两侧立着怪异狮身人面像的大道直通向一处过去曾是某种公共广场的地方。海豚们愉悦地在这些遗迹里进进出出，另一些鼠海豚分散在各处嬉戏欢闹，偶尔也游到水面，甚至完全跃出海面。随着船继续向前航去，海床上隆起了一片丘陵，人们可以清晰地认出一行行盘山小道以及无数小屋被冲垮倒塌的墙壁。

不久，这座沉没都市的近郊出现在了帆船前方的水底，最后，卡特看到了一座修建在小山上的巨大建筑，比起这座城市的其他房屋，这座孤零零的建筑有着更加简单的结构与风格。它是一座低矮、四周都被覆盖的暗色方形建筑，在建筑的每个角上都耸立着一座尖塔，而建筑的中央则是一个经过精心铺设的庭院。建筑的各处都开着奇怪的圆形小窗，整座建筑可能是用玄武岩修建起来的，但悬挂的水藻遮住了它的大部分区域。这应该是一座神殿或某种修道院，因此它才会被孤单而又毫不起眼地安置在这座边远的小山上。一些发着磷光的鱼在建筑里来回游着，让那些奇怪的圆形小窗看起来似乎正在散发光亮，因此卡特并没有对水手的

恐惧心理多加责怪。接着，在如水的月光中，卡特注意到在那座中央庭院的中心还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独石。他看到似乎有什么东西被绑在这块石头上，于是他去船长室拿来了望远镜。透过望远镜，他看到那个被绑在石头上的东西是一名来自奥瑞巴岛、身穿丝绸长袍的水手。他被倒着绑住，剜去了双眼。这幅景象让卡特由衷地庆幸，渐起的微风正把船推向这片大洋中更加正常、普通的海域。

第二天，他们碰上了一艘有紫色风帆的大船。这艘船的船舱里满载能长出颜色怪异的百合花的球茎，准备驶向扎尔——那个属于忘却之梦的国度。之后，等到启航之后的第十一天的入夜时分，他们看到了奥瑞巴岛的风景，同时还看到恩格拉尼克山脉那覆雪的尖顶参差不齐地耸立在远方。奥瑞巴岛是一座非常巨大的岛屿，它的巴哈那港也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城市。巴哈那港的码头是用大块的斑岩修建起来的，全城就耸立在码头之后的巨大石头梯田上。城市里有着许多由层层阶梯构成的街道，在这些街道上方常常还横跨着建筑物或连接着不同建筑物的天桥。整座城市的下方还有一条巨大的运河，这条运河奔流在一座有着花岗岩大门的巨大隧道中，流进一个叫亚斯(Yath)的内陆湖。在亚斯湖的远岸有着一座远古城市最后留下的巨大泥砖遗迹，这座城市的名字已经没有人记得了。入夜时分，帆船被拖进了港，码头上双生的两座灯塔索恩(Thon)与索尔(Thal)正闪烁着欢迎的光芒。与此同时，在巴哈那港的梯台上，千万扇窗户逐渐安静地隐约闪现出温润柔和的光芒，仿佛头顶的群星正在黄昏中闪烁。最后，整个陡峭攀爬在山坡上的海港成了一片灿烂闪烁的星群，悬挂在漫天繁星与平静港湾所映射出的星辰倒影之间。

登陆后，船长邀请卡特去他自己位于亚斯湖岸上的小屋去作客。小屋坐落在小镇背面的山坡上，在那里，船长的妻子与仆人拿出了奇怪但却美味可口的食物招待了卡特。在之后的日子里，卡特在酒馆与其它那些火山岩采集者和雕像艺人聚集的公众场合打听起有关恩格拉尼克山脉的谣言与传说，但却发现没人曾爬上更高处的山峰，也没人见过那些刻在岩石上的容貌。恩格拉尼克是一条险峻的山脉，在它后面只有一段被诅咒的山谷而已，所以没人愿冒这个风险，况且也没人敢确定那些有关夜魔的传闻全是无凭的猜想。

当老船长再次启程航向戴拉斯·琳时，卡特在一家开在城市老区一条台阶小径旁的古老酒馆里住了下来。这家酒馆是用泥砖修建的，和亚斯湖远岸的古老遗迹有些相似。在这里，他制定好了攀登恩格拉尼克山脉的计划，并汇总了一切他能从火山岩收集者那里打听到的、关于前往那里的道路的信息。这间酒馆的主人是个非常年长的老人，曾听说过许多对卡特大有帮助的传说。他甚至将卡特领到那个古老小屋的上层房间里，向他展示了一幅粗糙的图画。在古老的过去，曾有一个旅行者将这幅画绘在泥墙上——那时的人比现在要勇敢的多，也不像现在这样不愿去攀登恩格拉尼克山脉的高峰。年长的酒馆主人的祖父曾从他的祖父那里听

说，那个画出这幅图画旅行者曾爬上过恩格拉尼克山脉，而且还看到了那些雕刻在岩石上的容貌，后来他把那些情景画在这里，好让其他人也能看见；但卡特对此深表怀疑，因为那些巨大粗糙的雕塑看起来画得既仓促又粗心，还笼罩在一大群很小的东西所投下的阴影里。那些陪伴着雕塑的小东西有着最让人嫌恶的模样，它们长着犄角与翅膀，还有爪子和卷曲的尾巴。

最后，当卡特在巴哈那港的公共场合与酒馆收集了所有他能收集到的信息后，他租了一只斑马，于一天早晨沿着亚斯湖滨岸的小路出发了。在内陆的地区耸立的就是乱世嶙峋的恩格拉尼克山脉，一路上，在他的右侧一直都是起伏的丘陵、令人愉快的果园以及整洁的石头农舍，这让他总是想起史凯河两岸肥沃的土壤。入夜时，他已经接近亚斯湖远岸那处古老的无名遗迹了。虽然那些年长的火山岩采集者警告过他，让他不要在入夜时扎营于此，但卡特并没有将这些警告放在心上。他把斑马拴在一根位于破败泥墙前的奇怪柱子上，然后在一处避风的角落里铺开了毛毯。在这处临时庇护所的上方雕刻着一些奇怪的塑像，但没人能说清这些塑像到底表达了些什么。躺下之后，他裹住另一条毛毯，因为奥瑞巴岛的夜晚依然颇为寒冷；他在中途醒来过一次，并感觉似乎有某些昆虫的翅膀正刮擦着脸庞，于是卡特把自己连头蒙住，再度平静地睡了过去。他一直安稳地睡着，直到远处芬芳小树林里的麦格鸟(Magah bird)的叫声将他吵醒。

这个时候太阳刚刚爬上巨大的山坡。在那片山坡上，方圆数里格的原始泥砖地基、风化的墙体、四处散落的破碎的立柱与基座等诸多远古城市的遗迹一直荒凉地铺展到亚斯湖的滨岸上。但当卡特看到自己那只温顺的斑马一动不动地倒在那根拴它的奇怪立柱边时，他感到颇有些惊慌。而当他恼怒地发现这匹斑马已经死了时，更加强烈的惶恐笼上他的心头。斑马的咽喉上有一个奇怪的伤口，它全身的血液都被某种东西吮干了。他的包裹也被翻乱了，丢失了几样闪闪发光的小玩意。在周围满是灰尘的土地上，卡特找到一些他完全无法解释的巨大有蹊脚印。这时他想起了那些火山岩采集者的警告与传说，不禁开始怀疑夜里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他的脸边骚动。接着他看到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大道，这条大道穿过一座古老神殿墙上那开裂的巨大拱门，然后变成级级台阶，向下延伸到他望不见的黑暗深处；这让他感到一阵战栗，于是卡特迅速背上包裹，飞快地向恩格拉尼克山脉走去。

他向上穿过了更加荒凉、部分已经变成树林的乡野，一路上只看见一些烧炭人的棚屋与从树林里采集树脂的工人安扎的营地。空气弥漫着香脂的芬芳，所有麦格鸟都欢乐地歌唱着，让它们七色的身躯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直到接近日落时，他才遇到一个火山岩收集者的营地。这些火山岩收集者不久前才从恩格拉尼克山脉较低矮的山坡上返回，每个人都带着沉重的麻袋。于是卡特也在这里扎了营，听着那些工人的歌唱与故事，同时也偷偷探听到了他们私下

的讨论。这些采集者在这次开采中走失了一个同伴。据说那个工人爬得很高，试图去收集一堆上好的火山岩，但直到入夜时分也没回来与其他人汇合。当第二天他们出发寻找失踪的同伴时，只找到了他的头巾，在悬崖峭壁上也看不到他跌落下去的迹象。于是其他的火山岩采集者便放弃了，因为他们中的那些老人说继续搜寻下去也无济于事。没有谁能找到那些被夜魔带走的失踪者，也没有人敢肯定这些野兽是否真的存在，它们几乎只存在于传说中。卡特问他们那些夜魔是不是会吸血，喜欢闪亮的小东西，并留下带脚蹼的脚印，但他们都统一地摇了摇头，表示否定；而且当他询问起这些问题时，他们似乎有些害怕。当他看到他们变得沉默寡言时，就没有再多说话，缩进毛毯里睡了过去。

第二天他与那些火山岩采集者一同起床。从采集者手上买了一匹斑马。而当他们骑着斑马向西走去时，卡特也骑上斑马准备继续向东行进。他们相互道别，而他们中的年长者祝福了卡特，同时也警告他不要在恩格拉尼克山脉上爬得太高。卡特由衷地感谢了他们，但却决计不愿就此被说服。因为他仍觉得自己必须要找到那些居住在无人知晓的卡达斯之上的诸神，并且还要从他们那里赢得前往那座引人入胜、瑰丽绝伦的夕阳之城的方法。中午时分，在骑着斑马走了一长段上坡之后，他遇到了一些山地人废弃的泥砖村落。这些山地人曾住在非常靠近恩格拉尼克山脉的地方，并且在恩格拉尼克山脉上的光滑火山岩中雕刻了许多图案。那个年长的酒馆主人的祖父还健在的时候，这些山地人还居住在这里，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渐渐感觉到，自己开始变得不受欢迎了。他们的家园曾一度延伸到山脉的山坡上，但是他们发现自己越是往高处修建房屋，在日落之后就会有越多的人失踪。最后他们觉得最好还是完全离开这块地方，因为总有某些东西在黑暗里盯着他们，而没有人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他们最后迁移到了海边，住进巴哈那港。直到现在，他们还居住在港口中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区里，并向他们的子孙传授那些至今仍然在用于制作雕像的古老技艺。当卡特待在港口，成天在巴哈那的古老酒馆里收集消息时，他从这些背井离乡的山地人的子孙那里打听到的有关恩格拉尼克山脉的传说总是最可靠的。

当卡特逐渐接近巍峨的恩格拉尼克山脉时，它那巨大而又荒凉的山坡一直在狰狞地向上延伸，变得越来越高。他看到山地上较为低矮的地方还散布着稀稀拉拉的树木，而在那之上则是些低矮柔弱的灌木，再向上就只剩一片光秃秃的岩壁——这些可怖的岩石如幽灵般直插天空，覆盖在它们上面的只有冰霜与亘古不化的积雪。卡特能清楚地看到山坡上崎岖险峻的地貌，也能清楚地望见那些分布在阴沉岩石间的裂缝，因此他一点儿也不愿意去想接下来的登山之旅。已凝固的熔岩流与大堆火山灰胡乱地散布在山坡及岩架上。在九百亿年前的亘古过去，甚至连诸神都还不曾在它那尖锐的顶峰上起舞时，这座山脉曾口吐炙热的火焰，并从内部爆发出雷鸣般的咆哮声。但时至今日，它只是沉默而险恶地矗立在这里，遮挡着自己背面那些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巨大隐秘图案。这些山脉上有许多洞穴，这些洞穴也许是空的，孤

独地待在更加古老的黑暗中,也可能——如果传说所言不虚的话——居住着人们根本不敢去猜测模样的恐怖存在。

大地倾斜着往山脚下延伸过去。地面上覆盖着茂密的胭脂栎与白蜡树,偶尔也可以看到一些石块、火山岩与古老的火山灰。一路上卡特看到了许多篝火的余烬,这些地方都是火山岩采集者们习惯停留、扎营的所在。他甚至还看到了几个由工人们修建起来的粗陋祭坛——那些攀登上山的采集者们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平抚、取悦梦境诸神,或者保护自己,避开那些他们所想像的、出没于山脉高处与迷宫洞穴中的东西。入夜时,卡特抵达了最远的一堆篝火余烬,并在那里扎了营。他把斑马拴在一株小树上,然后裹好毛毯,睡了过去。整个晚上,有只乌尼斯(Voonith)一直在远处某个隐秘的水塘岸边嗥叫,但卡特并不惧怕这只两栖怪物,因为人们曾非常肯定地告诉他,这些东西根本不敢接近恩格拉尼克山脉的山坡。

在第二天清晨明亮的阳光中,卡特开始了漫长的攀登之旅。他尽可能地牵着斑马往前走,一直走到这匹颇为有用的牲畜再也爬不上去的陡峭坡地前。最后,当细细的羊肠小道变得实在太过陡峭时,他把斑马拴在一株矮小的白蜡树上,开始独自向上爬去。起先,他经过了一片森林与一些坐落在杂草繁茂的林间空地上的古老村落废墟,接着他又翻越了一片点缀着矮灌木的顽强草地。树木越来越少,这让他有些遗憾,因为山坡已经非常陡峭了;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让人觉得头晕目眩。再后来,当环顾四周时,卡特发现在他身后铺展开的乡野村落开始变得清晰可辨起来。他可以望见那些雕塑艺人抛弃的小屋、产树脂的小树林,还有些收集树脂的工人们建立起来的营地,以及那些七彩的麦格鸟筑巢歌唱的林子,甚至还能隐约看见非常遥远的亚斯湖滨岸,以及那些人们视为禁忌、已遗忘了名字的古老遗迹。然而卡特发现最好还是不要四处张望,一心向上攀爬。最后,他爬到了灌木非常稀少的高处,这里除了些时常可见、顽强生长的野草外,再没有任何东西依附在山坡上。

这里的泥土已经变得贫乏而稀少了,山坡上时常会露出大片裸岩。卡特偶尔还能看到一些修筑在裂缝里的秃鹫巢穴。继续向上攀登,他终于来到了一片只有裸岩的区域。幸好这里的岩石都非常粗糙且风化得厉害,否则他就几乎无法进一步攀登了。那些突出的原石、岩架及小尖峰都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他偶尔也能看到一些火山岩采集者在易碎的岩块上笨拙抓擦后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让他颇为欣慰,因为这让他知道还有某些正常、普通的人类曾到过这样的高处。在某一个高度之后,人类留下的痕迹开始进一步以开凿出的落脚点与支撑点等形式逐渐显露出来,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沿着岩脉或熔岩流分布的小型采石场与挖掘场。在一处地方,远离攀登主要路线的右侧,一条狭窄的岩架被人工凿开,似乎曾有人在那里寻找格外富集的火山岩脉。有一两回,卡特壮着胆望了望四周,但铺展在下方的景色几乎让他晕过去。整个岛屿都在他脚下,岛屿的海岸线在他的视线里徐徐摊开。他看到了巴哈那港的

石头梯田，也看到港口烟囱冒出的轻烟在远处神秘地拂动。在这些景色之后，则是无边无际的南海，以及埋藏在海洋中的一切古怪秘密。

到此为止，卡特走过的路都在山脉这边蜿蜒曲绕，所以他没有看到被山体挡住的遥远背面。但他很快见到一处岩架正往左上方延伸过去，似乎正通向他希望去的地方。于是他暗自记下了这条小路，并由衷希望它不会突然中断。十分钟后，他发现这条路的确不是死路，它陡峭地通向一处弧弯。如果那条弧弯不突然中断或临时转向，那么他只需几个小时就能爬到山脉那不为人知的南侧，并俯瞰到那些荒凉的峭壁与那条被诅咒的熔岩山谷。随着他进一步攀登，下方逐渐现出了新的景色，他发现这些地方要比他经过的那些靠海的地区更加贫瘠与荒凉。与此同时，山坡的表面也开始有了变化：山体上出现了奇怪的裂缝与岩洞，他在之前攀登过的那条较为笔直的路径上从不曾见过这些东西。有一些裂缝与洞穴出现在他上方的岩壁上，也有些位于他的脚下。不论如何，所有的裂缝与岩洞都出现在完全垂直的峭壁上，仅凭人类的双脚根本无法触及那里。山上的空气也变得极为寒冷，但由于攀登的过程非常艰难，所以他并没有在意不断下降的气温。唯一让卡特感到烦恼的问题是空气越来越稀薄。他想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旅行者才会就此调头下山，而稀薄的空气也可能让旅行者们构想出了那些有关夜魇的荒谬神话，然后他们又凭借这些神话解释为何有些登山者失踪不见——事实上他们只是从危险的山道上跌了下去。他没有把旅行者的传说放在心上，但仍准备好一把上好的弯刃刀以应付任何形式的麻烦。想要看看那些石刻容貌的念头让他忘记了其余次要的考量，因为那容貌可能会带给他某些线索，让他寻找那些居住在无人知晓的卡达斯上的诸神。

最后，在高出可怕的严寒中，卡特绕过了山脉的一侧，来到了恩格拉尼克山脉的背面，看到了他下方那无底的深渊。较小的峭壁与荒芜的熔岩深渊都清楚地彰显着梦境诸神曾在此地洒下的怒火。同时他还看到有一块非常宽广的荒野就铺展在南面的方向；但那是一片不毛之地，完全看不到任何农田或小屋的烟囱。这片区域看起来无边无际，所以在这个方向完全看不到海洋的踪迹，不过这并不奇怪，毕竟奥瑞巴岛是个非常巨大的岛屿。在完全垂直的峭壁上仍分布着不计其数的黑色洞窟与古怪裂缝，但没有哪个能供登山者涉足、一探究竟。在他头上更高的地方有一块巨大的突出，阻碍了向上仰望的视线。卡特不由得产生了片刻的动摇，惟恐自己没有办法翻越那处障碍。他现在正站在数英里的高处，努力试图在危险的多风环境里保持平衡。在这仅有的小片空间中，他的一边是死亡，另一边是光滑的岩壁。在刹那间，卡特意识到了那种令人们刻意回避恩格拉尼克山脉背面的恐惧。他没法转身，然而太阳却已经开始低垂了。如果没有继续向上的路，那么当奥瑞巴岛的夜幕降临时，繁星将会发现他蹲伏在原地、动弹不得；而当奥瑞巴岛的黎明到来时，曙光也许再也找不到他了。

所幸车到山前必有路。他看到一条险峻的小道，只有非常老练的入梦者才能爬上那些几乎察觉不到的落脚处，不过对卡特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战胜那块突出的岩石后，他发现上方山坡的路要比下方的路好走得多，因为一处巨大的冰川融化后，留下了一片满是沃土与岩架的宽大空间。在他的左面，一块巨大的峭壁从未知的高处一直延伸到望不见的深渊里，峭壁上有一个黑暗的洞窟就坐落在他恰好够不到的位置上。不过，在其它地方，山体极为明显地向后倾斜，甚至给他留出了一块可以依靠与休息的场所。

刺骨的寒意让他觉得自己肯定已经接近雪线了。他抬起头看了看闪闪发亮的尖峰，想知道那些尖峰会在夕阳红润的照耀中闪烁出怎样的光芒。自然，积雪仍在数千英尺的高处，在那下面则是一块突出的巨大危岩，就和他刚爬上的那块一样，它醒目的轮廓悬挂在峭壁上，用黑色的岩石映衬着封冻尖峰的雪白。当他看清那块突出在外的危岩时，卡特喘着气大声尖叫了起来，并不由得充满敬畏地死死抓住身边参差不齐的岩石，因为那块巨大的突出物并没有保持它在尘世之初被塑造出来的形状。它在夕阳下闪着红光，显得巨大无比，而它的表面被雕刻并精心打磨出了一位神明的容貌。

夕阳的火焰将那副面容照得严肃而可怖。没有哪个心智能估量它究竟多么巨大，但卡特在一瞬间便意识到这绝不是人类的作品，它是一位被诸神之手雕刻出来的神明。它傲慢而威严地俯视着寻神者，传说称它的模样有些奇怪而且绝不会弄错，卡特觉得的确如此，因为那细长狭窄的眼睛与长叶状的耳朵、那细瘦的鼻子与尖尖的下巴——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不属于人类，而是诸神中的一员。那张充满威慑力量的面容就附在危崖的巅峰峭壁上，但这正是卡特所期盼并前来寻找的景象。因为这是一张神明的面容，比一切预言所能讲述的更加充满奇迹。凭借神的力量，它在太古时代被刻进这个巅峰世界的暗色火山岩中，当亲眼目睹这样一张甚至比整座雄伟的神殿都更巨大的面容在夕阳下从那个巅峰世界的诡秘死寂中俯瞰着下方的一切时，这种见证奇迹的感觉变得如此强烈，以至没有人能逃脱它的力量。

卡特认出那张脸后，他又感到了额外的惊讶。尽管他曾计划要搜索整个梦境之地以寻找那些与这幅面容相似的人，并将他们看作诸神的子孙，但现在他知道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显然，对卡特来说，那张雕刻在山脉上的巨大面容并不陌生，他常在塞勒菲斯的酒馆里见到与这张面孔有血缘关系的容貌，那座港都就在塔纳利亚丘陵之后的欧斯·纳尔盖山谷里。库拉尼斯王统治着这座城市，而卡特在清醒世界里认识这位伟大的君王。每年都会有长着这种面孔的水手乘着暗色的海船从北方航行到塞勒菲斯港里，用他们的缟玛瑙来交换雕刻好的翡翠、金丝和塞勒菲斯的一种会唱歌的红色小鸟。很明显，他要找的正是这些半神。在他们的故乡肯定有一片冰冷的荒野，而那无人知晓的卡达斯以及它上面那供梦境诸神居住的缟玛瑙城堡肯定位于这片荒野里。所以他必须到塞勒菲斯去，但那里距离奥瑞巴岛非常遥远，因此

他要回到戴拉斯·琳，逆史凯河而上，回到尼尔的桥边，再次深入居住着祖各的附魔森林，从那里转向北方，穿过俄刻阿诺斯(Oukranos)河岸边的园地，抵达索兰(Thran)的镀金群塔，在那里他也许能找到一艘大帆船，好渡过塞雷纳利亚(Cerenaria)海。

但这时天色已经很暗了，在阴影之中，那张雕刻在岩石里的巨大面孔向下俯瞰的目光变得愈发威严。寻神者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在这一块岩架上过夜了；因为在黑暗中他既没法向上攀登，也没法下山，只能站着依附在那块狭窄的小地方，颤抖着等待黎明的到来。他由衷地祈祷自己能保持清醒，不至于让睡意松开了紧抓的握手处，进而穿过令人晕眩的数英里空气，跌进那诅咒山谷的岩架与尖锐石块中。不久天上的繁星就开始逐一显现，但除了天上的星辰之外，他只能看见一片黑色的虚无；虚无与死亡搅合在一起，不断引诱着他，为了对抗这种诱惑，他只能紧紧贴在岩石上，向后靠着，远离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他在黄昏中最后见到的东西是一只秃鹫，那只猛禽在远处翱翔，逐渐贴近了西面一处离他不远的峭壁。接着，当靠近那些敞着开口、坐落在卡特触及范围之外的洞穴时，那只猛禽又尖叫着从空中掠过，匆匆飞走。

突然，在没有任何声音示警的情况下，置身于黑暗中的卡特感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悄悄地在他的腰带上拔出了那把弧形大弯刀。接着，他听到弯刀跌落在了下方的岩石上。与此同时，他感觉自己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轮廓出现在了在他与银河之间。那个东西瘦得不同寻常，同时还长着犄角、尾巴与蝙蝠一般的翅膀。其它一些东西也开始遮住他西面的星光，仿佛有一大群模糊不清的东西拍打着翅膀，密密麻麻而又悄无声息地飞出那些位于峭壁之上、无法触及的洞穴。这时，某种冰冷、仿佛橡胶般的手抓住了他的脖子，同时另一些东西抓住了他的脚，他被轻易抬起来，摇摆着飞向空中。接下来，群星消失不见，顿时，卡特意识到自己被夜魔们抓住了。

它们无声无息地带着卡特飞进峭壁上的岩洞里，穿过了洞穴中那巨大而又错综复杂的迷宫。起先他出于本能的挣扎，但每当他挣扎时，夜魔们便从容不迫地搔弄他，打乱他的挣扎。它们不发出一丝声音，连那双皮膜翅膀扇动起来也毫无声响。这些东西全身光滑，冰凉潮湿得吓人，它们的爪子可憎地抓捏着自己的猎物。飞了一会儿后，夜魔们开始骇人地俯冲向下。四周的空气阴冷潮湿，仿佛置身墓地一般，在这样的空气所汇聚成的令人头昏眼花的回旋气流中，它们俯冲穿过了不可思议的深渊；这让卡特感觉它们正在飞快地射向那回荡着尖叫与恶魔般疯狂的终极漩涡。他一次又一次大声尖叫，但不论什么时候，每当他开始尖叫时，那些黑色的爪子便使用愈发轻微的动作搔弄他。不久，他看见某种灰色的磷光出现在前方，于是他猜想，它们甚至有可能会进入那个装满了地底恐怖的内部世界。有些隐晦的传说曾提到过这个世界——它被苍白的死亡之火点亮，里面充满了散发着腐尸恶臭的空气与从地球核心深

渊里涌上来的原始迷雾。

直到最后，他看到在自己下方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行模糊而又不祥的灰色尖峰。卡特知道，那肯定就是传说中的撒克(Throk)山峰。它们可怖而又邪恶地矗立在不见天日的永恒深渊中，从那闹鬼的幽暗里探出头来；这些山峰比人类所估计的还要高，它们守护着那些骇人的深谷——在那些深谷里，无数的巨蠕虫(Bhole)正缓缓地蠕动着，污秽地掘地钻行。即便如此，卡特仍更愿意望着它们，而不去看那些紧紧抓住他的东西——他身边的这些东西根本是一群粗野而又令人骇人的漆黑怪物。它们长着鲸鱼般光洁油滑的外皮，一对讨厌的犄角向内对弯着，蝙蝠般的翅膀拍打起来毫无声响，还有丑陋但却颇为适合抓捏物件的爪子，以及毫无意义地甩来甩去、让人心烦意乱的倒刺尾巴。但最让人厌恶的是它们从不说话，也不大笑；它们从不露出任何笑容，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用来微笑的脸，在本该是脸的地方，只有一片象征性的空白。它们会做的只有紧抓、飞行、搔痒——这就是夜魔的作风。

当大群夜魔飞得更低，撒克那尖锐的山峰就灰暗地耸立在各个方向上了。到了这个时候，卡特能清楚地看到没有什么东西生活在那些笼罩在无尽微光中、冷漠而又贫瘠的花岗岩上。当他们更低些时，空中的死亡之火已燃烧殆尽，能遇到的只有一片虚空里的远古黑暗，只有在高处，那些尖细的山峰还如小妖精一样耸立在那里。但很快，那些尖峰也远去了，周围什么也没有，只有奔涌的猛烈狂风与风中那来自最底层洞穴的潮气还围绕在他们身边。直到最后，夜魔们降落在一层看不见，但却摸起来像是厚厚骸骨的东西上。而后，它们又飞走了，将卡特独自一人抛在黑暗的深谷。将他带到这里，就是那些守护着恩格拉尼克山脉的夜魔所需完成的任务；当完成这项工作后，夜魔们又拍打着翅膀无声地飞走了。卡特努力试图追寻它们飞走时的迹象，可他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因为即便是撒克那尖锐的山峰也早已淡出了他的视野。他的身边什么都没有，只有黑暗、恐怖、死寂与骸骨。

此刻卡特清楚地知道自己正置身在那些巨蠕虫蠕动钻行的纳斯(Pnoth)峡谷里；可是他却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因为从没有人见过巨蠕虫，甚至都没有人去猜想过这些东西长成什么样子。只有那些晦涩的谣言才会提到那些巨蠕虫，提到它们在成堆骸骨中弄出的沙沙声，以及它们蜿蜒爬过身边时感受到的粘滑触感。没有人见过它们，因为它们只会在黑暗中蠕动爬行。卡特完全不希望遇到巨蠕虫，所以他专注地聆听着任何从身边的骸骨堆深处传来的细微响动。即便在这可怖的地方，他仍制定了一个计划并明确了自己的目的，因为一个过去经常与他交谈的人知道那些关于纳斯的谣言，也知道抵达那里的方法。简单地说，这里可能是所有清醒世界里的食尸鬼(Ghoul)丢弃食物残渣的地方，因此只需一点好运气，他也许就能爬上那些甚至比撒克山峰还高大的峭壁——这些峭壁就标志着它们领地的边缘。一阵阵如大雨般落下的骸骨会告诉他该望向何处，甚至有一回，他发现还能让一只食尸鬼放下条梯子来；

因为，说来奇怪，他与这些可怕的生物有一种非常古怪的联系。

卡特认识一个生活在波士顿的人——一位创作怪异图画画家，他在一条靠近墓地的污浊小巷中拥有一间秘密画室。据卡特所知，这个人的的确确与食尸鬼们成了朋友，他还教会了卡特一些这类生物所发出的令人作呕的咪呼声与咕呤声，但主要是那些比较简单的音节。这个人后来失踪了，卡特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在這個時候遇上他，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将第一次在梦境之地里用上那些他已觉得颇为遥远、只有在模糊的清醒世界才会用到的英语。不论如何，他觉得自己应该能说服一只食尸鬼带他离开纳斯峡谷，况且，遇上一只能看得见的食尸鬼总好过遇上一只看不见的巨蠕虫。

于是卡特开始在黑暗里行走，并在觉得自己听到脚下的骸骨里有某些东西在响动时大步奔逃。有一次，他撞上了一块满布岩石的山坡，他知道这肯定是撒克那几座山峰的山脚。后来，他听到从上方的半空中传来一阵响亮的咯咯声与哗啦声，于是他开始确信自己已经接近那座有食尸鬼出没的峭壁了。但他不敢确定自己的声音是否能从这几英里深的谷底传上去，不过他也知道在这个内部世界里有着非常奇怪的自然法则。当他反复思索时，一块抛下来的骨头击中了他。那块骨头很沉，肯定是一块头盖骨。也就在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的确已经距离那座决定他命运的悬崖很近了，于是他尽最大努力发出了那种类似于咪呼的叫喊——这是食尸鬼的呼唤声。

声音传得很慢，所以他得等上一段时间才可能听得到一阵作为回应的咕呤声。所幸，那声音最后还是传了下来，不久他便被告知它们将会放下一条绳梯来。等待的过程让卡特觉得非常紧张，因为没有人能告诉他自己的叫喊会在这些骸骨堆里激起怎样的反应。事实上，在不久之后，他便确实实地听到远方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声响。当那意味深长的声音逐渐接近时，他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可是他不想离开这块地方，唯恐错过了接他上去的梯子。后来紧张逐渐扩大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就在他准备惊慌失措地逃离这块地方时，有东西砰地一声落在了他身旁新堆起来的骨头堆上，这声音将他的注意力从其它声音上抽了回来。那是一条梯子。卡特摸索了近一分钟后，才紧紧地将它抓在手里。但其它的声音并没有因此停止前进，那些声音紧随在他身后，甚至在他攀登的时候也是如此。当他向上攀登到离地足有五英尺的时候后，那些位于他下方的沙沙声变得愈发明显了，而当他向上爬到十英尺的高处时，某些东西开始在下方摇晃着整条绳梯。等他爬到大约十五到二十英尺的地方时，他感觉到一段巨大而光滑的东西从他的一侧擦了过去。那东西长着交替的凹凸环节，而且在不停的蠕动。那之后他开始绝望地不停向上攀登，试图摆脱那只臃肿肥胖、令人作呕的巨蠕虫，从这种可能从来都没有人见过的生物那让人几乎无法忍受的作呕摩挲中逃脱生还。

他用酸痛的手臂与起泡的双手向上爬了几个小时，最后终于再次看到了那些灰色的死亡之火，以及撒克那令人不安的尖锐山峰。接着他又向上爬了一段时间，终于辨认出了自己上方那条突出在外的峭壁边缘——那就是食尸鬼们出没的地方，他此刻还看不到垂直的那一面是什么景象；又过了几个小时，他看见一张奇怪的脸从悬崖边缘探了出来，那感觉仿佛是卡西莫多从巴黎圣母院的护墙后探出了脑袋。这幅景象让他差点因为昏厥而松开了紧握的手，但片刻之后他便恢复了镇定，因为他那位失踪的朋友理查德·厄普顿·皮克曼(Richard Upton Pickman)曾将他介绍给一只食尸鬼，因此他对它们仿佛犬类的面孔、那种瘫软的模样以及那些不堪言说的怪癖都非常熟悉。因此，当那只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物站在峭壁边，把他从令人晕眩的黑暗虚空里拉出上来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镇定，既没有因为一旁那堆已经被部分吃掉的食物残渣惊惶失措，也没有因为那一圈蹲坐着啃咬食物并好奇地望向他的食尸鬼们而惊声尖叫。

这时他已站在一片被昏暗光线照亮的平原上。这片平原唯一的地形特征就是遍布着巨大的卵石和地洞的入口。虽然有一只食尸鬼试着捏了他一把，其它几只则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瘦弱的身躯，但它们基本上还算礼貌。通过耐心地向那些食尸鬼们反复咕呤，他向它们问起他失踪的朋友，并了解到他的朋友已经在靠近清醒世界的深渊里变成了一只颇有些声望的食尸鬼。一只有些发绿的年长食尸鬼愿意领他去皮克曼现在的居所，于是，尽管本能地感到有些嫌恶，他仍跟着这只生物进了一处宽敞的地洞，随着它在恶臭土壤中的黑暗里爬行了数个小时。接着他们爬上了一个微亮的平原，这片平原上点缀着许多来自地球的奇怪遗迹——古老的墓碑、破损的骨灰瓮及纪念碑上的怪诞碎片。卡特怀着一丝激动意识到，从自己离开火焰洞穴、走下七百级阶梯跨过沉眠之门到现在，这可能是他最接近清醒世界的时候了。

在这儿，有一只食尸鬼正坐在一块从波士顿葛兰奈莱(Granary)墓地偷来的1768年墓碑上。它就是过去的艺术家皮克曼。现在他赤身裸体地坐在这里，皮肉如橡胶一般；它的容貌已显露出很多食尸鬼的特征，早先人类的特征却渐渐模糊了。但它仍记得一点儿英语，还能用咕啞声和单音节词与卡特交谈，只是时不时地要借助食尸鬼那种咕呤声的语言。当它了解到卡特希望回到那片附魔之森，从那里前往位于塔纳利亚丘陵之后的欧斯·纳尔盖山谷里的塞勒菲斯时，显得非常疑惑，因为这些出没在清醒世界里的食尸鬼与上方梦境世界里的墓园毫无瓜葛——它们会把这些地方留给那些盘踞在死城里、长有脚蹼的蛙普(Wamp)。而且它们生活的深渊与那座附魔之森之间隔着许多东西，包括那个由古革巨人(Gug)统治的恐怖王国。

这些古革巨人体型巨大、浑身生有长毛。它们过去曾在那片附魔之森里立起许多巨石圈，并向蕃神与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举行极为古怪的献祭仪式。直到有一天，它们的某件恶

行传到了尘世诸神的耳朵里，于是它们被放逐到了森林下方的巨型洞穴中。在这些地球的食尸鬼们生活的深渊与那座附魔之森之间隔着一扇镶有钢铁圆环的巨石活门，因为某个诅咒的缘故，没有哪个古革巨人胆敢打开它。可对于一个凡人入梦者来说，穿过巨人们的洞穴王国，然后打开那扇活门，离开地下、进入森林，仍是件无法想像的艰巨任务；因为在过去，古革巨人们曾以凡人入梦者为食，即使到了现在，它们之间还流传着一些描述凡人入梦者多么鲜美可口的传说——虽然被流放到地下世界之后，它们的菜谱已被限制到了妖鬼(Ghast)身上：这是些惹人嫌恶的生物，会在光照中丧命。它们生活在辛之墓群(vaults of Zin)里，像袋鼠一样用长长的后腿跳跃前进。

因此，那只曾是皮克曼的食尸鬼建议卡特要么从萨克曼德(Sarkomand)离开深渊，要么通过某处墓地返回清醒世界。前者是一座位于冷原下方山谷的荒废城市，在那里，有一条被有翼的闪长岩狮子守护的黑色硝石阶梯，这些阶梯连着梦境之地与它下方的深渊。而后者则能让他重回清醒世界，然后他只需再度走下浅睡的七十级台阶，来到火焰洞穴前，向下走过七百级阶梯，穿过沉眠之门，就能重返那座被施过魔法的森林。然而这两种选择对探索者来说都不合适，因为卡特对从冷原到欧斯·纳尔盖山谷的线路一无所知，他也不愿从梦里醒来，唯恐会因此忘记到目前为止收集到的一切信息。如果他忘掉了那些长着威严面孔、从北方航到塞勒菲斯进行缟玛瑙贸易的水手，就会给他的探寻之旅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因为那些有着非凡面容的水手就是诸神之子，肯定能为他指明一条通向冰冷荒野与卡达斯——梦境诸神的居所——的道路。

在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后，食尸鬼终于同意领他的客人进入那些古革巨人王国的高墙之后。卡特的确有机会偷偷穿过这片耸立着圆形石塔的昏暗王国，当巨人们狼吞虎咽之后，会回到室内酣然大睡，这时卡特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抵达那座有着科斯之印(sign of Koth)的中央尖塔。在那座尖塔里有阶梯一直向上，连着那座附魔森林里的巨石活门。皮克曼甚至愿意借三只食尸鬼带一块墓碑做杠杆，撬开那扇石门；因为古革巨人有些害怕食尸鬼，当它们在自己那巨大的墓地中发现有食尸鬼正在享受盛宴时，常常会夺路而逃。

同样，他也建议卡特尽量伪装成一只食尸鬼，刮掉那些他放任生长的胡子（因为食尸鬼没有胡子），裸体在泥土里打滚，换上一身正确的模样，像是随时要跌倒一样大步慢跑，把他的衣服打成一包，就仿佛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上等食物。他们将会通过合适的地道抵达古革巨人居住的城市——这座城市连接着整个王国，然后他们会在有着向上阶梯的科斯之塔附近的墓地中出现。不过他们仍需非常警惕一处距离墓地很近的巨大洞穴，因为那里是辛之墓群的入口，而怀恨在心的妖鬼们一直都在那里致命地守候着那些上层深渊里的住民，将它们围捕猎食。妖鬼们尽量在古革巨人们睡着的时候出来，而且不论是古革巨人还是食尸鬼它们

都很乐意攻击，因为它们没法区分这二者。它们非常原始，同类相食。古革巨人在辛之墓群的狭窄处安插了一个哨兵，但它也经常昏昏欲睡，有时还会因为一大群妖鬼而吃惊不已。虽然妖鬼不能在真正的光照下存活，但它们能在深渊灰暗的微光中忍耐数小时之久。

卡特与三只为他提供帮忙的食尸鬼一同爬进无穷无尽的地洞，三只食尸鬼带着一块板岩墓碑——“尼希米·德比(Nepemiah Derby)上校，卒于1719年，葬于塞勒姆查特街(Charter Street)墓地”。当再度回到微亮的空旷地带时，他们已置身在一片披着青苔的巨石森林里了。这些巨大的独石几乎一直耸立到视线的尽头，它们就是古革巨人寻常使用的墓碑。在他们扭动爬出的地洞右边，穿过两侧林立着独石的通道，是一片由巨大圆形高塔组成的壮观景象。这些岿巍的高塔一直无穷无尽地耸立进地球内部那灰色的空气中，组成了属于古革巨人的雄伟城市。城市的通道足有三十英尺高。食尸鬼常来这里，因为一只下葬的巨人能提供一群食尸鬼几乎一年的口粮，即便要冒些额外的风险，掘开一只古革巨人的坟墓也要好过费力挖掘人类的墓穴。这时，卡特终于意识到他在纳斯峡谷里摸索前进时，偶尔摸到的那些巨大骸骨究竟来自何处了。

在他们的正前方，刚出墓地的地方，矗立着一面垂直的陡峭崖壁，崖壁底部敞着一个巨大而不祥的洞穴。食尸鬼们告诉卡特一定要尽量避开这个洞穴，因为它是不洁的辛之墓群的入口，古革巨人会在那里的黑暗中猎杀妖鬼。事实上，这个警告很快便应验了。有一只食尸鬼悄悄爬向那些林立的高塔，想看看他们是否正确地估出了古革巨人们休息的时间。就在这时，那巨大洞穴的幽深黑暗中出现了一双黄红色的眼睛，接着又是一双，这说明洞穴里已经没有古革哨兵了，也说明那些妖鬼对气味极其敏锐。所以，那只前去探查的食尸鬼折回到地洞边，让它的同伴们保持安静。他们觉得最好还是去招惹那些妖鬼，它们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了，因为在黑暗的墓地中对付了一个古革哨兵后，它们自然已经非常疲倦了。过了一会儿，一只足有小马大小的东西跃进了灰色的微光中。那野兽污秽而又丑陋的模样令卡特尤为作呕，那东西的面孔奇怪地像是个人类，却又看不到鼻子、前额及其它明显的特征。

不久，又有三只妖鬼跟着跃出了洞穴，加入它们的同伴。一只食尸鬼低声对卡特咕呤道，那几只妖鬼身上并没有战斗留下的伤痕——这是个坏兆头，说明它们根本没有与古革哨兵战斗过，仅仅是在哨兵休息的时候悄悄地溜了出来，所以它们的力量与凶狠程度没有丝毫折损，而且会一直持续到它们发现并处置了一个牺牲者为止。看到这些污秽而丑陋的怪物实在令人极不愉快，更何况这些东西的数量很快便增长到十五只，并且开始在四下里翻寻，如袋鼠一般在高塔与独石林立的灰暗微光中跳来跳去。但更令人觉得厌恶的，还是它们彼此交流时发出的声音，那是一种像是咳嗽的、妖鬼们特有的喉音。过了一会儿，妖鬼们突然变得慌乱起来，很快，洞穴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尽管妖鬼们已经足够令人恐惧的了，但还远不如

从洞穴里走出来的怪物那般让人骇然失色。

那是一只爪子，足足有两英尺半长的爪子，长着骇人的钩爪。接着洞口又出现了另一只爪子，在那之后便是一条披着黑色软毛的巨大手臂。那手臂在前端分开作两条较短的前臂，而先前的那两只爪子就分别生长在这两条前臂上。接着，洞穴里先是亮起了两只粉红色的眼睛，随后便浮现出了苏醒的古革哨兵那巨大的头颅。这巨人的头颅足有大水桶那么大，还在微微地摇晃。那两只眼睛从这巨大的头颅两侧突出向外足足有两英寸的距离，被遮挡在骨质的突出隆起里，在这骨质的隆起物上则覆盖着茂密而又粗糙的皮毛。但这脑袋最可怕的地方，还是那张巨大的嘴。长着黄色獠牙的血盆大口并非像寻常生物那样水平地张开，而是垂直地从头顶一直纵裂到了头部下方。

但在那只不幸的古革巨人能够离开洞穴，立起它那足足二十英尺的庞大身躯时，那些怀恨在心的妖鬼已经一拥而上，跳到了它的身上。卡特一时间有些害怕那只古革巨人会发出警告。吵醒他所有的同族，但一只食尸鬼用低声的咕呤告诉他，古革巨人们无法发出声音，只能通过脸部的表情进行交流。接下来发生的战斗极为可怕。恶毒的妖鬼狂热地从四面八方冲向那只匍匐爬行的古革巨人，用它们的牙齿啃咬撕扯，用它们硬而尖锐的脚爪凶残地踢打。整个过程中，它们兴奋地用那种仿佛咳嗽的方式交谈，而当那张纵裂开的大嘴偶尔咬住它们中的一只时，便放声尖叫。要不是那只受伤的哨兵开始逐渐向洞穴深处退去，这些战场上发出的吵闹噪音肯定会吵醒那座正在沉睡中的城市。但随着哨兵的后退，骚动很快从卡特的视野里退进了黑暗中，仅仅只有偶尔传出的些许邪恶回声还标志着战斗依然在继续进行。

接着，最为警觉的那只食尸鬼给出前进的信号。然后卡特跟着那三只食尸鬼跑跳着离开了林立四周的巨大独石墓碑，进入了那座可怕的城市，走上了那些幽暗、散发着恶臭的街道。城市中，由巨大岩石建起的圆形高塔拔地而起，一直耸立到视线之外的黑暗里。他们蹒跚摇晃着走在那些粗糙的岩石路面上，带着厌恶的情绪聆听着那些从巨大而黑暗的门户里传来的隐约鼻息声，那标志着古革巨人们还沉浸在熟睡中。由于担心休息时间即将结束，食尸鬼们开始加快步伐，但即便如此，这段旅程也不算短，因为在一个巨人生活的小城里，任何距离都被放大了。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座高塔前的空旷地带。这座高塔前的空地比其它地方更加旷阔，高塔的巨大门户上固定着一个用浅浮雕刻出的、大得出奇的符号，那些不知道这个符号意思的人定然会被这个可怕的符号吓得不寒而栗。这就是那座带有科斯之印的中央高塔，而在塔内的昏暗光线中若隐若现的巨型石头台阶正预示着一通向上方梦境世界与附魔森林的巨大阶梯的开端。

然后他们就在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开始了一段冗长的攀登。那些供古革巨人使用的台阶大

得出奇，几乎有一码高，这让攀登变得极其困难。至于一路上到底有多少级台阶，卡特已经无法确切地估计了，因为他很快便精疲力竭，甚至那些灵活而不知疲倦的食尸鬼们都不停下来协助他继续攀爬。在整段似乎永无止境的攀登过程中，一直隐伏着被古革巨人们发现、遭到尾随追捕的可能。虽然古革巨人们会害怕梦境诸神的诅咒而不敢打开那扇石头活门重返森林，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走进这座高塔，或是登上这些阶梯，那些从古革巨人手中逃脱的妖鬼甚至常常会被一直追到这座塔的最顶端。古革巨人的耳朵非常灵敏，当整座城市醒来时，攀登者用赤裸的脚掌与手掌攀爬时发出的声响也可能被轻易地捕捉到，当然。这些大步跨来的古革巨人们需要花些时间才能赶上它们那在巨大石阶上缓慢攀爬的渺小猎物，但对于那些习惯在没有光亮的辛之墓群里猎杀妖鬼的巨人们来说，这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更让人绝望的是，那些安静追捕猎物的古革巨人根本不会被听见，只会极其突然而又令人惊骇地出现在黑暗里，抓住攀爬者们。而且，在优势如此明显的特殊场合里，他们也不能指望古革巨人们会因为那种对食尸鬼惯有的恐惧心理而放过他们。那些鬼祟而恶毒的妖鬼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为它们常常会在古革巨人熟睡的时候蹦进高塔。如果古革巨人睡得很久，而妖鬼们又在洞穴里做完了它们的勾当，那攀登者们的气味就会轻易地被这些不怀好意、令人嫌恶的东西闻到，那样的话，他们还不如被古革巨人给吃掉。

在经历了仿佛千百年的攀爬之后，从上方的黑暗中传来了一声咳嗽般的声响。事情出现了非常重大而又出乎意料的转折。那明显是一只妖鬼，或许还有更多。它或它们可能早在卡特与他的向导们进入高塔之前就已经进入了这里，并且在这里迷了路；同时这也明显地意味着危险已经近了。在令人难以喘息的几秒钟之后，带头的食尸鬼把卡特推向一边，将自己的同类安排在最佳的战斗路线上，准备用那块古老的板岩墓碑给任何可能出现在视野里的敌人以决定性的一击。食尸鬼能在黑暗中视物，所以这个团体的处境并不像卡特独自一人面对时那么糟糕。接着，向下蹦跳时脚爪碰撞发出的喀嗒声说明那里不止一只野兽。带着石板的食尸鬼们拿好武器，准备进行决定性的一击。不久，两只黄红色的眼睛闪现在视野里，他们在脚爪的喀嗒声中也听到了妖鬼的喘气声。当那只妖鬼跳下台阶，恰巧出现在食尸鬼面前时，它们用惊人的力量挥起了古老的墓碑。在受害者被拍成一堆丑恶的肉酱前，它只是发出一阵喘息就哽噎了。这里似乎只有一只牲畜，在食尸鬼们聆听了之后，它们轻轻地拍了拍卡特，表示他们可以继续前进了。和以前一样，它们不得不继续协助他，而他也乐意将那只粗野的妖鬼留在黑暗中，继续躺卧在攻击发生过的地方。

最后，食尸鬼终于将它们同伴带到了终点；通过摸索头顶上方的空间，卡特意识到自己终于抵达了那扇巨大的石头活门。想要完全打开一个如此巨大的东西几乎是件无法想像的事情，但食尸鬼们只是希望，把它抬起到足够将墓碑滑进门间作为支撑的高度就够了，这样卡特就能从缝隙中脱身了。而食尸鬼们则计划重新爬回塔下，穿过古革巨人的城市，回到属

于自己的深渊里。因为它们很会躲避古革巨人的追捕，而且它们也不知道如何从陆上前往幽灵般的萨克曼德，尽管那儿有被狮子看守的、通向深渊的大门。

那三只食尸鬼花了极大的力量试图抬起上方那扇石门，而卡特也尽己所能地推着。他们决定站在紧邻楼梯顶层的边缘推抬，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弯起自己那以声名狼藉的方式滋养起来的健壮肌肉，使出了每一份力气。过了一会儿，一道光亮的缝隙出现了；卡特按照之前托付的任务，将古老墓碑的一角塞进了缝隙。接着，他们愈发用力地向上抬，但是整个过程非常慢，而每次他们无法将岩板撑住大门的开口时，就不得不返回最初的状态。

突然，他们下方的台阶上传来一阵声响，这令他们的绝望在一瞬间被放大了千百万倍。那只能是那只被杀死的妖鬼留下的尸体滚向下方台阶时发出的碰撞声与咯咯声，但任何可能导致那尸体移位滚动的原因都不会让人放心。得知古革巨人正在前来，食尸鬼们开始像发疯一样；在短得令人惊讶的时间内，那扇门被抬起了很大一段距离，并且一直支撑到卡特翻过那块岩板，将它卡在巨大的开口处。接着它们开始协助卡特爬上那个开口，让他踩在它们橡胶似的肩膀上。然后，当他抓住外面梦境之地那令人愉悦的泥土后，指引他的脚继续向上攀登。当卡特完全爬出去之后，下一秒，三只食尸鬼也跟着跳了出来，在自己的喘息能被下方听见之前，敲下那块墓碑，紧紧地关上了巨大的活门。由于梦境诸神的诅咒，没有古革巨人敢从那个入口出来。所以，带着深深的放松与安详，卡特安静地躺在附魔森林那覆盖着厚厚怪诞蕈类的沃土上，而他的向导们则以食尸鬼休息的方式蹲坐在附近。

这片附魔之森依然和他许久前经过时一样怪异，但与那已经甩在身后的深渊比起来，这里肯定能称是令人愉快的天堂。这附近没有什么活物，因为祖各们会因恐惧而回避这扇神秘的活门。卡特立刻便与和他同行的几只食尸鬼商量起接下来的行程。它们已经不敢再向下走进高塔里了，而当它们得知必须经过火焰洞穴里的牧师纳希特与卡曼·扎后，也对回到清醒世界丧失了兴趣。所以，最后它们决定前往萨克曼德，穿过它那通向深渊的大门，然后再返回自己的家园，可是它们对如何抵达那里却一无所知。而后卡特忆起这座城市在冷原下的山谷里，同时他也忆起他在戴拉斯·琳港里见过一个非常年长的斜眼商人，传说这个商人在与冷原上的居民进行贸易。因此，他建议食尸鬼们前往戴拉斯·琳港找找看，并且告诉它们，穿越这片林地，前往尼尔，沿着史凯河一直走到河口就行了。在听到这些消息后，它们立刻决定照办，并迫不及待地跑跳着准备离开，因为越来越深的暮光说明它们还要旅行整整一个晚上。卡特摇晃着这些让人有些反感的野兽的爪子，感谢它们一路上的帮助，并希望它们向那只曾是皮克曼的食尸鬼传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但当它们离开时，卡特也不由自主地带着些许喜悦叹了一口气。毕竟，食尸鬼就是食尸鬼，对人来说至多只是有些让人讨厌的同伴而已。那之后，卡特找了一处森林里的水塘，将身上来自大地深处的腐土洗干净，然后重新穿上那

些他一路上小心携带在身边的衣物。

这个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到了这片生长着巨大树木的可怕树林里，但由于那些分散在各处的磷光，他依旧可以像白天一样在林中自由的穿行；因此卡特出发沿着那条早已了然于胸的路线走向位于塔纳利亚丘陵之后的欧斯·纳尔盖山谷里的塞勒菲斯。当他走在路上时，想到了那匹自己曾骑过的斑马，记起自己还把它拴在奥瑞巴岛的恩格拉尼克山脉上的一株白蜡树上——那仿佛是千百万年前的事了——于是，他不由得想知道那些火山岩收集者是否会喂养它并将它从树上解下来。同时他又想起了那匹在亚斯湖岸边的远古遗迹中被杀死的斑马，不由得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再回到奥瑞巴岛去赔偿斑马的主人——如果那位年长的酒馆主人还记得他的话。也只有在重新回到梦境之地后，他才有时间考虑这些事情。

但不久之后，他便因一棵非常巨大的空心树木中传出的声音而停下了脚步。他已经避开了那些巨大的石圈，因为他现在没有兴趣与祖各交谈；但从那棵巨大树木中传出来的奇怪拍打听声似乎说明一场重要的会议正在某处召开。当他靠得更近些时，意识到这里正在举行一场非常紧张激烈的讨论；稍后他便意识到了事情的来由，并且对这件事情极其关注。因为那些集会在一起的祖各首领正在与猫群进行一场战争。一切都源于那些跟着卡特偷偷溜进乌撒后便失去踪影的部落成员——事实上猫群只不过对那些有不当意图的祖各施加了正当的惩罚。但这事情的积怨已深；而现在，或者说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內，这些应召汇集起来的大群祖各将会对整个猫咪部族展开一系列出其不意的进攻，它们要拿下一些孤立无援的猫咪，乃至一些没有警惕性的群体，甚至不会留给那些生活在乌撒的无数猫咪一个恰当的时机来进行动员与操练。这就是祖各们的计划，而卡特觉得自己在继续那非凡的探寻之旅前，有必要出手破坏它们的计划。

因此卡特非常安静地偷偷摸索到树林的边缘，而后向星光照耀的田野另一端送出了猫儿特有的叫声。一只居住在附近农舍里的老雌猫收到了他的叫声，并将它传过数里格起伏翻滚的草甸，转给那些或大或小、或黑或灰或白或黄或虎斑或杂色的战士们；这叫声继续向下传递，在尼尔与史凯河的对岸，乃至乌撒，都激起一片附和。生活在乌撒的无数猫咪被这合唱召集起来，组成一支行进的大军。它们非常幸运，因为那晚月亮没有升起，所有的猫咪都待在地面上。它们迅捷无声地从每一座灶台边钻出来，从每一处屋顶上跳下来，汇成一片辽阔的皮毛海洋穿过平原，抵达了森林的边缘。而卡特就在那儿等待它们的到来。在亲眼见过深渊里的东西并从那里走出之后，这些线条优美、丰满匀称的猫咪组成的景致实在对他的双眼有莫大的裨益。他很高兴地看到他年长可敬的朋友，那只曾拯救过自己的猫咪，走在乌撒分遣队的最前端。它那皮毛柔顺的脖子上围着一圈象征身份的领圈，胡须威武地翘着。更棒的是，军队里还有一只活泼的年轻猫咪，它担任中尉的职务。那不是别的猫咪，正是他从乌撒

消失之前，在旅舍里给过它一碟奶油的那只非常小的小猫。它现在已经是一只身材健壮、年轻有为的猫咪了，正用舒服的呼噜声代替握手向它的朋友问好。它的祖父告诉卡特，它在军队里干得很好，再参加一场战斗或许就能获得上尉的地位了。

于是卡特大致描述了一下猫族面临的危险，而四周的猫咪用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咕噜声作为报答。与将军们磋商之后，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立刻采取行动，包括进军祖各议会与其它已知的祖各堡垒，抢先行动以破坏它们的奇袭计划，迫使它们在动员起整支军队、展开入侵行动之前，就放弃、终止全部计划。这片由猫咪组成的汪洋大海没有片刻停留，如同洪水一般涌进了那片附魔森林，奔腾向祖各议会所在的那棵大树与那座巨大的石圈。当敌人看到这些新来的军队时，拍打声迅速窜升成了恐慌的高音。那些鬼祟而古怪的褐色祖各并没有进行太多的抵抗。它们已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并迅速抛弃了那些复仇的想法，开始考虑眼下该如何保全自己。

半数的猫咪围坐成一支环形的编队，将那些被俘虏起来的祖各围在核心，同时也在编队的一侧留下一条小路作为开口。那些仍活动在森林其它地方的猫咪源源不断地将俘虏从那个开口里赶拢过来，集中在环形的中央。最后，在卡特担任翻译的情况下，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停火条款。根据条款，祖各可以继续保留自己自由的部族，但必须每年向猫咪献上大量贡品作为补偿，其中包括那些从它们森林中不那么神秘莫测的地区内捕获到的松鸡、鹌鹑与野雉。来自名门望族的十二只年轻祖各将被作为人质带走，软禁在乌撒城内属于猫咪的神庙中。同时，造访者也明确无误地表示，往后若有任何猫咪在祖各领地的边缘失踪，那么它们将征服祖各，并令它们损失惨重。在这些事情处理完之后，集合起来的猫咪散开了阵型，允许祖各们各自偷偷溜回自己的家中。那些祖各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家，其中的许多仍略带愠怒地回瞥着他们。

这时，年长的猫将军提议派遣一支护卫队跟随卡特穿过森林，将他护送到森林的边缘——毕竟祖各们可能因作战计划的挫败而对他怀有可怕的怨恨。卡特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将军的提议；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可以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更重要的是他喜欢看到这些猫咪优雅地陪在身边。一大群猫咪在成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解散开来，汇聚到卡特的身边；然后，兰道夫·卡特被这一大群可爱、嬉闹的猫咪簇拥着，开始前行穿越这片由巨大树木构成的、被施加过魔法且散发着磷光的森林。一路上，他与年长的猫将军与它的孙子谈论起了自己的探寻之旅，与此同时，护卫队里的其他猫咪则沉溺在奇妙的嬉戏中，或是追逐着那些被风从长满蕈类的古老地面上卷起的落叶。年长的猫咪告诉卡特，它曾多次听说无人知晓的卡达斯就坐落在冰冷荒野上，但却不知它具体在哪里。至于那座瑰丽绝伦的夕阳之城，它从未听说过那里，不过它往后如果听说了些什么的话，会很乐意转告卡特。

它向探寻者传授了一些在梦境之地的猫咪间非常重要的暗语。而当它路过塞勒菲斯的时候，也特别向当地的老猫酋长推荐了卡特，因此那只老猫已经对卡特略有耳闻了。它是一只尊荣高贵的马耳他猫，被证明在任何一笔交易中都是颇具声望的。当他们来到树林的边缘时，已经是黎明了。卡特依依不舍地与他的朋友们道了别。如果不是老将军明令禁止的话，那只年轻的中尉或许会与他结伴同行——毕竟他在它还是只小小猫时就已经与它相识了。但那位严厉的家长坚持它应该对整个部族与军队负责。所以等猫咪们返回森林后，卡特独自踏上了探寻之旅。在他的面前是一片神秘的金色野地，这片野地一直绵延到一条被一排柳树标记出边界的小河边。

旅行者清楚地知道这片园地就位于森林与塞雷纳利亚海之间，于是他愉快地沿着那条一路欢唱、标示着自己旅程的俄刻阿诺斯河走了下去。太阳逐渐攀升到高处，照耀在铺着小树林与草地的平缓山坡上，令点缀在幽谷与小山上的千万花朵愈发明媚鲜艳。一片令人愉悦的薄雾笼罩在整片区域上空，而这里的阳光也比别的地方更加明媚，空气中回荡着更多鸟儿与蜜蜂演奏的夏日的嗡嗡乐章；所以当人们漫步其中时，仿佛正在穿越一片仙境，所体验到的欢愉与惊奇也比往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更加强烈。

中午，卡特抵达了凯兰(Kiran)的碧玉梯台。整座梯台的斜坡向下延伸到小河的岸边，而在梯台的上方，则修建着漂亮可爱的神殿。每年伊莱克·瓦德(Ilek-Vad)之王都要坐着一顶金色的轿子，从他那位于微光之海上的遥远王国赶到这里，向俄刻阿诺斯河之神祷告——因为他年轻时曾居住在俄刻阿诺斯河的岸边，而河神也曾为他歌唱。整座神殿都用碧玉砌成，不仅如此，它的高墙、庭院以及七座尖塔覆盖了周围足足一英亩的土地。河流通过隐秘的水道流经它内部的圣坛，每到晚上，河神就会在那里轻柔地歌唱。当月亮将它的光辉撒在这些庭院、梯台与尖塔上的时候，它经常会听到一些奇异的音乐，但除了伊莱克·瓦德之王，没有人知道这些音乐究竟是河神的歌唱还是那些神秘的牧师们吟诵赞美时发出的乐声；因为只有伊莱克·瓦德之王一人曾进入过这座神庙，也只有他见过那些牧师。可现在，在一天中睡意朦胧的时候，那座布满雕刻、精巧优雅的神殿却寂静无声，卡特走在一轮令人陶醉的暖阳之下，只听到滔滔流水的轻柔低语，以及鸟儿与蜜蜂活跃忙碌的乐章。

那天的整个下午，旅行者都漫游在芬芳的草地上，时而走过河畔平缓山地的荫处。在那些山坡上坐落着些许和平的茅草农舍，以及用碧玉或金绿玉雕刻出的圣坛——这些圣坛上供奉的都是些和蔼可亲的神明。偶尔他也会靠近俄刻阿诺斯河的河岸，并向那些出没在清澈水流里的活泼的七彩小鱼吹起口哨。还有一些时候，他会在飒飒作响的疾风中停下来，盯着对岸远处那巨大而阴暗的森林。那些生长在森林里的树木一直长到接近河水的岸边。在以前的

梦境里，他曾见过古怪的伯帕斯(Buopoth)迈着沉重的脚步羞涩地从那片森林里走出，来到河边饮水，不过这时他却看不到任何一只。有一会儿，他停下来观看一只食肉鱼捕一只水鸟，那条食肉鱼用它那在阳光下显得极为诱惑的鳞片将水鸟引诱到水中；当那有翼的猎人用张开的宽大鸟喙试图猛扎向自己的猎物时，他也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接近傍晚的时候，他登上了一片披着茂密青草的低矮高地。在他眼前，索兰那数以千计的镀金尖塔正在夕阳的余辉中燃烧，发出炫目的光芒。这座不可思议的城市有着洁白如雪且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条纹大理石城墙，这些石墙从底端向顶端收拢，呈现出倾斜的墙面，而整座墙体浑然天成，是一块实心的整体，没有人知道这些高墙是如何被修建起来的，因为它们远比记忆古老得多。它们虽然如此高大，而且上面修建着一百扇大门与两百座塔楼，但那些簇拥在城墙之内的白色群塔却比这些雄伟的城墙还高。除了金色的尖顶，那些林立的尖塔通体洁白。因此当人们站在附近的平原上仰望这座城市的时候，会看见它们一直耸立进天空中，偶尔清晰地闪亮，偶尔隐藏在一团云朵与雾气中，偶尔被云雾遮住低处，只能看见最高的尖顶在水汽之外自由地闪烁着光辉。索兰城中那些在河流上开设的入口全是用大理石修建的巨大码头，用芬芳的香柏与印度乌木建造的华丽大帆船皆优雅地下锚于此。而那些蓄着奇怪胡须的水手则坐在大堆的桶子与包裹上——那些桶子与包裹上都书写着某种来自边远地区的象形文字。而在高墙外侧则是一片农田风光，洁白矮小的农舍安静地睡在小山之间，连接着许多石桥的狭窄小路则优雅地在流水与田园间蜿蜒回旋。

傍晚，卡特向下走过那片葱翠的风景，看见一片微光从河上缓缓升起，浮动在索兰非凡的金色尖塔上。黄昏时分，他来到南面的大门前，一个穿着红袍的哨兵挡住了他。于是他说出了三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梦境，向哨兵证明他是个老道的入梦者，的确值得踏上索兰那神秘而陡峭的街道，值得在那些贩卖华丽帆船货物的集市里游荡。然后他大步走进那座不可思议的城市；起先他穿过了一堵极为厚实的城墙，城墙上的大门仿佛一条长长的隧道。在那之后，他出现在弯曲起伏的道路之间，这些道路狭窄地蜿蜒在直达天际的高塔周围。光线透过壁炉与露台的窗户弥漫出来，接着鲁特琴与长笛的乐声也羞涩地从有着大理石喷泉的内庭里偷偷地溜出。卡特知道他该往什么地方去，他缓缓地向下走到了通向河边的、更加幽暗的街道上；在那儿的一家老海员酒馆里，他找到了那些自己在其它无数个梦境里结识到的船长与水手们。他在那里买了一张船票，准备乘坐一艘绿色大帆船前往塞勒菲斯。接着他与居住在那间旅馆里的、德高望重的猫咪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后者正眯着眼睛在一座巨大的灶台前打盹，并且梦到了那些古老的战争和那些已被忘却的神明。那夜，在结束了谈话之后，卡特留在了旅馆里。

清晨，卡特登上了航向塞勒菲斯港的大帆船。当水手们松开缆绳，开始那一段驶向塞雷

纳利亚海的漫长航程时，他正坐在船首。航行开始时经过的数里格河岸与索兰上游的河岸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他偶尔能看见右岸远处的小山上矗立着一座奇怪的神庙，或是河畔上坐落着一处昏昏欲睡的小村落——村落里那倾斜的红色屋顶与渔网都舒展在明媚的阳光之下。但卡特仍旧一心念着他的探寻之旅，他挨个询问了所有水手，向他们打听那些他们曾在塞勒菲斯的酒馆里遇见过的人，尤其是那些长着狭长眼睛、长叶状耳朵、细瘦的鼻子与尖尖的下巴，乘着暗色海船从北方航到塞勒菲斯港的怪人，他们用缟玛瑙来交换雕刻好的翡翠、金丝和一种生活在塞勒菲斯的、会唱歌的红色小鸟。他向水手们问起这些怪人的名字与风俗，但水手们对这些人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很少说话，并且有一副令人敬畏的神色。

他们住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那里叫因加诺克(Inganok)。没什么人愿意前往那个地方，因为那是一片冰冷而又昏暗的土地，传说令人厌恶的冷原也坐落在那附近；不过，在人们的观念中，冷原的四周应该环绕着无路可通的巍峨山脉，所以也没人说得清这座上面矗立着可怖石头村落与污秽寺院的邪恶高原是否真的坐落在因加诺克附近，这种说法也可能只是那些胆怯的人们在夜晚时分看见那些犹如巨大屏障般的可畏黑色尖峰映衬着逐渐升起的明月、若隐若现地阴森耸立在远处时，感到恐惧，从而传出的谣言。无疑，人们肯定要航过非常不同的大洋以抵达冷原。至于因加诺克还与哪些地方毗邻，这些水手们完全一无所知；同样，他们也没听说过冰冷荒野与无人知晓的卡达斯，只是在某些模糊的、已经无从追溯来源的报告里略有所闻。而当卡特问起与那座瑰丽绝伦的夕阳之城有关的事情时，他发现水手们根本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就没有再询问那些遥不可及的事情，只是继续等待，直到他能与那些从冰冷而昏暗的因加诺克航行到塞勒菲斯的怪人们交谈时再做打算，因为那些怪人应该就是将自己的面孔刻在恩格拉尼克山脉上的诸神的子孙。

这天晚些时候，大帆船航到了肯德(Kled)那弥漫着芬芳气息的丛林边，河道也跟着变得蜿蜒屈折起来。卡特很希望自己能在这里登岸，因为在这片炎热而又错综复杂的丛林里长眠着一些令人惊叹的象牙色宫殿。过去曾有一些统治着某片土地的帝王居住在那里，可他们的名字早已被人遗忘，时至今日，仅留下这些宫殿孤单地矗立在丛林里，无人打搅。旧日之神曾在这些地方施加过强大的咒语，令它们永不朽坏且毫发无损地一直保存下去，因为根据某些文字的记载，它们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再度派上用场；在丛林中穿行的大象商队有时能在月光下远远地瞥见这些宫殿，但没有人胆敢过分地靠近那里，因为宫殿守卫也是这个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大帆船没有抛锚，而是继续向前航行。暮色让白日里忙碌的声音渐渐安静下来。接着，第一颗星星开始闪烁着出现在天空中，回应着河岸上早起的萤火虫。这个时候，丛林已被他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只留下一股芬芳的气味，犹如记忆般标示着它的存在。那天晚上，大帆船漂浮着经过了一些看不见的未知神秘。中途有一回，瞭望台回报，看见东面的山丘上升起几堆火焰，但睡眼朦胧的船长说，最好还是不要盯着那些火堆，

因为没人知道是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点亮了它们。

等到第二天早晨，河面已经开阔了许多。两岸出现的房屋让卡特意识到，自己乘坐的帆船已经接近塞雷纳利亚海上那座巨大的商贸之都——海拉尼斯(Hlanith)了。这里的城墙都是用粗糙的花岗岩修建起来的，而房屋也都有奇妙的高高尖顶，并修有涂抹灰泥、架设横梁的尖尖山墙。比起那些生活在梦境之地别处的居民，这些生活在海拉尼斯的居民更像那些行走在清醒世界里的人，所以除了进行货物贸易之外，没有人会去刻意寻找这座城市，不过海拉尼斯手艺人的结实手工依然使这座城市声名远扬。海拉尼斯的码头都是用橡木建造的，卡特乘坐的大帆船就在这种橡木码头边靠了岸。随后，水手们拴牢缆绳，而船长则走进酒馆，与其他人谈起了生意。卡特也跟着上了岸，好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他看到木制的牛车缓缓地行驶在满是车辙的街道上，而兴奋的商人们则在集市上空洞地叫卖着自己的货物。这里的水手酒馆全都分布在铺设鹅卵石的小巷边，距离码头很近。酒馆的地面上全是海潮溅出的浪花被蒸干后留下的盐渍，那些低矮的天花板、黑色的横梁以及镶嵌着泛绿牛眼玻璃的竖铰链窗让它们看起来非常非常古老。那些待在酒馆里的老水手说了不少关于边远港口的事情，也提到了很多与那些来自昏暗的因加诺克的怪人们有关的故事，但基本上和大帆船上水手们提过的那些事情没什么两样。接着，经过大量的卸货与装载，帆船再次起航，驶向被夕阳点亮的海洋。当白昼的最后一道金色余辉展现出一种任何人都不曾为他们展现的奇迹与美丽时，海拉尼斯那高高的城墙与尖尖的山墙已经在他们身后越来越矮小了。

大帆船在塞雷纳利亚海里航行了两天两夜，中途没有看见任何陆地，也只遇上了一艘海船。接着，在第二天的日落时分，阿阑(Aran)山那积雪的山顶与摇曳着银杏树的宽大山坡开始若隐若现地浮现在帆船的正前方。卡特明白，他们已经抵达欧斯·纳尔盖与非凡的塞勒菲斯了。稍后，那些耸立在这座传奇城市里的闪亮灯塔也迅速地出现在他的视野里，紧随其后的是一片无瑕的大理石城墙与立于其上的青铜雕塑群，接下来便是横跨在纳拉克萨(Naraxa)河入海口上的巨大石桥。而后，位于城市后方的平缓丘陵也渐渐浮现在他的视野里。他能看到那上面散布着茂密的小树林、种植着日光兰(asphodel)的大花园，以及一些小巧的神殿与农舍。塔纳利亚丘陵那紫色的山脊则高高地耸立在遥远的背景中，看上去既慑人心魄又神秘莫测，在这些丘陵之后，便是通向清醒世界与其它梦境地区的禁忌道路。

港口里拥挤着色彩鲜艳的大帆船，其中一些来自大理石云城塞拉尼安(Serannian)——据说那座城市位于海天交汇处之外的以太虚空；另一些则来自梦境之地诸大洋上那些更加坚实有形的港口。卡特从舵手们的身边穿过，登上了弥漫着香料芬芳的码头，而水手们已在黄昏中把大帆船牢牢地拴在了港口边。城市里的千万灯火逐渐开始在水面上闪烁起来；这座不朽的城市看起来永远都是崭新的，因为时间根本无力玷污与损毁它的一砖一瓦。如同过去，

它现在依然是纳斯·霍尔塔斯(Nath-Horthath)珍视的绿宝石，八十位头戴芝兰花冠的祭司依然和一万年前他们修建这座城市时一模一样。那些铸造了巨型大门的青铜依然光亮如新，缟玛瑙铺设的路面也没有丝毫的磨蚀与破损。矗立在城墙上的青铜雕塑俯瞰着那些往来在街道上的商人与牵着骆驼的牧者——他们早已比神话还要年长，可却没有一个人的分叉胡须染上一丝灰白。

卡特并没有立刻出发去寻找神庙、宫殿或要塞，而是与那些商船及水手们一同待在面朝海洋的防波堤边。当天色变得太晚，再也无法继续向他们打听故事与传说时，他动身找到了一家自己颇为了解的古老酒馆，歇息下来。在睡梦中，他梦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诸神与那座无人知晓的卡达斯。第二天，他在港口里找了个遍，希望能看到那些来自因加诺克的奇怪水手，但有人告诉他，他们现在并不在港口里，按照惯例，他们的帆船在两个星期之后才会从北方航行到这里。不过，他找到了一个来自索拉波尼亚(Thorabonia)的水手——他曾到过因加诺克，并在那个昏暗世界里的缟玛瑙采石场工作过；那个水手告诉他，在他们定居的地界以北的确有一片荒漠，而且所有人似乎都很害怕那片荒漠，会刻意避开它。那个索拉波尼亚人认为这片荒漠连接着一片高不可攀的山峰外缘，而那些不可逾越的山峰就围绕着可怕的冷原；不过他也承认，还有其它一些模糊晦涩的传说提到了某些邪恶的存在与无可名状的哨兵。但他并不知道那无人知晓的卡达斯是否就坐落在那片传说中的荒漠里，不过，那些存在与哨兵——如果他们真的存在的话，——似乎不太可能驻守在一片什么都没有的荒漠之中。

第二天，卡特沿着立柱之街(Street of the Pillars)登上绿宝石神殿，与高阶祭司进行了一次畅谈。虽然塞勒菲斯主要崇拜纳斯·霍尔塔斯，但是他们日间的祷文里会提到每一位梦境之神的名字，高阶祭司自然也对他们的脾气了若指掌。和住在乌撒的阿塔尔一样，他强烈建议卡特不要试图去面见诸神，他声称，诸神既暴躁易怒又反复无常，而且那些来自世界之外的另一些神明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保护他们——那些神明的灵魂与使者便是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他们嫉妒地将那座瑰丽绝伦的夕阳之城隐藏起来的举动明白无误地说明他们不希望卡特抵达那里，而且没人知道他们会怎样对待一个准备面见他们、并在他们面前为自己抗辩的客人。过去从未有人发现卡达斯位于何处，而且将来也可能同样不会有人找到那块地方。的确有一些传说提到了那座供梦境诸神居住的缟玛瑙城堡，但这些传说没有一条是能让人宽心的。

在感谢过头戴芝兰花冠的高阶祭司后，卡特离开了神庙，找到汇聚着羊肉贩子的集市，因为统领塞勒菲斯众多猫咪的老酋长正惬意地居住于此。当拜访者找到它时，这只皮毛柔顺、高雅尊贵的灰色猫咪正趴在缟玛瑙地砖上晒着太阳。当卡特来到面前时，它慵懒地伸出了一只爪子，但当他复述出暗语，并说出乌撒的老猫将军为他准备的介绍词时，这只披着皮毛的

元老立刻变得非常热忱与健谈；它讲了不少只有那些居住在欧斯·纳尔盖朝海这面山坡上的猫咪才会知道的秘密。更重要的是，它偷偷地向卡特转述了几只生活在码头区的胆怯猫咪对那些因加诺克人的评价；但没有一只猫咪会登上他们暗色的大船。

那些人身上似乎有一种不属于俗世的气息，但这并不是猫咪们不愿乘着他们的船出海远航的原因。它们之所以不愿乘坐那些暗色的大帆船，是因为没有猫咪能忍受因加诺克的阴暗，所以在那些既刺骨又昏暗的王国里，永远也听不到一声令人欢愉的呼噜声，也听不到一声平凡的喵喵声。但没有人能说清这种刺骨的阴暗究竟是因为那些漂浮在无法逾越的尖峰上的东西——假设冷原真的就在那里，——还是因为那些从北面的刺骨荒漠里渗漏出来的东西。但有些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总会让人出现些许置身外层空间的感觉，这不是猫咪们喜欢的感觉，而且在这方面，它们比人类更加敏感。因此，它们绝不会搭上那些暗色的大帆船，航向因加诺克的玄武岩码头。

此外，老猫酋长还告诉卡特，该去哪里寻找他的朋友库拉尼斯王。在卡特较晚的梦境里，他的这位朋友交替统治着那位于塞勒菲斯、用玫瑰色水晶修建的无上喜乐之殿(Palace of the Seventy Delights)，以及漂浮在天空中的塞拉尼安的塔楼云堡。但他似乎无法在这两处地方找到更多满足，反而开始日益怀念起那些他儿时曾看到过的、英格兰的峭壁与低地——那里有酣然入梦的小村庄，会在入夜后从格子窗里荡出英格兰的古老歌谣；那里还有灰色的小教堂，会若隐若现而又惹人喜爱地从远方河谷的葱翠中探出头来。可他已经无法亲近这些位于清醒世界里的东西了，因为他的肉体已经死亡了，不过他已经做了次好的选择，在城市东面的土地上想像出了一小块这种乡村田园景色。他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在一座用石头建起的灰色哥特式庄园里，面朝大海，并努力把自己的庄园想像成特雷弗塔(Trevor Towers)，因为他就出生在那座高塔下，而他的十三代祖先也均是在那座塔下第一次迎接光明。在附近的海岸上，他修建了一座小小的、带有陡峭鹅卵石小道的康沃尔式渔村，并挑选出那些面孔最像英格兰人的居民，将他们安置在这里，甚至试图教会他们记忆中那些康沃尔郡老渔夫使用的亲切口音。不仅如此，他还在不远处的河谷里建立了一座诺曼式修道院，让自己能在房间的窗户里看到它的尖塔。他在修道院的墓地里竖起一些灰色的墓碑，并在上面刻上自己祖先的名字，然后覆上一些类似老英格兰苔藓的泥苔。虽然库拉尼斯是梦境之地的帝王，掌控着一切充满想像力的壮丽与奇迹、光辉与美色、狂喜与愉悦、新奇与刺激，但他依然愿意欣然地永远抛弃自己的一切权力、奢华及自由，只要能让他在那个纯净而平和的英格兰，那个他所钟爱的古老英格兰度过哪怕一天受祝福的时光——因为那片土地塑造了他的全部，而他也必然永远是那片土地的一部分。

所以，卡特与那位灰色皮毛的老猫酋长道别后，没有去拜访那座用玫瑰色水晶建起的梯

台宫殿，而是从东边的城门出了城。他穿过长满雏菊的田野，径直走向一处坐落在海边悬崖上的尖顶山墙——他曾在公园里隔着橡树林望见过那儿。不久，他来到一处巨大的篱笆边，那儿有一间小小的砖墙小屋。当敲响门钟时，迎接他的并不是那些身穿长袍、受过涂油礼的尊贵宫殿侍从，而是一个穿罩衫、蓄短须的瘦小老头，他说话时尽可能地带着那种只有遥远的康沃尔郡才有的古雅口音。接着卡特登上一条树荫小道，穿过两侧尽可能像是英格兰树木的乔木，然后在仿照着安妮女王时期的设计修建的花园中登上了梯台。穿着合身制服、留着小胡子的管家在两侧按照旧式设计安置着石猫的大门前接待了他，接着便把他领到了图书馆里。在那里，库拉尼斯，这位欧斯·纳尔盖及萨拉尼安周边天空之主，正忧郁地坐在窗边看着他那座散布在海岸上的小村落，并由衷地希望他的老保姆会在这个时候走进来，大声责骂他为何还没准备好去参加教区牧师举办的那个可恶的草坪聚会；他希望屋外正有一辆马车在候着，而他的母亲已几近不耐烦的边缘。

库拉尼斯披着一件晨袍，热诚地起身迎接他的客人——那身晨袍是他还年轻的时候，英国裁缝最喜爱的款式。一个来自清醒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他来说实在是太亲切了，即便那只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而非康沃尔郡——的撒克逊人。他们谈了许久那些有关过去时光的话题，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颇为年长的入梦者了，熟谙那些不可思议之地的非凡奇迹。事实上，库拉尼斯曾去过群星之外的终极虚空，而且据称是唯一一个经历过这种旅程却还能保持健全理智的人。

最后，卡特提到了他探寻之旅的目的，并向招待他的主人问起了那些他曾咨询过其他许多人的问题。但库拉尼斯也不知道卡达斯或那座瑰丽绝伦的夕阳之城在哪里；但他知道寻找梦境诸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那些蕃神们则有许多奇怪的方法来保护他们，让他们不会被怀有好奇心的鲁莽之人打扰。他曾在星空中的边远地区了解到不少有关蕃神们的知识，尤其是在那些不存在实际形体的空间里——在那些地方，多彩的气体正研究着最深奥的秘密。紫罗兰色的气体辛伽珂(S'ngac)向他讲述了一些有关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的可怖之事，并且警告他永远不要接近那片中央虚空——恶魔之王阿撒托斯就在那里面的黑暗中饥饿地啃咬。总之，干涉旧日之神绝不会是件好事；而且如果他们坚持阻止卡特涉足那座瑰丽绝伦的夕阳之城，那么卡特最好还是不要去寻找那座城市。

此外，库拉尼斯还担心他的客人在抵达那座城市后会一无所获，即便他能从诸神手上赢得前往那里的许可。他自己也曾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向往、渴望前往可爱的塞勒菲斯与欧斯·纳尔盖山谷，向往生活中的自由、色彩与那些愉悦体验，同时也希望回避那些存在于生活中的桎梏、习俗与愚蠢。但现在他已经来到这座城市，来到这片土地上，甚至已经成为此地的君王，可他发现自由与鲜艳很快便磨蚀殆尽了，留下的只有单调的渴望，渴望找到任何

与那些牢牢钉在他的感觉与记忆中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事物。他已是欧斯·纳尔盖山谷里的君王，但却发现这毫无意义，反而经常为那些存在于故土英格兰、塑造了他整个童年、无比古老而又异常熟悉的事物而意志消沉。他愿意为那从康沃尔郡教堂里传出来、回响在草地丘陵上的钟声而放弃他的王国、愿意为他家附近村落里的那些陡峭而平凡的三角屋顶而放弃塞勒菲斯港中的数千座尖塔。所以他告诉他的客人，那座未知的夕阳之城里并没有他所寻找的东西，也许最好还是将它留在一个五光十色、似忘未忘的梦境里。因为在过去那些清醒的日子里，他经常拜访卡特，也清楚地知道他就诞生在那些可爱的新英格兰山坡上。

他很确定，到了最后，寻神者唯一渴望的东西将是那些存在于早先记忆里的场景：那在夜间发出光亮的灯塔小山，那位于古雅的金斯波特城内的高大尖塔与蜿蜒的山间小道，那位于被女巫困扰的古老阿卡姆(Arkham)的灰白复式屋顶，还有那方圆数英里、受到祝福的草地，河谷以及其上横蔓的石头垒墙，从树林葱翠中探出头来的白色农庄屋顶。他把这些事情统统告诉了兰道夫·卡特，但寻神者依旧坚持他的探寻。最后，他们怀着各自坚信的观念分别了。卡特重新穿过青铜大门，返回塞勒菲斯，走下立柱之街，回到了古老的防波堤边。他在那里结识了更多来自边远地区的海员，同时也等待着从寒冷而昏暗的因加诺克驶来的暗色帆船，等待着那些长着奇怪面容的水手和缟玛瑙商人，等待着那些体内流淌着梦境诸神血液的神裔。

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当灯塔闪耀着照射在港口上时，卡特等待已久的船终于到来了。那些长着奇怪面容的水手与商人一个接一个，一群接一群的出现在防波堤边的古老酒馆里。再次看到这些鲜活的、与恩格拉尼克山脉上雕刻的神明面孔极其相似的面容实在是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但是卡特并没有急于和那些沉默的水手说话。他不清楚这些梦境神明的子孙还保留着多少自傲与秘密，也不清楚他们还保留着多少超然的隐晦记忆，但是他敢肯定，直接向他们谈起自己的探寻之旅是极不明智的，太迫切地去询问那片延伸在他们昏暗故乡北面的冰冷荒漠也不完全可取。他们很少在这些古老的海滨酒馆里与他人交谈，只是成群地聚在僻静的角落里，歌唱那些曾回荡在某些陌生土地上的曲调，或是用那种与梦境之地其他方言都不尽相同的陌生语调相互吟诵长篇的传说。那些曲调与传说如此的稀罕、动人，虽然其中的词句进入凡人之耳时已经变成了某些奇怪的调子与晦涩的旋律，但这依旧让人不由得去猜想他们究竟是从一些长着何种面孔的存在那里听来了这些故事与曲调。

整整一个星期，那些奇怪的海员都徘徊在酒馆与塞勒菲斯的集市里，在他们再度起航之前，卡特拿到了进入他们暗色海船的许可——他告诉他们自己是一位年老的缟玛瑙矿工，希望能去他们的采石场工作。那是艘精工巧作、十分可爱的海船，船身是坚实的柚木，饰以黑檀配件与黄金的花饰窗格，而那些供旅行者寄宿的船舱里则悬挂着丝绸与天鹅绒的挂毯。一

天早晨，在潮水转向的时候，海船升起风帆，起锚航向了远方。卡特站在高高的船尾，望着永恒的塞勒菲斯城内那被日出照亮的城墙、青铜雕像和金色尖塔缓缓沉入远方，阿阑山那覆雪的尖顶也越来越小。等到中午的时候，视线里除了塞雷纳利亚海那一片柔和的碧蓝外，再无别物，只有一艘色彩鲜丽的帆船在遥远的地方，缓缓航向塞雷纳利亚海与天空交际的云垂之地。

等夜晚与璀璨的群星一同到来的时，暗色的海船正向着北斗七星与小熊座的方向不断航行。两个星座缓慢地，在天极中摇摆，水手们唱起了那些传诵在陌生土地上的奇异歌曲。接着，当沉思的瞭望者喃喃诵念起古老的赞歌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偷偷溜到前甲板上，俯身在栏杆上，俯瞰那些位于海面之下、在船荫处嬉耍的发光小鱼。卡特在子夜时返回舱里睡了一觉，然后在清晨的阳光中醒了过来。他留意到，太阳似乎比以往更偏南了一些。整个第二天他都在逐步熟悉那些生活在这艘海船上的人们，并试着开始与他们一点一点地谈论他们所生活的那片昏暗苦寒之地，谈论他们那精雕巧琢的缟玛瑙城市，谈论那些高不可逾、传说是冷原所在的尖峰给他们带来的恐惧感受。他们非常抱歉地告诉他，没有猫愿待在因加诺克的土地上，并且认定是隐匿在那附近的冷原导致它们不愿前往那里。但他们唯独不会去谈论那位于因加诺克北方的砾石荒漠，那片荒漠中存在着某些让人不安的东西，而一味否认它的存在也只是权宜之计而已。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谈起了卡特声称要前去工作的采石场。因加诺克有许多采石场，因为整座因加诺克城都是用缟玛瑙修建起来的。而且那些经过抛光的巨大缟玛瑙石块也会运到雷纳(Rinar)、奥格洛森(Ogrothan)和塞勒菲斯去，或是留在因加诺克与那些来自刹拉(Thraa)、伊拉尼克(Ilarnek)、卡达瑟隆(Kadatheron)的商人交换一些美丽的货物。在遥远的北方，那片因加诺克人漠视其存在的冰冷荒漠边上，还有一座比其他采石场巨大得多的废弃采石场；在那些早已遗忘的岁月里，曾有人在这座采石场开凿出了无以伦比的巨大缟玛瑙。这些巍峨的缟玛瑙石块巨大到任何人仅仅目睹过开凿后留下的凿痕空穴就会惊恐不已。可能没有人说得出来究竟是谁采下了这些不可思议的石块，也没有人知道这些石块被送往了哪里；但所有人都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去理会那座采石场，可以想像，那些超越凡人所为的记忆肯定还粘附、散落在这座采石场周围。所以，它被遗弃在昏暗之中，只有乌鸦和传闻中的夏塔克鸟(Shantak)还徘徊在那巨大无垠的空穴里。当卡特听说了一座采石场后，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因为他曾在那些古老的传说里得知，梦境诸神那修建在无人知晓的卡达斯顶端的城堡就是用缟玛瑙修建起来的。

日复一日，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越来越低，而头顶的雾则越聚越厚。两周后，阳光完全消失了。白日里只有一丝怪异的灰色微光还能穿透那由永恒的阴云聚成的穹顶；到了夜晚也

没有星光，只有一片从云层的下端散出的冰冷磷光。第二十日，卡特看到远方的海洋里耸起一块巨大而狰狞的巨岩，这是自阿阑山那尖尖的雪顶从海船后方消失以来第一次看到陆地。卡特向船长问起那座巨岩的名字，但却被告知那座巨岩没有名字，而且也没有船会靠近、探索那里，因为夜晚会有声音从那座巨石里传扬出来。接着，在入夜之后，那座狰狞的花岗岩上传来一阵呆滞且无休无止的呼嚎，这让旅行者很庆幸他们没有停顿，也很庆幸那座岩石没有名字。在他们逃脱那噪音的波及范围前，海员们一直都在祈祷和吟诵，而卡特也在深夜梦到了一些非常可怕的梦境。

在那之后的第三天早晨，东面的远方隐约出现了一列巨大的灰色山峰，所有山峰的顶端都隐没在这个昏暗世界上方那似乎永恒不变的阴云之中。当看到这些山峰时，水手们唱起了欢快的歌曲，有一些甚至在甲板上跪下，低头祷告起来；卡特意识到，他们已经抵达因加诺克了，而且就快要到达那座以此地为名的巨大城镇，泊进它的玄武岩码头。中午，前方出现了一列暗色的海岸线，在不到三点的时候，那座缟玛瑙城市里的球根状穹顶与奇妙尖塔开始出现在北面的海岸上。那古老的城市稀疏而古怪地矗立在码头与城墙上方，所有的东西都是精致巧妙的黑色，镶嵌着用黄金制成的涡卷形装饰、凹槽及蔓藤式花纹。房屋都很高大，上面开着许多窗户，每个侧面都雕刻着花朵与奇异的图案。那些深色的图案所表现出的对称性让人眼花缭乱，蕴含着一种比亮色更加强烈、令人印象深刻的美感。有些建筑的顶端被修建成一座逐渐膨胀、然后收缩成尖顶的穹顶结构，其它一些建筑的顶端则修着梯台状的金字塔，在那些金字塔上耸立着成簇的尖塔，表现出奇异与想像的每一个侧面。城墙都非常低矮，上面贯穿着许多大门。每座城门都是非常巨大的拱门，比城墙还要高些，并且在顶端雕刻有一位神明的头像，那些头像表现出的雕刻技巧与那些在遥远的恩格拉尼克山脉上雕刻神明面孔时所使用的技法有不少相同之处。中央的小山上立着一座比别的建筑更加高大的十六面角高塔，它那平坦的穹顶上有一座高高的尖塔形钟楼。水手们说，那是旧日之神的神殿，一个据说保守着隐匿秘密的年迈高阶祭司掌管着这座神殿。

每隔一段时间，由一只奇怪大钟发出的叮当声就会回响在整座缟玛瑙城市上空，每当它响起的时候，就会有一片由号角、古提琴与吟唱声组成的、隆隆的神秘音乐作为回应。在神殿高处穹顶周围有一圈走廊，走廊上安置着一排架子，在某些时刻，那些架子上会迸发出一片火焰的闪光，因为那座城市的祭司与居民都精通那些古老的秘密，并且忠实地保留着那些记录在比《纳克特抄本》还要古老的卷轴上的旋律——那是属于梦境诸神的旋律。当海船滑过巨大的玄武岩防波堤、泊进港口时，那些拥挤在城市里、不那么响亮的声音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卡特看到许多奴隶、水手与商人都拥挤在码头上，那些水手与商人都长有一张与诸神类似的面孔，但奴隶们都很矮胖，长着双斜眼。有传闻说他们来自冷原另一边的山谷，不知怎么穿过或绕过了那些无法逾越的尖峰，来到此地。码头在城墙外延伸出了很宽的距离，上

面摆满了从下锚的大帆船里卸下的形形色色的货物。在码头的一侧堆着一大堆缟玛瑙，其中有雕刻好的作品，也有未经加工的原料，全都等着运往那些位于雷纳、奥格洛森以及塞勒菲斯的遥远市场。

当暗色的海船在一座突出的岩石码头边下锚时，还没有入夜。所有的水手与商人排着队上了岸，穿过拱门，进入城市里。城市里的街道上铺着缟玛瑙地砖，其中一些既宽大又笔直，而另一些既弯曲又狭小。靠近水边的房子要比修建在其它地方的建筑更低矮些，它们那古怪的拱形通道上都装饰着某些用黄金制作的符号，据说这些符号是为了纪念那些庇佑自己的弱小神明。船长带着卡特进了间古老的海员酒馆，那里聚集着许多来自古怪国家的海员。船长向他保证，他会在第二天向他展示这座昏暗城市里的奇迹，并且将他带到那些坐落在北面城墙附近、缟玛瑙矿工们出入的酒馆里。及到入夜，小小的青铜路灯逐渐亮起，酒馆里的水手们唱起了那些来自边远地区的歌谣。但当那座高塔上传出的钟声开始在整个城市上空回荡时，号角、古提琴与吟唱声组成的隆隆乐章也回应着钟声、神秘地响了起来。所有人都停止了歌唱和讲述，弯腰低头祷告，直到最后一阵回音消逝殆尽为止。因为在这座坐落在因加诺克的昏暗城市里，有着一处不可思议的奇迹，而在它的仪式上，人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唯恐厄运与复仇会出乎意料地潜伏在自己的身边。

在远处，酒馆的阴影里，卡特看到了一个他不太喜欢的矮胖身形，因为这无疑就是他于许久以前曾在戴拉斯·琳港里见过的那个年长的斜眼商人，据说那老头在与一些坐落在冷原上的可怕石头村落进行贸易——没有哪个正常的人类愿意造访那个地方，晚上的时候，人们还能远远望见那上面放射着邪恶的火光。另外也有传闻说，这个老头甚至与那位不应被提及的高阶祭司打过交道——这个脸上遮盖着黄色丝绸面具的祭司独自居住在一座万分古老的石头修道院里。当卡特向戴拉斯·琳港里的商人们询问起有关冰冷荒野与卡达斯的事情时，他的脸上曾闪现出一丝古怪的神色，像是知道些什么；而他现在出现在这昏暗闹鬼的因加诺克里，出现在与北方那些神秘事物如此接近的地方，实在不是件能令人安心的事。但在卡特能够与他说上话之前，他就溜走了，从视野里完全地消失了。后来，水手们说他是与一辆牦牛拉的大篷车一同抵达这里的。至于那辆大篷车从哪里来，则没有人敢肯定。大篷车上装着的全是巨大而又味道鲜美的蛋——传说中的夏塔克鸟的蛋——，大篷车上的人用这些蛋来交换那些伊拉尼克的商人带来的精致的翡翠高脚杯。

第二天早晨，船长带着卡特穿过因加诺克城内那些敞开在昏暗天空下的缟玛瑙街道。那些内嵌的门、文饰富丽的房屋正面，雕刻过的露台以及镶嵌着水晶的墙外凸窗全都闪现着一种忧郁而又打磨光亮的可爱与美；偶尔建筑间会敞露出一个广场，上面耸立着黑色的立柱和柱廊、以及一些表现奇怪事物——既有人物也有传说——的雕塑。沿着笔直街道铺展开的街

景或是穿过侧巷，越过球根状的穹顶、尖塔与带有蔓藤花纹的屋顶展现出的美景全都极其美丽奇异，甚至远远超越了语言所能描述的范围；但那属于旧日之神的中央神殿耸立起的巍峨海拔以及它那十六面被雕刻过的高墙、那平坦的穹顶、还有那高高在上的尖塔钟楼远比其它一切更加岿巍壮丽。它凌驾于其它一切建筑之上，并且不论前面的景物为何，这座神殿都显得宏伟而庄严。而在城市的东面，远在城墙与方圆数里格的牧场之外，耸立着一片荒凉的灰色山坡。它们是那些既看不见顶端也无法逾越的巅峰，令人毛骨悚然的冷原据说就在它们的身后。

船长带着卡特来到了宏伟的神殿前，这座神殿与它周边带围墙的花园坐落在一个巨大的圆形广场上。那些连接着广场的街道如同轮毂上的轮辐一样向着四面八方分散开去。花园的七扇拱门一直都是敞开着的，每扇拱门上都安置着一张雕刻出来的脸孔，与那些雕刻在城市大门上的脸孔非常相似。人们随意但却极为虔诚地漫步在铺设着地砖的街道上，穿过那排列着怪异界标与神龛的小道。那些神龛里供奉的全是些和善的神明。另外，花园里还散布着许多用缟玛瑙修建起来的喷泉、池塘与水洼。水面全都反射着那些置于在高处露台的三脚架上频繁闪现的火光。水下游动着微微发光的小鱼，它们全都是潜水者从海洋深处的水草荫里带回来的。据说，每当神殿钟塔发出的叮当声回荡在花园乃至整座城市上空时，那由号角、古提琴与吟唱声组成的回应便会紧接着从靠近花园大门的七座小屋里轰然涌出，接着神殿的七扇大门里便会分别走出长长的祭司纵队。这些祭司身穿黑衣，戴着头巾与面罩，各自托举一只金色的大碗，伸直到距离自己一臂的长度外。在这些金色的大碗里会腾起一股股奇怪的蒸汽。然后，那七支纵队会动作古怪地昂首阔步，汇聚成一行纵队，膝盖僵直地大步前行，走上引向七座小屋的人形道，然后消失在那些小屋里，不再出现。据说那些小屋的地下有隧道连接着神殿，而那些由祭司组成的长长纵队则通过这些位于地下的通道重新回到了神殿里；不过也有些窃窃私语称那些缟玛瑙石阶的深处通向从未有人提起过的神秘世界。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传闻曾暗示说，那些带着面罩与头巾的祭司根本就不是人类。

卡特没有走进那座神殿，因为只有覆面之王(the Veiled King)才准踏入那里。但在他离开花园之前，钟鸣的时间到了，卡特听着摇晃的叮当声震耳欲聋地回响在头顶，而后那由号角、古提琴与吟唱声组成的回应跟着从靠近花园大门的小屋里哭嚎而出，七列手捧金碗的祭司昂首阔步、动作古怪地从神殿的大门里走了出来。这景象让旅行者感到了一种特别的畏惧——那是一种在面对人类祭司的时候不常感觉到的恐惧心理。当最后的祭司消失时，他也跟着离开了花园。在离开前，他注意到那些手捧金碗的祭司走过的地砖上残留下了一滴污点，但就连船长也对那滴污点有些厌恶，一心催促卡特前往另一座山丘——那里坐落着属于覆面之王的皇宫，一座耸立着许多穹窿与绝妙事物的宏伟建筑。

通向缟玛瑙宫殿的道路全都又窄又陡，只有一条路既宽阔又弯曲——那是供君王与他的随行骑乘牦牛或是乘坐牦牛拉的双轮战车时行走的大道。卡特与他的向导登上了一条全是阶梯的小路，路的两侧是镶嵌装饰的墙壁——上面安着金制的奇怪符号，——而他们的上方则是露台与位于墙外的凸窗，偶尔会有轻柔的旋律或是充满异域气息的芬芳飘荡下来。巍峨的高墙、巨大的拱壁以及覆面之王宫殿里那著名的球根状穹顶始终在前方若隐若现；最后他们从一座巨大的黑色拱门下穿过，进入了君王喜爱的花园。浮现在眼前的众多美景让卡特停顿下来，几乎昏厥过去；这里有缟玛瑙修建的梯台与砌盖着柱廊的行道，有鲜艳的花圃与攀附在金色格子上、花繁锦簇的树墙，有上面雕刻着可爱浅浮雕的黄铜大瓮与三脚架，有置于基座之上、用带纹理的黑色大理石雕刻出的、美得令人屏息的雕塑，有用玄武岩铺底的泻湖与砌着地砖、饲养着发光小鱼的喷泉，还有绽开着鲜花、经过整枝后爬满光洁墙壁的藤蔓。所有这一切组合起来，构成了一幅极美的画卷，可爱、美好得不像是真的，即便在梦境之地里，也有些不可思议。在灰暗的天空下，它微微地闪烁着，如同幻觉一般。在它的前方是修建着穹顶、装饰有图案的富丽宫殿，而它的右边则是那不可逾越的遥远山峰展现出的奇妙轮廓。那些罕见而珍贵的花朵散发出的芬芳如一层面纱一样蒙在这座不可思议的花园上，而那些小鸟与喷泉则始终歌唱着。接着他们转过身去，重新走下了那条层层石阶的缟玛瑙小道，因为没有哪个拜访者能够走进那座宫殿，而且，长时间牢牢盯着那座巨大的中央穹顶也不是件好事，因为据说那个地方居住着夏塔克鸟之祖，它是所有存在于传说中的夏塔克鸟的先父，而且会向那些好奇的人送出一些古怪的梦境。

在那之后，船长带着卡特前去城市的北角，靠近商队门(Gate of the Caravans)的地方。牦牛商与缟玛瑙矿工们聚集的酒馆就散布在此地。在一座天花板颇为低矮的采石工旅馆里，他们相互做了道别；因为船长还有生意上的事情要忙，而卡特又渴望与那些矿工谈论关于北面的事情。那间旅馆里有不少人，但旅行者并没有与他们交谈很长的时间，他自称是一位开采缟玛瑙的老矿工，迫切想知道一些与因加诺克的采石场有关的事情。但他并没有从这些人那里了解到太多新的东西，因为矿工们在谈到北面那片冰冷荒漠与那座无人造访的采石场时都显得非常胆怯，闪烁其辞。他们害怕那些从传说是冷原所在地的山脉附近过来的密使，也害怕那些在北面散乱的岩石丛中出没的邪恶存在与无可名状的哨兵。他们还窃窃私语地谈论说，传闻中的夏塔克鸟并不是理智正常的人应该目睹的东西——事实上最好永远没有人真正目睹过它们（正因如此，那传说中位于君王宫殿穹顶里的夏塔克鸟之祖一直被饲养在黑暗里）。

第二天，卡特假借想亲自看看各种不同的矿藏，并顺便拜访位于因加诺克地区、零星分布的农场与古怪的缟玛瑙村落的名义，租下了一头牦牛，并为接下来的旅程塞满了几只鞍袋。商队大门外的大道笔直地在耕地间延伸，两侧散布着许多顶端修有低矮穹顶的古怪农舍。探

寻者在其中一些房屋前停下来，询问了一些问题，其间他看到一间房子的主人面容严厉、沉默寡言，浑身上下透着一种难以言述的威严，像极了那张雕刻在恩格拉尼克山脉上的巨大面孔。这让他很肯定地觉得自己终于遇见了一名梦境诸神，或是遇见了一名有着他们十分之九血统的神裔。于是，他向那个住在茅屋里的人小心地称赞起了诸位神明，并颂赞了一切诸神曾施加在他身上的祝福。

那天晚上卡特将牦牛拴在一棵位于路旁、颇为高大的莱格斯(Lygath)树下，在树下的草甸上过了一夜。等到第二天的早晨，他爬起来继续自己向北的朝圣之旅。大约十点的时候，他来到了一座修建着小型穹顶的村落旁边。这座村庄叫乌格(Urg)，来往的商旅们都在这里歇脚，而矿工们也在这里讲述他们的故事。卡特在村庄的酒馆里待到了中午。那些大商队会在这里调头向西，前往瑟拉恩(Selarn)；但卡特仍旧踏上通向采石场的道路，继续向北前进。整个下午，他一直在沿着那条上坡路前进。这条路比那条宽阔的大道要稍微窄一些，路边的岩石也明显比耕地要多一些。等到傍晚的时候，他接近了一片矿区。那片无法逾越的山脉始终耸立在他的右侧，远远地就能望见那些巨大而荒凉的山坡。一路上他从零散遇到的农民、商人以及运送缟玛瑙的货车车夫那里听说了不少传说。但他走得越远，听到的传说也就越糟。

第二天晚上，他停在一面巨大的黑色峭壁前，在峭壁投下的阴影里扎了营，并顺手将他的牦牛拴在一根立在地面上的桩子上。他注意到头上这片位于北方的云层散发着更强的磷光，甚至不止一次地觉得自己在它们的映衬下看到了某些黑色的轮廓。在第三天的早晨，他遇到了第一座缟玛瑙采石场，并与那些拿着锄镐与凿子劳作的人们打了招呼。等到入夜前，他已经经过了十一座采石场；地面上全是缟玛瑙峭壁与巨大的圆砾，没有一丁点儿植被，只有散落在黑色土地上的岩石碎片，而那些无法逾越的灰色尖峰始终荒凉而险恶地耸立在他的右侧。第三天晚上，他住进了一伙采石工搭建起来的营地，营地中摇曳的篝火在西面光洁的峭壁上反射出怪异迷离的反光。矿工们唱了许多歌，也讲了很多故事，向卡特展现了许多有关古老过去与诸神习惯的古怪知识。这让卡特意识到这些人的脑海里还潜藏许多与他们的祖先，与梦境诸神有关的记忆。他们询问卡特想到哪里去，并提醒他不要向北走得太远；卡特答复说自己只想寻找一片新的缟玛瑙峭壁，准备冒的风险也不会比其他探矿者多到哪去。早晨，他与矿工们道别后，骑上牦牛继续向越来越暗的北方走去。矿工们曾警告他说，他会在那里遇见那座让人恐惧的废弃采石场——过去一些比人类更加古老的双手曾在那里开凿下无与伦比的巍峨石块。当转向身后，最后一次挥手道别时，他感觉自己看到了那个长着斜眼、难以捉摸的矮胖老商人正在走向营地——卡特记得曾在遥远的戴拉斯·琳港听说过这个商人可能在与冷原做生意的流言，——此刻再见到他，却让卡特觉得有些厌恶。

在那之后，他又经过了两座采石场，随后因加诺克上有人烟的地界似乎已到了尽头，道

路也收缩到只剩一条陡峭上升、夹在令人生畏的黑色峭壁间的牦牛小道。遥远而荒凉的山峰依旧耸立在右侧，而当卡特攀登得越来越远时，他发现四周越来越冷、越来越暗。不久，他便察觉到脚下黑色的小路上已没有了脚印和蹄印，因而意识到他已确实实地走上了奇怪但却荒废甚久的远古道路。偶尔会有乌鸦在前面哇哇乱叫，而另一些时候，巨大的岩石后会传来一阵拍打声——这让他不安地想到传说中的夏塔克鸟。但大多数时候，只有他与他那毛发蓬松的坐骑在孤独地前进。不过这只颇为有用的牦牛变得越来越不愿前进了，而且越来越倾向于对任何从路边传出的细微声响惊恐地喷着鼻息，这让卡特很是烦恼。

接着，道路的宽度被两侧深褐色的反光石壁进一步压缩了，而坡度也变得比之前更加陡峭起来。几乎找不到什么立足点，牦牛时常在散落的岩屑上滑倒。走了两个小时后，卡特终于在前方看到了明确的顶端，在那之后只有一片沉闷而又灰暗的天空，这让他不由得祈祷前面是一片平地或是一条向下的道路。然而攀至顶端仍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路陡峭得几乎是垂直的，松动的黑色砂砾与小石子也让攀登过程变得极为危险。最后，卡特不得不放弃了骑乘，亲自牵起这头将信将疑的牦牛，当这头动物畏缩或绊倒时卖力地继续拉动它，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保证自己的落脚点。在突然之间，他爬上了顶端，也看到了在那之后的景色，并为之倒抽了一口凉气。

眼前的道路的确径直向前，并略有向下的趋势，和之前一样，路旁仍有一行行天然形成的高大石壁；但在他的左手边敞着一处巨大的空间，绵延数英亩之广。某种古老的力量撕裂了那些天然的缟玛瑙悬崖，形成了一座巨型采石场。坚实的断崖上还留着巨大的凿孔，而在大地深处，那位于低地上的矿洞依旧敞着黑色的入口。这绝不是人类留下的采石场。那些石头的凹面上还残留着极其巨大的正方形凿痕，这些边长达数码之大的痕迹依然述说着当初那些无名的双手与凿子曾切下的石块有多么庞大。巨大的乌鸦在那参差不齐的边缘上空扑打着翅膀，发出刺耳的叫声，而从看不见的深渊里隐约传来的嗖嗖声说明还有一些蝙蝠，或鄂赫格(Urhag)，或其他一些不值一提的生物在那无尽的黑暗里出没。在一片昏暗中，卡特站立在那条狭窄的小道边，石头小径从他脚边向下延伸开去；位于右侧的高耸缟玛瑙峭壁一直延伸到他看不见的远处，而位于左侧的巨大缟玛瑙峭壁则在他的面前斩断，开凿成了一座不可能存在于凡世间的可怕采石场。

突然，牦牛发出一声惨叫，甩脱了他的控制，惊跳着从他身旁经过，充满恐慌地向前冲去，消失在了北面的狭窄坡道上。松动的石子被它飞奔的四蹄踢落，从采石场的边缘滚落下去，最后消失在了黑暗里，却听不到任何掉落时发出的声响；但卡特并没有将危险的狭窄小道放在心上，他跟在飞奔而去的坐骑之后，气喘吁吁地向前跑去。很快，位于左面的悬崖又重新出现在了小路旁，重新将这条经过采石场的小道挤压成了一条狭窄的小巷。但旅行者并

没有因此停下脚步，他仍循着牦牛不顾一切向前逃去时踩在地上的宽大脚印向前飞奔。

有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听到了那头受惊的牲畜狂奔时发出的响动，并为此加快了自己的脚步。他一直向前跑了几英里，并发现前方的道路越来越宽。而后他便意识到，自己肯定快要抵达那片位于北面、冰冷而又令人畏惧的荒漠了。远方那不可逾越的山峰再度出现在了右手边的峭壁之上，依旧展现着它那荒凉的灰色侧面；而前方则是一片散落着岩石与巨砾的空旷地带，清晰地预示着昏暗而又宽阔无垠的平原。这时，卡特再一次听到了蹄子踏在地面上的声音。这次要比之前那次清晰得多，但却令他感到了莫大的恐惧而不是鼓励——因为他意识到那并不是那头从他手里跑掉的牦牛受惊奔跑时发出的蹄声。这些脚步声目的明确、冷酷无情，就来自他的身后。

卡特追赶那头牦牛的长跑此刻变成了逃离身后未见之物的狂奔，因为他虽然不敢回头去瞥一眼，但他感觉那个跟在他身后的存在绝不会是安全的，也不会是什么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东西。他的牦牛肯定在他之前就听到、或是感觉到了那个东西的存在；而现在他一点儿也不想去考虑那东西到底是从文明世界开始就跟在他身后，还是从那座黑暗的采石场深坑里挣扎着爬上来的。与此同时，悬崖已被他抛在了后面，所以将至的夜晚正慢慢笼罩上这片只有沙砾与鬼怪岩石的荒漠。所有的道路都已失去了踪影。他找不到牦牛的蹄印，但身后却一直传来那可憎的蹄声，偶尔还会混杂着一些他幻想成巨大翅膀扇动时发出的扑打声与呼呼声。情况正在变得糟糕，而这一切似乎还悲惨地颇为明显，这里只有一片毫无意义的岩石与杳无人迹的沙子，而他也知道他已经无可救药地在这片被诅咒的荒凉荒漠里迷了路。只有那些位于右面、无法逾越的遥远尖峰还能给他一点方向感；但当灰色的暮光暗淡下来，逐渐被云层散发的阴沉磷光所取代时，就连它们也开始变得不那么清晰了。

然后，他在那片黑暗的北方土地上隐约、模糊地瞥见了一个可怕的东西。在片刻之前，他还以为那是一座由黑色山峰组成的山脉，但现在他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笼罩着的云层散发的磷光让它变得清晰起来，那些位于它之后、漂浮得较低的水汽发出的微光甚至勾勒出了它的部分轮廓。卡特不知道那里距离自己有多远，但他敢肯定，一定非常遥远。它足有数千英尺高，为那些无法逾越的灰色山峰与西面难以想像的世界架起了一道巨大的凹弧。它曾是一片由无比巍峨的缟玛瑙山头组成的山脊，但这些山头已经不再是山头了，因为某些比人类更加伟大的双手改造了它们。它们无声地蹲伏在世界之顶，犹如狼群或食尸鬼一般，顶着阴云与迷雾，永远守护着北面的秘密。它们都蹲伏在一个巨大的半圆里，这些如狗一般的高山被雕成了守望着秘密的可怖雕像，它们的右手则高高举着，对人类充满险恶的威胁。

云层投下的摇曳微光让它们带着头冠的双头似乎在移动一般，但在无意之间，卡特发现

一些巨大的阴影正从那些巨像阴暗的膝部腾空而起，而那些阴影无疑是移动着的。这些阴影呼啸着飞来，每一刻都变得越来越大，旅行者知道，错误已经到了尽头。它们不是地球或梦境之地上的其他地方熟知的鸟类或蝙蝠，因为它们比大象还要大，还长着如马一样的头部。卡特知道它们肯定是那些出现在邪恶谣言里的夏塔克鸟，并且不再怀疑究竟是怎样一些邪恶的护卫与无可名状的哨兵会令人们如此恐惧地回避这块位于极北之地的荒漠。他放弃了最后一丝顺从，最终大着胆子看了一眼身后；却发现身后居然是那个身上围绕着邪恶传说的矮胖斜眼商人。他跨在一头瘦弱的牦牛上，咧嘴笑着，身后牵着一大群斜眼睨视、让人嫌恶的夏塔克鸟，那些鸟的翅膀上还粘附着来自地底深坑的白霜与硝石。

虽然那些长着马头、原本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有翼噩梦拥成了一个不洁的圆圈，将他围在其中，但兰道夫·卡特并没有因此丧失意识。这些巨大的怪物高高地耸立在他的身边，令人毛骨悚然，而那个斜眼的商人跳下了他的牦牛，咧嘴笑着站在自己的俘虏前。接着，他提议卡特骑上一头让人不快的夏塔克鸟，并且在卡特正与自己的嫌恶挣扎而犹豫不决时把他推了上去。爬上这只巨大的怪兽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夏塔克鸟身上长着鳞片而不是羽毛，这些鳞片非常光滑。当他坐稳后，斜眼商人也跳上巨鸟，坐在了他的身后，让一只难以置信的巨鸟领着那只瘦弱的牦牛前往那圈由雕刻过的山脉组成的巨环。

紧接着，巨鸟令人毛骨悚然地回旋着，飞上冰冷的天空，开始永无止境地攀升，向东飞越那些无法逾越的山脉那荒凉灰色的侧面——据说在那些山脉之后便是冷原。他们高高地飞在云层之上，直到最后他们下方出现了一片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尖峰——生活在因加诺克的人从来不曾亲眼见过这些山峰，因为它们永远都隐藏在泛光迷雾形成的高空涡流中。当这些山峰从他脚下经过时，他看得非常清楚：他看到那些最高的山峰上有一些奇怪的洞穴，这些洞穴让他想起了那些分布在恩格拉尼克山脉上的岩洞。但他没有向逮捕自己的老头询问那些洞穴，因为他注意到不论是那老人还是那长着马头的夏塔克鸟都对那些洞穴表现出了古怪的恐惧，提心吊胆地从它们上面匆匆飞过，并在它们被远远落在身后前表现得极为紧张。

接着，夏塔克鸟飞低了些，展现出那片绵延在阴云天蓬之下的贫瘠荒原。那上面摇曳着一些相距甚远的火光。当他们下降时，地面上不时会出现一些花岗岩修建的孤单小屋与一些荒凉的石头村落。这些建筑物上的小小窗户里投射着苍白色的光芒，同时也传出一阵阵笛子吹奏出的单调刺耳声响与铃锤敲打出的令人厌恶的咯嗒声——这立刻便证明那些生活在因加诺克的人们流传的谣言是正确的。因为旅行者曾在之前听说过这种声音，并且知道它们只会回荡在冰冷的荒芜高原上——没有正常的人类会造访这里；这片充满了邪恶与神秘的鬼魅之地就是冷原。

围绕在这些微弱的火光周围，有些黑暗的身影在跳着奇异的舞蹈。卡特不禁好奇这些生物有着怎样的举止与习俗；因为没有哪个正常的人类曾到过冷原，而这个地方唯一为人们所了解的东西就是那些从远处瞥见的火焰与石头小屋。卡特看到那些围绕着火焰的身影在非常缓慢且笨拙地跳跃着，并伴随着一种疯狂的、不宜让人目睹的扭曲与变形，所以卡特一点儿也不怀疑那些模糊的传说为何会将那些可怕的邪恶之事全都归咎于他们。等夏塔克鸟飞得更低些的时候，那些舞蹈者所带来的厌恶与反感开始微微染上了某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熟悉之感，于是坐在夏塔克鸟上的囚犯睁大眼睛翻寻着自己的记忆，想要找到一丝线索，让自己想起究竟曾在何处见过这些生物。

他们跳跃的样子就好像他们长着蹄子而不是脚掌，而且似乎还带着某种假发或是带有小小犄角的头饰。在他们身后长着短小的尾巴，而当他们向上仰望时，卡特还看到他们长着一张颇为宽大的嘴。这时他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了，也知道他们根本没戴任何假发或头饰。因为这些生活在冷原上的神秘居民与那些乘着黑色大帆船来到戴拉斯·琳港贩卖红宝石的可憎商人来自同一种族；只不过，那些不那么像人类的商人已经沦为了可怕月兽(Moon-Beast)的奴隶！在许久之前，和他们长得一样的黝黑商人曾将卡特诱骗上那艘恶臭的大帆船；当他抵达那座可诅咒的月亮城市时，也曾看到他们的同类在那不洁的码头上被其它一些东西驱使着——那些瘦弱的被迫辛勤劳作，而那些肥胖的则被装在箱子里，让他们那长得像水螅一般、没有固定形状的主子留作他用。现在，他终于知道这些模棱两可的生物来自哪里，而当他想到那些无可名状、从月亮上来的怪物肯定知道冷原时，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但夏塔克鸟并没有落地。它从这些火堆、石头小屋以及不那么像是人类的舞蹈者上方飞了过去，接着越过了那些由灰色花岗岩组成的丘陵，翱翔在只有石头与冰雪的昏暗荒漠之上。当白昼来临时，北方世界那迷雾般的朦胧微光逐渐取代了从低处云层中散发出来的磷光，而那些肮脏污秽的巨鸟依旧目的明确地扇动着翅膀，穿越冰冷与死寂。偶尔，那个斜眼老人会用一种可憎的喉音对他的坐骑说话，而夏塔克鸟则会用一种像是刮擦磨砂玻璃一样的刺耳窃笑作为回应。接着，在死寂、昏暗与冰冷中，出现了一座用怪异石头建起的无窗建筑，在这座矮胖建筑的周围耸立着一圈天然的巨大独石。这布局中找不到一丁点儿人类所为的痕迹。根据那些古老的传说，卡特推测出了他所在的位置，没有什么地方会比这里更为传奇、也更为令人恐惧，这是一座位于边缘地区的史前修道院，有一位不应被提及的高阶祭司独自居住在这里。它带着遮挡自己面庞的黄色丝绸面罩，并向那些蕃神与它们的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祷告。

那只可憎的巨鸟这时落在了地上，斜眼的老人跳下鸟，并帮助他的囚犯一同爬了下来。卡特对他抓捕自己的目的已经了然于胸，因为这个斜眼的商人显然也是那些阴暗势力麾下的

一名代理人。倘若有哪个凡人傲慢狂妄到胆敢去寻找无人知晓的卡达斯，并在梦境诸神的玛瑙城堡里当着神明的面说出一个祈祷者的意愿，那么像他这样的代理人便会热切地希望将这样的凡人带到他们的主子面前。甚至他之前在戴拉斯·琳港里被月兽奴隶抓获的事情也有可能是这个商人引起的，而现在，他打算继续执行那件被前来拯救卡特的猫咪们挫败的任务，带着受害者去与可怕的奈亚拉托提普进行某种令人畏惧的会面，并讲述他在寻找无人知晓的卡达斯时所表现出的大胆与放肆。冷原和位于因加诺克以北的这片冰冷荒漠肯定与蕃神们关系密切，而通向卡达斯的道路也肯定被重重把守着。

斜眼的老人很矮小，但长着马头的巨鸟似乎对他相当顺从；所以卡特跟着他的指引，穿过了立石组成的石圈，从一扇低矮的拱门进入了那座无窗的石头修道院。修道院里没有一丝光亮，但邪恶商人点亮一盏小泥灯，照亮了那些可怖的浅浮雕，并催促他的囚犯穿过那些由曲绕走廊组成的复杂迷宫。在走廊的墙上描绘着许多比历史更加古老的恐怖场景。对那些俗世里的考古学家们来说，这些绘画的风格是完全陌生的。而且，在经历过无穷的亘古岁月之后，那些涂抹在上面的色彩依旧灿烂如新，因为笼罩在可憎冷原上的严寒与干燥保护了许多从远古遗留下来的东西。在那盏昏暗摇动的泥灯发出的光芒中，卡特短暂地瞥过了那些图画，并为它们所讲述的故事感到不寒而栗。

冷原的历史就阔步行走在这些古老的壁画上。那些长着犄角与蹄子、咧着大嘴的亚人围绕某些被遗忘的城市跳着怪异而邪恶的舞蹈。有些壁画描绘了古老的战争，记叙着那些生活在冷原上的亚人与邻近山谷中肿胀的紫色蜘蛛进行战斗的场景；也有些壁画描绘了那些从月亮上来的黑色大帆船以及那些从大帆船中蹦跳、挣扎、扭动出来的褻神之物，以及冷原的住民向那些无定形的水螅生物屈服的景象。他们将这些褻渎、粘滑的灰白色生物视为神明，对它们顶礼膜拜，而黑色帆船每次带走数十个最好的壮硕男性的举动也没招致任何抱怨。那些可怕的月兽在海中一处尖突的小岛上建立了营地，根据壁画的描绘，那正是卡特航到因加诺克时曾在海上见过的无名巨石；因加诺克的水手会刻意回避这块被诅咒的灰色石头，而夜幕降临之后，污秽的嚎叫会从那里传扬出来，回荡在夜空。

这些壁画也展现了亚人修建的巨大海港与都城，这座耸立着立柱的壮观城市建在巨大的峭壁与玄武岩码头之间，充满了高大的寺庙与精雕细琢的建筑。巨大的花园与两侧林立着立柱的街道从悬崖与六座顶端安置着狮身人面像的城市大门出发，聚向一处巨大的中央广场，广场上一对长着翅膀的巨大狮子把守着一座地下建筑的顶端。那对巨大的有翼狮子一遍又一遍出现在壁画中，不论是在白日的微明里，还是夜晚的阴云磷光下，它们巨大的闪绿岩身躯总是闪耀光芒。卡特踉跄着经过了那些频繁而重复的图画，最后他终于意识到了那是什么，意识到了那座在亘古时期——早在黑色大帆船还未到来之前——被亚人们统治的巨大城市

究竟是哪儿。这绝不会有错，因为那些流传在梦境之地的传说不仅丰富，而且包含着很多的信息。那座远古城市无疑就是传说中有名的萨克曼德，早在第一个真正的人类见到光明之前，它的遗迹就已经褪色了一百万年，而那对孪生的巨狮则永恒地守护着由梦境之地通向大深渊(the Great Abyss)的阶梯。

另一些壁画则表现了那些将冷原与因加诺克分割开来的荒凉灰色山峰，以及那些在半山腰岩架上筑巢的可怕夏塔克鸟。同样地，它们也描绘了那些靠近最高巅峰的奇怪洞穴，从画上看，即使是最为大胆的夏塔克鸟也会尖叫着飞离那些洞穴。卡特在飞过那些山峰时曾见过这些洞穴，并且觉得它们与那些位于恩格拉尼克山脉上的岩洞有些许相似之处。而现在他知道这种相似并不是偶然，因为有些图画里表现了那些居住在其中的可怕住民；那些蝙蝠翅膀、弯弯犄角、倒刺尾巴、能抓握的爪子以及橡胶般的身体对他来说一点也不奇怪。他曾经见过这些沉默不言、只会飞翔与抓握的生物；它们是大深渊的守护者，没有思想，连梦境诸神也会害怕它们。头发灰白的诺登斯(Nodens)是它们的主宰，而非奈亚拉托提普。因为它们是令人畏惧的夜魔，没有笑容也不会微笑，因为它们根本没有一张可供微笑的面孔。它们永远都飞翔在纳斯峡谷与那通向外部世界的黑暗通道中。

这时，斜眼的商人继续敦促卡特前进，走入一处巨大、带有穹顶的房间。四面的墙壁上雕刻着令人惊骇的浅浮雕，而在整座房间的中央有着一口圆形的深坑，六张染着邪恶污迹的石头圣坛围绕成一个环形，摆放在深坑的边上。在这个散发着邪恶臭味的巨大地穴里没有一丝光亮，而那位阴险商人手中的小泥灯发出的光亮却颇为软弱无力，只能供人一点一点地抓住房间里的细节。在房间的远端是一座修建在五级台阶上的高大石台，而在石台上的金色王座中坐着一团笨拙的人形。他披着一件上面绘有红色图案的黄色丝绸长袍，并用一张丝绸面纱遮盖着他的面孔。斜眼商人用手对那个东西比划了某个符号，接着潜伏者用一只覆盖着丝绸的爪子举起了一支雕刻着恶心图案的象牙色长笛，并从它那抖动的黄色面纱下吹奏出了某些令人嫌恶的声音。这种对话持续了一段时间，而对于卡特来说，那长笛吹奏出的声音以及这恶臭之地的臭味却有某种令人作呕的熟悉感觉。这让他想起了一座被红光点亮的可怖城市，也想起了那些从这座城市中穿行而过的可厌军队，想起了在地球上友好的猫咪拯救他之前，攀登月亮山脉时的可怖经历。他知道那个坐在高台之上的生物无疑就是那无可名状的高阶祭司。传说中常会窃窃私语，说它可能多么残忍与畸形，但卡特甚至害怕想像这位令人嫌恶的高阶祭司到底是什么东西。

接着那描画图案的丝绸被灰白色的爪子掀起了一个小角，卡特立刻知道那个可憎的高阶祭司是什么东西了。第二波令人骇然的赤裸恐惧迫使他打算做出某些在理智状态下绝不敢尝试的事情，因为在他那几乎崩溃的意识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即发疯般地逃离那个蹲坐在金色

王座上的东西。他知道在自己与外面冰冷的荒原间有一座令人绝望的石头迷宫，而即便逃到了外面的高原上，令人作呕的夏塔克鸟也正在那儿等待着他。然而不论如何，此刻在他的念头中唯一迫切需要的就是逃离那个披着丝绸长袍、正在蠕动的怪物。

这时，那个斜眼老头把他那盏奇怪的油灯摆在了一座位于深坑旁、染着邪恶污迹的高大石坛上，并走上前去，打算用手势与高阶祭司展开进一步的对话。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之前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的卡特用尽全力推了他一把。他推得很用力，恐惧带给了他疯狂的力量，所以受害者立刻被推进了那座敞开的深井——谣言说那里连接着可怕的辛之墓群，有古革巨人在那黑暗里猎杀着妖鬼。几乎是在同时，他抓起了圣坛上的油灯，猛冲进描绘着壁画的迷宫里，随意地直冲向前，努力不去思考身后那丑陋的爪子触碰石头时发出的鬼祟声响，或是去想那肯定在身后无光的走廊里无声地爬行、爬动的东西。

片刻之后，他便为自己不假思索的草率感到后悔，同时希望自己能尽力按照之前进来时走过的路重新走出这座迷宫。的确，它们太让人困惑起疑了，以至于它们不可能对自己做出什么有利的事情，但他仍然希望自己不要做出那次举动。他现在看到的東西甚至远比他之前见到的东西更加恐怖，而他知道自己并不在那条通向外面的走廊里。到了最后，他开始确信没有东西跟着他，并因此稍稍慢下了脚步；但当新的危险向他袭来时，他几乎没有得到半点舒缓。他的油灯已开始逐渐暗下来了，很快他就会置身在一片沥青般的黑暗中，看不到一丁点东西，也没有一丝指引。

当最后一丝光线消失后，他在黑暗中缓慢地摸索，向梦境诸神祈求那些以往曾给过他的帮助。他偶尔会摸到向上或向下的石头阶梯，还有一次莫名其妙地绊倒在一节台阶上。他走得越远，四周的空气似乎便变得越潮湿。而当摸到一个路口或一条侧道时，他总是选择那些向下延伸得最平缓的道路。虽然他相信自己大致的路线是不断向下的，但墓穴般的臭味以及油腻的墙壁和地板上所留下的污垢同样也在警告他，他已经深深地钻入了冷原这座邪恶高原的内部。没有任何警告能让他预料到自己最后会遇上什么东西，只有那东西和它带来的恐怖与惊骇及令人屏息的混沌在下面等候着他的到来。前一刻他还缓慢地摸索在一处几乎水平的粘滑地板上，下一刻他便头晕目眩地跌进了下方的黑暗里，穿越了一条肯定几近垂直的地道。

卡特永远也无法确定自己究竟在地道里滑行了多远的距离，不过他觉得自己在那种令人神智不清的恶心反胃与欣喜若狂的癫狂中度过了数个小时的时间。而后，他意识到自己已经静止下来了，而在他的头上，北地夜晚那泛着磷光的阴云依旧在无精打采地闪耀着。他的身边是一片破壁残垣。稀稀拉拉的野草从身下铺设的地砖间穿透出来，继续生长着，而那些灌木与树根则将路面撑破成块块碎片。在他身后是一片高不见顶、几近垂直的玄武岩峭壁；它

那深色的岩面上雕刻着某些令人厌恶的图案，并开凿着一个被雕刻过的拱形入口，而那座入口之后则是一片幽深的黑暗——这就是他出来的地方。他面前延伸着两排立柱及一些碎片与摆放柱子的基座，唯有它们还象征着那条过去曾铺展于此的宽阔大道；根据那些沿路摆放的瓮盆，卡特意识到这是一条穿行在花园间的大街。在大道的远端，立柱分散开去，标志着过去曾存在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广场。在苍白的夜色中，一对庞大而可怕的东西在这片圆形的空旷地带上若隐若现。它们是巨大的有翼闪绿石狮子，在它们之间只有黑暗与阴影。它们将自己完整而怪诞的头颅仰至足足二十英尺的高处，仿佛在对身边的废墟嘲弄地咆哮。卡特很清楚它们是什么东西，因为传说中只提起过一对这样的孪生狮子。它们是大深渊的永恒守护者，而这片暗色的遗迹的确就是从远古遗留下来的萨克曼德。

卡特最先的举动便是封上峭壁上的拱道，用掉落在附近的大石块与古怪的岩屑堵住出口。他不希望有任何东西在他后面，从冷原上的可憎修道院跟踪来到此地，因为前面的路上肯定潜伏着其它危险。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从萨克曼德抵达梦境之地上那些有人居住的区域；深入食尸鬼居住的洞穴也不会有太多收获，因为他很清楚它们知道的东西并不比自己多。那三只协助他穿过古革巨人居住的城市、爬回地面的食尸鬼在返程时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前往萨克曼德，只能计划去戴拉斯·琳港询问那边的商人。而且他也不想再次穿过古革巨人的地底世界，冒险进入那座可憎的科斯之塔，并登上那些巨大的阶梯，返回附魔森林，但是他意识到，如果其它方案都失败的话，他也许能沿着这条路线再试一次。如果没有协助，翻越冷原、穿过那座孤独修道院的主意他想都不敢想，因为高阶祭司肯定有许多的间谍，而在旅途的终点，他无疑得设法对付夏塔克鸟，甚至还可能要对付其它一些东西。他也许能弄到一条船，然后航海经过那位于大海之中、令人毛骨悚然的嶙峋岩石，返回因加诺克。因为参照那些描绘在修道院迷宫里的远古壁画，他发现这可怖的地方距离萨克曼德的玄武岩码头并不远。但在这座早在亘古时期就已被废弃的城市里找到一艘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他现在似乎也不可能自己造一艘出来。

就在兰道夫·卡特思索这些的时候，一种新的感觉冲进他的脑海。此前铺展在他面前的只有传说中的萨克曼德城，此处遗迹与它那残破的黑色立柱、顶着狮身人面像的破败城门、映衬着夜云阴郁微光的巨大有翼石狮一起，犹如一具巨大的尸体般横躺在这里。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右前方的远处有一丝并非阴云散发出的光芒。这让他顿时意识到自己不是独自一人，还有其它一些东西与他一同待在这座死城的沉寂中。那光芒忽明忽暗地闪烁，带着一丝淡淡的绿色，这对眺望者来说并不是个能让他安心的讯号。于是他匍匐着爬下街道，穿过破败墙壁上的某些狭窄缺口，靠近了一些。这时，他看到那是一堆位于码头边的营火。在篝火周围的黑暗里，簇拥着许多模糊的身影，而一股危险的恶臭则浓烈地笼罩在一切东西上。在篝火后的海港里停泊着一艘巨大的海船，那油腻的海水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拍打着船身与陆岸。

强烈的恐惧令卡特停了下来，因为他看见那艘停泊在港湾里的海船正是一艘从月亮上来的、令人恐惧的黑色大帆船。

当他正准备悄悄爬走、躲开那堆可憎的篝火时，看见那些簇拥在暗处的模糊身影中发生了一阵骚动，并听到了一种奇特但却绝不会弄错的声音。那是一只食尸鬼受惊时发出的咪呼声；紧接着，那声音就变成了一片痛苦的附和。巨大废墟的阴影为他提供了安全的遮蔽，所以卡特内心的好奇战胜了恐惧。他停止后退，向前慢慢爬了过去。他像自己胃里的蠕虫一样蠕动着穿过一条开阔的街道，当到达另一个地方时，他抬起脚以免在一堆倒塌的大理石堆里弄出声响。他成功地避开了那些可憎生物的察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一块位于巨大立柱后的隐蔽处——在这里他能清楚地看见那片被绿光照亮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他看到那堆骇人的篝火正燃烧在一堆月球蕈类难看的茎杆上，而那些蟾蜍般的月兽与它们的亚人奴隶则蹲坐在篝火旁边，围成了一个臭气熏天的圆圈。有几个奴隶正在用跳动的火焰炙烤着几只奇怪的铁矛，并不时用白热的矛尖戳刺三个被紧紧绑在所有成员面前、并不断扭动挣扎着的囚犯。卡特看到那些粉色触手在快活地颤动，这些钝吻的月兽似乎对眼前的景象颇为满意和享受。但当他认出那疯狂的咪呼声时，卡特内心的恐惧突然被放大了。他认出了那三只正在被折磨着的食尸鬼——这正是那三只将他安全地带出深渊，然后便离开附魔森林，试图前往萨克曼德，并从这里再度回到故乡深渊的食尸鬼。

聚在营火边的恶臭月兽为数众多，卡特意识到自己完全无力营救他过去的盟友。他不知那三只食尸鬼是如何被抓住的；但他猜食尸鬼们在戴拉斯·琳港里寻找前往萨克曼德的路线时被这些浑身灰白、犹如蟾蜍的衰神之物听到了，而这些东西并不希望它们如此靠近令人憎恶的冷原，也不想让它们接近那位无法描述的高阶祭司。他斟酌了片刻，思考自己究竟该做什么，接着他记起这里离食尸鬼的黑暗王国并不算远。很显然，他现在爬去东面有着孪生狮子的广场，立刻从那里进入深渊是最明智的做法。在深渊里他不可能会遇到比这些东西更糟的恐怖事物，而且还很可能在那里找到热心营救自己的同胞、将月兽赶上黑色大帆船的食尸鬼。经验告诉他，像其它那些通向深渊的大门一样，此处入口也可能被大堆的夜魔守护着，但他已经不再害怕这些无面的生物了。他已得知这些生物与食尸鬼之间有着非常严肃的契约，而那只过去曾是皮克曼的食尸鬼也教会了他如何说出夜魔能听懂的秘密。

所以卡特开始再次悄无声息地爬过废墟，缓慢地向着那座摆放着有翼石狮的中央广场悄悄爬去。这是件很棘手的事情，其间他爬过散落的碎石时，曾两次不小心弄出了些许的声响，但好在月兽们正忙于尽情地折磨囚犯，并没有注意到他这边的动静。最后，他终于抵达了开阔地，并特意从生长在广场上的矮小树木与荆棘间穿了过去。在夜云泛起的阴沉磷光中，那两只巨大而可怖的狮子在他上方若隐若现，但他仍勇敢地走向了它们，接着爬向了它们面朝

的一侧。他知道自己将会在那里找到它们所守卫的巨大黑暗世界。两座面带嘲讽的闪绿石野兽各自蹲伏在相距十英尺的地方，对着侧面凿刻着可怖浅浮雕的巨大基座冥思苦想。在它们之间有一座铺设好的庭院，而在庭院中央的空地上曾竖立着用缟玛瑙制作的栏杆小柱。在这片空地的中央敞开着一座黑色的深井，卡特很快便意识到他确实已经抵达那座敞开的深渊了——那表面结垢、长满霉菌的台阶一直向下连接着梦魇聚集的黑暗地穴。

这段向下进入深渊的经历非常可怕，当卡特在看不见的黑暗中一圈又一圈走下陡峭、粘滑而又深不可测的螺旋阶梯时，数个小时的时间慢慢地从他身边流逝走了。那些台阶非常狭窄且磨损得厉害，而大地深处渗出来的软泥也覆盖在这些台阶上，让道路变得更加泥泞。这一切都使得攀爬者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突然经历过一段让人屏息的跌落，接着摔进无底的深坑里；同样，他也不确定那些守护着这里的夜魔会于何时以何种方式突然抓住自己——如果它们真地驻扎在这座通道里的话。围绕着他只有那来自下层深渊的、令人窒息的恶臭，这让他觉得这些淤积在沉闷深渊里的空气让人根本无法呼吸。直到最后，他变得麻木呆滞起来，昏昏欲睡，推动他继续向下的动力也由理性的意志逐渐演变成了机械的运动；甚至当某些东西安静地抱住他，令他完全停顿下来时，他也没有意识到任何变化。于是，他在空中迅速地飞行了一段时候，直到有东西在恶意地搔弄他，他才意识到那些橡胶般的夜魔已经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了。

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已经被那些无面的抓摄者捏在了冰冷潮湿的爪子里。但卡特很快便想起了食尸鬼们的暗语，并在飞行所扬起的狂风与混乱中尽可能大声地将它们咕呤了出来。虽然人们声称夜魔毫无心智可言，但暗语的效果依然立刻显现了出来；所有的搔弄立刻停止了，这些生物迅速地将它们的俘虏架到了一个更加舒服的位置上。在这种鼓励下，卡特冒险作出了一些解释；他告诉夜魔们，月兽捉住了三只食尸鬼，并且在折磨它们，所以他需要组织一支队伍去解救这些囚徒。虽然夜魔们不善言辞，但似乎理解了他所说的话，它们飞得更快、也更有目的性了。突然之间，浓密的黑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地深处的灰色微光。这里敞开着一片荒芜贫瘠的平原，食尸鬼们就喜欢蹲坐在这样的平原上大口地啃咬。散落的墓碑与骸骨碎片清晰地表明了究竟有什么东西居住在此；当卡特大声咪呼出紧急召唤的声音时，大群皮质坚韧、如狗一般的洞穴住民从数十个地洞里蜂拥而出。紧接着，夜魔们飞低了一些，将它们的乘客放在地上，然后回撤了些许，在食尸鬼们会见拜访者时，弓着身子围成一个半圆聚在附近。

卡特咕呤着将他带来的消息迅速而准确地传达给了那些怪诞的同伴。四只食尸鬼在收到消息后立刻分散开来，将消息传递给其他同伴，并开始召集一支适合进行营救的军队。等了一段时间，一位较有地位的食尸鬼出现了。它对夜魔们做了几个重要的手势，让两只夜魔飞

离了平原，带来了更多的同伴，直到最后，泥泞的土地上挤满了它们的黑色身影。与此同时，新来的食尸鬼一个接一个爬出了地洞，全都兴奋地咕呤着，在距离弓着身子的梦魇们不远的地方排成了一支简单的战场编队。最后一位骄傲而又颇有影响力的食尸鬼出现在队伍中，它曾是生活在波士顿的画家理查德·皮克曼。卡特将所发生的事情详尽地告诉了他，而过去曾是皮克曼的食尸鬼一方面惊讶于能再次遇见他的老朋友，另一方面也似乎对消息非常重视。于是，他和其他几位长老在距离不断聚集的食尸鬼群不远的空地上举行了一次小型磋商。

最后，在仔细地检视完了集合起来的队伍后，聚集在一起的长老用统一的声音咪呼出了磋商的结果，并用咕呤的声音向大队的食尸鬼与夜魇们下达了命令。一大群由长着犄角的飞行者组成的分遣队立刻便消失了，而剩下的夜魇则两两一组地跪下，伸直前臂，等待着食尸鬼们一个接一个靠上来。当一只食尸鬼靠近被指派的那一对夜魇后，夜魇们会将它抬起来，架着飞进黑暗里；最后整支军队都消失了，只剩下卡特、皮克曼以及其他几位长老与为数不多的几对夜魇还留在平原上。皮克曼解释说，夜魇是食尸鬼军队的先锋与坐骑，而那只大军已经出发前往萨克曼德与月兽进行战斗了。随后卡特与几位食尸鬼长老也走向等候着的坐骑，那几只夜魇用潮湿且犹如橡胶般的爪子抓住他们，将他们带离了地面。接着所有一切都呼啸进了狂风与黑暗中；他们开始无止境地上升、上升、上升，一直飞过被有翼狮子守护着的深渊大门，进入了萨克曼德这座从远古时期残留下来、犹如鬼怪般的废墟。

接着，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当卡特再度看到萨克曼德之上那从北地天空中散发出的阴沉微光时，巨大的中央广场上已挤满了大群好战的食尸鬼与夜魇。他敢肯定，白天就要来了；这支军队是如此强大，完全没有必要对敌人采取奇袭的策略。靠近码头的淡绿色火焰还在微弱地燃烧，但那三只食尸鬼发出的咪呼声已经停止了——这说明月兽折磨囚犯的娱乐活动已暂告一段落。在对它们的坐骑与前方无人驾驭的夜魇低声咕呤出方位之后，食尸鬼们立刻呼啸着以巨大的编队腾空而起，扫过荒凉的废墟，直扑那团邪恶的火焰。卡特就跟在皮克曼的身边，冲在食尸鬼队伍的最前列。当他们接近那座恶臭的营地时，他看到月兽们完全没有防备。三个囚犯被绑着一动不动地躺在篝火边，几个蟾蜍状的看守昏昏欲睡地瘫坐在附近，看不出有什么准备。亚人奴隶也睡着了，就连几个哨兵也逃避了自己的职责，打起了瞌睡——似乎对他们来说，在这里放哨仅仅是一种循例的工作，完全可以敷衍过去。

夜魇与搭乘的食尸鬼们展开的最终扑击来得非常突然。在发出任何声音之前，每一只蟾蜍般、灰白色的褻神之物与每一个有些像人的奴隶均被好几只夜魇紧紧地抓住了。当然，月兽本来就不会发出什么声音；而那些奴隶在有机会大声尖叫出来之前便被那橡胶般的爪子捂住了喉咙，被迫安静下来。当面带嘲讽的夜魇抓住它们时，那些犹如果冻般不定形的巨大怪物可怖地翻腾扭动着，但在那些合适抓攥的爪子所展现的强壮力量面前，任何举动都是徒劳。

无功的。当一只月兽扭动得太过剧烈时，一只夜魔会抓住它那颤抖着的粉色触手并用力拉扯；这似乎非常疼痛，以至于受害者不得不停止了挣扎。卡特以为会看到一场大屠杀，但却发现食尸鬼们的计划远比他想像的精细狡猾。它们对紧抓着俘虏的夜魔们下达了某些简单的指令，并充分相信夜魔们的本能可以做好剩下的工作。紧接着，这些不幸的生物便被夜魔们一一抓着，无声地带进大深渊里，公平地分配给了巨蠕虫、古革巨人、妖鬼及其它生活在黑暗里的住民——凡是那些摄食方式对受害者来说痛苦不堪的生物都能分到一杯羹。与此同时，那三只被绑起来的食尸鬼也被它们得胜的同族释放了，并受到了相应的安抚；其余几支分队则搜索了邻近的地区，寻找任何可能残留下来的月兽，并登上了那艘停泊在港口、散发着恶臭的黑色大帆船，以确保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它们的制裁。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俘虏得非常彻底，因为胜利者没有进一步发现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由于卡特急切地想要保留一条前往梦境之地的别处的方法，所以他再三请求它们不要将已经下锚的大帆船沉掉。因为他报告了三只被囚食尸鬼面临的困境，出于对这一举动的感激，他的请求被无条件地通过了。他们在船上找到一些非常古怪的器件与装饰，其中一些，卡特看到后立刻扔进了海里。

接着，食尸鬼与夜魔各自分作几组。前者向获救的同伴们询问起事情的经过。那三只食尸鬼遵照卡特所指的方向，沿着尼尔的大路与史凯河，似乎从附魔森林一直跑到了戴拉斯·琳。在路上，它们从一座偏僻的农舍里偷了些人类的衣物，并尽可能学着人类走路的样子，大步慢跑。不过，在戴拉斯·琳的酒馆里，它们怪异的举止与面孔仍招来了不少评论与注意；但它们一直坚持询问前往萨克曼德的方法，直到最后，一个年长的旅行者告诉了它们实情。这时它们得知，只有前往勒拉格·冷(Lelag-Leng)的船能载它们到那里，于是它们决定耐心地等待一艘这样的航船。

但邪恶的密探无疑透露了很多信息，因为在不久之后便有一艘黑色大帆船驶进了港口，接着便有一些长着阔嘴的红宝石商人邀请食尸鬼们去一家酒馆里喝酒。那些商人拿出了一个上面雕刻着怪诞图案、用整块红宝石制作的酒壶，并从这个邪恶的酒壶中倒出了酒水；那之后，食尸鬼们便发现自己和卡特一样成为了黑色大帆船上的俘虏。然而，这一次那些看不见的桨手并没有航向月亮，而是驶向了古老的萨克曼德；它们显然想将抓获的俘虏带到无法描述的高阶祭司前。在路上，它们曾接近北方海洋中那座因加诺克水手会刻意回避的嶙峋岩石，食尸鬼们也因此第一次看到了大帆船的真正主人。虽然它们本身麻木迟钝，但那些险恶的不定形体与骇人臭味所带来的强烈惊骇仍让食尸鬼们感到作呕。同样地，他们还目睹了那些驻扎在岩石上的蟾蜍状守卫举行的无可名状的消遣娱乐——就是这些消遣娱乐产生了那些回荡在夜空、让人们感到惊恐不已的嚎叫。离开那块嶙峋的岩石之后，大帆船在萨克曼德的废墟边靠了岸，接着月兽们开始了它们那可怕的折磨消遣，直到被眼下的营救活动阻止。

接着它们开始讨论下一步计划。三只被救的食尸鬼提议去袭击那座嶙峋岩石上的营地，根除那些驻扎在那里的蟾蜍状驻兵。然而夜魔们却反对这么做，因为这势必要飞越眼前的海面，而对夜魔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另一方面，大多数食尸鬼却很欣赏这个计划，但失去了有翼夜魔的帮助，如何执行这个计划便让它们一筹莫展了。在意识到它们无法驾驭那艘下锚的大帆船后，卡特提议让自己教会它们如何使用那一组组巨大的长桨；这个主意得到了它们热切的赞同与支持。这时，灰暗的白昼到来了，在浅灰色的天空下，一支精心挑选出来的食尸鬼分队登上那艘恶臭的海船，坐在了桨手的长凳上。卡特发现它们很善于学习，在当天入夜之前，它们就已经在港口周围进行了几次试验性的航行。然而，直到三天之后，卡特才敢认定它们的确有能力安全地远航出征。于是，那些受过训练的桨手与夜魔们一一登上船的前甲板，接着大帆船便启航了。皮克曼与其他几位长老则聚集在甲板上讨论它们该如何接近，以及作战过程的具体计划。

当天晚上，它们便听见了来自嶙峋岩石那边的嚎叫声。全体船员均为这嚎叫声表现出明显的惊骇，但颤抖得最厉害的还是那三只被营救下来的食尸鬼，因为它们完全了解这种嚎叫意味着什么。它们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尝试在晚上展开进攻，于是帆船停在了泛着磷光的阴云下，等待第二天的浅灰色黎明。当光线再度充足起来时，嚎叫声停止了，桨手们开始继续划起长桨，将大帆船一点一点地驶向那座嶙峋的巨大岩石，岩石上那些犬牙交错的花岗岩尖峰总给人一种正在撕扯着阴沉天空的想像。岩石的一侧非常陡峭，但在四处分散的突出岩石上却看不到那些奇怪无窗的住所与鼓胀的墙壁，也看不到有着低矮护栏与巡逻守卫的大路。没有哪艘船上的人曾如此靠近这块地方，至少，没有哪艘船上的人曾如此靠近这块地方而又安然离开。但卡特与食尸鬼们毫无畏惧，执意继续向前；他们开始绕向岩石的东面，寻找那三只被营救出来的食尸鬼描述的码头——据它们说，那座码头应该在岩石南边位于陡峭陆岬之间的避风湾里。

严格地说，伸入海中的陆岬只是小岛的一部分延伸。避风湾两侧的陆岬靠得很紧，以至于同一时间只有一艘船能从里面进出。在湾外似乎没有看守，所以大帆船大胆地航了进去，穿过水槽一样的海峡，进入后方淤积着恶臭死水的港湾。港里却是一片繁忙喧嚣的景象；几艘船下锚在一处可怖的岩石码头边，位于滨岸上的数十个亚人奴隶与月兽正在搬运板条箱与盒子，或是驱使着无可名状、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恐怖之物拉动笨重的马车。在码头的上方、几乎垂直的峭壁上，凿刻出了一座小型石头城镇，一条蜿蜒的道路螺旋上延，连接着更高处的突出岩石，最后消失在视野的尽头。有什么东西躲在那座巍峨的花岗岩山峰里，没人说得清楚，但单从外面能看见的东西来说，也远谈不上什么激励。

当看到新航来的大帆船时，码头上繁忙涌动的人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那些有眼睛的

死死地盯着新来的大帆船，那些没有眼睛的则期待地扭动着它们粉红色的触手。当然，它们并没意识到新来的黑船已经易手，因为食尸鬼们远远看去非常像那些长着犄角与蹄子的亚人，而夜魔完全躲在视线之外的地方。这时，几位领袖完整地制定出了一个计划：当它们抵达码头时，立刻施放夜魔，接着再直接驶离港口，将事情完全交给那些几乎毫无心智可言的生物，让它们按照本能行事。一旦被放到岛上，这些长着犄角的飞行者肯定会先抓住任何它们能找到的活物，然后再孤立无靠地思索除了回家本能以外的事情，它们也许会忘记对水的恐惧，迅速返回深渊，顺便带着它们那恶臭的猎物回到黑暗中，寻找合适的抛弃场所，而那些被抛在黑暗里的生物则不太可能再活着出现了。

曾是皮克曼的食尸鬼这时弯低身子走到下面，给了夜魔一些简单的指示，与此同时，船开始向那恶臭而不祥的码头靠了上去，直到二者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接近。紧接着，一阵新的骚动沿着滨岸传开了，卡特意识到大帆船的动向已经引起了怀疑。最终，舵手没有停对码头，可能看守也注意到了那些亚人奴隶与替代它们的骇人食尸鬼之间的差别。某种无声的警报肯定已经发出，因为几乎立刻便有一大群恶臭的月兽从许多无窗房屋的黑色小拱道里涌了出来，走下右边那条蜿蜒的道路。当船首撞上码头时，奇异的标枪如大雨般袭向黑色的大帆船，有两只食尸鬼当场被刺倒在地，还有一只受了轻伤。但此时所有舱门一同落下，紧接着便涌出了一片由呼啸的夜魔组成的黑云。它们盘旋在城镇上，犹如一群长着犄角的巨大蝙蝠。

那些果冻般的月兽拿起一根巨大的长杆，试图将入侵的帆船推离码头，但当夜魔开始袭击它们时，它们也顾不上干这件事了。当这些橡胶般的无面戏弄者开始它们的戏耍与消遣时，岛屿上的景象就变得颇为骇人。看着它们组成的浓密黑云扫过城镇，沿着蜿蜒的道路向上，飞去峭壁上方的情景，也令人印象极其深刻。一群黑色的扑翼者偶尔会因失误而将蟾蜍般的俘虏从高处扔下来，遭此待遇的受害者会令人作呕地破裂，发出一股讨厌的臭味。当最后一只夜魔离开帆船时，食尸鬼的领袖们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于是桨手们安静地驶出了灰色陆岬间的海港，留下依然沉浸在战斗与征服的混乱之中的城镇。

曾是皮克曼的食尸鬼给夜魔们留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好让它们用那尚未完全发展的头脑下定决心，克服对水的恐惧，飞越海洋。它让大帆船停泊在距嶙峋岩石约一英里的地方，耐心等待，并为受伤者做好包扎。那之后，夜幕渐渐降临，灰色的天光也一点点让位给了低矮云层发出的阴沉磷光。在这段时间里，首领们一直盯着那座邪恶巨岩的高高尖顶，寻找夜魔飞走的迹象。凌晨时分，一片黑色的斑点似乎胆怯地盘旋在最高的尖峰上，接着，那片斑点扩大成一大片黑云。在天刚要破晓的时候，那些黑点消散开来，在不到一刻钟的时间里，便完全消失在东北方的天空中。其间有一两次，它们似乎看到什么东西从稀薄的黑云中掉落下来，但卡特并不担心，因为他从观察中得知那些蟾蜍般的月兽不会游泳。终于，当食尸鬼们

满意地看到夜魔带着它们在劫难逃的猎物飞回萨克曼德与大深渊后，大帆船再度驶回了灰色陆岬间的海湾。所有骇人的同伴都登上了岸，并好奇地游荡在光秃秃的岩石上，看着那些完全从坚固岩石里开凿出来的高塔、要塞与位于峭壁上的房屋。

它们在那些邪恶无窗的地穴里发现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秘密，因为尚未完成的娱乐消遣留下了许多残渣，它们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残缺。卡特避开了一些奄奄一息的东西，并迅速逃离少数他不敢肯定的东西。充斥着臭气的房间里主要摆置的器件是一些用月亮树雕刻出来的怪诞长凳与座位，这些家具的内部都描绘着癫狂而无可名状的图案。房子的四周躺着不计其数的武器、工具与装饰，包括某些用实心红宝石制作的巨大偶像——这些偶像所表现的东西全是地球上找不到的奇怪事物。尽管它们的材质珍贵，但却肯定不会有人愿意将这些偶像据为己有或是对它们长时间端详，卡特甚至还费神将其中的五具砸成了非常小的碎片。他搜集起散落在各处的长矛与标枪，并在得到皮克曼的许可后，分发给了食尸鬼们。这些东西对于那些长得有些像狗的蹦跳者来说是些很新鲜的事物，但它们相对简单的造型使得食尸鬼们在得到些许简明的指点后便能轻易地掌握使用它们的方法。

修建于巨岩上层的建筑更多的是神殿而非私人住宅。它们在开凿出来的不计其数的小室中发现了许多刻着可怖雕塑的祭坛、沾着可疑污渍的洗礼盘以及用来崇拜某些东西的圣坛——那些接受崇拜之物远比居住在卡达斯之巅的温和神明可怕得多。在一间巨大的神殿后方延伸着一条黑暗、低矮的隧道。卡特拿着一支火炬，沿着这条低矮隧道深入巨岩的深处，一直来到一座巨大的黑暗穹形大厅中。大厅的穹顶覆盖着恶魔般的雕刻，而中央则敞开着一座污秽、无底的深井——就像是冷原上无可名状的高阶祭司居住的可怖修道院里的深井。在大厅远处，这座令人不快的深井之后，他觉得他看到了一扇黄铜制的古怪大门，但出于某些原因，他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畏惧，所以卡特并没有打开它，甚至都没有接近它，匆匆地离开了那个巨穴，回到了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盟友身边——这时它们正怀着满足而放任的心情蹒跚地在整座巨岩里游荡，但卡特却一点也体会不到它们轻松的心情。食尸鬼们仔细观察了月兽尚未完成的娱乐活动，并以它们自己的方式从中捞取了些许好处。它们还发现了一大桶颇烈的月亮酒，并将这个桶子滚到码头上，打算将它带回去，以后在与他族交易时使用，但被救的三只食尸鬼记得这酒水在戴拉斯·琳港发挥的效力，警告它们的同伴不要尝哪怕一丁点这种东西。它们还在一座靠近水边的地洞里发现了许多从月亮上的矿藏中开采出来的红宝石，有经过抛光的，也有未加工的毛坯。当食尸鬼发现它们的味道并不好时，便完全丧失了兴趣，卡特也没有企图带上一点儿，因为他对那些开采出这种宝石的家伙十分了解，所以根本不愿碰它们。

突然从码头的哨兵那里传来了一阵激动的咪呼声，于是所有的掠夺者都抛下手里的工作，

聚集在滨岸上，盯着海面。在灰色陆岬间的海湾里，一条新来的黑色桨帆船正快速前进，再过一小会儿，活动在甲板上的亚人便可察觉城市已被入侵的事实，并警告那些待在甲板下的怪物。幸运的是，食尸鬼们仍携带着卡特分发给它们的长矛与标枪，于是在得到皮克曼的许可之后，食尸鬼在他的命令下组成了一条战线，准备在滨岸上阻止这艘帆船靠岸登陆。不久，当船员们报告了事态的变化后，帆船上激起了一阵骚动。黑色的桨帆船很快停了下来，这说明它们已经注意到了数量占优的食尸鬼们，并不得不重视起这件事。在一阵犹豫之后，新来的桨帆船安静地调转了船头，再次穿过了陆岬间的海湾，可食尸鬼们不能仓促确定冲突已被避免。黑色的海船可能会去寻找增援，那些船员也可能打算在岛屿的别处登陆；因此，一小队侦察兵立刻出发登上山顶，查看海船的航线。

过了一小会儿，一只食尸鬼气喘吁吁地折返回来，报称月兽与亚人奴隶们已在崎岖灰色陆岬之外偏东的地方登岛，正沿着几条就连山羊也无法安全行走的隐秘小道与突出岩石向上攀登。几乎在同一时间，它们看见那艘桨帆船再次从水槽般的海峡前航了过去，但那只有短短的一瞬。接着，又过了一会儿，第二只信使从高处喘着气跑了下来，报告说又有一部分船员在另一座陆岬边登了陆；两支队伍的数目都多得惊人，从大帆船的尺寸来看，似乎装不下这么多的船员。而那艘船仍靠着稀稀拉拉的桨手划着长桨缓慢地移动，很快又出现在两座峭壁之间，停在恶臭的港湾里，似乎准备观察即将到来的战斗，并在必要时投入战线。

这时卡特与皮克曼将食尸鬼分成了三队，两队前去阻截入侵的纵队，剩下一队则驻在城镇里。先出发的两队立刻从各自的方向登上岩石，而第三队则被细分成了陆岸队与海上队。海上队在卡特的指挥下登上下锚的大帆船，划桨前去迎战这艘人手不足的新来者，而后者则立刻穿过海峡，撤退到了开阔的海域。卡特并没有立刻下令追击，因为他知道城镇附近更需要他的支援。

与此同时，两支由月兽与亚人奴隶组成的可怖分遣队已经爬上了陆岬，泛着微光的灰暗天空衬出它们令人惊骇的轮廓。远方隐约传来了入侵者手中的长笛所吹奏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哀诉声。这两支不定形的混杂军队给人的印象就如同那些月亮上的亵神之物散发出的恶臭一样令人作呕。这时，两支由食尸鬼组成的军队也涌进了视线里，加入了只能隐约看见轮廓的战场。标枪开始从双方的队伍中飞出，食尸鬼们那逐渐响亮的咪呼声与亚人所发出的野兽般的嚎叫逐渐混进了长笛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哀述，形成了一片疯狂而又难以描述的混乱，回荡着魔鬼般的刺耳嘈杂声响。不时有尸体从陆岬狭窄的脊背上跌落下来，摔进外侧或海湾这一侧的海水。那些跌落下来的可怜虫很快便被某些潜伏在海中的东西吸了下去。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躲在海里，只有一些巨大的气泡能表明它们的存在。

战场发出的声响在天空中回荡了近半个小时，直到西面峭壁上的入侵者被悉数歼灭之后才渐渐变小。然而，在东面的悬崖上，似乎是月兽一方的领袖所在的地方，食尸鬼们的进展并不乐观；它们开始被迫缓慢撤退到了尖峰的山坡上。看到这一情况，皮克曼迅速指挥增援部队从城镇开往前线，并在战斗的早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接着，当西面的战斗结束后，获胜的生还者迅速赶到，支援它们处于困境的同胞，进一步扭转了局势，迫使入侵者重新退回狭窄的陆岬脊背。这时亚人奴隶已全部被杀，但最后一批蟾蜍般的恐怖生物依然用它们那有力而又恶心的爪子抓着巨大的长矛绝望地反击。标枪已经基本耗尽，战斗变成了狭窄背脊上少数能够对峙上的长矛兵之间的白刃战。

随着狂怒与鲁莽的进一步升级，跌落海中的可怜虫越来越多。那些跌进海湾的全被海面下看不见的鼓泡者悉数歼灭，但那些掉进外侧开阔海域里的一部分幸运儿还能游回悬崖脚下，攀上在潮间露出的岩石，敌人的那艘停泊在外海的大帆船也因此救下了几只月兽。除了那些怪物登陆的地方，整座悬崖都无法攀登，所以待在岩石上的食尸鬼们也无法再度加入战斗。这些食尸鬼中的一部分被敌方船上投出的标枪或上方的月兽杀死，但也有少数成功地幸存下来，直到被营救。当陆上部队的安全看来得到了保障后，卡特的大帆船驶出陆岬间的海湾，将敌方的帆船远远地驱赶进了海洋，然后停下来营救了那些待在岩石上或还在海里游泳的食尸鬼。几只留在岩石或暗礁上、正被海水冲刷的月兽也被他们迅速清理掉了。

最后，当月兽的桨帆船航到不构成威胁的远处，而入侵的陆上部队也集中在一个地方时，卡特在敌人后方、东面的陆岬上登陆了一支为数不少的部队。那之后的战斗就很短暂了。两面的夹击使令人厌恶的挣扎者迅速被砍成了碎片或被推进了海里，等到快入夜的时候，食尸鬼们一致认定岛上的月兽已被再次肃清。敌对的大帆船也已消失不见；但它们决定，最好还是赶在下次进攻前撤退，以免那些月亮上的恐怖怪物集结压倒性数量的大军再度来袭。

所以，皮克曼与卡特在晚上召集起所有的食尸鬼，仔细地清点它们，结果发现它们在日间的战斗中损失了四分之一的成员。伤者被安置在大帆船的铺位上，因为皮克曼一直不赞成食尸鬼的古老习俗——杀死并吃掉伤者。其余无伤的部队则被指派到了桨手或其它最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上。在夜晚泛着磷光的低矮阴云下，桨帆船起航了，卡特一点也不为离开那座有着邪恶秘密的岛屿而感到遗憾，但它那黑暗无光的穹顶大厅、位于其中的无底深井及令人厌恶的青铜大门始终无休止地停留在他的幻想里。黎明时，帆船的视野里出现了萨克曼德废弃的玄武岩码头。少数几只夜魔哨兵依然在等待，它们像长角的石像鬼一样蹲坐在破败的柱子上，或是在这座早在人类时代到来之前业已辉煌并消亡的可怖城市里搔弄着残留的狮身人面像。

食尸鬼在萨克曼德倒塌的碎石间扎下了营寨，然后遣一名信使去召集足够的夜魔，以供它们搭乘。皮克曼与其他几位长老全都非常感激卡特给予它们的帮助，而卡特也觉得他的计划已经成熟，这时他已能够向这些可怕的盟友索取帮助——让他不仅离开梦境之地的这一地区，同时也帮助他完成自己的追寻之旅，——找到位于无人知晓的卡达斯顶端的诸神，重回那座瑰丽绝伦、但诸神却一直拒绝在他睡梦之中展现的夕阳之城。因此，他将这些事情告诉了食尸鬼的长老们，告诉了它们那些他所知道的、有关卡达斯所在的冰冷荒野的事情，并向它们提到了那些守护着这片荒原的可怖夏塔克乌以及那些被雕刻成双头雕像的巨大山脉。然后他提到夏塔克乌非常害怕夜魔，说起那些长着马头的巨乌在翻越将因加诺克与可憎冷原分割开的荒芜灰色尖峰时，尖叫着飞离山上那些黑色洞穴的模样。他也提到了自己从无法描述的高阶祭司生活的那座无窗修道院里的壁画上了解到的有关夜魔们的知识；比如，连梦境诸神也畏惧它们，以及它们的统治者根本不是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而是伟大深渊之主，古老的、头发灰白的诺登斯。

卡特将所有这些事情咕咚给了聚在一起的食尸鬼们，接着，他大致提出了已在心中想好的请求。考虑到自己在不久前曾为这些长得像狗、皮肤如橡胶般的蹦跳者效劳，他觉得自己索取的回报并不奢侈、过分。他坦言，他非常想要一群夜魔，数目多到足够载着他从空中安全地穿过夏塔克乌的领地与那些被雕刻过的山脉，爬升进冰冷荒野。虽然没有任何凡人曾从该地折返，但他仍渴望飞进位于冰冷荒野中的卡达斯，飞上那座位于卡达斯顶端的缟玛瑙城堡，并向梦境诸神请求进入那座它们拒绝向他展现的夕阳之城。他很确定夜魔能够将自己带到那座缟玛瑙城堡并避开途中的所有麻烦，它们会高高地飞高原上的危险，从那些哨兵一般在灰色薄暮中的山脉里永远蹲伏的、雕刻出的双头上翻越过去。在这俗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对这些长着犄角的无面生物构成威胁，因为即使是梦境诸神也会畏惧它们。夜魔们甚至也不需担心那些蕃神带来的不测之事，虽然蕃神们倾向于监视任何与那些存在于俗世间的、较为温和的神明有关的事情，但那外层空间里的地狱对于这些沉默寡言、如同橡胶的飞行者来说也没什么差别。何况它们也不以奈亚拉托提普为主，只会向强大而古老的诺登斯俯首称臣。

卡特用咕咚声告诉食尸鬼们，一群大约十到十五只的夜魔就足够令任何夏塔克乌的群体不敢靠近；不过，如果有一些食尸鬼来管理这些夜魔可能会更好，因为它们的食尸鬼盟友比人类更了解它们的行事方式。等他们抵达那座传说中的缟玛瑙要塞后，夜魔与食尸鬼可以将他放在要塞城墙内某个较为合适的地方。在他冒险深入城堡，向俗世神明祈祷、恳求的那段时间里，它们可以藏在阴影里等候他的归来，或至少等待他发出相应的信号。如果还有食尸鬼愿意护送他进入梦境诸神的大殿，那么他将感激不尽，因为它们的存在将加重他恳求的分量，同时也令这种恳求显得更为重要。然而他不会坚持要求食尸鬼这样做，他仅仅希望它们能将他运到位于无人知晓的卡达斯顶端的城堡里，然后再将他带回来；至于剩下的最后一段

旅程——如果诸神赞成了他的恳求，那么他将前往那座瑰丽绝伦的夕阳之城，如果他的祷告无果而终，那么他将回到附魔森林中那扇通往现实的沉眠之门前。

当卡特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所有的食尸鬼都听得非常仔细。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使们召来的夜魔逐渐增多，聚集得如乌云一般，将整个天空都遮蔽了。这些长着翅膀的恐怖生物降到食尸鬼的军队旁，围成半个环形阵，恭敬地等着那些长得像狗一样的长老们考虑这位俗世旅行者的意愿。曾是皮克曼的食尸鬼严肃地对它的同伴咕吟着，最后，卡特所得到的帮助远远超过了他最奢侈的想像。由于他帮助食尸鬼们征服了月兽的小岛，所以它们会协助他展开这次大胆的航行，深入那些不曾有人从中折返的土地。食尸鬼们借给他的不是一小部分与它们结盟的夜魔，而是整支在此扎营的军队——其中不仅包括那些富有战斗经验的食尸鬼，还有那些新加入的夜魔。它们只给自己留下了一支小型的守备队，用来打理那艘被俘虏的黑色桨帆船以及那些从海中的嶙峋巨岩上抢来的战利品。任何时候，只要卡特愿意，他就可以立刻出发、飞越天空。而在抵达卡达斯之后，将会有一队数目合适的食尸鬼隆重而正式地护送他进入尘世诸神的城堡，在他向诸神提出自己的请愿时陪伴在旁。

难以言表的感激与满意让卡特颇为感动，他与食尸鬼长老们一同为这趟大胆无畏的旅途制定了计划。他们决定让整支部队高高地飞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冷原，从那座无名的修道院与那些邪恶的石头村落上空溜过去；路途中，他们只打算在巨大的灰色尖峰上稍作停顿，向那些令夏塔克鸟惊恐不已的夜魔们讨教些建议，因为这些夜魔的地洞如蜂巢般漫布在山巅之上。然后，他们将参考这些山巅住民所提供的意见，选择一条最终的路程；要么穿过因加诺克北面有着山脉雕塑的荒野，抵达无人知晓的卡达斯，要么穿过比可憎冷原更偏北的地方，抵达他们的目的地。卡特的盟友们如狗一般忠实，同时也毫无心智与灵魂可言，所以不论他们在那片杳无人迹的荒野里发现了什么东西，它们都不会感到畏惧；在它们想到卡达斯与那座位于它顶端的神秘缟玛瑙城堡孤独地耸立在杳无人迹的荒野中时，也不会因此产生任何敬畏或怯懦的情绪，更不会因此阻碍自己继续前进。

大约午夜的时候，食尸鬼与夜魔们已经做好了飞行的准备，每一只食尸鬼都为自己挑选了一对合适的长角坐骑。而卡特则被安插在纵队的前方，与皮克曼并肩而行。在队伍的前面是两行没有载人的夜魔，它们充当先锋的角色。在皮克曼发出一阵短促轻快的咪呼声之后，整支令人惊骇的军队仿佛一片可怖的乌云般腾空而起，从古城萨克曼德那断裂的立柱与破败的狮身人面像之间飞向了天空。它们一直向上爬升，上升到就连城市后方那面巨大的玄武岩峭壁也已消失不见的高度。这时冷原外侧那冰冷而贫瘠的高原已完全展现在了他们面前。但这一大群夜魔并没有停止，它们仍继续向上爬升，直到最后，连那片高原也在他们脚下变得渺小起来。接着它们向北飞去，开始翻越那片暴露在狂风中的恐怖高原。随后，卡特再次看

到了那一圈天然的巨大独石与那座矮胖无窗的建筑。这让他打了个寒颤，因为他知道那个带着丝绸面纱的褻神之物就待在那座建筑里，而自己不久前刚从它的魔爪中逃了出来。这一次，整支军队没有丝毫下降，如同蝙蝠一般飞越了那片贫瘠的风景。他们从非常高的地方越过了那些燃烧在不洁石村中的篝火，并没有停下来查看那些永远围绕在篝火边吹奏笛子、跳着舞蹈，而且还长着犄角与蹄子的亚人所展现出的病态扭曲。其间有一次，他们看到一只夏塔克鸟低低地飞过了平原，但当它看见他们时，就令人作呕地尖叫，在怪诞的惊恐中拍打着飞向了北方。

他们于黄昏时分抵达了那些构成了因加诺克坚实壁垒的灰色嶙峋山峰，并一直徘徊在那些靠近顶端的奇怪洞穴附近——因为卡特记得这些洞穴会令夏塔克鸟极其惊恐。接着，在食尸鬼长老们坚持不懈的咪呼的呼唤下，长着犄角的黑色飞行者犹如洪流一般从一个位于高处的地洞里涌了出来；在这之后，与卡特一同到来的食尸鬼与夜魔们依靠某些难看的手势与这些从洞中涌出的飞行者进行了详细的协商。他们很快便了解到，最佳的线路是飞越位于因加诺克北面的荒野，因为在冷原的北缘充满了连夜魔也觉得厌恶的陷阱。那儿有许多深不可测的势力都聚集在某些位于奇怪土丘上的白色半圆形建筑周围，而寻常的民间传说总会令人不悦地将这些东西与蕃神以及它们的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联系起来。

至于有关卡达斯的事情，这些生活在山巅之上、拍打着翅膀的飞行者所知甚少。它们只知道肯定有某些壮丽的奇迹耸立在北方的土地上，而那些夏塔克鸟与雕刻成哨兵的山脉就是这些奇迹的监守者。它们暗示，有些传闻称那片方圆数里格、杳无人迹的荒野上出没着某些丑陋怪诞的畸形怪物，同时也回忆起有些谣传说那里存在着一个永远笼罩在黑夜里王国；但它们也无法给出更确切的信息。于是卡特与他的同伴亲切地向它们道谢，然后翻越最高的花岗岩山峰，进入了因加诺克的天空。接着他们下降到泛着磷光的云层下方，并再次远远地看到了那些蹲伏着的巨大怪诞雕塑——它们原本是绵连的山脉，但某些巨手令人吃惊地将它们从原本的岩石雕刻成了现在的样子。

它们蹲伏在这里，形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半圆形，它们的腿立在荒漠的沙砾中，而它们的头冠则穿过了泛着磷光的云层。这些雕塑如同狼一般，长着双头，有着狂怒的面孔，并举起了自己的右手，呆滞而充满恶意地注视着人类世界的边缘，并令人颤栗地在这边缘上守卫着不属于人类的北方寒荒。接着，犹如大象般的邪恶夏塔克鸟从这些雕像的骇人双膝上腾空而起，但当作为前锋的夜魔们出现在视线中时，它们全都带着疯狂的窃笑声逃离。云层散发的微光越来越黯淡，直到最后，卡特的身边只有一片漆黑；但这些有翼的坐骑并未因此延缓速度，它们在地球上最为黑暗的地穴里长大，不用眼睛，而是用那潮湿的、如同橡胶般的表皮视物。夜魔们不停向前飞去，穿过了飘散着可疑气味的狂风，经过了蕴含着可疑意义的

声音,从始至终他们都穿行在最浓密的黑暗,飞越了广阔得难以想像的空间,卡特甚至怀疑,他们究竟还在不在地球的梦境之地里。

突然之间,云层开始变得稀薄起来,群星鬼魅般地出现在上方的天空之中。下方仍是一片黑暗,但那些出现在天空中的苍白光点似乎充满了某种在其它地方不曾体会过的蕴意与指向。那些星座的特征并没有变化,但同样熟悉的形状这时却揭示了某些在平原上无法被人们意识到的隐含深意。所有的一切都在向北集中;天空中的每一道弧线、每一个星座都变成了一幅巨大图案的一部分。这幅图案催促着目睹它的眼睛,乃至目睹它的人,赶向位于冰冷荒野之外某些延伸在前端无限远处的目的地——一个所有一切都集中于此、隐秘而又可怖的目的地。卡特看向东面,发现那犹如屏障般的巨大山脊仍沿着因加诺克的走向,一路向北延伸,那映衬着群星的嶙峋轮廓就显示着它接连不断的山体。但它现在显得更加残破,敞开着巨大的裂缝与奇形怪状的尖峰。当卡特进一步研究起这些充满暗示意味的转变与那怪诞轮廓表现出的倾向时,他发现它似乎与群星一样表现出了某种细微的指向:向北。

他们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前飞行,所以观察者必须努力瞪大眼睛捕捉细节;忽然之间,在星辰的衬托下,他看见那一行最高的山脉上有一个移动着的黑色物体,那物体的行进路线恰好与他们这支怪异的队伍并行。食尸鬼们也同时瞥见了那个东西的身影,因为他听到它们在他身边低声地咕吟。有一会儿,他觉得那东西是一只巨大的夏塔克鸟,一只比这种生物的平均尺寸大出许多的巨型怪鸟。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这种想法并不成立,因为那东西露在山脉上的形状一点儿也不像是长着马头的巨鸟。在星光下,那东西的轮廓必然显得有些模糊,但仍像是一只或一对带着头冠、被无限放大的头颅;而它上下游移着飞快穿过天空的模样,似乎极其古怪地像是某些无翼的东西在走动。卡特不知道它位于山脉的哪一面,但很快便察觉到自己没有看到这东西的全貌,在他最初看到的那一部分之下,还连接着另一些东西,因为当它从那些位于山脊上的深深裂缝前经过时,他发现那些原本能透过裂缝看到的星星都遮住了。

接着,前方的山脉上出现了一条宽阔的豁口。群山彼侧的可怖冷原通过一条被群星的苍白光芒照亮的低矮山隘,与下方的冰冷荒野接了起来。卡特非常仔细地盯着那处豁口,深知自己或许能在山隘另一侧天空的勾勒下看清楚那个呈波浪状从群峰上飞过的巨大东西下半部分的模样。那个东西此刻比他们略微靠前,所以队伍中的所有眼睛都紧紧地盯着那处豁口,等待那个与他们同行的巨物在豁口处露出一个完整的轮廓。慢慢地,那个巨大的东西靠近了豁口,并稍稍放缓了速度,仿佛意识到自己已将食尸鬼大军落在了后面。紧接着悬念变得更加扣人心弦,因为目睹完全轮廓的时刻到来了;食尸鬼们全都因为某种无比巨大的恐惧而发出了畏怯甚至几乎被哽住的咪呼声,而对旅行者来说,这让他的灵魂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寒意。那凌驾在山脊之上、上下起伏的庞然大物仅是一颗头颅——一对带着冠冕的双头——，在那下面有一具大步向前、肿胀得可怕的身体支撑。这犹如山脉一般高大的巨怪鬼祟而无声地前进，一副漆黑的、被扭曲得如鬣狗一般的类人身体映衬着天穹，正在小步快跑，而它那一对令人嫌恶、带着锥形顶冠的头颅耸向天空，足有天顶一半的高度。

卡特没有因此不省人事，甚至也没有因此尖声大叫，因为他已是个经验丰富的入梦者了。但他充满恐惧地向后望去，并真正地感到了不寒而栗——他看见还有其他头颅的轮廓耸立在这些群峰之上，上下游移着，鬼祟地跟在第一个身后。而在他的正后方，在南方星空的映衬下，还有三座山脉般巨大的身影像狼一样鬼祟而缓慢地移动着。它们高大的头冠在空气中上下摇晃，超过数千英尺距离。那些被雕刻成哨兵的山脉此刻已不再高举右手、呈半圆形蹲伏在因加诺克北方的冰冷荒野里。它们有职责要完成，绝不疏忽怠慢。但可怕的是，它们从不言语，甚至在行走时也不会发出丝毫声音。

与此同时，曾是皮克曼的那只食尸鬼咕呤着向夜魔们下达了命令，接着整支军队开始翱翔着飞向更高的地方。他们这支怪诞的队伍笔直地冲向天空，一直飞到天空的背景中不再耸立着任何东西的高处。不论是那些静止不动的灰色花岗岩山脊还是那些被雕刻后戴着头冠、大步走动的山脉全都落在了下方。于是，这支扑打着翅膀的军队继续向前飞去，穿过了奔腾的狂风与从以太中传来的无形狂笑，他们的下方始终是不变的黑暗。没有夏塔克鸟或其他更不值一提的东西从那片鬼怪的荒野里飞上来，追在它们后面。队伍飞得越远，速度就越快，不久后，他们那令人晕眩的速度似乎已超过了子弹的速度，甚至接近行星在轨道上运动的速度。卡特不禁开始怀疑，为何他们以这样的速度飞行时还会看到地球继续在他们的身下延伸，但他接着意识到，在梦境之地的位面有着某些奇怪的性质。他敢肯定，他们已经飞进一片永夜的国度里，并想像头顶的星座正隐约强调着它们向北汇聚的倾向。群星将自己聚拢起来，把这支飞行军队投入北极的虚无之中，就好象将一只袋子的褶皱全都收拢起来，倒出其中的最后一丁点东西一般。

接着他恐惧地注意到夜魔们的翅膀已经不再拍动了。这些长着犄角的无面坐骑收起了它们膜状的附肢，颇为消极地在狂风交织的混乱中休息了下来，任由托着它们的狂风在身边呼啸、轻笑。一种不属于尘世的力量抓住了这支军队，而食尸鬼与夜魔们在这疯狂而无情地将它们拖向北方的气流面前毫无反抗的能力，只能任由自己飘向那个从未有人折返的极北世界。终于，一道苍白的光芒出现在前方的天际中，当他们逐渐接近时，那光芒也稳步地上升。在那光芒下是一大块遮挡住群星的黑色物体，卡特意识到那定然是某座耸立在山巅上的灯塔，因为从这高得惊人的半空中看去，只有山峰才能耸立得如此巍峨、巨大。

那光线与它下方的黑色轮廓越升越高，直到那崎岖的锥形山体遮挡住了半个北方天空。虽然整支军队已经飞得很高了，但那放射着苍白、邪恶光辉的灯塔仍高高地照耀在他们上方，远远地超过了尘世间的所有山峰与其它事物，触碰到了只有神秘月亮与疯狂行星旋转运动的真空以太。没有哪一座人类所知的山峰会像这般阴森地耸立在他们的前面。那位于下方的高空云层只不过围绕着它山脚的边缘，而令人晕眩得喘不过气的顶层空气也不过是它腰上的一条系带。它轻蔑而鬼怪地在尘世与天堂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黑暗地耸立在永夜之中，顶戴着陌生群星环绕而成的双重冠。这些星宿那可畏而又意味深长的轮廓每一刻都变得更加清晰。当食尸鬼们看到这一切时，不由得惊奇地咪呼起来，而卡特则恐惧地颤抖着，唯恐这支飞驰的军队会一头撞上巍峨峭壁上的坚硬缟玛瑙，粉身碎骨。

那光芒越来越高，直到与天顶中最高的星球混在一起，冲着下方的飞行者投来苍白而嘲弄的光芒。在它之下的整个北方此刻已变成了一片漆黑；乱石嶙峋的可怖黑暗占据了无限的深处与无限的高空，唯有那苍白闪耀的灯塔还坐落在高不可及的视线顶端。当卡特更加仔细地查看那光亮时，终于看到了由映衬的群星标示的黑色背景。在那座魁伟的巨峰上有许多高塔；那一排排、一簇簇的可怖穹顶高塔，不仅样式令人极为嫌恶，而且多得数不胜数。它们的设计已超越了任何能想像得到的人类手艺所能达到的范畴。由星辰组成的双重冠在视野最遥远的边缘上充满恶意地闪烁着光辉，在星辰的映衬下，那些满布奇迹与威胁气息的城垛与梯台显得又小又暗，遥不可及。而在最为岿巍的那座山峰顶端，耸立着一座超越了所有凡人想像的城堡，犹如恶魔般的可憎光芒正从那座城堡里照射出来。这个时候，兰道夫·卡特意识到，他探寻之旅的终点已经到来了；在经历过所有鲁莽无畏、被人们视为禁忌的足迹与景象之后，他的目的地终于出现在头顶上——传说中那位于无人知晓的卡达斯顶端、属于梦境诸神、令人难以置信的家。

当意识到这一切时，卡特留意到他们这只困在风中的无助队伍突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这时，他们正在陡直地快速向上冲去。很显然，他们正对准那座照耀着苍白光芒的缟玛瑙城堡飞去。他们已非常贴近巍峨的黑色山体，随着他们直冲向上，那黑色的山坡令人晕眩地从他们面前一闪而过，而在黑暗中，他们完全无法分辨出上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阴森耸立在黑暗城堡里的阴暗尖塔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卡特觉得它们已经无限巨大到几乎邪恶恐怖的地步。修砌在那上面的岩石很可能就是某些无名的工人从因加诺克北方那条山隘上开采下来的，因为它们的尺寸如此巨大，当一个人站在它的门槛上时，就仿佛一只蚂蚁爬在尘世间最高大城堡的台阶上一样。陌生星宿组成的双重冠环绕在无数穹顶高塔上，散发着灰黄色的阴沉光芒，为那由光滑缟玛瑙所建的阴郁石墙铺上了一层微光。而卡特也看清了那座苍白的灯塔——那只是一座极为高大的尖塔上的一扇窗户。当整支无助的军队接近山脉的顶端时，卡特觉得他看到某些颇让人讨厌的阴影从这片泛着微光的广阔世界里一闪而过。接着，他看到了

那扇修建得颇为奇怪的拱形窗户——那设计对于生活在尘世的人们来说，奇异陌生、怪不可言。

接着，坚固的岩石变成了可怖城堡的巨型底座，整支军队的速度似乎也有所放缓。巍峨的高墙直耸向天际，当飞行者们飞快地从墙面扫过时，他们瞥见了一座巨大的城门。黑夜笼罩在这个巨人的国度上，然后他们看到了内部那更加深邃的黑暗。那地方犹如一个巨大的拱形入口，将整支军队一口吞下。冷风的涡流潮湿地涌动在无光的缟玛瑙迷宫里，而卡特永远也说不清在这一段旋转着穿过黑暗的旅途中到底经过了怎样一些巨大的台阶与走道。他们一直在上升，被令人骇然地投进了黑暗里，他们听不到声音，触不到、也看不到任何东西，没有什么能打破这层用神秘织成的厚重帷幕。虽然这是一支夜魔与食尸鬼组成的庞大军队，但他们却迷失在更为巨大的虚空之中，任何尘世的城堡里都不可能存在如此巨大的空间。直到最后，他们突然出现在那座犹如灯塔一般的高塔上的房间里，周围的一切突然明亮起来，让卡特花了很长时间才分辨出位于远处的高墙与高大的、遥不可及的天花板。他意识到，自己的确已不在外面无边际的空中了。

兰道夫·卡特本希望能镇定而庄严地进入梦境诸神的宫殿，两侧与身后最好还跟着仪式隆重、令人印象深刻的食尸鬼纵队，然后如同一个自由而强大的入梦者那般提出自己的恳请。他知道梦境诸神并非那种仅凭凡人的力量完全无法应付的存在，也相信自己足够幸运，相信蕃神与它们的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不会碰巧在他面见梦境诸神的关键时刻赶来协助，即便过去当凡人们在诸神的居所或是它们的山脉上找到尘世间的神明时，蕃神与它们的奈亚拉托提普会出手干预。甚至，如果必要的话，他奢望能靠自己身边骇人的护卫队公然反抗蕃神们的力量，因为他知道没人能控制食尸鬼，而夜魔们也只会将古老的诺登斯，而非奈亚拉托提普，视为它们的主人。但现在他看到那位于冰冷荒野中的、至高无上的卡达斯附近的确围绕着许多邪恶的奇迹与无可名状的哨兵，也意识到蕃神的确非常警惕地监护着这些位于尘世间的、温和衰弱的神明。虽然它们没有支配食尸鬼与夜魔的权力，但是这些存在于外层空间、毫无心智也没有固定形状的褻神存在却能在必要的时候控制他盟友们的行动，所以，当兰道夫·卡特与他的食尸鬼同伴来到梦境诸神的王宫前时，根本算不上是以一个自由而强大的入梦者的身份露面的。他们被来自群星的可怖暴风扫过、被赶聚在一起；被北方荒野看不见的恐怖事物尾随着驱赶到了这里；现在整支军队囚徒般无助地漂浮在耀眼的光线中，当某些无声的命令让令人吃惊的狂风消散后，他们被重重地丢在了缟玛瑙地板上。

兰道夫·卡特的面前没有金色的高台，也没有一圈戴着皇冠、散发着光晕、有着狭长眼睛、长叶耳朵、细瘦鼻子与尖尖下巴——和那张雕刻在恩格拉尼克山脉上的面孔一样的——伟大存在供这位入梦者恳请。这只是一间位于卡达斯顶端城堡里的高塔上的房间，而房间的

主人并不在这里。卡特抵达了位于冰冷荒野中无人知晓的卡达斯,但他却没有找到梦境诸神。然而耀眼的光芒仍照耀在这座房间里——它巨大的尺寸让这房间与户外的广袤空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那些遥不可及的墙壁与天花板几乎要消失在一团稀薄翻滚的薄雾之中。可尘世间的神明并不在这儿,这是真的,这儿只有一些更加细小、难以察觉的东西。那些温和的神明已经离开了这里,而蕃神们的代言人也不在此处。但可以肯定,仍有某些东西居住在这座比世间一切城堡更加雄伟的缟玛瑙城堡里。卡特完全无法想像接下来会看到怎样一些比世间的一切骇人事物更加恐怖骇人的东西。他觉得有人已经预料到了他的来访,并不由得怀疑这次将会怎样地近距离接触那个一直纠缠在他附近的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那些真菌般的月兽的确在侍奉奈亚拉托提普——那个有着无限身形的恐怖存在、那属于蕃神们的灵魂与信使;同时卡特也想起,早在他们在海中那座嶙峋岩石上战斗的时候,当优势转向他们后,那艘黑色的大帆船便远去、消失了。

回想起这些事情,他摇摇晃晃地在那些可怖的同伴之间站了起来。这时,在没有任何预示的情况下,那被苍白色光芒点亮的辽阔房间里响起了由可憎喇叭吹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由黄铜器具发出的可怖尖叫总共响了三次,当第三次喇叭声飘荡的回音窃笑着逐渐消失时,兰道夫·卡特发现他已是只身一人了。那些食尸鬼与夜魔为什么会消失,以及如何从他视野里消失的,都远非卡特能够推测得出来。他只知道,在忽然之间,他便只身一人了;而他也知道,那些嘲弄着潜伏在他周围的无形力量也定然不属于尘世中那个友善的梦境之地。不久,从房间的最远那端又传来了一阵新的声音。那仍是一段富有韵律的喇叭声,但声音的来源似乎要比先前那三声消融了他身边可怕军队的刺耳吹奏更远一些。在低沉的喇叭声中,回荡着美妙梦境里的一切奇迹与优美韵律,在每一段奇妙和弦与略嫌怪异的节奏中都飘动着异域的风情,其中充满了无法想像的美好。随后到来的是与那金色曲调相称的芳香气味;在头上,一道强烈的光芒逐渐变亮,它的光线循环变化着,调换成完全不同于尘世光谱的色彩,与之伴随而来的是由喇叭吹奏声组成的歌唱——那声音如一首奇异的交响曲般,和谐统一。火炬开始在遥远的地方逐渐点亮,与此同时,巨鼓的敲打声也颤动着、在一波波强烈的期望中逐渐接近。

在逐渐稀薄的薄雾与弥漫着奇怪芬芳的云雾之后,排列着两列腰间围绕着七彩丝绸的高大黑奴。在他们的头上,皮带捆着用闪闪发光的金属制成的、犹如头盔般的巨大火炬。那无名香油的芬芳便是从这些火炬中以烟雾的形式螺旋着扩散到了其它的地方。那些奴隶的右手上是水晶制作的手杖,在水晶手杖的顶端雕刻着斜眼睨视的奇美拉。而奴隶们的左手则抓着细瘦修长的银喇叭,他们会依次吹奏其这种奇妙的乐器。他们身上带着金制的臂章与踝饰,在每一对踝饰之间还连着一一条金色的锁链,令他们保持一种沉稳持重的步伐。乍看之下,他们确是地球梦境之地里的黑人,但他们的仪式与装束却与地球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尽相同。

两支队伍在距离卡特十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每一只喇叭都突然地塞进了携带者厚厚的嘴唇中。接着，房间中爆发出了一阵狂野而又令人入迷的声响，然而更加疯狂的，则是喇叭吹奏之后传来的高呼。那些黑奴张开了他们黑色的喉咙，异口同声地喊出了一种被某些古怪的技巧变得尖锐刺耳的呼声。

接着，一个孤单的身影沿着两列纵队之间的宽阔通道大步走来。那是一个高大瘦削的身影，长着一张古代法老年轻时的面庞，身披五光十色的华丽长袍，头戴天然闪烁光芒的金色双重冠。那犹如帝王般华贵的身影大步走向卡特，他那高傲的举止与深色的面庞有着一位黑暗神祇或堕落天使才会拥有的魅力，他的双眼周围潜伏着因莫测的幽默而闪出的倦怠火花。他开口说话，仿佛连忘川之水奏出的柔和音乐也会在它那圆润的语调里泛起阵阵涟漪。

“兰道夫·卡特，”那声音说，“你到此妄图面见梦境诸神，但凡是禁止与他们会面的。看守者已经提到了此事。在无人胆敢言及其名讳的恶魔之王所盘踞的终极黑暗虚空中，当蕃神们随着微弱的长笛声毫无心智地翻滚、转动时，他们也咕哝出了这件事情。

“在贤者巴尔塞妄图爬上哈提格·科拉峰，亲眼目睹月光中的梦境诸神在云端舞蹈呼号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蕃神们就在那里，他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阿弗拉特的泽尼格(Zenig of Aphorat)想要爬上冰冷荒野中的卡达斯，可现在他的头骨正镶在一枚戒指上，这枚戒指则套在某位人物的小拇指上——至于他的名讳，我不必再提。

“但是你，兰道夫·卡特，你勇敢地战胜了地球梦境之地里的一切事物，却仍燃烧着探寻的渴望。你并非因好奇而来，你到这里是为了寻找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与此同时，你也从未对这些置身俗世的温和神明失去敬意。然而，这些神明却因一己的私欲，禁止你再走入那座瑰丽绝伦、原属于你自己梦境的夕阳之城，因为他们渴望由你的想像力塑造出来的奇异和美，并立誓此后不再将其他地方当作自己的居所。

“他们离开了无人知晓的卡达斯，离开了属于他们的城堡，住进了你那瑰丽绝伦的城市。他们在那座城市中的条纹大理石群殿里狂欢度过白昼，夕阳西下时，他们走出宫殿，走进芬芳的花园，观看那些闪闪发光、排成一列的金色瓮坛与象牙色雕塑。当黑夜降临，他们在露水中爬上高大的梯台，坐在精心雕琢的斑岩长凳上审视整个星空，或是俯身扑在雕花栏杆上，盯着城市北面的山坡，看着那由普通蜡烛发出的、令人镇定的黄色微光一个接一个地从尖尖的古老山墙上的窗户中柔和地透出。

“诸神喜爱你那座瑰丽绝伦的城市，并且不再像真正的神明那样行事。他们已忘记了那

些尘世间的高山，也忘记了那些见证过他们年轻时代的巍峨山脉。这尘世间已不再有任何神明还有资格继续担任神明的职责，只有来自外层空间的蕃神们还统治着无人念及的卡达斯。兰道夫·卡特，那些无拘无束的梦境诸神正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一座你童年时生活过的山谷里嬉戏享乐。噢，有智慧的大入梦者，你的梦境实在太过出色，因为你将梦境中的诸神从这个由所有人的梦境组成的世界拖进了一个完全由你自己的梦境组成的世界；你依据自己童年时的小小幻想修建起了一座比过去任何迷人的幻景都更加可爱的城市。

“但尘世诸神将他们的王座留给织网的蜘蛛并不是件好事，而他们那统治着它者(Others)的国度也在它者们邪恶的举止下出现了动摇。来自外层世界的力量非常乐意将恐惧与混乱加在你的头上——你是他们的烦乱之源，兰道夫·卡特。但他们也知道，只有通过你的力量才能将诸神送回本属于他们的世界。没有一支属于永夜之地的力量能追进那个半梦半醒、本属于你的世界；也只有你才能将那些自私的梦境诸神体面地请出那座瑰丽绝伦、本属于你的城市，让他们穿过北地的昏暗微光，回到冰冷荒野中无人知晓的卡达斯上，回到他们惯常应在的位置。

“所以，兰道夫·卡特，以蕃神之名，我宽恕你的罪过，并令你服从我的意志。我令你去寻找那座属于你的夕阳之城，将那些懒惰昏睡的神明赶回等待着他们的梦境世界。你所寻找的地方是诸神的狂热宠爱、是天国喇叭吹出的仪仗乐曲、是神界铜钹碰出的洪亮音符，从清醒之厅到睡梦之渊，这座神秘之城的位置与它所蕴含的深意一直都困扰着你，始终用点滴已褪去的记忆与失去美好重要事物带来的苦痛折磨着你。但它却不难找到。那些在你求知若渴的日子里留下来的遗迹与象征并不难找到，事实上，在所有那些聚集闪耀着照亮你夜晚道路的奇迹中，只有它们才是最为稳定可信也最为永恒的珍宝。看！你的追寻之旅不该走向茫茫未知，而该转向那些你早已熟悉的岁月里；回到那些幼年时灿烂奇妙的事情里去，回到那些沉浸在阳光中、充满魔法的短暂一瞥中去，正是那些古老的场景扩宽了你的眼界。

“你当知晓，那座充满奇迹的金色大理石城市不过是你幼年时见过并喜爱过的一切事物的总和。波士顿山坡上的屋顶与西面被落日染红的窗户发出的荣光中有它的身影；花朵芬芳的公园中有它的痕迹；小山上的巨大穹顶与那些在横跨着许多桥梁的查尔斯河缓缓流淌的紫色山谷中聚集的山墙与烟囱中亦有它的容貌。兰道夫·卡特，当你的保姆第一次推着坐在小车中的你外出春游的时候，你便看到了这些东西。而它们将是你用充满记忆与热爱的双眼永远不会看到的東西。除此之外，还有古老的塞勒姆与它那阴暗忧郁的岁月，有出现在幽灵般的马布尔黑德的岩石峭壁，有站在马布尔黑德那横穿港湾的草地上，面对夕阳，远远望向塞勒姆的尖塔时看到的美丽光辉。

“还有普罗维登斯，它高贵典雅地坐落在蓝色海湾旁的七座小山上，用绿色的梯田将人们领向充满鲜活古趣的尖塔与要塞，而纽波特则如鬼魂般攀爬在它那仿佛只存在于梦境里的防波堤上。还有阿卡姆与它那生着苔藓的山墙屋顶和城市后方乱石散布的茵绿草甸，以及古老的金斯波特与它那成堆的烟囱、荒废的采石场、悬垂在外的山墙、由高大悬崖组成的奇观和远处摇荡着浮标、笼罩在乳白色迷雾中的大海。

“康科德的凉爽山谷、朴次茅斯的鹅卵石小巷；新汉普郡公路上的昏暗弯道、半遮半掩地躲在巨大榆树身后的白色农舍院墙和咯吱作响的水车；格洛斯特盐商码头、特鲁罗的飘拂柳树；沿着北区有层峦叠嶂的小山和布满尖塔的小镇；罗德岛乡间那寂静的岩石山坡与修建在巨大砾石的荫处、覆盖着常青藤的低矮农舍；海洋的气息与田野的芬芳；幽暗森林的魅力与黎明时分果园花圃中的欢愉。兰道夫·卡特，这些就是你的城市，因为它们都是你的。新英格兰的大地孕育了你，她在你的灵魂深处灌注了纯净且永不消亡的可爱与美。多年来的记忆与梦境将这种美塑造成型、结晶具现、打磨抛光，最后得到了那座层层叠叠地矗立在缥缈夕阳中的奇迹；所以，如果你想找到那面有着古怪瓮坛与雕刻栏杆的矮墙，想要走下那些安着雕画扶栏的无尽阶梯，想要进入那座拥有宽阔广场与七彩喷泉的城市，那么你只需转身回到那些你童年时留恋的幻想与思绪里去。

“看！那扇窗外，闪耀在永夜中的群星。即便是现在，它们依然闪耀在那些你所熟悉并珍爱的场景之上，饮下它们的魅力，让它们更加可爱地闪耀在梦境中的花园之上。那是心大星——它此刻正对着特里蒙特街的屋顶眨着眼睛，你同样能通过宾格山上的窗户看到它的存在。而在这些星辰之后则是深渊，我那全无心智的主人便是从这些深渊里将我遣到了这儿。也许有一天你也会从他们身边经过，但如果你聪明的话，你肯定会提防这样的愚行；因为所有抵达那里并折返回来的凡人中，只有一个保全了自己的心智，没有被虚空中的恐怖敲破、扯碎。恐怖与亵渎神明的事物为了空间相互吞噬，可那些较为渺小的东西却比较为伟大的东西更加邪恶；虽然你已经见识过那些试图将你交到我手上的凡人们做下的行径，但我却并不希望撕碎你，事实上，如果不是有别的事情要忙，我在很早之前就会出手帮你抵达这儿，不过我肯定你一定能自己找到来这儿的路。现在，避开外层的地狱，抓住那些你年幼时期所拥有过的美好且令人平静的事物。找到你那瑰丽绝伦的城市，并将那些不义的梦境诸神送回来，将他们体面地请回那些他们年轻时所经历过的场景里，那些场景正在不安地等待着他们的归来。

“不过，我已准备了另一个方法，它甚至比回忆起那些模糊的记忆更加容易、简单。看！这里有一只巨大的夏塔克鸟。一位奴隶正领着它走来，但为了你心灵上的平和与安宁，我已隐去了这个奴隶的身形。骑上去吧，做好准备——来！黑人尤加什(Yogash)将会帮你骑上

这只有鳞的怪物。正对那颗南方天穹中最为明亮的星星前进吧——那是织女星，在两个小时之内，你就会抵达那座属于你的夕阳之城。对准织女星，直到你听到高空传来遥远的歌声为止。你要比那些潜伏等待的疯狂之物飞得更高，所以当第一个音符开始引诱你的时候，勒住你的夏塔克鸟。这时，回望尘世，你将看到伊莱德·纳(Ired-Naa)那永恒燃烧的祭坛之火在一座神殿的神圣屋顶上放射光辉。那座神殿就在你一直渴求的夕阳之城中，所以，在你听到歌唱并迷失方向前，向着它前进。

“当你靠近那座城市时，飞向那处过去你曾站在上面俯瞰城市辉煌的高台，戳刺你的夏塔克鸟，直到它高声大叫为止。当梦境诸神坐在那芬芳的梯台上时，便会听到这叫声并明白它意味着什么。这会勾起他们的乡愁，让他们想起位于卡达斯的阴森城堡与环绕其上、由永恒群星组成的双重冠冕，而你城市里的一切奇迹都无法填补他们内心的空缺。

“接下来你必须骑着夏塔克鸟降落在他们中间，让他们看到、摸到这只邪恶的马头巨鸟；同时，你要向他们说起无人知晓的卡达斯，说起你不久前才离开这里，告诉他们那些过去沐浴着无上光辉、供他们跳跃狂欢的辽阔厅室现在既黑暗又孤单。这只夏塔克鸟会以夏塔克鸟的方式告诉他们这一切，但在他们回想起那些古老的过去之前，它没有任何说服他们的力量。

“你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向这些游荡在外的梦境诸神谈起他们的家园与他们年轻时度过的美好岁月，直到最后，他们会哭泣并向你询问那条他们早已忘记的回家之路。这时你便可以松开等待着的夏塔克鸟，将它送进天空。它会发出归巢的叫声，听到他的叫声后，梦境诸神会怀着古老的欣喜欢腾雀跃，并以神明的方式大步紧跟在这只邪恶的大鸟身后，穿过天界的深渊，回到卡达斯那熟悉的高塔与穹顶之间。

“这时，那座瑰丽绝伦的夕阳之城便会重回你的怀抱，供你永远珍爱、永远居住，而尘世间的诸神会再次君临原本属于他们的王座，继续统治人们的梦境。出发吧，窗扉已经打开，群星正在等待。你的夏塔克鸟已经在焦躁地喘息与窃笑了。穿过夜空，飞向织女星，但记得在听到歌唱的声音时调头。不要忘记这警告，免得无法想像的恐怖将你吸入深渊——那深渊里充满了骇人的尖叫与哀嚎的疯狂。记住那些蕃神；他们伟大、恐怖且毫无心智可言，他们就潜伏在外界的虚空里。他们是应当忌避的伟大神明。

“嘿！阿·夏塔奈葛(Aa-shanta 'nygh)！走吧！将地上诸神送回他们经常出入的秘境卡达斯，向一切祈祷，祈祷不会遇见我的另一千个形态。别了，兰道夫·卡特，你要小心；因为我就是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

于是，兰道夫·卡特头晕目眩地紧紧抓住他身下那只令人毛骨悚然的夏塔克鸟，尖叫着冲进空中，向北方散发着蓝色冷光的织女星飞去。其间他只向后回望过一次，望见那一簇簇混乱无序地矗立在梦魇般的缟玛瑙城堡中的尖塔、望见那扇窗户发出的孤单而耀眼的苍白色光芒依然照耀在地球梦境之地的云层之上。巨大的、犹如水螅般的恐怖之物从他身边的黑暗中悄然滑过，无数看不见的蝙蝠膜翼围绕在他身边拍打，但他依然紧紧抓住那只令人害怕、嫌恶的马头巨鸟身上肮脏的鬃毛。群星仿佛在嘲弄般跳着舞蹈，不时转变它们的排列，组成某些预示着毁灭的惨白征兆，甚至让人怀疑，之前是否有人见过这些象征并为之恐惧，而以太世界里的狂风则始终呼啸、诉说着宇宙之外那令人茫然的黑暗与孤独。

接着，在穿越闪耀苍穹的时候，他进入了一片不祥的寂静。所有的狂风与恐怖全都悄悄地遁走了，就如同那些黑夜里的事物会在黎明前销声匿迹一般。一束束金色的星云仿佛在波纹中颤抖，看起来愈发地离奇古怪，接着，某种位于远方的旋律传来了一丝隐约羞怯的暗示，夏塔克鸟竖起它的耳朵猛冲向前，而卡特同样弯腰前倾，好抓住每一分美妙的旋律。那是一首歌，但却不是用任何声音唱出来的歌。黑夜与群星在演唱它，早在宇宙、奈亚拉托提普、乃至蕃神诞生的时候，它就已经非常古老了。

夏塔克鸟飞得越快，骑乘者就弯得越低，他为奇异深渊里的奇迹感到陶醉，同时也飞快地回旋在外层空间魔法形成的透明卷曲中。那邪恶之人的警告来得太晚了，那个恶魔的特使曾祝愿寻神者小心这首歌曲中的疯狂力量，但他讥讽的叮嘱来得太晚了。他之所以要这么做，不过是为了嘲弄探寻者，证明奈亚拉托提普已经制定好了路线，能够安全地抵达那座瑰丽绝伦的夕阳之城；他不过是为了戏弄卡特，证明那位黝黑的信使已经洞悉了这些懒惰神明的秘密，并且能轻易地命令他们折返回来。因为，疯狂与虚空那狂野的复仇是奈亚拉托提普留给放肆者的唯一礼物；虽然骑士拼命地试图制住他那令人作呕的坐骑，但这只斜眼睨视、低声窃笑的夏塔克鸟依然飞快而无情地前进，以一种邪恶的欢快拍打着它那巨大而光滑的双翼，径直飞向那些从未有梦境能够抵达的不洁深渊；而最后那股位于最深奥的混沌中、没有确定身形的毁灭力量则待在无垠的中央，翻滚冒泡，亵渎着一切神明——那便是毫无心智的恶魔之王阿撒托斯，没有哪张嘴胆敢言及他的名讳。

那可憎的巨鸟恪守邪恶特使的命令，径直冲向潜伏、雀跃在黑暗中的大群无定形之物，飞向那一群群空虚飘荡着的存在——它们会做的只有摸索、触碰、触碰、摸索；它们是蕃神那无可名状的幼体，却与蕃神一样盲目痴愚，同时还拥有不同寻常的饥饿与渴望。

这只怪诞的有鳞怪物载着它背上孤立无助的骑士无情地径直向前飞去，喜不自禁地窃笑，咯咯的笑声与歇斯底里混杂在一起，融入那支由黑夜与群星演唱的塞莲之歌；它翱翔突进，

划开最远的边缘，跨越最外层的深渊，将群星与有形事物的国度远远留在身后，如流星般闯过完全没有实体的空间，飞向那些位于时间之外，无法想像也没有光亮的巨室。在那里，黑暗而无定形的阿撒托斯正贪婪地撕咬，环绕在它身边的是可憎巨鼓敲出的低沉而令人发狂的巨响，还有邪恶长笛吹出的单调空洞的哀嚎。

前进——前进——穿过那些尖叫、咯咯窃笑、黑色拥挤的深渊——一幅图景与一个念头从某个昏暗的、被祝福过的遥远世界出现在末日临头的兰道夫·卡特面前。奈亚拉托提普把他嘲弄、挑逗的计划设计得很好，因为他拿出了任何冰冷恐怖的狂风都无法彻底抹消的东西。家——新英格兰——宾格山——清醒世界。

“你当知晓，那座充满奇迹的金色大理石城市不过是你幼年时见过并喜爱过的一切事物的总和……那波士顿山坡上的屋顶与西面被落日染红的窗户发出的荣光；花朵芬芳的公园、小山上的巨大穹顶，还有那些在横跨着许多桥梁的查尔斯河缓缓流淌的紫色山谷中聚集的山墙与烟囱……多年来的记忆与梦境将这种美塑造成型、结晶具现、打磨抛光，最后得到了那座层层叠叠地矗立在缥缈夕阳中的奇迹；所以，如果你想找到那面有着古怪瓮坛与雕刻栏杆的矮墙，想要走下那些安着雕画扶栏的无尽阶梯，想要进入那座拥有宽阔广场与七彩喷泉的城市，那么你只需转身回到那些你童年时留恋的幻想与思绪里去。”

前进——前进——头晕目眩地穿过黑暗，奔向最终的毁灭。盲目的试探者在黑暗里摸索，用粘稠的吻推挤；无可名状的东西则在一遍又一遍地窃笑、窃笑与窃笑。但念头与图景却不停地涌现，卡特清楚地知道他在做梦，只是在做梦，在身后辽阔背景里的某个地方，清醒的世界与他幼年时待过的城市仍静静地留在那儿。那些话语再次在他耳边响起——“你只需转身回到那些你童年时留恋的幻想与思绪里去。”转身——转身——四周都是黑暗，但兰道夫·卡特仍能转身。

虽然所有感官都牢牢地盯死在那只疾飞的梦魇上，但兰道夫·卡特仍能转身、移动。他能够移动，如果让他选择，他能跳下这只载着他、遵照奈亚拉托提普的指示急冲在毁灭之路上的邪恶的夏塔克鸟。他能够跳下去，勇敢面对那些在下方敞开、漫无止境的永夜深渊。这些恐惧深渊里的可怖事物终究比不上那等待在混沌核心中的无可名状的毁灭。他能够转身，能够移动，能够跳下去——他能够——他会——他会——

面临毁灭、已完全绝望的入梦者从那巨大的马头怪物上跳下，向下穿过无尽虚空中他觉得仿佛拥有知觉的黑暗。千万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宇宙消亡而后重生，群星变成了星云，星云变成了群星，而兰道夫·卡特仍觉得自己正在穿过那由有知觉的黑暗构成的无尽虚空。

接着，在永恒缓慢前进的路上，宇宙最外层的循环翻搅成了另一种完全无意义的完结，然后一切事物又再度变得与无数劫前一样。事物与光芒均重生成了宇宙过去曾有过的模样；无数彗星、太阳、世界热烈地涌现出生命，但却没有什么能活下来告诉他们。这一切来了又走，来了又走，反反复复，没有起点。

此时，一片天空、一缕微风、一道紫色的光芒进入了掉落中的入梦者的眼睛。有神明、有幽灵、有意志；有美好与邪恶，有可憎黑夜的尖叫掠夺它的猎物。只因那无人知晓的最终循环中曾存在过一个入梦者童年时的幻想和思绪，于是，一个清醒的世界与一座古老而又让人珍爱的城市被重新创造出来，以承载并证明那些幻想和思绪曾经存在过。在虚空之外，紫罗兰色的辛咖珂为他指明了道路，而太古的诺登斯从无人知晓的深渊中吼出了他的指引。

群星鼓胀成了一片拂晓，接着爆发出许多金色、深红色、紫色的喷泉，而入梦者仍在下落。当光组成的缎带阻退了来自外界的邪魔时，叫喊撕破了以太虚空。奈亚拉托提普接近了他的猎物，但一道光芒将他遣去追猎的无定形恐怖烧成了灰色尘埃，于是他困惑地停了下来，此时灰白色的诺登斯发出一声胜利的嚎叫。兰道夫·卡特最后的确走下了宽阔的大理石阶梯，来到了属于他的瑰丽绝伦的城市，因为他再次回到了那片美丽的、养育了他的新英格兰之土。

于是，当晨光中无数汽笛应和着管风琴的声音，拂晓的火焰令人目眩地穿过山丘上能俯瞰州政大厅那巨大金色穹顶的紫色窗格时，兰道夫·卡特在他波士顿的家中大叫着跳起，惊醒过来。鸟儿在隐匿的花园里歌唱，攀在花园格子上的蔓藤发出的淡淡芬芳从他祖父栽培的藤架边飘来。拥有古式壁炉和雕刻的飞檐、描以怪异图案的墙壁焕发着光辉与美丽，与此同时，一只皮毛光滑的黑猫打着呵欠，从被它的主人的惊跳与尖叫声打断的炉边小憩中悠悠醒转。而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穿过沉眠之门，经过附魔之森，走过花园田地，航过塞雷纳利亚海，越过因加诺克昏暗的领地，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来到冰冷荒野中那无人知晓的卡达斯之巅，阴郁地大步走进缟玛瑙城堡，粗暴地嘲弄着那些身处瑰丽绝伦的夕阳之城、沉浸在芳香之中，在尽情狂欢时却被他唐突而粗鲁地拖拽回来的地上诸神。



سلطان
الشياطين

حياة
موت نوم

MARS

POLARIS

SATURN

THOG
ARCTURUS

THE UNDERWORLD

THE MOON

KADATH

LENG

GARDENS OF YIN

THE GOLDEN VALLEY

THE GREEN MEADOW

LOMAR

KAAR

YIAN-HO

TWILIGHT SEA

CERENARIAN SEA

MIDDLE OCEAN

SOUTHERN SEA

THE EASTERN DESERT

THE STONY DESERT

THE BASALT OF THE WEST

THE LANDS OF DREAM